游小说

游戏剧情小说专门志

Tot. 11

三位一体
CD-ROM

2008.02



『时光回廊』
恶魔城 月下的夜想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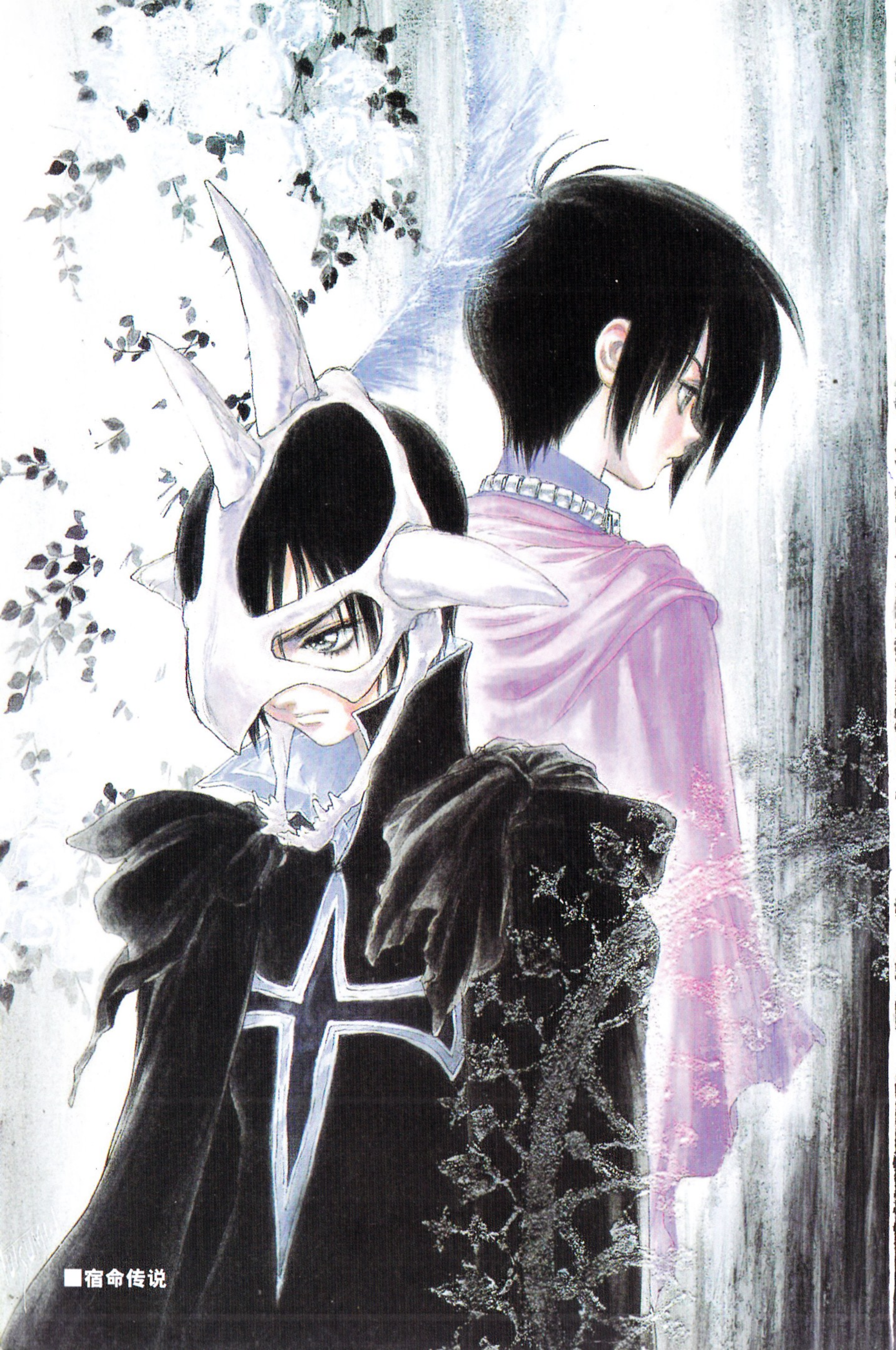
『剧情赏析』
失落的奥德赛

『同人馆』
流星与离别的焰火

重磅出击

奥丁领域

官方小说 质量效应 启示/格兰蒂亚/战国BASARA2 酷炫与帮派
失落的奥德赛 永远的旅人/异度传说官方外传



■宿命传说

太阳依旧升起

看起来似乎一切都好。

2008年的春节马上就要到了，游小说在下期也将迎来一周年纪念。

不过这里却要告诉大家一个遗憾的消息：子云同学由于种种原因，将会在本期结束后正式告别《游小说》这个集体。

虽然《游小说》创刊还不到一年，不过子云同学成为我的部下已经有两年的时间了，也可以说是这个团队中除我之外实质意义上的第一个成员。她那种对待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一直令我非常欣赏，这也使她的离去令我惋惜不已。

我在这个大集团待了将近五年时间，并经历了从最初时二十人到现在近百人的飞速发展过程。以前的我每逢遇到同事离开总会感慨郁闷，总觉得好像少了些什么似的。不过，如今的我已经能够理智地面对这一切。

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他喜欢的生活方式，他更希望从事的工作，他想要完成的心愿。作为以前的朋友和同事，比起遗憾，我更愿意选择祝福。

一代人来，一代人去，大地永存
太阳升起，太阳落下，太阳依旧升起

在西方人的心目中，《圣经·旧约》中的这句话可以等同于我们更为熟悉的“尘归尘，土归土”，意指世间一切皆为虚空，任何努力都是徒劳无功。

不过，我却更喜欢将这句话理解为另一种含义——

不管你身处何地，都将永远拥有全新的可能。
不管如今的结果如何，留下的却是不灭的足迹。
没有失败，有的是向新方向前进的勇气。
不是放弃，而是另一种争取。

无论怎样，太阳依旧升起。

所以，子云同学——
一路珍重。

……暗星

CONTENTS 目录

游小说
游戏剧情小说专门志
感谢levelup.cn提供部分资源和游戏试玩
Tot. 11
2008.2



封面用图：INTERLUDE
封面设计：张金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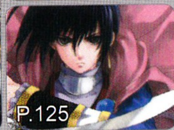
P.003



P.084



P.110



P.125



P.150

卷首语 …… 001
时光回廊 恶魔城 月下的夜想曲 …… 003
官方小说 失落的奥德赛 永远的旅人 …… 035
格兰蒂亚 …… 056
质量效应 启示 …… 084
异度传说 II to III 失落的一年 …… 110
战国BASARA2 酷炫与帮派 …… 150
游漫堂 宿命传说 转瞬即逝 …… 125
同人馆 流星与离别的焰火
——《扫雷》同人小说 …… 177
重磅出击 奥丁领域 …… 189
剧情赏析 失落的奥德赛 …… 204
名场面 皇家骑士团 …… 215
游戏议会 天剑 …… 218
樱大战2 …… 220
玛娜影游秀 2007年游戏电影纵览 …… 222
游书苑 …… 224
名人堂 萨菲罗斯 …… 226
幻彩花园 …… 228
读编往来 …… 234
小编寄语 …… 240

投稿须知

1.文责自负——投稿人必须拥有其所投稿件的完全著作权（版权），对于侵犯他人著作权及其他任何权利的内容，《游小说》不予承担任何责任。

2.独家版权——《游小说》采用并支付稿酬的稿件，作者授权且仅授权《游小说》以任何形式使用、编辑、修改此稿件，《游小说》不需另行征得作者同意和另行支付稿酬。

3.《游小说》目前只接受Email或其他网络方式投稿，在投稿反应期的30天内，作者不得再向其他刊物或媒体以任何方式一稿多投，如果造成《游小说》或其他刊物、媒体的损失，由投稿人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4.投稿邮箱：g-novel@vip.163.com

郑重声明

未经《游小说》同意或授权，任何单位及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转载和引用本书内容，一经发现，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有关规定，向其追偿因此而带来的所有损失。

《游小说》通信地址：
兰州市邮政局东岗99号信箱 《游小说》读者服务部（收）
邮编：730020
读者服务部电话：0931-8674805
Email：g-novel@vip.163.com

本刊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将原杂志寄回读者服务部，由本部负责调换。



恶魔城
月下的夜想曲

文/星之下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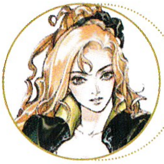
德拉古拉

原罗马尼亚帝国的军事天才，因经历爱人去世的变故后出卖灵魂成为吸血鬼之王，每隔百年复活一次。是不惧怕十字架和阳光的强大存在。



阿鲁卡多

德拉古拉与教会女子莉莎所生的半吸血鬼，自幼便拥有强大力量，在母亲的抚养下长大。成年后遵从母亲教诲帮助人类与父亲对抗。



玛莉亚

十八岁的美丽金发少女，拥有召唤圣兽的强大力量，性格活泼开朗。四年前曾被神官沙弗特绑架至恶魔城。



莉莎

德拉古拉的爱人，阿鲁卡多之母，在教会工作的美丽女性。性格坚强温柔，对阿鲁卡多的成长影响很大。



沙弗特

曾在教会中拥有至高名望的神官牧师，后因为不明原因投身黑暗，成为德拉古拉忠实的仆人。



里希特

贝鲁蒙特家族的新一代吸血鬼猎人，四年前因女友安妮丝、其妹玛莉亚等人被绑架而闯入恶魔城，打败了吸血鬼伯爵德拉古拉。在四年后神秘失踪，正是这一变故拉开了夜曲的序幕。

序章 月下城堡

那股力量出现的时候，夜色正浓。

仿佛一道利刃划破天空，皎月在天空中射出微冷的光。罗马尼亚地区的万物因这力量的苏醒而陷入战栗，月光也挡不住黑暗侵蚀。大地上寂灭的气息连绵蔓延，世界仿佛因那力量的出现而行将毁灭。

海浪渐高，风吹过境。林中鸟兽的低鸣渐渐散去，就连村庄灯火也慢慢消失在一座城堡的颀长暗影之中。

阿鲁卡多在黑暗中猛然睁开双眼。

霎时间，赤红的瞳光穿透棺木，直射入月夜之中。

沉睡良久的血液在体内再度流动，冰冷刺骨的感觉深入骨髓。阿鲁卡多犹豫了片刻，感觉到那股力量的存在。他挣扎身体撑开棺木，自沉睡中再度醒来。

月色低沉，夜无止境。

阿鲁卡多走出沉睡的小室，慢慢恢复体内的力量。月光沐浴在他身上，长长的金发在黑暗中泛出淡淡微光。

“好像不仅是他一人……”

透过窗口凝望远方，阿鲁卡多的长发逆风飞扬。远方那股力量凝聚在城堡上空，形成巨大的黑色涡云，仿佛吞噬时间的黑洞，将万物生气吸入其中。

阿鲁卡多所在的房间黑暗静谧，惟有远方闪电瞬息擦亮天地，照出房间内的一切摆设——黑暗中一幅金发女子的画像挂在大厅中央，女子温婉的笑容中带着一丝哀伤。一口古旧的铁箱安放在画像下方，落满厚厚的灰尘。

月光带来阿鲁卡多所需的力量，湛蓝色的光芒萦绕在金发贵族身体周围。阿鲁卡多在一片寂静之中聆听远方的风暴和雷声，慢慢将身体转向那幅挂画。

“……又一次吗？”

带着这样的疑问，阿鲁卡多将铁箱掀开，露出放置在其中的物件。

一把精光四射的长剑，一件纯黑披风，一张雕着古老花纹的淡红色古盾……

将铁箱缓缓合上，阿鲁卡多稳稳握住手中的剑，推开长窗走出古宅。

动作迟缓而坚定。没有一丝犹豫，没有一丝停留。

遥望远方，那座城堡仍在夜色中散发出无穷无尽的黑暗气息。

****

少女在森林中驻足片刻，感觉到野兽的危险气息，朝着另一个方向飞奔而去。

“如果你真在这里，就请为我指引吧……”

长长的金发在黑暗中飘扬，玛莉亚赤足踏着“青龙”的力量御风而行，瞬间穿过黑暗蝙蝠和比蒙的守护。

仿佛一道光辉刺破黑暗，玛莉亚的力量打碎了稳定的黑暗结界，让许多生的气息涌入这片死寂空间。

同样的地点，玛莉亚已对这里再熟悉不过。

四年前，哥哥就是在这里神秘失踪。如今本应在哥哥神圣力量下消失百年的城堡再度出现，说明贝鲁蒙特家族的那位传人恐怕有着生命危险。

想到这里，玛莉亚的心中更加焦急。

在每隔百年必将复活一次的城堡里，有这世间最接近混沌的强大存在。贝鲁蒙特家族虽受教会排挤，向来无法真正成为历史上的赫赫英雄，却仍坚持着祖训，与黑暗中复活的恶魔不懈斗争。

若无贝鲁蒙特家族，也许教会千年以后的荣耀，早就在黑暗与混沌面前烟消云散。

若无贝鲁蒙特家族，也许那黑暗中的嗜血者，早将万物蹂躏。

想起兄长为这人间所做的一切，凛冽风中，少女抓紧自己的衣襟，召唤出一只美丽的火鸟。

火鸟在空中呼号一声，笔直穿过眼前层层迷雾。

那一片雾气骤然散尽，通向城堡的路在脚下不屈地延绵。

****

城堡在月光下皎洁着墙壁，微冷中带着麻木的沉默。

等待着。

新的轮回，新的夜曲。

似乎惟有奏响数百年来之不朽乐章，才能结束这诡异的月夜。

第一章　阿鲁卡多的回忆

城堡对阿鲁卡多来说代表着非比寻常的回忆，这些回忆牵动金发贵族的思绪，让他回到了数百年前。沉睡并不能抹杀一切记忆，也无法阻止吸血鬼透过幽幽的时光长廊回眸凝望。城堡门口那巨大的妖兽雕像在月色中露出狰狞的獠牙，阿鲁卡多只是用手轻轻抚摸了一下它们粗糙的身体，然后毫不犹豫地走进城堡。

月夜之下，一切都没有改变。

走过碎石铺成的小路，踏上中庭，恶魔城内的黑暗气息更加浓重。阿鲁卡多手中紧紧握着自己的剑，缓步向前。

剑光湛蓝，仿佛黑夜中他的心。

阿鲁卡多知道，父亲已经感觉到自己的到来，并会用激烈的方式招待自己。

对于这一刻，他早有准备。

恶魔城在月色下沉默着，只有远处的乌云仿佛要吞噬夜月一般，在大地尽头合拢成一团乌黑。

猛然间，一道霹雳划过天际。地面的泥土开始蠢蠢欲动，露出苍白的手指。骨肉腐烂的关节沾满泥土，渐渐升腾出许多苍白溃烂的面容。

阿鲁卡多无奈地笑笑，几百年了，父亲的麾下似乎永远了无新意。

这城堡自己是熟悉的，只是经过混沌变化后又有许多不同之处。看到这些僵尸朝着自己无力地扑来，阿鲁卡多心中除了无奈，更多的是慨叹。

重回故里，最先遇到的居然是这些。

飞身跃起，阿鲁卡多轻逸地踩过一具僵尸头顶，朝着庭院深处的城堡大厅冲去。手中阿鲁卡多之剑在月色下湛蓝晶莹，一剑穿透了无数僵硬的躯体，直入前庭正门。

沉睡百年的力量，那个人血液中的力量，黑暗的力量。

这一切，汇聚成没有什么可以阻挡的强大力量。

****

阿鲁卡多对恶魔城最早的记忆，在三百多年前。

那时阿鲁卡多还是真正的少年，除了一头金发与众不同之外，他和所有少年一样在村庄中玩耍。村庄宁静美丽，没有外人侵扰。教会的牧师每天目送母亲和自己在村中行走。

年幼的少年看不到牧师眼中微微燃烧的羡慕与嫉妒，那是人心中被视为毒药的某种存在。

只是母亲似乎从未因这种目光动摇过，即使有人议论纷纷，她也熟视无睹。

阿鲁卡多对村庄的回忆并不深刻，吸血鬼成年之前的记忆似乎都无法完整保留，尤其是他这样的半吸血鬼。那座村庄坐落在混沌之力交汇之处，直到很久之后阿鲁卡多才明白，为何这座村庄能一直幸免毁灭的厄运。

那是因为……某个男人的眷顾和爱。

童年的回忆中并没有太多愉快的成分，金发的少年总被人施以古怪的眼神。没有父亲的家庭更让母亲莉莎和自己饱受人间冷暖。

“父亲在哪里？为什么别人都有父亲，我的父亲呢？”

年幼阿鲁卡多总是这样询问母亲。

每当这个时刻，母亲总是默默摇头，没有回答。

“艾德里安·法伦海特·泰派斯（Adrian·Fahrenheit·Tepes），你这个怪胎！野种！”

那个时候，少年还只是在私下被称为阿鲁卡多，那个冗长的名字才是世人对他的称呼。只不过村中的伙伴念出这个名字时，总是带着蔑视和敌意。

——与众不同的，往往是被排挤的。

没有人可以倾诉，没有人可以依靠。大多数时候莉莎都在教会救治病人，于是阿鲁卡多独处的时刻充满了这种排挤和仇视。

只是少年从母亲那里学会了坚强，学会了如何忍受痛苦。

如果这一切只是这样默默持续下去，也许一切都将因时光的流逝被掩盖下去。

遗憾的是意外总会出现，正如那座

城堡总会降临人间一般。

随着年龄的增长，阿鲁卡多感觉到母亲脸上露出愁容的日子越来越多，却不知母亲是为什么发愁？

是为了生计，还是不知所踪的父亲？

莉莎从不向阿鲁卡多吐露关于那个人的一切消息，只是私下里偶尔抚摸儿子格外显眼的白色长发，轻轻呢喃阿鲁卡多的名字。阿鲁卡多并不知道，自己这名字代表着什么。

长久以来教会封锁了一切，自然没有人知道阿鲁卡多的真正含义。

如果有人听见莉莎这样称呼阿鲁卡多，将这个名字反转过来念诵，就会明白为何这金发少年没有父亲了。

那是罗马尼亚乃至整个欧洲地区最大的噩梦。

德拉古拉（Dracula）……

如今回忆一切，阿鲁卡多更加明白莉莎为何总是对自己言传身教。

“命运赋予你不同的使命，你应尽力而为……”望着双眸已开始渐渐生出奇妙变化的儿子，莉莎轻声教诲道，“若我们的人生真被上天诅咒，也惟有竭力忍受。你明白吗？”

金发少年有些懵懂地点点头，却在莉莎的话语中听到了异样的味道。

这一切，都发生在那件事之前……

回忆起这一切，阿鲁卡多心中仍被阳光灼烧一般刺痛。

他无法忘记那夜色中发生的一切。

第二章　吾名为德拉古拉

同样身在黑暗中的一个存在，宛如一股延绵不断的波动，在城堡上空旋转飞舞。一把苍老的声音透过扭曲的空间，传递至某人的耳畔。

“他……来了吗？”

“是的，伯爵大人。”

“放他进来……”那个苍老的声音沉吟片刻，又提出一个额外要求，“但是，留下他手中的一切。”

“遵命，伯爵大人。”

一个枯萎破败的身影在空中一闪而没，灰白色的手指没有一丝血肉，只是一节节的枯骨。一把巨大镰刀被它揽在手中，随着那身影一同消失的夜色里。

苍老声音在黑暗中微弱地跳动着，仿佛在思考什么，或是回忆什么。

“莉莎……我会把人类给你的一切，都还给他们！”

这是德拉古拉伯爵历经数百年后的再度誓言。

这是为了爱的报复。

****

数百年前，是罗马尼亚地区战乱连绵的时代。

夜色低沉，面容冷峻的中年男子站在窗口遥望远处连绵的田野。黑暗之中的村庄灯火明暗交错，延绵至远方直到没入无穷黑暗之中。

男子所站的大厅烛火通明，圣像在光影摇曳中面色温和俯瞰世人。客坐上

身材臃肿的老者望着中年男子威严的面容，感到一股压力油然而生，不自觉地舔动嘴唇。

“伯爵阁下，如今只有你能抚平这即将发生的灾祸……”

男子缓缓回身，双眸中爆出一股精光，笔直射向身穿洁白外套的神职者。

“主教大人，我已发誓侍奉吾主，不再兴杀戮之事。您这是在为难我么？”

“杀戮，有时也是挽救更多生命的惟一方法。”肥胖的主教挪动一下身体，低声说道，“土耳其人如今大军集结，我国若不能奋力打击，便将面临更加可怕的杀戮和灾难。即使为了人民，为了神的子民，您也应当考虑出征。”

被称为伯爵大人的男子知道主教所说都为实情，只能默默在心中叹息一声，以沉默应对这位口才翩翩的说客。

大厅内烛火仍无风摇曳，仿佛伯爵摇摆挣扎的内心。

一时间主客两人都陷入沉思之中，大厅内顿时一片沉寂。早已遣退了仆人的伯爵将目光转回窗口，遥望着自己人民的疆域。

恰是此时，一阵脚步声轻轻响起，让两名陷入沉思的男子都从可怕的沉默中苏醒过来。红发高挽的清丽女子漫步进两个男人的世界，望着其中一人轻声询问道：“亲爱的，这么晚了，你和主教大人还不休息吗？”

伯爵脸上的沉静和冷峻瞬间被这声音打碎了。转回目光，伯爵望着自己妻子宛如火焰般的美丽红发，也以轻声回道：“亲爱的莉莎，不必担心，我们很快就去休息。”

听到自己丈夫的安慰，伯爵夫人笑



了笑。女子的笑容清淡，宛如这世间绝无仅有。

“亲爱的，你即使挥战四方，仍改变不了自己的性格呢。”

伯爵大人对着自己的妻子笑了笑，笑容有些勉强。

面对自己的丈夫，以及那位教会的权力掌握者，伯爵夫人仍没有立即离去的意思。她站在伯爵和主教中央，声音轻柔委婉，却字字铿锵。

“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

伯爵挑了挑眉毛，没有说话。窗外的夜色中似有什么生物飞掠而过，更显得这夜色凄凉之中带着一丝诡异。

惟有圣像仍在烛火中巍然不动，默默注视着华丽穹顶下的三人。

不知那一夜主教大人跟伯爵大人达成了什么协议，三天后威兰特·泰派斯伯爵率军出征，讨伐土耳其侵略大军，开始了解救君士坦丁堡的艰苦战斗。

时间如流水，在远征军的脚下被踏

过一条长长的线。

这场战斗持续了很久，土耳其人趁机切断了帝国内部城市与城市之间的联络。君士坦丁堡周围更是成为血与火的地狱，不断有各种战报涌现，却无一准确。

如是过去了一个月多余，战斗陷入僵局，教会的态度也顿显暧昧。

围绕着威兰特伯爵的城堡，众多的神职人员不再每天谒见美丽的伯爵夫人。许多人开始流传着伯爵战斗失利的谣言，城市周围的市民也开始人心惶惶。

长夜漫漫，守望和等待总是让人的内心充满痛苦。

伯爵夫人独自站在城堡最高处，眺望远方。

君士坦丁堡的烽烟远不可见，越过眼前横亘的河流，平原上只有农田和草人在风中摇曳。万籁俱寂的夜晚，月光皎洁却透着冷淡。那村庄中的灯火在黑暗中闪烁，仿佛人们盯着城堡那不信任的眼神。

伯爵夫人知道，自己的丈夫正在浴血杀敌。凝望天空，美丽的金发女子手握十字架，无声默默祈祷着，期盼着。

****

不知是否这默默祈祷的心情传递到了远方，远在君士坦丁堡的威兰特伯爵坐在临时营帐中，心头猛然一阵悸动。

战争陷入僵局并非只因敌人凶狠，还有其他原因。

主教大人的请求并不轻松，君士坦丁堡乃帝国首都，即便被围困数月也不会濒临绝境。教会如此需要自己来解救帝国危机，其实还隐含着另外一层深意。

——作为罗马尼亚地区最强大的城主，威兰特伯爵如今的实力实在太过强大，若不经过这样一次挣扎锤炼，教会恐其化成无法驾驭的可怕存在。

想到这里，威兰特伯爵英俊的脸上露出一丝苦笑。

自己手下兵力虽然出众，却远未达到教会所预期的那般实力。主教大人应该也是被教皇授意，才出面教唆自己与土耳其人作战的吧？

想到自己诚心侍奉的神麾下有这样一群仆人，威兰特伯爵怎能不苦笑？

无论如何，解救君士坦丁堡自己责无旁贷，只是教会偏要附加上许多其他的意义，未免让人有些不快。

伯爵沉思了片刻，猛然起身，朝着营帐外喊道：“紧急集合！”

门外的卫兵匆忙跑开，挨个纵队通知伯爵麾下的战士们。

威兰特伯爵在战场上的威名早已远播，哪怕是土耳其人也不敢有丝毫大意。如今战局僵持了超过一个月，双方部队早已是强弩之末，土耳其人的戒备也渐渐松懈下来。

威兰特伯爵等的就是这一时刻。

一个月的绵长战期让双方都开始对这场战斗绝望，却让被围困的君士坦丁堡渐渐燃起了希望。

如果这种局面坚持下去，君士坦丁堡就可免遭外族洗劫。

威兰特伯爵无法知晓城内那些贵族和主教们的心思，他只清楚一点——土耳其人对自己的戒备放松了，自己等待的那一刻已经来临。

决定胜负的日子，就在今天！

威兰特伯爵骑上战马，几乎是瞬间下达了所有的命令，在夜色中率军对土耳其人的主营地发起了总攻。

火焰和血在下一刻点燃了大地的战栗。闪亮的盔甲映射火光让土耳其人明白，这支帝国的部队并未因长达一个月的战局而颓废，一切都不过是假象。

这一刻，安逸了近两周的土耳其人终于意识到，这位威兰特伯爵为何总被称为战争天才了。

战斗无声打响，继而被痛苦惨叫抛至高空。

威兰特伯爵独自坐在战马之上，看着士兵们将兵刃一次次插入敌人体内，心中仍忍不住低声忏悔。

“原谅我吧，一切都是为了神的意志……”

战斗没有持续多久，土耳其人在溃败中整队后撤，将原本包围着君士坦丁堡的包围圈精简成一个军团，正式撤离威兰特的部队十数公里。

夜色中尸横遍野，马蹄踏着凝固的暗红色血迹缓缓移动。威兰特伯爵面无表情地让部下不要继续追赶，整队休息的同时派人前往城市内部发出邀请，让城内驻军协助自己一同退敌。

此时的威兰特并没有料到，自己这一举动却成了一切罪孽的起源……

****

胜利如预料中一般到来，威兰特伯爵却没有丝毫喜悦，只是想着尽快赶回自己的领地与妻子团聚。抛下了缓缓前进的大部队，威兰特独自一人策马在乡村路上。远处自己的城堡可见轮廓，他知道那个温婉又坚强的女子正在为自己祈祷。

站在城堡门口，伯爵大人的脚步渐渐停住了。

无数子民望向自己的眼神竟然是那样古怪。

惊异，恐惧，费解，迷惘……没有一个人带着喜悦和欢乐，也没有一个人带着往日的崇敬。

一股不详的预感冲击着伯爵的心头，不顾路人惊讶的目光，他一阵风一般冲进伯爵宅邸。

被供奉的圣像仍沉默不语，烛火摇曳中一股淡淡的颓败气息冲击着威兰特伯爵的鼻息。伯爵迅速冲上阁楼，却发现阁楼上仍没有人影。

年迈的老管家站在威兰特伯爵必经的长长走廊上，低声恭敬地说道：“伯爵大人，已经晚了……”

“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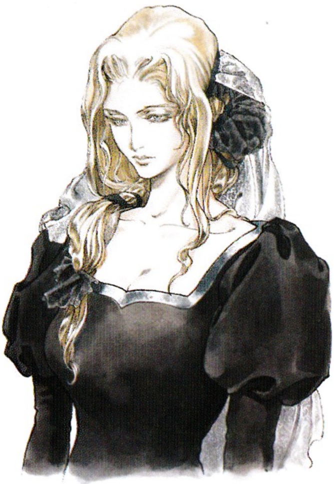
伯爵猛然回首，望着这位年迈的管家，那张苍老的面容上透着一股悲切，双眼却朝着远处阁楼的窗口怔怔看着，仿佛那里发生了什么让人震惊的一幕一般。

顺着管家的目光，威兰特快步冲上阁楼，向下眺望。

这一瞬间，伯爵感觉到了什么东西仿佛离开自己的身体，轰然碎去。

一张女子恬静的面容静静浸在河水中央。红发女子的眉头紧锁，仿佛在为什么事忧心。

河水淹没了她柔美的面容，更将淡金色的裙褶润成一片模糊。女子的面容上除了忧愁，没有一丝痛苦，仿佛生死于她来说只是简单的变化，而非来与去



的孤寂和毁灭。

时间和伯爵的血液在这一刻被同时凝固，威兰特想要对着冰冷河水中的女子呼喊，却发不出任何声音。他努力探出身体，却被身边的士兵死死拦住，无法追随那人一同坠落下去。

…………

…………

莉莎的尸体很快被收回城堡，这一切发生的太突然，以至于大多数人都不相信美丽的伯爵夫人就这样去了。

整个威兰特城堡陷入一片悲伤和沉默之中。没有人愿意对伯爵大人诉说最近究竟发生了什么，陷入无尽痛苦中的威兰特一整天都陪在莉莎的尸体旁没有说话。食物冷了又热，热了又冷。仆人和管家在卧房里进进出出，却始终没有任何一人发出声音。

所有的人仿佛都被瞬间扼住了喉咙，不敢也不能发出声音。

这样的情况持续了数天。

鲜花和神迹的庇护让莉莎仍美丽如初，只是这股生气似乎被什么魔法停留住了，再也没有流动的迹象。

当威兰特伯爵终于从沉痛中渐渐苏醒过来之际，老管家来到了伯爵身边。

“大人……”

伯爵疲惫地回头看了一眼自己的管家，仿佛早就想到这一天的来临一般，淡淡说道：“你说吧，尽量都告诉我。”

“是的，大人……”老管家犹豫了一下，终于还是对伯爵的忠诚打战胜了某种崇敬，“夫人她……是因为谣言自杀的……”

听到这句话，威兰特伯爵的脸上露出一丝嘲讽和痛苦：“我知道……他们以为我死了，对吗？”

“是这样的……”老管家谨慎地躬身回答道，同时小心措辞，“其实如果只是民众的谣言倒还好……”

咔吧！

紧紧握着木质摇椅的伯爵猛然回头，一双漆黑的眸子牢牢盯着自己的管家，浑然不觉自己双手因握碎摇椅扶手而鲜血横流。

“还有什么？莉莎不是那样的人，她不会只因谣言就自尽。”

老仆人低头叹了口气：“大人，我生命已至尽头，对人生毫无眷恋……只是我今天所说的话，将让我永坠地狱。为了证明我对您的忠诚，我还是向您如实描述……其实，是主教大人他……”

虽然心中早有准备，威兰特伯爵仍心中一片震惊。

不用老管家任何更多的语言，只这

半句话已经足够让威兰特明白一切的前因后果。

最初主教只是受教皇之请，前来向威兰特伯爵求援。求援之中主教仍带着一丝私心，那就是冀望靠这场战争削弱威兰特伯爵的实力，让他无法成为整个帝国境内的最大霸主。惟有各方城主互相制衡，教会才有调停的机会，才能保证其权力和影响。

教会乐于看到持续的战况，却不愿看到最终伯爵大获全胜的结果。伯爵解开君士坦丁堡困境的同时，一封密报顺着城市的某个角落，悄悄传递到了教会手中。

得到消息的教会迅速作出反应，开始散布不利于威兰特伯爵的谣言，只为了让人心涣散，以削弱伯爵对领地的统治。

莉莎是神虔诚的信徒，对神职者的说辞向来没有怀疑。得知自己丈夫在前线战死的消息，女子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放弃生命追随于他。这结果并非如教会所预期，当莉莎从阁楼坠落之际，得到消息的主教已带着仆从逃离了威兰特城堡。

这就是整件事的经过，简单而黑暗，充满了让人厌恶的谋划和陷害。

****

威兰特伯爵得知真相之后，再度陷入沉默之中。一切仿佛都因莉莎的死缓慢下来，不管是教会对威兰特城堡的排挤，还是威兰特伯爵自己的行动。

直到某一天……

因威兰特伯爵不再过问自己的领地，领地周围对伯爵早已有些不满的农民发动了暴力起义，以抗议教会用威兰特伯爵的名义敛财。朴实的农民并未料到，教会和伯爵早已因某件事分道扬镳，只是这破裂尚未表现在公众面前。

教皇没有询问威兰特的意见，仍矜持地下令让伯爵镇压农民起义。

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威兰特伯爵居然没有犹豫片刻就领命出兵。

没有人知道伯爵在想什么，伯爵夫人去世之后，所有人都不再能接近伯爵大人，除了那名老迈的管家。

战斗毫无悬念。

面对帝国军事天才的农民们，完全没有抵抗的余地。几乎是一夜之间，所有的起义者都被伯爵打败，大量的俘虏随着伯爵回到领地。

威兰特知道教会仍在默默注视着自己，此时的他心中冷笑不已。

“你们要学会怎样处置俘虏。”站在广场中央，威兰特伯爵对自己的士兵们淡淡说道，“将所有人绑在十字架上，刺穿双手，安放在荒野暴晒，直到流血死去。”

所有的士兵都被惊呆了，却无法抗拒城主的命令。三千多名农民被刺穿双手绑在旷野的十字架上，无力地等待着死亡的来临。

威兰特伯爵脸上一丝胜利的喜悦都没有，只是看着君士坦丁堡的方向轻轻叹了口气，仿佛做出什么重大决定似的。

当天晚上，威兰特伯爵的行径传到了教皇耳中。

“该死，这个家伙！”意识到要发生什么的教皇怒吼道，“所有神职人

员给我离开罗马尼亚，远离威兰特的城堡！所有的人都赶快走，走！”

教皇穿越不了时间和空间，一切正如威兰特伯爵所预料的那样。当夜天空中乌云密布，一股强大的力量笼罩在帝国境内。伯爵端坐在自己的宅邸内，望着那尊见证了一切的圣像，沉默地等待着。

时过午夜，伯爵猛然睁开自己的双眼，将手中匕首刺入圣经之中，转而一脚踹翻圣像！

“我诚心侍奉的主竟然如此对待我！”威兰特伯爵双目赤红地低声吼道，“那么从今以后我将成为主的敌人，永不再为刻上神圣之名的一切效忠。我的命运属于我自己，属于黑暗！”

在威兰特伯爵响亮的喧哗声中，沉默的圣像流出汩汩鲜血，染红了圣堂。

曾是一头黑发的伯爵转眼间变得满头白发，手中匕首深深刺入圣像体内，黑暗的气息在房间内婉转流动。

“从今天开始，我的名字叫做……”

“德拉古拉！”

第三章　我的名字叫阿鲁卡多

阿鲁卡多手持一根坚硬的树枝，站在村中空地上，双眼无神地望着眼前一切。

一块巨石横亘在空地中央，只是如今巨石已不能被称为巨石，一道深深裂痕将它拦腰截开，无数碎石粉末四溅到空地周围。

周围的同村少年们用畏惧的眼神看着金发少年，心中纷纷升起巨大的恐惧。冰冷的冬夜里，没有人愿意相信这一切，这一切却偏偏发生在眼前。

黑夜中，阿鲁卡多的双目发出淡淡微红，为这幅诡异画卷更添异样气息。

难以忍耐地沉默了数秒钟，终于有一名男孩坚持不住，扭头大喊了一声，向着村中教堂跑去。

“魔鬼！他是魔鬼！”

夜色之中，隐约可见阿鲁卡多身上淡淡萦绕的蓝色光芒，那是圣与暗之力的结合。

望着被惊吓而逃的同村少年，阿鲁卡多有些无神地朝着家中走去。手中那截坚硬的树枝渐渐支撑不住两股力量的冲击，在他手中渐渐化为齑粉。

阿鲁卡多已不记得自己如何回到家中，只是看到母亲那略带悲伤的眼神，他才猛然清醒过来。

“母亲……”

莉莎望着自己的儿子，带着不舍轻轻抚摸阿鲁卡多的金发，喃喃道：“孩子，命运的一刻终于来临了……”

莉莎没有给阿鲁卡多太多时间犹豫，而是拿出似是早已准备好的背包交给儿子，口气不容得阿鲁卡多有半点犹疑和反驳。

“孩子，我已没有时间多解释给你听……但你一定要记得，你是我的儿子，你……要时刻记得，用自己的力量去保护弱小的人，去保护重要的人……”

“母亲，你就是我最重要的人，我

要保护你！”

多年来村中议论的种种谣言逐一在少年脑海中闪过，渐渐形成一条明朗的线。阿鲁卡多已意识到将要发生什么。

“不！母亲……”

阿鲁卡多话尚未说完，耳畔已传来杂乱的脚步声，火把的熊熊燃烧声，有嘈杂的呼喝声……这一切声音在周围汇聚成一团，将简陋的村舍紧紧包围，不留下一丝缝隙。

“抓住魔鬼的儿子！”

“处死魔女！”

…………

狂信的呼喊声将母子陷入地狱一般的包围之中，房间外火把和十字架的光芒相互交映，成为一团让人无法正视的光。所有的眼睛都带着仇恨和敌视，注视着这对柔弱的母子。

莉莎似乎早就料到这一天的到来，反倒显得异常平静。

“阿鲁卡多，记得要快跑，跑得越快越好……”

早就知道儿子拥有某种力量的莉莎轻轻拍了拍阿鲁卡多的肩膀，扭头缓步走向带队的牧师。那个人曾无数次对莉莎投来爱慕的眼神，如今双眼中烧着的却是恶毒的火焰。

“把魔女绑到十字架上！”

早已准备多时的村民冲过去抓住莉莎，这名曾经医治过无数村民的神职者就这样被吊起在十字架上。

另有数名村民死死按住阿鲁卡多，不让他动弹。少年只能眼睁睁看着母亲被绑上十字架，身上那股曾经涌现的力量却怎样都无法再次使出。

“母亲！”

莉莎低头望着自己的儿子，面容平静地摇摇头：“不要悲伤，我的儿子，这是我选择的命运……只是你要记住，我永远爱你的父亲，你应该知道他的名字。”

“他的名字是……德拉古拉！”

这个恶魔般的名字即使从莉莎嘴里念出，仍让周围的村民一阵躁动。百年来恶魔城的传说深深恐惧着每个人的内心，也让教会深感无力。如果莉莎的丈夫是那个男人的话……有些胆小的村民已经开始退缩。

“不要怕！”牧师站在人群中央，声音因恐惧嘶哑透着一股扭曲，“我们信奉万能的主，他必保佑我们战胜恶魔！”

牧师煽动性的话语得到了响应，许多村民开始再度围拢过来，将被捆在十字架上的莉莎团团围住。

“烧死她！烧死她！”

这样的场面并没有让莉莎畏惧，女子仍是望着自己的儿子，带着无限爱怜轻声说：“我的儿子……你要记住……人类的恐惧源于他们的弱小，他们的恶最终也将由他们自己承担。若是你的存在不能为人类所接受，你就选择自己的路，看着他们自己毁灭自己吧……”

莉莎此时的说话无异于火上浇油，从来烧死魔女时都未曾见过如此平静的女子，村民们感到神的权威受到了莫大侮辱，叫喊声一浪高过一浪，甚至有人将火把送到了牧师手上。

“魔女，接受主的惩罚吧！”

“不！”

阿鲁卡多拼命挣扎，却始终无力挣脱

村民的束缚。莉莎脚下的树枝被扔上一支火把，火焰瞬间拔高，开始燃烧。

****

原本剧烈挣扎的阿鲁卡多忽然停止了动作。

一股诧异划过牧师的心头，这位年轻的牧师在迷惑中扭头凝望天空，忽然肝胆俱裂地扔下了手中十字架。

“恶魔城！”

一座阴森的城堡凭空出现在不远处的山崖上，天空中再无明月和星星，有的只是无边翻滚的乌云。隆隆雷声霎时间响彻天地，

沉睡多年的恶魔苏醒了！

“快，快烧死她！”牧师慌张地命令村民继续添上火把，同时扭头看了一眼已昏厥过去的阿鲁卡多，“等烧死她，再烧死这个留着恶魔血的孩子！”

昏迷中的阿鲁卡多听不到这些，他无力地躺在地上，身上的力量丝丝流淌，刺激着远方恶魔城里即将苏醒的那个人。

“莉莎……”

在混沌中强制进入睡眠的德拉古拉伯爵拼命恢复力量，却因过早醒来而无力冲出城堡，只能默默等待力量复苏。

火焰中的莉莎凝望着远方的城堡，在痛苦之余露出微笑。

“亲爱的……带走我们的儿子吧……我……永远爱你……”

火光渐起，吞噬了金发女子的身体。莉莎再也发不出任何声音，在自己丈夫即将来临之际，静静地被夺走了生命。

德拉古拉彻底复活之际，一切都已经晚了。

伯爵从天而降，看到的却是让自己撕心裂肺的一幕。

村中央的十字架上，一具焦黑的躯体缓缓自绳索上跌落至火焰之中。

“莉莎……”

面带狂热的村民们尚未来得及庆贺，一身漆黑的伯爵已缓缓降在村中，无数吸血蝙蝠环绕在伯爵周围，喳喳尖叫着，让人不寒而栗。

空气似都因这位白发老者的出现冰冷了许多，望着传说中的恶魔，没有人敢发出任何声音。

德拉古拉扭头看了一眼莉莎被烧焦的尸体，缓缓闭上双眼。

“愚蠢的人类，若不是为了莉莎，我怎会进入永恒的安眠？守护你们的人反倒被你们杀死，你们要为这种愚行付出代价！”

德拉古拉的声音终于让为首的牧师清醒过来，慌乱中年轻的牧师掏出十字架，对准伯爵高高举起：“邪恶的恶魔啊……愿，愿主的力量打……打破你的……魔咒……”

“教会的走狗！”

紧闭双眼的伯爵猛然睁眼，一双眼睛中透出一股摄人的赤红光芒。牧师手中十字架瞬间燃烧起来，这一幕让年轻的牧师心中冰冷。

传说是真的，伯爵并不怕十字架和圣水。

“恶魔军团，这里的生命一个也不要留下！”

德拉古拉伯爵挥挥手，再也不看那名牧师一眼。在他号令声中，无数黑影自那远方的城堡中蜂涌而出，片刻之间

已将村庄包围。

一头石像鬼被两只蝙蝠从空中投下，一爪撕裂了一名村民的身体。

蛇女在黑暗中骤然显身，双瞳中射出一道绿光，将欲逃跑的少年变成冰冷的雕像。

双手持刀的骷髅们如潮水一般涌来，冲入民居内疯狂砍杀。

大量的恶灵犬窜入农舍，凶狠撕咬着家畜的骨肉。

…………

德拉古拉站在焦黑的尸体前，与这同样名为莉莎女子相遇的种种回忆顿上心头。自觉早已摒弃了人间感情的伯爵木然想着，自己和这个莉莎的命运是否也被神诅咒过呢？

本意只是带来幸福的远走和沉睡，却换来这样的结局。德拉古拉心中对教会的憎恨越发强烈。

“人类这些不知感恩回报的卑贱生物……”德拉古拉的怒气终于彻底爆发，“只有全部毁灭，才是他们的最终之路！”

屠杀很快进行到尾声，没有任何人幸免。只是似乎所有恶灵军团的战斗都有意无意地避开了某个昏迷在地上的少年。这一幕让德拉古拉大感意外。

只注视了这名少年一眼，德拉古拉忽然有些欣慰地半跪下来，对着莉莎的尸体轻轻叹了口气。

“谢谢你……莉莎……”

满头金发和遍布全身黑暗的力量，那是德拉古拉的儿子。

村庄此刻已完全陷入死寂。

“烧了这里，然后把这周围的人类都杀死吧。我带这孩子走。”

留下一道简单的命令，德拉古拉带走了昏迷中的少年。

在德拉古拉的力量激发下，少年慢慢转醒。

此时他已身置一间巨大古堡，古堡内华丽的陈设是少年至今没有见过的奢靡。一名白发苍苍的优雅男子望着少年，语气温和：“你叫什么名字？”

少年望着那名白发长者，一种熟悉的感觉涌上心头。

渐渐平复了心情，十七岁的少年轻声回答道。

“我的名字……叫阿鲁卡多。”

第四章　我是玛莉亚

玛莉亚低头看了看自己手中的圣兽徽章，站在空旷的城堡中有些茫然。

恶魔城是混沌产物，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无数次的重生让其内部结构变化纷繁，永无正确之路。在这样的城堡里寻找那个人，实在是难上加难。

“里希特……你……在哪里？”

玛莉亚知道，如果没有里希特，自己如今也不会站在这里。因此一旦听到那个消息，她立即竭尽全力赶到恶魔城，寻找里希特的踪迹。

里希特是贝鲁蒙特家族的骄傲，也是这个时代的幸运。

可惜，贝鲁蒙特家族引以为傲的历史在教会看来则是一段屈辱的回忆。

哪怕如今教会仍不愿承认，一直以

来面对恶魔城强大的力量，面对德拉古拉伯爵，惟有贝鲁蒙特家族的人才能力挽狂澜，解救黑暗中的人民。

这样的英雄对教会来说，实在是一种碍眼的存在。

虽不情愿，教会却不得不将这个家族供奉在权力中心，让其拥有无上的荣誉，以维持着教会和黑暗力量之间的平衡。

传说中混沌的恶魔城每百年复活一次，贝鲁蒙特家族一直游走在教会视线之外，默默守望人间的秩序与和平。自从数百年前的索尼娅·贝鲁蒙特开始，吸血鬼猎人的力量贯穿在圣鞭之中，浇灭了无数次德拉古拉伯爵复活的野心之火。

玛莉亚记忆中上一次看到恶魔城出现，却是四年前……

这一切的一切，始于四年前，玛莉亚被绑架至恶魔城的那个夜晚。

****

“教会如今需要力量。”年迈的老牧师沙弗特对面前的姐妹说，“所以也请你们去附近的教会帮忙吧，一切都是为了吾神的子民。”

面对这样恳切的说辞，几名虔诚的女子知道，她们没有拒绝的权力。

安妮丝、安妮丝的妹妹玛莉亚·拉妮特、修女塔拉和医生之女爱丽丝，四名美丽又善良的女子跟随着即将升任下届教皇的德高望重之人，走出了罗马尼亚的权力中心。

行色匆匆的她们并未将这个消息告诉里希特，如今贝鲁蒙特家族的守护者。

马车很快冲出罗马尼亚，向着不远处的教会礼堂进发。经过一路颠簸，一行人很快到达了目的地。

奇怪的是，这里并没有病人，也没有神职人员，只有以僧服遮住脸庞的仆人们进进出出，一股诡异的感觉萦绕在女孩们的心头。

“沙弗特牧师……这里是……”

“这里是你们即将长期留居的地方。”沙弗特冷笑一声，背后厚重的圣堂大门轰然一声关闭，房间内的无数烛火被一股无形力量点燃。

玛莉亚大吃一惊，她最先意识到发生了什么，想要凝聚圣力，却无论如何也集中不了精神。

“没用的……”沙弗特望着四人中最年幼也是最强大的玛莉亚，沙哑着声音说道，“这里已经布下了暗黑结界，你们都没有能真正打破黑暗的力量血脉，还是老实一点吧。”

“你……”安妮丝望着这个即将成为教皇的男人，惊怒无比，“你居然投靠了黑暗力量？”

“教皇也会死。”沙弗特淡淡说道，“我目睹了太多次的教皇更替，现在要轮到我了，我对权力已经没有兴趣，我需要的是更多的成功，更长久的生命。教皇这个位置，并不适合我……”

面对这样的独白，玛莉亚感到深深的战栗。对于权力并无渴望的人更加可怕，他们往往能克服许多障碍，走向成功。

更何况沙弗特所依靠的是那个人……

“你这样对得起信徒的信任，还有神的恩宠吗？”安妮丝责问沙弗特，“背叛了神，背叛了信徒，你还能剩下什么？”

“信徒？”沙弗特冷哼一声，“信

徒只是等待欺骗和正被欺骗的生物罢了……当初贝鲁蒙特家族也为人民付出了许多，结果又怎么样呢？索尼娅·贝鲁蒙特被驱逐出境，贝鲁蒙特家直到人民再次需要的时候才回到罗马尼亚。这些历史的负面你恐怕不知道吧？”

“什么？”安妮丝惊讶万分，“你说贝鲁蒙特家族被驱逐过？”

“教会的可笑伎俩罢了。”沙弗特说起教会来，口中已无一点尊敬之意，“害怕贝鲁蒙特家族的力量对统治构成威胁，既然没有了德拉古拉伯爵的威胁，自然也不再需要拥有强大圣力的家族。里希特的祖先被流放数十年，他们自己也没有说起过这段往事吧？”

“你骗人！”安妮丝怒斥沙弗特，“教会才不会做那么无耻的事！”

“偏偏我这样无耻的人也出现在教会里，还差点当上教皇。”沙弗特干笑几声，不再理会几个被困住的女孩，专心召唤起黑暗中自己要追随的那人来。

沙弗特的声音嘶哑干涩，透着一股魔力。安妮丝听不懂沙弗特所用的语言，估计是一种古老的拉丁旁支语言。

随着沙弗特不断念诵，玛莉亚拥有圣力的双眸前不断出现种种阴森幻影。种种幻影重叠起来，让玛莉亚心头有了不详的预感，只是此时尚值年幼的少女并不知道沙弗特真正的目的。

“你想要召唤德拉古拉？”安妮丝沉声问道，“不可能，如今他已沉睡超过两百年，从未有过苏醒的迹象。”

“这一次和以往不同。”沙弗特轻蔑地看了安妮丝一眼，低声说道，“贝鲁蒙特家族既然能破除诅咒，我和主人惟有以另一种方式对付他们。”



接下来的数十分钟里，玛莉亚终于亲眼目睹了恶魔城的降临。

漆黑的天空中渐渐聚集起厚重的乌云，无数碎片自虚空中飘舞而下，透过圣堂的穹顶玻璃闪耀着夺目的黑光。随着沙弗特不断祷告，黑色扭曲的光华在空中蜿蜒流动，将碎片冲成一团团古老的花纹，一块块沧桑的砖瓦。

当黑光散尽之际，笼罩在雾气之中的城堡轮廓已固定于空中，伴随着隆隆雷声缓缓降下！

“这就是混沌之力！”沙弗特嗓音嘶哑说道，“没有人可以阻挡，没有人可以抵抗，只有无穷无尽的毁灭，毁灭这个虚伪的人间！”

无数魔物的嚎叫在夜空中回荡，似在向世人宣布，这世界已沦为地狱。

****

经历了自己人生中最长的一夜之后，玛莉亚终于彻底了解贝鲁蒙特家族和德拉古拉之间的恩怨。

手持圣鞭的里希特就在四人被劫持走的当夜冲入恶魔城，一举击败了德拉古拉伯爵。伯爵似乎为自己的失败有些惋惜，却奇怪地没有更多愤怒表示。沙弗特也不知所踪，这一切都仿佛是刻意安排的一场游戏一样，女孩们被里希特解救，一切都归于平静。

让人意外的是，四年后恶魔城竟然重生在罗马尼亚西部。

没有任何征兆，没有任何预示，甚至这一次没有人宣布自己将要复活德拉古拉伯爵。一切都发生得如此突然。

紧接着，里希特消失了。

随后教会内部开始流传一种谣言，传说里希特继沙弗特之后也成为德拉古拉的走狗。甚至有人在恶魔城附近见过里希特出现。

这些谣言像是长了翅膀的毒蛇一般，在各个城市之间游走，渐渐化成各种不堪的语言。

长大成人的玛莉亚不愿看到姐姐担心里希特的样子，带着锤炼已久的四圣兽召唤徽章，独自踏进恶魔城的领地。

只是……这里似乎除了自己，还有另外一个强大的力量存在。

玛莉亚迷惑了。

除了淡淡的里希特气息，尚有一名拥有黑暗力量的强者游走在恶魔城中，越发让眼前的形势扑朔迷离。

“无论如何，也要找回里希特。”

暗中做出这样的决定，玛莉亚将手中的力量凝成一条似真似幻的青龙，再度向着那股黑暗力量的方向奔去……

第五章　阿鲁卡多和玛莉亚

“少爷，再次回到这里了啊……”

干涸的声音发自空中那具骷髅一般的躯体，骨质灰白的脸上挂着一双悠远漆黑的瞳，仿佛燃烧中的黑色火焰。飞舞的暗青色长袍背后悬着一把巨大镰刀。阿鲁卡多对这张脸的主人并不陌生，少年时代自己曾经太多次见过它。

“死神，父亲已经复活了？”

“没有，城主大人尚在苏醒中，他吩咐我先来招待您。”

死神空洞的声音在狂风中回荡，因恶魔城出现而变得狂躁的天空中乱云四散。道道闪电声中，巨大的镰刀在空中划出诡异的弧线，几乎擦着阿鲁卡多的身体呼啸而过！

早已熟悉死神行事风格的阿鲁卡多疾步后退，手中长剑在空中挥出一道蓝光，挡开了镰刀收割生命的一击。

死神没有趁势追击，只是将身体在空中凝固，有些惊讶地望着阿鲁卡多手



中的剑。

“这是……主人的东西。”

死神的话让阿鲁卡多愣了一下。

“你曾用它击败过主人一次……”死神仍没有任何感情，描绘着两百年前的一幕，“没有你的帮助，索尼娅·贝鲁蒙特绝不可能打败主人。”

“今天应当结束这一切。”死神双眸的黑色火焰熊熊燃烧，声音仍空洞干瘪，“主人命我接待您，却不能让您带着这些东西去见他……”

一股巨大的吸力猛然出现在空中，将阿鲁卡多手中的长剑猛然吸起。这变故让阿鲁卡多悚然一惊，想要飞身跃起抢回属于自己的剑，却感到左手持的盾也随那股力量飞起至空中，两样母亲留下的宝物就这样被吸入一团黑暗之中，再无踪影可寻。

完成这一切的死神以干枯手指抓住镰刀，干笑一声：“少爷，剩下的事就靠您自己了……”

言毕，死神也遁入那黑暗空间中消失不见。阿鲁卡多想要追上，却觉得双肩沉重，在这父亲力量充沛的城堡里，似乎有某种力量正在压制着自己。

死神远去，阿鲁卡多站在原地犹豫了片刻，朝着恶魔城更深处一路奔去，脚下没有丝毫停留。

****

不远处，年轻的金发女孩望着身手矫健的男子背影，嘴角露出一丝微笑。

“强大的力量，敏捷的反应……这应该是拥有黑暗力量的人吧？但是为什么他的样子还是普通人那样呢？”

****

阿鲁卡多并不知道自己已被人注意。如今的恶魔城和往日回忆已大为不同，阿鲁卡多只能凭借记忆开始逐渐深入城堡中央。

德拉古拉伯爵对这位曾帮助外人打败自己的儿子似乎也没什么好感，留下了大量魔物阻挠阿鲁卡多的脚步。只是这些早就被阿鲁卡多熟悉的怪物在少年身上没有丝毫胜算，只能暂时阻止阿鲁卡多的脚步。

即使没有了母亲留下的长剑，阿鲁卡多的力量仍太过强大，哪怕恶魔城的混沌力量为他创造了众多敌人。

随手夺来的铁剑在金发贵族手中仍如舞蹈般美丽飞舞，带来一阵阵毁灭的冲击。

长靴践踏之下，怪物的骨肉飞溅，金发贵族却格外地笃定。

这一切自己早已熟悉，在数百年前。

当做出那样的决定之后，这里的一切都跟自己反目成仇。

闭上眼睛，阿鲁卡多有些伤神地叹了口气。数百年时光里被自己压抑住的感情和思绪随着熟悉的一幕一幕再度回到眼前。

——索尼娅·贝鲁蒙特，最美丽的吸血鬼猎人啊……我仍为你的奔波而奔波，终此一生。

这种感慨只在阿鲁卡多的脑海中闪过一瞬，金发贵族很快恢复常态，向着城堡更深处进发。

——如果没有猜错，父亲应仍在某个空间默默注视自己。只是这城堡中似有某种圣暗交融的力量也在注视自己，这让阿鲁卡多有些疑惑。

到底是谁在这里？

一直走到城堡中央的巨大时钟部分，阿鲁卡多有些意外地感觉到了附近有另外的人靠近自己。

那股力量熟悉又陌生，阿鲁卡多微微欠开身体，让出一条路，等待着尾随者的现身。

静默了片刻，一名十八九岁的金发少女自空中缓缓落下，站到阿鲁卡多对面。

“你似乎拥有黑暗的力量呢……”少女笑容满面地看着阿鲁卡多，手指却始终捏成奇异的姿势，仿佛随时准备发动某种力量攻击。

阿鲁卡多看着这名金发少女，没有说话。

“真是冷淡……”少女看似娇嗔，实则在打听阿鲁卡多的目的，“这里可是个危险的地方，你来这里做什么？”

阿鲁卡多沉默了一下，轻声说道：“拆了这座城堡。”

这个回答让少女的手指略松弛了少许，金发少女带着一丝好奇地看着阿鲁卡多苍白的面容：“和我的目的一样呢，不过想要破坏这里并不轻松。”

未等阿鲁卡多说话，少女忽然有些明白了：“难道……你是那种人？”

阿鲁卡多这次没有回答，不过沉默显然已代表了一切。

“真是意外呢……”少女抚了抚自己的头发，“我是来寻找一个叫里希特·贝鲁蒙特的人，你知道这个人吗？”

听到吸血鬼猎人的家族名字，阿鲁卡多叹了口气：“我当然知道……拉尔夫·贝鲁蒙特我倒是很熟。”

“……”这一次轮到少女吃惊了，拉尔夫·贝鲁蒙特存在的年代众人皆知，眼前这个年轻人到底是什么人？

“不要继续问了。”阿鲁卡多转身迅速离开，“如果能活下来的话，也许会再相见吧。”

****

也许是因为追寻着同样的事物，阿鲁卡多和玛莉亚再度相见是在数个小时之后，越过了恶魔城斗技场之后。

“你的力量很可怕啊……”玛莉亚望着阿鲁卡多，声音已不如之前的轻松，“你究竟是什么人？”

“背负着这座城堡诅咒的人。”阿鲁卡多收起武器，转身正视玛莉亚，“我见到你的要找的人了。”

“什么？”玛莉亚吃了一惊。

“在恶魔城的古代斗技场。”阿鲁卡多淡淡说道，“一看就知道是贝鲁蒙特家

的人，不过他似乎成为这里的主人了。”

这个结论让玛莉亚有些黯然，但很快少女就扬起脸来。

“骗人。”玛莉亚嘴上说着，眼泪却快要流下来了，“里希特才不是这样的人。”

阿鲁卡多没有说话，他不是擅长安慰人的类型。

“其实我知道他在哪里。”望着眼前的少女，阿鲁卡多对恶魔城的记忆已经慢慢苏醒，“如果……他如自己所说，是这座城堡的主人……”

少女猛然抬起头望着眼前的半吸血鬼。

“我……能相信你吗？”

阿鲁卡多没有回答，只是朝着自己记忆中的方向奔去。

步履坚定，没有任何解释。

玛莉亚犹豫片刻，终于下定决心，紧紧跟在阿鲁卡多的身后。

自此之后，那个人的身影一直牢牢护佑着她，直到很久以后……

第六章　德拉古拉和里希特

城主之间里灯火通明，墙壁上高高悬挂着那人的画像。漆黑的长袍中，一双赤红的眼注视着房中的一切，一名身穿蓝色猎人服的男子独自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以手撑颌，脸上挂着一丝诡异的微笑。

“阿鲁卡多不愧是伯爵的儿子……”双眼泛着邪光的年轻人喃喃自语道，“实力超乎我的想像，即使那样的情况，他都能轻易解决。”

年轻人说话的对象是空中的一团虚影。若是玛莉亚在场，一定会认出那团虚影的正体就是那个四年前消失在神秘雨夜中的男人。

那个曾经最接近教皇宝座的男人，牧师沙弗特。

“那毕竟是伯爵大人的血裔。”沙弗特此时的面容比起四年前更加苍老惨白，语气中却透着一股喜悦，“伯爵大人的力量即将苏醒，他自然也会随之醒来。”

“这样的力量……真想与之较量呢。”里希特抓起手中世代传承的圣鞭，脸上流露出一丝期待。

沙弗特的幻影在空中微微飘荡，声音虚无缥缈。

“首先要搜集足够的力量让伯爵大人复活，至于阿鲁卡多……没有了伯爵大人留给他的神器，你一定会战胜他，他甚至连神圣力量都不完备，你却是这个家族数百年来最优秀的斗士。”

里希特扔掉手中玻璃杯，猩红的葡萄酒如血洒落在地毯上，与地毯的暗红融为一体。

“阿鲁卡多……曾经在贝鲁蒙特家族历史中出现过的名字，我倒要看看你的力量究竟有多强！”

****

黑暗中仍有一双眼睛在注视着一切。

城主之间内，神官沙弗特和里希特之间的对话透过空间裂缝，传入注视着的耳畔。尚未恢复人型的恶魔之首在无尽的虚无中叹息一声。



“阿鲁卡多，我的儿子……”

伯爵仍有自己人身年代的记忆，不管是自己结发妻子莉莎，还是后来在村庄中遇到的第二个妻子莉莎，都让他永生难以忘记。

第一次见到阿鲁卡多的母亲时，正是德拉古拉首次在人间复活的年代。

失去了爱妻的德拉古拉伯爵再度复活，没有立即率恶灵军团展开战争。而是化身成优雅的贵族，潜入人类的领地，想要了解人类如今的现状。

——自己沉睡了百年，教会对自己的行径想必憎恶又畏惧，一定会寻找新的方法来对付自己吧？

——在教会动手之前，先了解他们的动向，才能完成报复人类的心愿。

罗马尼亚地区的村落遍布在城堡周围的平原之上，即使历经百年这里依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德拉古拉独自一人站在乡间栈道上，空气和泥土的清香在他鼻息间流动，头顶有阳光洒下。

吸血鬼之王仰头看了看天空中的太阳，无奈笑了笑。

伟大的德拉古拉伯爵并不怕阳光，很少有人知道这件事。

罗马尼亚境内和百年前没有太大区别，恬静的村妇和忙碌的农人各自安分地生活着。德拉古拉站在村中遥望远方，十字架下的教会庇护所坐落在村庄尽头。

——那里应充满了满面虚伪的神职人员吧？

想到自己曾面对的那些主教和牧师，德拉古拉心中一阵厌恶，快步朝庇护所走去。

越是走近十字架，德拉古拉心中的回忆越是变得血红。曾经对着圣像发过的誓言在心中蔓延，伯爵的手握得关节发白，面朝曾经欺骗过自己的教会。

“您来这里有事吗？”

一声轻轻的呼唤，将面对十字架前几近失态的伯爵呼唤回来。德拉古拉猛然回身，却在一瞬间恍惚了一下。

眼前的女子金发低垂，双眼幽蓝闪亮，身材颀长，面容之中带着一股恬静和雍容，静静望着德拉古拉。

“莉莎……”

看到这样相似的女子，德拉古拉忍不住将心中藏着的那个名字念出。

女子有些惊讶地后退了一步：“您……您知道我的名字？”

是巧合吗？还是命运的安排？这一刻就算是吸血鬼之王也忍不住回头仰望天空，想着是否冥冥中有一股力量注视着自己，安排着一切巧合。

“不……您只是太像我认识的一位女士了。”德拉古拉毕竟是伯爵出身，

很快恢复从容，“很抱歉打扰到您，我只是随便来这里散步。”

“散步？”女子有些惊讶地望着德拉古拉，“没有人会来这里散步，他们畏惧传染病和伤者。”

“世人因弱小而畏惧。”德拉古拉说，“可我并不畏惧。”

“您真是奇特的人。”女子眨眨眼，“如果不嫌弃，可以进来看看，我还要去治疗患者。”

德拉古拉没有回话，只是跟在这位名为莉莎的女子身后，缓步走着。

不知为何，眼前女子身上似乎拥有某种力量，这力量让性情已变得暴戾的德拉古拉心中一片平静。德拉古拉有些惊讶地望着笔直走进庇护所的莉莎，心中忍不住想起自己那个温柔从容的妻子莉莎。

庇护所里聚集了大量病人，弥散着一股难闻味道。德拉古拉微微皱了下眉，没有像其他贵族一样以手掩鼻。莉莎回头望了一眼德拉古拉，有些惊讶地淡淡一笑。

“虽然不知道你是谁，可你和其他贵族果然不一样。”

德拉古拉笑笑没有说话，他完全没意识到，这是自己最近百年来首次露出笑容。

莉莎在庇护所内外忙碌，德拉古拉站在窗口看着莉莎工作，阳光从庇护所门口的圆形玻璃斜射而下，落在德拉古拉身上，也落在莉莎身上。

阳光中，两人的目光屡次交汇，莉莎下意识地躲闪了几次。

伯爵就这样在村中一直待到日暮西沉，这才向莉莎告辞离去。

莉莎望着伯爵离去的背影，也被一股熟悉的感觉撼动。

暮色中伯爵的背影拖出一条长长的影子，缓缓消失的村庄尽头。

第二天，伯爵再度来到庇护所，依旧不作声地望着莉莎工作。

就这样，德拉古拉伯爵复活两周之内，教会仍未受到幽灵军团的袭击，也未曾被恶魔骚扰过。一切都好像往日和平时期一般，没有任何异像。

这样的景象维持了一个多月。

…………

…………

“我必须离去了。”

德拉古拉望着莉莎，坚定而缓慢地摇头：“其实你早已知道我的身分，为什么不说出来？”

“你是谁，从哪里来，曾经做过什么……这些重要吗？”莉莎望着让自己渐渐钟情的男子，首次流下一行清泪，“现在的你以及以后的你，才是更有意义的你。”

听到莉莎的话，吸血鬼之王的早已停止跳动的心脏仿佛被什么刺痛了一般，猛然收缩了一下。

“这个世界也许并不允许你的存在。”莉莎望着这个曾让教会深恶痛绝的男人，柔声说道，“但在我的世界里，你可横行无阻。”

****

德拉古拉在黑暗中想起这些往事，死寂了百年的心脏再度跳动。

“莉莎……”

四年前自己被牧师沙弗特从异界

召唤回到人间，再度惊动了贝鲁蒙特家族。本以为沙弗特只是冀望借助自己的双手打败贝鲁蒙特家族后人，没想到自己被里希特击败之后，沙弗特还有更完美的计划。

“想要打败贝鲁蒙特家族，只有利用其自身的力量。”沙弗特对重新回到黑暗中蓄积力量的伯爵进言道，“这世界上有一种法术需要人倾注感情，以控制其心神。我让里希特最重要的人齐聚城堡，就可以在他心中埋下邪恶的种子，等到种子长成参天大树的一天，就是大人您复活之日！”

计划本身完美无缺，四年后里希特果然开始堕入黑暗，并进入重新复活的恶魔城，成为一城之主，只是德拉古拉仍有一个忧虑。

自己的儿子……阿鲁卡多。

曾经协助贝鲁蒙特家最早的吸血鬼猎人索尼娅打败自己的少年，那个……继承了自己和莉莎双重血统的男人。

“里希特或许可以阻止阿鲁卡多，这是一箭双雕之策。”沙弗特向尚不能降临人间的德拉古拉伯爵再度进言，“贝鲁蒙特家族的力量足以打败吸血鬼，阿鲁卡多只不过是半个吸血鬼罢了。”

或许一切都将如此顺利……伯爵在黑暗中叹息。

……也许，这样就不必面对莉莎的儿子了。

第七章　月夜之下

“你很喜欢一个人战斗？”

金发的阿鲁卡多在眼前高高跃起，手中的细剑刺出一团光华四射的花。剑花打在飞舞的十字架上，连续不断的金属撞击声响彻城主之间，震得宝座四周的帷帐都随之轻轻摇摆。

此时尚无闲暇回答玛莉亚的质问，阿鲁卡多瞬间转移身体的方式闪过里希特自下而上斜切过来的一脚，转身落回地面。

皮靴蹬在厚厚的地毯上，发出一声闷响。阿鲁卡多抬起左手，以印有女神纹章的盾牌飞快挡住里希特激射而来的小刀。

里希特偷袭失败，立即将手中圣鞭浸满圣力，甩出一条空中毒蛇，缠向阿鲁卡多手臂。

阿鲁卡多对这种袭击早有准备，剑身向下一顿，刹那间魔力化成无数剑光，将里希特手中的圣鞭弹飞。

面对这种战斗，玛莉亚知道自己根本无法插手。

大约一小时前，阿鲁卡多给自己指了一条错误的路，独自踏上城主之间。

虽然有些怀疑过阿鲁卡多的目的，玛莉亚还是忍不住想要相信这个男人所说的一切。

如果外貌只是一个普通年轻人的话，阿鲁卡多的目光却带着与年龄不符的深邃和痛苦。玛莉亚试图去理解那深邃中带饱含着多少内容，却总觉得自己无法理解。

——*是啊……如果他真的经历了数百年沧桑，自己又怎可能全部了解？*

一路上阿鲁卡多沉默不语，只是默默守护在玛莉亚身边，让少女心中多了

一丝异样感觉。

数年前自己还是一个小女孩的时候，也曾有一个人以强大的力量守护过自己。

只是……这次的感觉跟上次不同。

望着那翩翩挥舞手中长剑的背影，玛莉亚首次感觉到，自己似乎开始习惯依赖某个人的力量。

意外的是，就在靠近城主之间的岔路上，阿鲁卡多停住了脚步。

“你走另一条路。”阿鲁卡多朝着另一个方向指了指，口气不容置疑。

“为什么？”玛莉亚仰头看了看高台之上的台阶，里希特的力量明明在这条路的尽头。

“这座城堡的事，应该我来解决。”

“我和姐姐曾经被那个人帮助过！”玛莉亚据理力争，“这件事并不是你一个人的事。”

“如果需要的话，我会呼唤你。”阿鲁卡多转身飞快地离去，“恶魔城内还有其他秘密，这也需要你来解开。”

玛莉亚与阿鲁卡多对视数秒后，她放弃了争论。

“你要小心，也要……注意里希特的安全。”

明明知道是无用的嘱咐，玛莉亚依然对阿鲁卡多说了出来。

回想起来，玛莉亚若不是在城堡的核心部分发现了那个……大概也不会这么快来到城主之间。

玛莉亚赶到的时候，里希特和阿鲁卡多的战斗才刚刚开始。

“喂，你们两个……”

玛莉亚的呼喊始终无效，对于两个沉浸在战斗中的男人来说，或许打倒对方才是惟一的路，没有其他选择。

两人的战斗越发激烈。

里希特手中的圣鞭在空中发出撕裂空气的声音，划出一道道幻影，朝着阿鲁卡多迎头罩去。阿鲁卡多立即向后飞速滑行，地毯被长靴蹭出一道长长的白痕，急速后退中阿鲁卡多不忘将手中的圣水抛出，阻止里希特更加轻灵的动作。

两个男人都不肯说话，玛莉亚悄声自背囊中掏出自己发现的那件东西。

“这城堡并非属于里希特……而是拥有更强大邪恶的力量控制着它。”玛莉亚想起自己曾在城堡角落的戒指上看到的字样，有些恍然地仰头望向空中。

“神圣的力量穿破邪之幻影，带来真相。”玛莉亚将从恶魔城中心位置获得的那副神圣面饰戴上，眼前立即出现了一团黑影。

四年前的记忆仿佛就在昨天，玛莉亚对着幻影喊出了它的名字。

“沙弗特！”

少女远离激斗中的两人，双手迅速结印直指天空。



“驱尽邪恶之暗影，出来吧，浴火的朱雀！”

玛莉亚的呼喊声中，幽暗的城主之间被一股热流激荡。无说炽热的红光凝聚于城主之间，一团火焰在空中扭动身躯，转身振出一双火红的羽翅，发出一声尖啸。

朱雀召唤一出，立即将战斗中的两人分开。里希特看了一眼正在努力控制朱雀召唤的玛莉亚，眼中邪光一闪，就要朝着少女挥动圣鞭！

本已退到安全位置的阿鲁卡多心中一惊，反手将里希特的圣鞭拽住，圣力瞬间刺穿了阿鲁卡多的手套，烧焦了半吸血鬼的皮肤。

阿鲁卡多面容不改，紧紧抓着圣鞭，牵制里希特无法动弹。

里希特怒吼一声，想要抛下圣鞭再袭玛莉亚，空中朱雀却已朝着他的头顶俯冲而下。

火鸟掠过之际，阿鲁卡多手中的魔法也已出手。双手微焦的金发贵族在空中挥出上百剑影，朝着朱雀掠过的方向疾刺而去。

哗啦一声，好像是玻璃制品碎裂的声音。

看不见的空气中划过一声惨叫。玛莉亚知道，那是神官沙弗特的声音。

身体已飞至半空中的里希特自空中跌落地上，身上的强大斗气消失得无影无踪。

阿鲁卡多望着双手捂头的里希特，有些意外地回头对玛莉亚说：“谢谢你。”

“谢谢我？”玛莉亚惊讶了。

“如果不是你，我也许会杀了这个男人。”阿鲁卡多走到已经开始缓缓起身的里希特身边，“贝鲁蒙特家的后裔，你没事吧？”

“这个人是谁？”里希特望着金发红瞳的阿鲁卡多，在身体恢复之中警惕之心渐起，“玛莉亚，你来这里做什么？”

阿鲁卡多摇摇头：“看来被沙弗特控制住之后，他完全不记得自己做了什么。”

面对里希特的疑问，玛莉亚开始解释自己是如何来到恶魔城的，以及里希特之前的所作所为。

…………

“真是惭愧……”里希特说话时仍只是对着玛莉亚而非阿鲁卡多，“恶魔城再现人间，我本以为靠自己的力量就能打败伯爵，没想到却中了沙弗特的圈套。”

“沙弗特布局数年，你没有察觉也不必自责。”阿鲁卡多望着神官幻影消失的方向，微微皱眉。

“这个吸血鬼到底是谁？”里希特看待阿鲁卡多的目光仍有不善，“玛莉亚，你为什么要跟这种家伙同行？”

玛莉亚欲为阿鲁卡多辩解，却见金发男子已从容转身，朝着城主之间的尽头的密室跑去。

“德拉古拉的力量正在恢复，没有了沙弗特为他守护，他想要以另一种方式吸取黑暗的力量！”

里希特和玛莉亚也能感觉到这股强大力量正在不断增长，两人面色微变，朝着阿鲁卡多的方向奔去。

如果有什么比死亡更可怕，那就是毁灭。

德拉古拉伯爵真正的力量正代表毁灭。

此时此刻，三人没有更多的语言纠缠，朝着同一个方向奔去。

第八章　月夜之上

“伯爵大人，一切如您所料。”

身体已魔化的牧师沙弗特站在恶魔城的中心部分，静静感觉周围万物力量都被逆转的奇妙景象，终于按耐不住心中激动，向德拉古拉道贺。

万物逆转的力量才是真正混沌之力的终极表现，如今德拉古拉使用这种力量将逆恶魔城显现人间，目的不过是想加速自己觉醒的速度。

阿鲁卡多与里希特一战之后，伯爵终于意识到自己儿子和贝鲁蒙特家族联手的巨大威力。两百年前阿鲁卡多曾与拉尔夫·贝鲁蒙特联手击败过伯爵，如今沙弗特的计策竟被识破，伯爵不得不更多考虑自身安危。

“守在这里吧……”德拉古拉对沙弗特吩咐道，“如果他来了……不要留情。”

“是。”

房间中猛然睁开的那只血红眼睛在片刻之后沉寂于黑暗中，沙弗特躬盘膝坐在地毯上，干枯的双眼紧紧盯着水晶球上的景象。

等待了多年，谋划了多年。如今这一切终将实现的一天，沙弗特的心情难免激动。

牧师沙弗特早年生于首都，自幼热爱宗教和历史，长大后如愿以偿成为教会牧师。

少年沙弗特对主虔诚有加，诚心侍奉神明，勤恳忠厚，是教会新一代里最有前途的接班人之一。

在沙弗特三十五岁那年，教皇更迭之际，本应调往圣域的沙弗特被派往边陲小城拉尼亚整理教会卷宗。临近中年的沙弗特对升迁毫无兴趣，反倒一心扑在教会未及整理的典籍上。

被人们遗忘的古老卷宗在图书馆的灰尘中被热爱历史的男子拾起，尘封的故事在沙弗特脑海中慢慢拼凑。沙弗特的信仰慢慢被另外一种东西取代。

那是名为“真实”的历史。

虔诚的牧师看到了数十名巫师为唤醒德拉古拉所记载的种种往事，这些往事的细节与教会描述大相径庭。为了求证历史的真实，沙弗特借故离开了小镇，开始在罗马尼亚境内四处游历。

探访和考证的结果让对教会深信不疑的沙弗特彻底失望，

教会所谓的真相不堪一证，德拉古拉的信仰者们记载的故事吸引了沙弗特。牧师弗特的心中慢慢滋生出一个伟大的计划。



沙弗特用了数年的时间搜集伯爵复活所需条件，同时继续担任教会牧师。此时沙弗特因从不与人争执又拯救了足够的平民，获得巨大声誉，渐渐被誉为最接近教皇的男人。

没有人知道，此时沙弗特已意识到，想要复活伯爵必须打破贝鲁蒙特家族与恶魔城之间的宿命。为了达成这一目的，沙弗特选择了贝鲁蒙特家族最年轻也是最强大的里希特为目标。

计划简单而完美，为了恋人杀入恶魔城的里希特从一开始就未意识到，自己不过是陷入了一阵迷雾之中。

打败德拉古拉伯爵，不过是利用贝鲁蒙特家族自身血脉对抗的开始。

如今这一切都因阿鲁卡多的出现而走向另一个方向，沙弗特激动之中也多少有些无奈。

“黑暗中的恶魔们……去完成这场盛宴吧。”

无数恶魔带着沙弗特的诅咒，奔向逆转过来的恶魔城各个角落。

****

阿鲁卡多和里希特的行动一直很顺利。

与里希特一战之后，阿鲁卡多体内的力量似被激发得更加强大，面对逆城中的恶魔城毫无惧意。手持圣鞭的里希特更是战力非凡，两人在面对众多恶魔之余，里希特仍不忘用警惕的眼神时不时扫视阿鲁卡多。

“我们为什么要相信这个人？”

里希特的话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询问玛莉亚。

“我帮助过你们的祖先，也会帮助你们。”阿鲁卡多不知为何在玛莉亚面前竟出言辩解，“我曾帮助过索尼娅和拉尔夫，你总该听过这些名字吧？”

“……”

吸血鬼苍白的脸庞暗暗表明了阿鲁卡多的真实年龄，里希特虽有不屑，却不得不承认阿鲁卡多在许多细节描述上确实和家族内部口口相传的描述一致。

如果只是普通的吸血鬼，不可能知道这些秘闻。

“人类并非十全十美，我的父亲也不该选择毁灭一切的方式。”阿鲁卡多淡淡说道，“守护重要的人这种心情，父亲现在恐怕已经失去了吧？”

“……”

谈话没有继续，里希特放弃了对阿鲁卡多的怀疑。

凭着阿鲁卡多的力量，自己和玛莉亚并不能阻止他做什么。

玛莉亚在战斗中不断偷偷望向时常沉默的金发男子，少女敏感的心感觉到了一丝异样。

——刚才他为什么要解释？这样的解释对他来说毫无意义……

阿鲁卡多察觉到玛莉亚的目光，扭头看了少女一眼，眼神……似乎并不冰冷。

这一刻，一朵绯红擦过玛莉亚的脸庞。少女扭头面对走廊的另一侧，悄悄笑了一下。

“我们在这里分开行动吧。”

阿鲁卡多装作没看见玛莉亚的黠笑，对里希特建议道。

“怎么？”刚刚开始相信阿鲁卡多的里希特有些意外。

“恶魔城是混沌的产物，每次出现时都会发生变化。”阿鲁卡多对里希特

解释说，“我们现在集中力量搜寻德拉古拉会浪费大量时间，如果德拉古拉复活，他的力量将会带来更多毁灭……你们明白吗？”

阿鲁卡多的解释十分清楚，里希特略一思考，带着玛莉亚朝另一条长廊走去。

“小心。”

跟随里希特朝着另一方向奔去的玛莉亚回眸凝望。

这一刻，少女的眼神印在了阿鲁卡多的心上。

****

辞别里希特和玛莉亚之后，阿鲁卡多转身朝另一个方向奔去，动作迅速，毫不犹豫。

借助玛莉亚的力量感觉到了牧师沙弗特的存在，多次出入恶魔城的阿鲁卡多已找到事件元凶所在位置。让玛莉亚和里希特离开，只是为了不让他们卷入这场纷争。

越是靠近德拉古拉，空间越是扭曲。望着空中似真似幻的诡异波动，阿鲁卡多毫不犹豫纵身跃上台阶，跳入其中。

牧师沙弗特盘坐空中，望着从天而降的金发贵族，发出干涩声音：“我等你很久了，阿鲁卡多……”

“你为什么要让我父亲复活？”

“为了梦想。”沙弗特陡然提高了声音，“你是怎么做到隐匿自己气息的？为什么我无法感觉你的存在？”

阿鲁卡多摇头：“这里曾是我的家，对于我来说，你不过是个外人。”

“伯爵大人的血脉里，没有你这样的存在！”

“那就看谁不该存在吧！”

话已至此，阿鲁卡多挥剑飞身跃起，朝着沙弗特射出四团鬼火，同时身影晃动，闪开沙弗特飞来的晶球。

“轰”地一声，晶球在地面炸开。阿鲁卡多施出的鬼火擦着沙弗特的身体呼啸而过，消失异空间尽头。

落地的阿鲁卡多猛然觉得心头一紧，感觉到一股力量正在灼痛自己身体。

那是父亲在望着自己。

——这种时候，决不能放弃，决不能退缩！

随手招出三团烈火，阿鲁卡多身体晃出一道残影，人已跃至沙弗特背后，朝着牧师的身体一剑劈下！

阿鲁卡多的剑在距沙弗特两指长的位置猛然停住，一股坚硬的壁垒将阿鲁卡多的力量死死挡住。阿鲁卡多猛地一脚踹向沙弗特，利用反弹之力飞速避开沙弗特的反击。只是刹那间，两道电光已擦着阿鲁卡多走过的地面划出，留下两道焦痕。

阿鲁卡多并未就此放弃，双目瞬间爆出赤红，朝着沙弗特双手平举，一股强大的力量自他体内迸发，沙弗特身边的魔力抽走无数。

这一招使出后，就连沙弗特也心中一惊。

——阿鲁卡多的力量，并不比传说中的伯爵大人差！

沙弗特正在愕然中，阿鲁卡多已再度近身，手中长剑刺出，朝着沙弗特摇摇欲坠的魔力护壁铮然刺入！

魔力浸染过的长剑威力无匹，一剑刺穿沙弗特的身体。拥有圣暗双重力量的阿鲁卡多趁机将体内力量源源不断送

入沙弗特体内，圣力瞬间摧毁了牧师魔化后干枯的身体。

"去你的神那里忏悔吧！"

被长剑钉入体内的沙弗特在空中凝固了一下，干瘪的面容上露出一丝嘲讽笑容。

"我……不……忏悔，伯爵大人……就要……复活了……"

没有留下更多的语言，沙弗特在圣力毁灭下瞬间化作齑粉散落空中。曾被无数人尊崇的神圣牧师最后落得这样一个下场，哪怕是阿鲁卡多也有些唏嘘。

阿鲁卡多昂起头，刚想寻找另外的空间入口，周围的黑暗已被淡淡赤红包围。

"我的儿子……你回来了吗？"

那个声音清晰有力，再次灼痛阿鲁卡多的心脏。年轻的吸血鬼垂下头，开始努力蓄积手中的力量。

父亲复活了。

完全地……复活了。

熟悉的力量再度笼罩着整个空间，阿鲁卡多此时也不知自己究竟身在何处，恶魔城的深处就像人的思绪一样深不见底。远方缓缓靠近的那个巨大黑影似在等待他慢慢回忆，自己曾经记得的那些往事。

"好久不见，我的儿子……你还是老样子嘛。"坐在身形庞大的恶魔身体上，德拉古拉依旧白发苍苍，仿佛从一开始就苍老到了头的贵族男子。

阿鲁卡多望着这个男子，心中涌起奇妙的感觉。

"父亲……如果有可能的话，我真的不想再见到你。"

说出这样的话，阿鲁卡多脑海中闪过自己逃离恶魔城之后的日子，跟索尼娅·贝鲁蒙特在一起的日子，跟拉尔夫·贝鲁蒙特共同作战的日子……金发吸血鬼闭上自己赤红的双眼，努力压抑住心中的激动。

听到儿子说出这样的话，德拉古拉伯爵有些不屑一顾地摇摇头："还是老样子……你还是把人类当成自己的朋友吗？"

阿鲁卡多将垂下的双手慢慢抬起，握紧。

"事到如今，我不会再让您这样错下去了！"

"错？"德拉古拉猛然摇头，高声喝道，"你难道忘记了吗？那些人类对你母亲做了什么！那些卑贱的生物……"

德拉古拉的话像是点燃的导火索，让阿鲁卡多脑海中的回忆顷刻间爆发。

那一夜发生的一切宛如在眼前重现。

火刑，无知的村民，仇视的牧师。

还有母亲留下的话。

"我怎么可能忘记！"阿鲁卡多的声音盖过了德拉古拉，"我就是记得母亲的话，记得她让我不要对人类复仇！所以，我不能让你再错下去了！"

面对儿子的呼喊，德拉古拉脸上的肌肉微微抽动了一下。

"还是说这些没用的话……如果你如此执迷不悔，我就抽掉你身上那一半卑贱的血液，让你成为我们家族的一员吧！"

拥有黑暗混沌力量的吸血伯爵轻轻挥手，黑暗空间内立时卷起一阵狂风。借着这股款风，坐在巨大恶魔身体上的伯爵缓缓靠近阿鲁卡多。

阿鲁卡多面容平静，举起手中之剑。

"我以母亲的名义发誓……德拉古

拉，我将再次打倒你！”

手中利剑脱手而出，化成一道灿烂光华。阿鲁卡多将被死神藏在城堡角落的母亲遗物取出，紧握剑柄，一剑刺穿了伯爵麾下恶魔的一颗头颅。

“这是母亲留下的东西，让它们送你回到黑暗中吧！”

阿鲁卡多手中的武器发出耀眼光芒，刺痛了伯爵百年未曾动摇的心。

那个人的面容在心中一闪而过，德拉古拉早已冰冷的心再度被激活。

“莉莎……”

心神恍惚之中，德拉古拉脚下的恶魔已经被阿鲁卡多连砍数剑，伤口竟无法愈合。

阿鲁卡多手中的武器是自己留给莉莎，莉莎又留给阿鲁卡多，本不应拥有圣力。但莉莎本就是教会圣女，如今这武器沾染圣力，正能克制自己的黑暗力量。德拉古拉挥手让恶魔扇动翅膀腾空而起，避开与阿鲁卡多的正面交锋。

“我的儿子，如今我已不似当年那么好对付了……”德拉古拉喃喃自语，心中再度掠过莉莎纯美恬静的面容。

——那些美好时光，好像永远也回不来了。

恶魔吐出一团团火焰和冰焰，将阿鲁卡多步步逼退，金发吸血鬼在身影挪动后退之际，仍不忘抛出无数小十字架。

十字架对伯爵无效，却让伯爵座下的恶魔痛苦不堪。

“这些人类卑贱的手段！”

伯爵发出一声怒吼，手中飞速蓄积出强大的黑暗力量，指尖周围团聚出巨大的黑色多面体，隐有电光在黑暗中闪耀。

阿鲁卡多悚然一惊，以披风遮住身体，低头不敢正视那团漆黑。

德拉古拉的速度远超阿鲁卡多，黑色多面体在手中停留不过片刻，立即炸出一团白光。

黑暗的尽头是光芒，正如光芒的尽头是黑暗。

强烈的痛苦席卷阿鲁卡多的身体，金发吸血鬼首次因痛苦将身体蜷缩，内心之中却隐隐响起母亲的声音。

“你若坚强，这世界便对你温柔；你若宽容，这世界便对你忍让；你若勇敢，这世界便对你包容；你若希望，这世界便对你敞开胸怀……”

…………

…………

阿鲁卡多在痛苦中猛力挣扎几下，奋力摆脱了伯爵力量的压制，一剑砍下德拉古拉座下恶魔的右爪。

剑光比以往更强烈，飞速划过伯爵脸庞。

数百年来坚如磐石的伯爵脸上，现出一道血痕。

“你根本不明白母亲的痛苦！”

从痛苦中挣扎出来的阿鲁卡多挥剑越过恶魔，直指父亲的身体。心中那股力量源源不断有着冲出体内的冲动，那是源于想要保护什么的力量。

“母亲……或者是……玛莉亚？”

心中这样疑惑了一瞬间，阿鲁卡多再度贴近德拉古拉，剑光已经闪耀得仿佛要刺破这黑暗空间。

——不要再有恶魔城了。

——不要再次背负打败自己父亲的命运。

——不要再为亲人的痛苦悲伤了。

——不要再让母亲痛苦！

阿鲁卡多的心中闪过数百年来的无数人和事，美丽的索尼娅，坚强的拉尔夫，固执的西蒙和如今性格直率的里希特，还有美丽活泼的玛莉亚……这一切一切在阿鲁卡多心头流成一条跳动的力量之河，替他挡住了伯爵力量的侵蚀。

德拉古拉的力量已经无法对阿鲁卡多造成任何伤害，金发吸血鬼以手中的武器对准自己父亲的胸口，毫无阻碍地刺下！

…………

德拉古拉的双手，抓住了剑锋，却挡不住阿鲁卡多的奋力一刺。

剑入心脏，伯爵因记起莉莎而重新跳动的心脏被圣力渗入，立时化成无数碎片。

"回到你所热爱的黑暗中去吧！"阿鲁卡多望着父亲，抑制了数百年的眼泪止不住地淌出，"不要再让母亲痛苦了……"

时间仿佛被凝固了一般，德拉古拉伯爵有些艰难地低头看了一眼自己胸口，身体已被立即摧毁的他断断续续地吐出几个字。

"难道……我……我真的错了么？"

阿鲁卡多咬牙抽出利剑，不愿再看被自己又一次打败的父亲。

"你失去了心中最重要的东西，不懂得守护和珍惜，就永远不会达到力量的极限。这样的你，永远不会成为不败的恶魔之王！"

听着儿子的话，德拉古拉忽然有些明白了，低头看着自己胸口的伤痕，有些悲哀地笑了。

"真是可笑……我为了复仇……就……失去了自己最重要的人……和力量吗？"

阿鲁卡多扭过头去，没有说话。他知道父亲的身体已经在一点点崩溃了。

"阿鲁卡多……我的儿子……告诉我……莉莎……她到底说了……什么……"

阿鲁卡多扬起头，回忆着数百年来不曾忘记的句子："不要憎恨人类……假如人类的生存不被这个世界允许，他们会自己走向灭亡，而不应由其他的力量来决定和主宰！"

德拉古拉有些黯然地低下头，看着自己已经开始融化的胸口叹息。、

"也许……真的是我错了……"

"母亲还说……"阿鲁卡多有些艰难地抬头盯着父亲渐渐破碎的身体，终于鼓足勇气说道，"她说她永远爱你。"

"莉莎……"

最后一次念出这个名字，德拉古拉伯爵的面容仿佛恢复成了常人一般，带着淡淡微笑。在这微笑中，伯爵的身体化成无数世人无法理解的碎片，飘散在虚无飘渺的黑暗空间之中。

阿鲁卡多站在黑暗之中沉默良久，终于将自己情绪控制住，转身踏入空间裂缝，走出恶魔城。

"永别了，我的父亲，我也爱您……"

尾声

漫长的月夜结束之际，这座凭空出现在海岸线上的城堡终被吸入虚空之中，与伯爵一同再度为黑暗所吞噬，留下一片废墟。黎明初升的阳光越过海

面，照在等候着什么的两人身上。

远处废墟之中，一个矫健的身影越过碎石和山路，渐渐走近山顶。

“阿鲁卡多！”金发少女望着来人，脸上露出久违的笑容，“你没事真是太好了。”

金发少女玛莉亚身边的里希特神情有些扭捏，侧过脸有些不好意思开口。

“抱歉……因为我的缘故，又让你父亲……”

早已擦干眼泪的阿鲁卡多摇摇头：“没关系的。这是我们父子的宿命，谁也不能抗拒。”

“这之后你打算做什么？”里希特知道阿鲁卡多不想在这个话题上纠缠，改口问道。

“我的存在被这个世界所不容，大概还是去到远离人群的地方吧。”阿鲁卡多看着这兄妹二人，难得笑了一下，“大概要在这里说再见了……哦，大概再也不会见到了。两位保重。”

听到阿鲁卡多说出这样的话，玛莉亚犹豫了一下想要说什么，却始终没有说出口。

只是，阿鲁卡多望向玛莉亚的眼神，似也有些变化。

默默注视了两人一眼，阿鲁卡多转身离去。

里希特望着阿鲁卡多的背影，一样难得地笑了笑：“玛莉亚，这种时候，幸福要自己抓住哟……”

“啊？”玛莉亚脸红地看着身旁的兄长。

“快去吧。”里希特催促道，“如果想要去的话就别犹豫，人生当中可没有多少后悔的机会。”

“但是……”

“我没关系的，你姐姐那里我去说明好了。”里希特微微耸肩，“你再不追过去，恐怕就来不及了。”

玛莉亚望着阿鲁卡多离去的背影，再看看里希特，一咬牙做了决定。

“嗯……那对不起了，请转告姐姐。”

向着阿鲁卡多离去的方向，玛莉亚轻快地飞奔过去。

那一头金发的背似也感觉到了什么，步伐放得更慢更缓。

时光飞逝的岁月里，城堡见证了无数次的爱恨生死。如今阳光照在城堡的废墟上，又点亮了新的百年平和。远去的山路上，两个相伴的身影似远还近，偶有笑声飘扬。

也许经历了数百年的沧桑，只为这一刻的欢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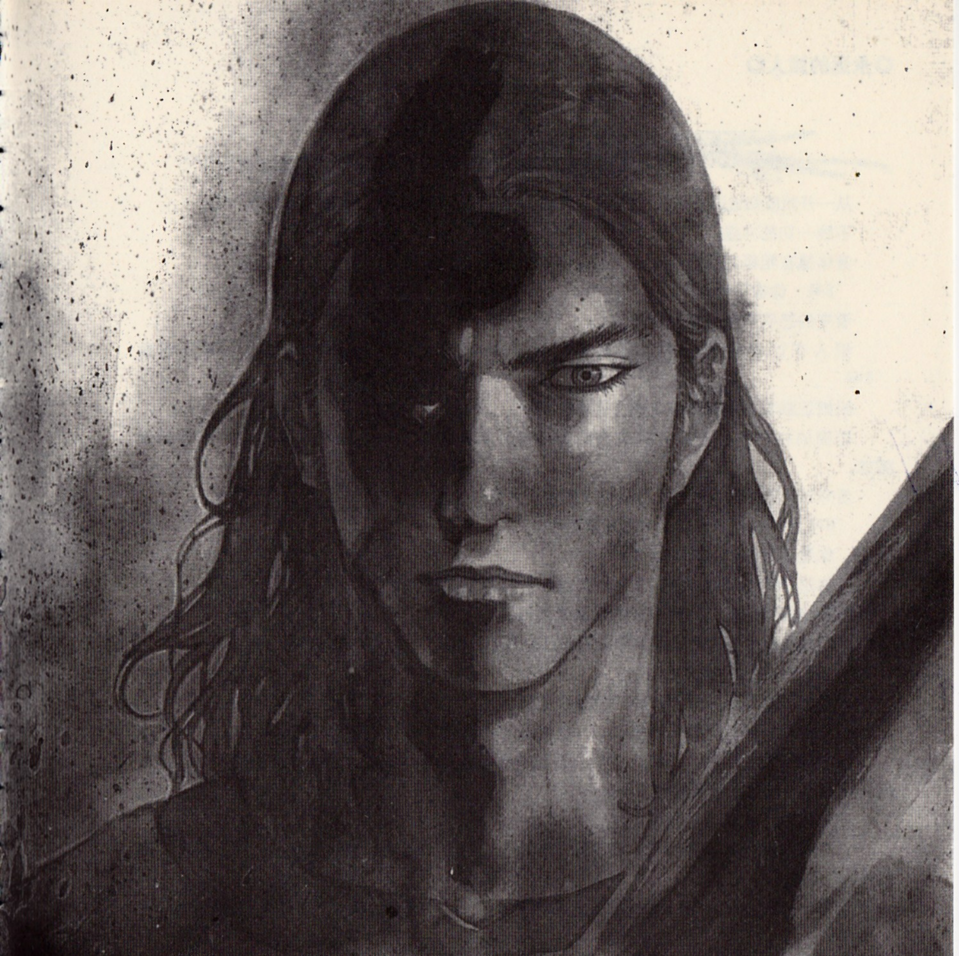
也许经历了数百年的仇恨，只为这一刻的解脱。

也许数百年来的黑暗，只为这散尽黑暗的光明一刻。

也许所有的爱与哀愁，悲伤与回忆，都在时光里被融入了难以忘却的心中，直到那下一刻的相逢赋予它新的诠义。

微风中，阿鲁卡多回头遥望那熟悉的所在，心中向着月夜和城堡，还有自己的父亲母亲永别。

全文完



永远的旅人

——失落的奥德赛 千年之梦

文／重松清　译／夜蓝　插画／limp

本小说是《失落的奥德赛》的外传，讲述的是不死者在千年孤独生涯间发生的一幕幕令人动容的故事。为了方便理解，建议各位先行阅读本期“剧情赏析”中的正篇剧情概括，然后再来欣赏这篇小说。

被囚禁的心

从一开始就知道这一切都是徒劳，尽管如此，还是抑制不住从身体里涌现出的冲动。

不顾一切的冲撞。

身体撞在粗粗的铁栏杆上，然后毫无悬念地被反弹回来。

“8号，你在干什么！”

看守的怒吼声在走廊里响起。

犯人在这里是不会被人称呼名字的，单间牢房的编号就是全部——而凯姆是“8号”。

凯姆沉默着，肩膀再一次撞上了铁栏杆上。

坚固的栏杆纹丝不动，只是在凯姆那经过常年锻炼的肌肉和骨头中留下了钝钝的疼痛感。

看守不再怒吼，取而代之地吹响了警笛，于是值班室里的看守们一起朝这边跑来。

“8号，到底要我说多少次你才能明白！”

“你是不是又想蹲禁闭室啊！”

“你那是什么眼神？采取反抗的态度，只会延长你的服刑期！”

凯姆坐回到床上，对看守们的话置若罔闻。

他已经去过无数次禁闭室，也知道自己被烙上了所谓“极端反抗的犯人”的烙印。

但是——这根本无济于事。

在身体的最深处，有某种东西在蠢蠢欲动。

一个找不到出口的炽热的东西，一边翻滚着一边在体内四处乱闯。

一个看守咂了咂嘴，说道：“切，这是什么身经百战的狗屁勇士啊，真丢脸。难道说面前没有敌人，就什么都不会做了吗？”

旁边的看守也嘲弄似的笑了。

“呵呵，还真是不凑巧啊，这里既没有敌人，也没有同伙。被投进监狱的你，只是‘独自一人’而已。”

当看守们离去后，凯姆躺在床上。然后弯着身子，抱住自己的膝盖，紧紧地闭上了眼睛。

独自一人……

的确，正如那些看守们所说的那样。

自己想要适应“独自一人”活下去，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旅途中。

但是在监狱中“独自一人”所度过的这些日子里，却有着之前从来没有体验过的孤独。

还有恐惧。

三面高墙围出一个房间，铁门的另一边也被围成狭窄走廊的砖墙所堵住。无论如何也看不到被关押在同一座监狱里的其他犯人——这是一座被设计成感受不到活人气息的监狱。

由于眼前的风景是永恒不变的，所以时间的感觉也变得麻痹起来，让人弄不清楚在这里到底度过了多少天。虽然时间的确在流逝着，但却没有流向任何地方，而是慢慢地沉淀在自己的心中。

监狱的生活所给予犯人的真正的痛苦，并不是被夺去自由，也不是被强迫体会“独自一人”的孤独。

而是让你生存在不变的风景与静止的时间中，这是一种苦役。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可是如果将水储存在瓶子里，那么很快就会腐坏。

这是相同的道理。

在身体以及内心深处的某处，也许已经开始变馊并散发出腐臭了。

正因为知道这一点，凯姆再次站起身来，撞向铁门。

即便他这么做，铁门被撞坏的可能性也绝对不会有万分之一。

他也并不认为自己能够出去。

但是，他仍然重复着动作。

必须重复。

就在身体与铁门碰撞之前——一瞬间，一股气流拂过面颊。静止的空气，虽然只是极其轻微地，可还是运动了。就是这份触感，让凯姆体会到了时间的流逝。

看守们神情狰狞地跑过来。

在只能看到墙壁的风景中，突然能够看到人的样子了，这真让人感到高兴啊，不过大概看守们是体会不到的吧。

“8号，关禁闭室三天！让你在那里冷静一下！”

当这道命令从看守的嘴里发出时，他们是无法理解凯姆嘴角会微微上翘的理由吧？

风景改变了，时间也开始流逝。这难道不是应该庆幸的事情吗——哈哈。

双手被反绑在身后，脚上带着脚铐，向禁闭室走去。

“有什么好笑的！8号！”

“不准随便笑！不然就增加你的刑罚！”

可是，凯姆仍然在笑。

放声大笑。

只要充分吸入新鲜空气，身体和内心中腐坏的部分就会消失吧。

无论刑期到什么时候，总有一天，能够从这里出去。

来得及吗？

当所有的东西都腐朽时——单人牢房里的“独自一人”，就会像士兵清点敌人尸体时被称为“一个”吧……

痛苦。

胸口像被什么东西紧紧勒住一样，呼吸变得极其困难，于是凯姆从梦中的世界回到了现实中。

很远、很远、很远的过去——我，曾经在监狱里待过吗？

他在现实与梦境的夹缝中思考着。

那是一个不停重复的梦，也可以称之为噩梦。

即便在醒来之后回想，也没有残留下什么记忆。但是，在梦中出现的牢房的样子和看守们的姿态，却总是相同的。

这是我曾经亲身体验过的经历吧。

但是……那，究竟是……什么时候……

不知道。

睁开眼睛时，在梦境与现实的夹缝中所浮现出来的问题也没有残留在记忆中。

只是猛地惊叫着坐起身来，大口地喘着粗气，当拭去额头的冷汗时，和往常一样只是在心里留下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惧。

现在也是这样……

“……我的过去，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好像拾起了残留在脑海角落里的梦之记忆，凯姆小声地说道。

现在也是这样——

……我的过去，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勇者归来

各种各样的人都聚集在驿站的酒馆里，凯姆此时也坐在角落里自斟自饮。

一个男人走进了酒馆，身材十分高大——从服装上能够看出他是一名军人。大概是经过了长途跋涉，军装上落满了灰尘，脸上带着明显的倦意，可目光却依然敏锐。那是“现役军人”才有的眼神。

酒馆中的喧闹在一瞬间停了下来，在场的醉汉们都用敬畏和感激的目光看着这名士兵。

和邻国之间漫长的战争，最近终于结束了。在前线浴血拼杀的士兵们也各自踏上了回家的旅程，这个男人也是那些士兵中的一员吧。

士兵走到凯姆旁边的一桌坐下，然后大口地喝着酒。海量——并不足以形容，他好像要把所有的痛苦都喝下去。

两杯、三杯、四杯……

一位酒客脸上带着谄媚的笑容，手中拿着酒瓶摇摇晃晃地来到士兵的桌前。一眼就能看出这个男人是本地的小流氓。

“请允许我敬这位保卫祖国的勇者一杯。”

士兵面无表情地举起酒杯，让对方倒满。

“前线怎么样？想必您一定获得了无数功勋吧？”

士兵沉默着饮尽了杯中酒。

流氓连忙给士兵斟上第二杯，脸上的笑容变得更加谄媚。

“大家见面就是缘分，所以给我们讲讲你的英勇事迹吧。这条粗壮的手臂到底杀了多少敌人啊……”

士兵沉默着将杯中的酒泼在了流氓的脸上。

流氓怒不可遏地拔出了一把匕首——就在这时，凯姆一拳打飞了他手中的匕首。

流氓被凯姆和士兵的气势所震慑，于是骂骂咧咧地逃走了。

两人看着流氓走远，随后相视一笑。虽然两个人并没有交谈，不过凯姆已经知道这名士兵正沉浸于深切的悲伤之中。而无数次从尸山血海中爬出来的士兵，也注意到凯姆脸上阴暗的神色。

酒馆中的人们再次喧哗起来，凯姆与士兵也开始推杯换盏。

“我，有妻子和一个女儿……在战场上度过的这三年里，一次都没有见过她们。”士兵

说着，脸上浮现出腼腆的笑容，并将放在项链坠中的妻女照片拿给凯姆看。

容貌清秀的妻子，还有尚且年幼的女儿。

“正是因为有她们两个，我才挣扎着活了下来。要活着回家，就是这个信念支撑着我继续战斗下去。”

“你的家，离这里很远吗？”

“不，只要翻过前面的那个山头，就是我的村子了。妻子和女儿在听到战争结束的消息后，现在应该在翘首等着我回去吧。”

这样的话，距离并不遥远，他今天晚上就能到家。

可是——士兵喝了口酒，慢慢地说道：“我很害怕……回家。”

“为什么？”

“我想要见到妻子和女儿。可是却害怕她们看到我的脸……在这三年里，我杀死了数不清的敌人，为了活下去只能这样。为了能够回到家人的身边，只能不停地杀死那些同样离开家人的敌军士兵。”

这是战争的规则，也是士兵的宿命。

想要在战场上活下来，就必须“在被杀死前不停地杀下去”。

“当我在前线时，根本没有时间考虑这些事情，那时只是拼命地想着活下去。但是，现在战争结束了，我发现自己的脸上刻着这三年来所犯下的‘罪孽’。我的脸是一张杀人犯的脸。我不想让妻子和女儿……看到这样的一张脸……”

士兵掏出钱包，从里面拿出一块小小的石头，说是他刚奔赴战场时捡到的一块宝石原石。

“这是宝石吗？”凯姆诧异地问道。放在桌子上的那块石头，通体乌黑，完全没有宝石所应有的光泽。

“最开始时还闪闪发光，我想把这个拿回去给女儿看，她一定会很高兴的。”

可是——它却渐渐褪色，失去了原有的光泽。

“每当我杀死一名敌人，石头中就会浮现出如同血迹般的颜色。经过了三年的时间，正如你所看到的，它已经变成了一块漆黑的石头。这块石头染上了我所犯下的‘罪恶’……这是一块‘罪孽之石’……”

“不要这样责备自己。”凯姆不假思索地说道，“为了生存，你别无选择。”

“我知道。虽然知道，可是……被我杀死的士兵也有故乡，也有等着他们回去的家人……”士兵又向凯姆问道，“你也有家人吧？”

凯姆轻轻地摇了摇头，说道：“我没有家人。”

“那么故乡呢？”

“我没有可以回去的地方。”

“……意思是说你永远都在旅行吗？”

“啊，是的。”

士兵对凯姆的话将信将疑，只是一笑置之，然后一边将“罪孽之石”放回钱包一边说道：“我认为，既然每当我杀一个人，‘罪孽之石’就变得越黑。那么反过来说只要我每救一人，它应该就会重新散发光彩了吧。”

凯姆默默地饮尽了杯中酒，站起身来。再次盯着坐在椅子上的士兵，仿佛教诲般地说道：“既然有可以回去的地方，还是回去比较好。无论有着怎样的愧疚，你都应该回去。你的妻子和女儿一定会理解的，你不是罪人，而是一个从战场上活下来的英勇的战士。”

“……很高兴能够遇见和我说这番话的人。”

凯姆握住了士兵伸出的右手。

“一路顺风。”士兵说道。

“你的旅途很快就要结束了。”凯姆笑着说道，然后朝酒馆大门走去。

刚才的那个流氓紧紧地跟了上去，手中握着一把手枪。

“危险！”士兵大喊道，也追上了凯姆。

在凯姆回头的同时，流氓大喊着“让你尝尝我的厉害！”并举起了手枪。

这时，士兵挡在了两人之间。

子弹击中了他的肚子。

士兵如愿以偿地拯救了他人的性命。

可讽刺的是，他救的是长生不死的凯姆的命。

用自己这条仅有的生命。

在模糊的意识中，倒在地上的士兵将自己的钱包递给凯姆。

“……帮我看看‘罪孽之石’……应该稍微恢复一些光泽了吧……”

士兵大口地吐出鲜血，无力的笑声随之消失了。

凯姆看了看钱包，对士兵说道：“很漂亮，它正闪耀着夺目的光芒。”

“是吗……太好了……我女儿一定会很高兴的……”

士兵露出了满足的微笑，张开手想要拿回钱包。

凯姆慢慢地将钱包放在士兵的掌心，并帮助对方合拢手指。

士兵就这样停止了呼吸，钱包从手心掉在地上。

他的面容在死的时候很安详。

但是——从钱包中掉落出来的“罪孽之石”，却几乎还是漆黑的。

晚钟

一个开垦在平缓丘陵地带的农场里，凯姆正在专心地采摘蔬菜，此时正是收获的季节。

秋天傍晚时分，被彩霞染红的天空异常美丽。

“今天差不多该结束了。”

一个胖墩墩的大婶将手中刚刚摘下的蔬菜放进篮子里，对凯姆说道。

凯姆轻轻点了点头，直起腰擦去额头的汗水。

“多亏了你，今年的农活干得很快。”

对于大婶的赞许，凯姆只是用点头做了回应。

“怎么样？你还是什么都想不起来吗？甚至是自己从什么地方来的？”

“嗯……”

“啊，不管你是什么地方的人，即便不帮忙干活也没关系。”

大婶开朗地笑了，“说来……”她接着说道，“收获的季节结束之后，你有什么打算？”

“暂时还不知道。”

“在冬季还会有很多事情要做，你可以留下来继续帮我干活啊。”

“……谢谢你。”

这是一位很有人情味的大婶。

这里的人没有极尽奢华的生活，每天只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虽然繁重的农活让人感到很疲惫，可是也很充实。

两个人刚刚做好了回家的准备，这时传来了“咣咣”的敲钟声。

好像还没有到教会敲响晚钟的时间。

凯姆朝小丘下的山路上望去，只见从远处走来一队送葬的队伍，人群中有一架驮着棺材的马车。

大婶放下抱在手中的蔬菜，然后又将裹在头上的手巾摘下，双手合拢在胸前。凯姆回头一看，在其他农田中干活的人们也都像大婶一样将双手合拢起来，低下头，闭上眼睛，迎接送葬的队伍。

于是，他也照做了。

咣、咣、咣……走在队伍前面的老者摇晃着小钟。

队伍在他的身后沉默着前进。

带着黑色面纱的女人们；

低着头前行，身上穿着黑色上衣的男人们；

还有尚且不知道“死亡”的含义，跟在队伍后面的孩子们。

送葬的队伍走远之后，大婶抬起头，眼睛变得稍微有些湿润。

“死去的人们，或者说只是回归而已。”

“……什么？”

“回归大地、回归天空、回归大海，这就是世间万物的宿命。”

凯姆沉默着点了点头。

他明白了。

在仿佛无尽漫长的人生之中，到底目睹过多少人的死亡？

离开这个尘世——从眼前消失——从这个角度来看，死亡的确是一件无比悲伤的事情。

可是，如果把人的死亡看成是回归到某个地方的话，那么悲伤中就会夹杂着一丝平静和喜悦。

这对于长生不死的凯姆来说，也就意味着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回归。

大婶弯腰捧起一把脚下的泥土，感慨着说道：“在泥土之中也蕴藏着生命。那是我们肉眼所看不到的微小生物的生命，以及枯草的生命……这样说来，那些蔬菜也带着无数的生命。”

“是的……”

“我有一个请求，可以吗？”

“嗯……”

“当你在我家干活的这段日子里，如果我死了，能不能请你将我的骨灰——哪怕一丁点儿也好，洒在这块菜地里？”

凯姆感到有些困惑，脸上带着苦笑。

丈夫已经撒手人寰，孩子们也已经成家立业，大婶现在只是一个人生活着。

如果一直在这里干下去的话——即便不愿意，也要照顾这位大婶吧，直到她迎来死亡的

那一刻——无论是一百年之后，还是两百年之后。

教会的大钟响了起来。

这是宣告着一天劳动结束的晚钟。

大婶再次像刚才送葬的队伍经过时那样，将双手合拢在胸前。

“今天又度过了平安的一天，感谢主。请您明天也赐予我们健康……”

大婶祷告的声音重重地回荡在凯姆的心中，就像往常一样。每次听到教会的晚钟，脑海中就会浮现出“自己一定要留在这个地方吗”的疑问。

当最后的钟声响起，凯姆说道：“大婶。”

“嗯？”

“人类正是因为自己的生命是有限的，所以才要感谢今天的平安，以及祈求明日的幸福吧。”

“……啊？怎么了？”

“今年的收获季节结束后，我要离开这里。”

“等一下，你，为什么突然这么着急？”

“我没有在这里生活的资格。”

闪过发愣的大婶，凯姆将蔬菜放进篮子，然后用双手将其抬起。

再次望着夕阳。

大婶说道：“离开这里……你想要去哪儿？”

“不知道。但是，哪里都好。”

“你打算就这样永远旅行下去吗？”

“……因为我没有任何可以回归的地方。”

凯姆说着，挑着篮子走下了山丘。

他的背影被夕阳染得通红。

白花

这座城市里到处点缀着可爱的白色小花。它们绽放在城市的各个角落，而并没有被栽种在花坛和花圃里，这些团簇盛开的小花极其自然地与这座城市的街道融为一体，就好像建筑物与花朵一同成长起来，煞是有趣。

眼下正是早春二月——虽然城市后面的群山顶端还残留有积雪，不过南边的大海已经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中，海面风平浪静。

这是一座自古就开始繁荣的港口城市。

现在每天仍然有无数的客船和货轮在这里启程或是靠岸。

可是这座城市的历史，在某年的某一天被划分成“之前”和“之后”。

那是铭刻在历史年表上的时间分水岭——这座城市里的人并不想提及这件事，因为其中有着太多悲伤的记忆。

凯姆知道这件事。

正是因为知道，他才会再次来到这里。

“你是游客吗？”酒馆的老板问道。

凯姆的脸上浮现出一丝微笑。

“你是来看祭典的吧？祝你在这里能玩得尽兴。”

老板的心情不错，因为刚才陪着客人喝了几杯酒，所以现在的脸色很红润，不过来这里的客人对此好像都已经习以为常。坐满了人的酒馆里充满了欢声笑语，甚至从店外的马路上也传来了路人的高谈阔论。

城里正在举办每年一度的祭典，通宵达旦直到天亮，此刻大家都沉浸在彻夜的狂欢之中。

“这位客人已经找到投宿的地方了吗？如果现在才找的话，已经太晚了。因为今晚城里的旅馆已经全都满员了。”

“啊……好像是这样的啊。”

“不过，我想也不会有哪个没情趣的家伙会在今晚老老实实地躺在旅馆的床上吧。”

老板用那种“你也是这么认为的吧”的眼神看着凯姆。

“今晚就是一场盛大的宴席。无论你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无论你是想要美酒还是美食，或者是赌博和美女，通通都能在这里找到。”

凯姆只是沉默地喝着酒。

今晚他并没有投宿，也不打算睡觉。但这并不是因为凯姆想要通宵狂欢。

他想要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分进行祈祷，并迎接在山海之间升起的朝阳，然后离开这座城市。在上一次到访这座城市时就是如此。已经马上就要抱孙子的那个酒馆老板在那时应该还是一个孩子。

老板给凯姆的酒杯中倒满酒，说道：“喝吧，我请客。”

接着，他的眼神中带着一丝疑惑地问道：“你是为了祭典才来到这里的吧？”

“并非如此。”

“什么嘛，原来你不知道啊？难道只是偶然才在今晚来到这里的吗？”

“啊……也可以这么说。”

“如果你是来做买卖的，今晚还是算了吧。只有今晚，是没有人愿意谈正事的。”

“因为今晚很特别。”老板补充道。

“你以前也应该听说过吧？以前……很久很久以前，这座城市曾经化作一片废墟。”

可以将历史划分成“之前”和“之后”的事物，共有两种。

一种是英雄、救世主和伟人的诞生，或者死亡。

另一种则是战争、瘟疫和灾厄。

而将这座城市的历史划分开的则是——强烈的地震。

一场没有任何征兆的地震。

甚至没有给正在熟睡中的人们逃跑的机会。

伴随着轰鸣声，大地猛然裂开，建筑物和道路瞬间陷落。

很快，城中各处便燃起了大火，并迅速蔓延开来。

这座城市里的人几乎都死了。

“很难想像吧？我也只是小时候在学校里听老师提到了‘复活节’，不过却完全不明白。总之，都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就连我们这些本地人都尚且如此，更不用说像你这样的游客了，甚至都无法想像吧？”

“……这场祭典，被称为‘复活节’吗？”

“是啊。这座城市从废墟中复活了，就是为了庆祝这个才举办的祭典活动。”

凯姆苦笑着喝了一口酒。

“有什么好笑的？”老板问道。

“我在此之前来到这里时，今天被称为‘震灾纪念日’，根本不是这种毫无意义的狂欢祭典。”

“你说什么啊，这位客人。今晚的祭典从我小时候开始就一直被称为‘复活节’啊。”

“那是在你懂事之前很久的事情了。”

“……什么？”

“更早之前被称为‘慰灵祭’，大家会点燃与地震中的死者相同数目的蜡烛，然后一边哭一边为他们祈祷。”

“怎么回事，说得好像你曾亲眼目睹过一样。”

“我的确曾经亲眼目睹过。”

老板从鼻子里发出一声哼笑。

“我看您也没喝醉啊，怎么开始说起醉话了。今晚是祭典，所以我不跟你计较，不过你最好不要在其他人面前信口开河，因为大家的祖先都是在那场灾难中幸存下来的人，包括我在内。”

凯姆知道。他从开始就不认为对方能够相信自己所说的话，虽然这些都是事实。

他只是想确认这座城市里的人们现在是否还保留着关于那场悲剧的记忆，在他们开朗的笑容深处，是否还残留着从上一辈所传承下来的悲伤。

被熟客叫走的老板在离开凯姆身边时还在嘱咐：“我觉得你还是不要到处散布这种无聊的谎言比较好，真的。因为那场地震已经是距今二百多年前的事情了。”

凯姆什么都没有说，只是沉默地喝着酒。二百年前的悲剧而惨死的受害者之中，就有他的妻子和孩子。

那是永生不死的凯姆所娶的十多个妻子以及数不清的孩子中，令他特别难以忘怀的两个人。

那时，凯姆在港口工作，一家三口过着朴实而快乐的日子。

城里人都相信幸福日子会这样一天天地继续下去，凯姆的妻子和女儿也是这么觉得。

但是凯姆知道，自己会无止境地永远“活”下去，而人的生活中却并不存在“永远”，所以数不清的离别之痛一直如影随形。

这样的日子总有一天会结束，是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的。

但是，绝不应该为此而感到悲伤。无法获得“永远”的人们，取而代之地会更加珍惜“现在”，也明白怜爱的含义。

凯姆喜欢带女儿去看花。

最好是那种含苞待放的花。

与朝阳一同绽放，随夕阳一起凋落——在这座港口城市就存在着这样的一种花，在早春盛开的可爱的白色小花。

女儿也很爱花，她知道小花经过不懈的努力才会盛开，所以从来不去采摘，永远都是百看不厌地盯着那小小的白色花瓣，真是一个温柔的女孩。

那一年也是——

“很快就要开啦，因为花蕾已经这么大了。”女儿看着家附近路上的白花，很高兴地说道，“明天会开吗？”

“会啊，明天早上早点儿起来看吧。”妻子兴奋地回答道。

“但是即便开了，也很快就枯萎了，真可惜啊。”

“这样也很好啊。如果看到它们盛开的话就会很幸运啊，只是这样你也很高兴吧？”

“但是……虽然我们很幸运，小花却很可怜啊。好不容易才盛开，可是一天就枯萎了。”

“是啊……”

房间里的气氛一下子凝固了，凯姆随即笑着对妻女说道：“所谓幸福并不在于时间的‘长短’。”

“哎？爸爸，那是什么意思呢？”

“无论鲜花盛开的时间有多么短暂，只有在这段时间里盛开出很多漂亮的花朵，并散发出清新的芳香，这就是鲜花的幸福。”

也许这番话有些深奥，女儿只是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脸上还带着些许疑惑的表情。“既然爸爸这么说，那就一定是这样的。”

你的笑容，比盛开的鲜花还要美丽——

如果当时对女儿这样说就好了。

这是后来才想到的。

自己无心中说出的那句话却变成了小小的预言，凯姆后来才想到了这些。

“那么，明天不是要去看花吗？今晚就早点儿睡吧。”

“好……”

“妈妈也要睡了。”

“嗯，那么，爸爸晚安。”

“老公，我也先去睡了，晚安。”

为了去除一天的疲劳，凯姆一边喝着酒一边回答道：“晚安。”

那是他和家人说的最后一句话。

一场强烈的地震在黎明前袭击了这座城市。

城里的房子全都崩塌陷落。

凯姆所深爱的两个人还没有与他说声“早安”，就这样在睡梦中走向了遥远的另一个世界。

在瞬间被毁灭的城市，朝阳缓缓升起。

瓦砾之中，小花开始绽放。那是女儿最喜欢的小白花。

凯姆伸出手想要摘下一朵放在女儿冰冷的尸体旁，可是随即就停了下来。

不能将花采摘下来。

因为他意识到，谁也没有权力剥夺走仅仅盛开一天的花的生命——生存在这块土地上的任何人都没有这个权力。

凯姆说不出“先到天堂等着我”这样的话，也说不出“爸爸总有一天也会到那里去”。

再也看不到自己深爱的人。

所谓拥有千年的生命，就意味着必须背负着千年中的所有别离之痛继续活下去。

凯姆继续着自己漫长的旅程。

无比漫长的岁月从他的身边流逝，无论多少战乱争斗、多少天灾人祸发生在这片土地上。人们生老病死、爱恨别离。数不清的喜怒哀乐，道不尽的人世纷乱，无止境的口角争论。人们不断地相爱、原谅。历史就这样沉积下来，过去的眼泪逐渐演变成祈祷。

凯姆继续着自己漫长的旅程。

在这座城市一起短暂生活过的妻子和女儿的事情，已经很少会想起了。

但是，却绝对没有忘记。

凯姆继续着自己漫长的旅程。

在旅途中，他再次来到这座港口城市。

随着夜色的加深，整座城市变得更加热闹。当东方的天际渐渐泛起鱼肚白时，众人却不约而同地安静下来。

凯姆站在市中心的广场上，之前还沉浸在祭典中的人们也陆陆续续地聚集过来。当他反应过来时，广场上已经挤满了人。

“哟，你也来啦。”

酒馆的老板拍了拍他的肩膀。

凯姆默默地点了点头，老板显得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刚才有件事忘记跟你说了。”

“……什么事？”

“那个，地震的确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我的父母，甚至是祖父母都已经记不得了。对于我来说甚至都无法想像这座城市变成废墟的样子。”

“啊，我能体会到。”

“但是，即便是没有亲身经历到的事情，也不会被人所遗忘，因为这件事仍然存在于世上。我……不仅仅是我，这个城市里的众人都不会遗忘二百年前的那场地震。虽然我们无法想像，但是也从未遗忘，我们……”

“我明白。”凯姆再一次点头时，广场上响起了庄严的旋律。此时正是当年地震侵袭这座城市的时刻。

聚集在广场上的众人都闭上双眼，双手合十，开始祷告。

酒馆的老板和凯姆也是如此。

在凯姆的眼前浮现出已经去世的妻子和女儿的笑容。那是丝毫不怀疑“明天”会到来的笑容，极其美丽而又无比悲伤。

音乐结束了。

朝阳升起。

这时，城市中盛开了无数的白花。

经过二百年的时间，白花的性质发生了些许改变。虽然科学家们提出了“受地震的影响，地质发生了改变”这一假设，不过谁也不知道事实的真相。

花的生命被延长了。

只盛开一天就会枯萎的花，现在已经能够绽放三到四天。

就好像它将失去了“明天”的人们的那份生命继承了下来，白色的花瓣上带着晨露，沐浴着朝阳，在装点这座城市的同时，也在竭尽全力向人们展示着“生命”。

光之雨

“很快就要下光雨了。”少年指着夜晚的大海说道。

“光雨？”

听凯姆这么问，少年爽朗地笑着答道：“是啊，一到晚上就会落在大海的另一边，很好看的！”

“光雨啊……”

“你今晚看了就知道了，真的很漂亮。”

十几岁的少年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海岛，他生活在这个贫穷的小岛上，整日为了生计奔波，每天要划着小船出海捕鱼，或者去森林里采摘果实。在黎明时分起床，看着满天的星斗入睡，单调的日子——这个少年还不知道这才是胜过世间一切的幸福。

“你……”

少年坐在沙滩上，他的侧脸在月光的照耀下看上去就像是一件富有光泽的工艺品。

“在光雨落下的地方，有一个很大的岛吧？我知道那个岛比我们这里繁华，到处都是金光闪闪的，有着我想像不到的美食和各种漂亮玩意，对吧？我很早就知道了。”

凯姆只是沉默着苦笑。

在海平线那边的大岛，其实是一块宽阔的大陆。凯姆四天前还在那里，在货船的底舱摇晃了整整三天才来到这个小岛。

“虽然知道……可我却从来没有亲眼见过。”

少年沉默了下来。

他低下头，月光从脸上消失，褐色的皮肤融入了夜色之中。

“你想去看看吗？”凯姆问道。

“当然了。”少年不假思索地回答道，“这个岛上的孩子都想去看。”

“大家都想离开这里啊。”

“是啊，无论男女只要能够自食其力，都会离开这个小岛，前往‘那个国度’。再过五年……不，也许再过三年，我也会搭乘你来时乘坐的小船到‘那个国度’去，拼命地工作，然后吃很多好吃的东西。”

少年再次抬起头来，看着大海的眼睛里闪着光芒——那是充满了梦想与希望的眼神。

但是少年对“那个国度”的事情还一无所知，只要待在这个小岛上就绝对无从得知。

与少年怀揣着一样的梦想与希望，眼睛里烁烁放光地渡过大海的年轻人们——没有任何人回到这个小岛。

少年也许会说：“那是当然的了，因为‘那个国度’很好玩，根本没有必要回来啊。”

少年也许坚信在“那个国度”等待他的是无比的幸福。

可是——他对“那个国度”的事情却一无所知。

有着褐色皮肤的岛民们，离开小岛后才初次得知原来“那个国度”的人们有着与自己不同的肤色，他们还说着与海岛上完全不同的语言。“那个国度”的人们看到自己的眼神完全是冷冰冰的，岛民们这时才会知道只有在城市的贫民窟里才会遇到与自己一样有着褐色皮肤、说着相同语言、有着相同故乡的人。

那个少年最先记住的“那个国度”的语言，一定是这样一个别人用来指代自己的词组——偷渡客。

当记住这个词时，少年应该已经沦落到贫民窟中了。

刚才从海边跑开的少年，不一会儿又在怀里抱着许多水果跑了回来，那些都是在海风与山风交接处生长的树所结出的果实。

“这些果子在满月的晚上最好吃，你尝尝。”

少年大大咧咧地拿着果实在自己的衣服上蹭了蹭，然后递给了凯姆。

“这个果子叫什么？”

“很好笑，因为有些夸张，我们称它‘幸福的种子’。”

“……这名字不错。”

凯姆咬了一口“幸福的种子”，虽然外形和“那个国度”的苹果很相似，不过个头要小一些，有一种糖分和水分都被浓缩的味道。

“很好吃。”凯姆说道。

“是吗？太好了。”少年笑了，不过随即就又低下头，深深地叹了口气。

“虽然我也很喜欢吃……不过，在‘那个国度’一定会有很多比这个还好吃的东西吧？”

凯姆并没有回答，而是又咬了一口“幸福的种子”。

正如少年所说的那样，在“那个国度”里的确有很多比“幸福的种子”还好吃的东西。

准确地说——是曾经有过。

“那个国度”现在已经变成了战场，战争在半年前爆发了。

而少年每晚都会看到的“光雨”，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那个国度”非常繁荣，只要有钱就能够得到光辉璀璨的幸福，只要有力量就能获得无数的金钱。

强大即是正义。

富庶才是善良。

没有力量而又不富庶的人们只能找到那些比自己还要弱小贫穷的人，嘲笑他们、蔑视他们、践踏他们，从而获取属于自己的正义和善良。

肤色和语言不同的岛民只是“那个国度”的影子。

影子并非是由于光的存在而存在。

之所以这个世上会有影子，只是为了凸显出光亮而已。

“那个国度”的人们都是用这种思维来看待事情的。

但是很快富庶就变得饱和了，于是财富的积累也开始停滞下来。

只有扩张，只有不断地膨胀才能满足欲望。

为了变得更强大。

为了永远能够做富人。

“那个国度”的执政者将战火烧到了邻国。

“很快就要开始了。”

少年再次盯着夜色中的海面，“很快就要下光雨了，就在海的那边。”他的脸上带着开朗的笑容。

战争应该很快就要结束了，“那个国度”的人民都相信只要有压倒性的力量和财富，让邻国俯首称臣简直易如反掌。

的确，战争刚刚爆发时正如之前所预料的那样，军队一路高歌猛进，攻城略地如风卷残云，占领区域与日俱增，“那个国度”举国上下都沉浸在胜利的美好气氛中。

不过，周边的各国陆续与邻国结盟。这是理所当然的，如果邻国战败的话，那么自己也许就将成为“那个国度”的下一侵略目标。

“那个国度”的外交策略接连失败，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世上又会有哪个国家会把只知道大肆宣扬武力和财富的国家当作朋友来对待呢？

诸国以邻国为中心组成了联合军，周边的各国如同撒开了一张包围网，将“那个国度”围在了当中。

随即，战况进入了胶着状态，双发展开拉锯战，“那个国度”的武力和财富被逐渐地消耗。厌战的情绪在民众之中扩散开来，为了打消这一消极情绪，军部在不断地向外界释放假消息。

“战况对我方有利。”

“我军再次重创敌方。”

但占领的区域却被接连不断地夺回，而且联合军已经打过了国境线。

“敌军逞匹夫之勇，在我军的反击中被全歼。”

“高奏凯歌之日已近在眼前。”

不能停战，更不能投降。相信只要有武力和财富就能支配一切的民众，已经开始知道失去这些东西时的恐怖。

联合军的强力盟国不断加入，在大陆北端一直觊觎的强大帝国为了攫取最后的利益而参战，“那个国度”被打得体无完肤。

然而，强大帝国的最终目的却并非只是为了消灭一个轻举妄动的国家，其压倒性的军事力量进而一转，将枪口对准了联合军。强大的帝国——正如其在漫长的历史中反复所做的那样，一直在等待着周边诸国发生冲突，从而坐收渔翁之利——进一步扩大着自己的势力。

化作一片废墟的“那个国度”失去了统治者，而且还变成了新的战场。

处于劣势的联合军只好从其他大陆招募雇佣军。

凯姆就是其中的一人。

毫无胜算的战争——而且不知道是否存在“正义”的战争不断地持续着，在雇佣兵部队被全歼之后，凯姆只身前往港口。

少年所在的小岛，在战争中保持着中立。这个小岛实在是太小了，甚至没有参加战争的实力，不过反过来说这里也没有那些连年征战中的国家所觊觎的财富。

但是，凯姆很清楚，随着战事的扩大，这个小岛大概有着作为军事据点的价值。一定会被某个阵营所占领，随后被建造成基地或者军港。也可能他们会将这个小岛彻底摧毁，以防止敌对势力对这里加以利用。无论是哪种可能性，都绝对不是遥远未来的事情，最迟在几周之内……最快则就在这两、三天里……

凯姆就是为了将这件事传达给岛民才来到这里的，并打算明早出航，尽量多带些人离开这座小岛。

如果可能的话，他想要带那些孩子们离开这里，因为凯姆不想再看到这些无辜幼小的生命再战争中像是虫豸一般被夺走的残酷景象了。



“啊，快看！”少年指着水平线处，兴奋地说道，“今晚又下光雨了。”

只见海天交接之处被一片白光所照亮，强大帝国的舰队开始开炮了。

少年并不知道光之雨的真面目。

也正是因为不知道，他的眼睛才会闪耀着光芒，小声地说道：“真漂亮啊，真漂亮……”

的确，从远处遥望这场光雨，就好像无数颗流星划过天际，一同坠落下来，漂亮无比。

但是，这仅限于从远处看而已。

轰隆！天空中传来一声闷响。

轰隆、轰隆、轰隆！连续几声重叠在一起。

“打雷了吗……不好，如果下雨的话，明天就不能出海捕鱼了。”

少年耸耸肩，笑了。

真是个善良的孩子啊。

他看着站在海边的凯姆问道：“你是旅行者吗？”

于是两个人像是好朋友一样亲切地交谈起来。

真希望眼前的这个男孩能够率先搭乘上明天一早的那班船。

“我该回家了，你呢？”

“啊……我睡在树荫下面就可以了。”

“那你到我家来吧，你可以休息到明天早上。”

“谢谢，但我想再看看大海。不过，明天早上麻烦你带我四处走走。”

“我知道，你是要去见村长吧。我知道一条近路，只要穿过这片树林就到了。”

能够见到村长的话，凯姆想要说服他带领大家离开这座小岛。现在就展开行动还来得及，应该能救出大部分村民。

可是——

少年站起身来，一边拍打着粘在裤子上的沙子，一边惊讶地仰望夜空。

“有点儿奇怪哦，好像和雷声不太一样，这个……”

闷响还在不停地从远处的夜空中传来，而且正在慢慢朝这边靠近。

凯姆猛地抬起头，朝着少年大声喊道：“树林，快躲到树林里去！”

“哎？”

“快点儿！”

话音刚落，周围便响起了刺耳的炮击声。

随后，光之雨便落了下来。

这个小岛比凯姆预料得更早成为了军队攻打的目标。

“快跟我走！”凯姆抓住了少年的手。

只能躲进茂密的树林里去。

“你等一下！”

少年挣脱凯姆的手，欢欣雀跃地望着夜空。

“是光之雨啊！现在落到我们的小岛上了！太棒了！太棒了！”

少年高兴得手舞足蹈，随后向着沙滩跑去，这时——光之雨落在了他的身上。

整整一夜的炮击将这个小岛化作一片焦土。

甚至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所拥有的“幸福”的价值，岛民们就这样被人在一夜之间夺走了生命。这些直到昨晚为止还鲜活的生命，今天早上已经全都丧生了，除了一个人——拥有永恒生命的凯姆。

黎明时分的沙滩万籁俱寂，只能听到海潮声。

在水平线另一端的大陆上，今天也在上演着激烈的巷战吧，光之雨在今天晚上大概也会洒落在城市中。

曾说那个景象很漂亮的少年，却再也不能用那双眼睛来欣赏这一切了。

凯姆将少年的尸体放在一艘在炮火中残留下来的小船上。

他的胸前还抱着成熟的“幸福的种子”，在前往天国的漫长旅途中，如果能用这个来解渴的话，少年一定会很高兴的。

小船飘荡在岸边。

凯姆轻轻一推，小船稳稳地离岸，随即便摇摇晃晃地越漂越远。

善良的少年，脸上依然带着微笑，那是上天的馈赠，也许也算是一份礼物吧。

少年踏上了旅程。

千万不要到达“那个国度”啊——凯姆在心里祈祷着。

最好不要到达任何一个国度。

去一个永远都不会下光之雨的地方。

可是凯姆也知道，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那种地方。

正是因为知道，他才会为这个少年而哭泣。

在他的心中也下起了雨。

冰冷的哀伤之雨，静静地下着。

船队离开后的天空一如既往地清澈、宽阔、美丽。

遗像画家

那位女画家总是随身携带着丧服，只要接受到委托，她就能马上开始工作。

现在也是这样。

在港口的小屋里迅速换上丧服之后，她拎着装有绘画工具的手提箱以及放置丧服的箱子，搭乘了沿河流而下的客轮。

在这条河下游二十公里处的城镇上，有位财主家的老人已经处于弥留之际。

“我这是在跟时间赛跑。”这名自称罗莎的女人苦笑着说道，“因为如果不尽快开始描绘，死者的脸就会变样子了。”

“……变成什么样呢？”凯姆问道。

“我也说不好。”

罗莎还是苦笑着，接着说道：“但是……我知道死者从‘人世’去往‘彼世’了。在他到达‘彼世’后，就没法再画。不管我怎么画，最后的成品也绝对不是死者家属所希望看到的画。”

罗莎的职业是遗像画家——为死去的人描绘画像的人。

在这个时候，这个地区，有将死者的遗容保留下来的风俗。那些没钱雇佣画家的人家会在死者安息后，将涂料抹在他的脸上，然后用白布拓印下死者最后的表情。也有人将石膏涂在死者的脸上，制作出一个模型。能够雇佣罗莎这样的专职遗像画家的，只有那些有钱人，也就是说在一个人死后，还有各种各样的事情需要去处理。

“有的家庭在我画草图的时候就开始争夺遗产；还有的遗孀把我的画提交给法院，用以证明自己的丈夫是否是被毒杀；还有一些高利贷债主在死者临终之际冒失地闯进去讨债；也有的丈夫对着临死的妻子吐口水……好像那位太太一直在和别人搞外遇。”

罗莎用平淡的口吻说道，语气中不带一丝的感情。

据说这是成为一名优秀的遗像画家的基本条件。

“我们需要做的只是在痛失亲人的家属身边，打开素描本，认真地描绘出死者的面容。如果我的感情也被周围的气氛所感染的话，是画不出好作品来的。”

凯姆沉默着点了点头。

他们两个人只不过恰好搭乘了同一班客轮，而且又坐在甲板上的咖啡馆中同一张桌子旁而已。虽然罗莎只说了几分钟的话，可凯姆很快就发现在她美丽的外表之下潜藏着无尽的空虚。

“真正的画家都瞧不起我们这些人。”

“……为什么？”

“一部分原因是我们靠死人赚钱，另一部分则是我们的作品中不带一丝感情。也的确如此，无论是绘画、雕刻，还是音乐、文学，所有的艺术都是从感情中衍生出来的。而不带感情的我们，充其量只不过是手艺人罢了，而不是艺术家。”

这番话听上去不是自嘲，当然也不是自夸。

只不过是用理所当然的口吻说出了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凯姆喝了一口用黑麦酿成的酒，罗莎则喝了一口漂着花瓣的茶。

船慢慢地沿着河流而下。

初春的季节，冰消雪化，几只白色的水鸟落在河面上。

“真是奇怪……”罗莎扑哧一笑，说道，“我在看到你第一眼的时候，还以为遇到同行了呢。所以才跟你攀谈起来……”

凯姆苦笑着。自己根本不知道什么绘画的技巧，甚至也没有艺术家的气质。

不过——也许是罗莎看到独自在午后喝着酒的凯姆的侧脸，感受到了对方与自己内心中同样的空虚吧。

或许她感受到的，是与凯姆如影随形的“彼世”的影子吧。

就在几天前，凯姆还身处于战场之上。

在杀敌无数的同时，也目睹了许多战友被杀。

他的情绪却没有丝毫的动摇，因为自己已经不再年轻。

虽然外表没有丝毫变化，但实际上凯姆已经活了几百年。

罗莎自称三十多岁，已经当了十年的遗像画家，在这行里好像还是一个新手。

“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再多聊一会儿好吗？”

对于罗莎的提议，凯姆只是沉默着点了点头。

“谢谢你。”罗莎第一次露出了率真的笑容。

当死者临终时，遗像画家不能一直在场等候。当他们被找来时，也就意味着那个人已经濒临死亡，所以也有人认为遗像画家是一个不祥的存在。

围在临终者床边的家人和朋友们，会在其他的小房间里悄悄讨论着。

“差不多该把遗像画家找来了吧。”

“不，现在还早。”有人回答道。

也有人会说：“嗯，还是提前联络一下比较好。”

大家都压低了声音，稍微有些忌讳地讨论着。

在教会的介绍下，遗像画家到访了死者的住处，但是他们不能从正门进入。而是要绕到后门，来到一个不透光的房间里，换上丧服，耐心等待着临终的通知。

轻轻的敲门声响起，外面的人说“请跟我来”，然后穿着丧服的画家就要开始工作了。

并非所有人都是寿终正寝，此外还有疾病和事故夺去人们的生命，所以遗像画家经常会描绘一些很年轻就去世的人的脸。

浮现在素描本上的那些人的脸，是刚刚跨越生死界线——从“人世”刚刚走向“彼世”的脸，看上去是那么栩栩如生。

虽然交给家属的是以素描为基础用油彩画出来的作品，但是用罗莎的话来说，最真实的遗像就是那些没有经过任何修饰的素描。

“人们刚刚去世时，房间里的空气很特别。也不知道是时间停住了，还是时间和空气融合了……周围的哭泣声听上去好像无休无止，在这种情况下，死者的脸逐渐浮现在白色的素描本上，只有这个才会让我觉得时间的确在慢慢流逝。”

“你看。”罗莎说着拿出一本素描本递给凯姆，里面画着数不清的死者的肖像。这里收入了她最近两年中所完成的作品。

虽然有的人表情安详，有的人脸上满是苦闷，不过每幅画都有着不可思议的真实感。这些脸的确不是睡着的样子，但是也不能将其称为死亡的表情。看上去他们好像随时会睁开眼睛，相反又好像正在化作灰烬。真的能够看出这些男男女女正在跨越那条生死的界线。

“因为尸体变凉之后就会被运走，如果等到死者家属做好葬礼的准备就来不及了。所以我必须在死者咽气之后的几分钟内画好遗像，这只是我的职责所在罢了。”

罗莎停了一会儿，又苦笑着说道：“但是，从死者家属的角度来看，我一定是个冷酷不近人情的女人吧。”

凯姆无言地翻看着素描本。

在战场上也是如此——他很想这么说。在战场上也没有时间凭吊那些死去的战士，如果有流眼泪的时间，还不如去做自己接下来该做的事情。不然，下一个前往“彼世”的人，也许就是自己。

素描本的最后一页是一张没有完成的画。

那是一个小孩的脸。

虽然画出了发型以及脸部的轮廓，却并没有接着画下去。

凯姆疑惑地抬起头来，罗莎静静地说道：“这是我的女儿。”

“……她怎么了？”

“如果能够画出自己家人死去的脸，才算得上一名称职的遗像画家。这是当然的了，可以平静地面对别人的死亡，对自己的亲人却做不到，这是非常自私的行为。”

女儿在两年前夭折了。

这条幼小的生命染上了严重的流行性感冒，只在这个世上活了三年的时间，就凋谢了。

“在她临终前，我一直握着她的手。一边哭一边喊着她的名字，还在说‘不要死、不要死、快回到妈妈的身边来’……”

可医生却只是沉默着摇了摇头，随后罗莎松开女儿的手，翻开素描本。含着泪水拿出铅笔，打算画下女儿的遗像。

“但是……我做不到。无论我怎么克制，眼泪就是源源不断地涌出眼眶，根本画不下去……”

凯姆将目光又投到素描本上。

白纸上还残留有水渍，那应该是泪痕吧。

“作为一名遗像画家，真是失职啊。”

罗莎笑着将目光投向河面，接着说道：“但是……如果有人问我，作为一名画家想要留下哪幅作品……那我会毫不犹豫地选这张。”

这时汽笛声响起。

也许是被这声音所惊吓到，漂浮在河面上的水鸟一下子都飞走了。

凯姆合上素描本，还给罗莎。

虽然他想说“真是好作品”，不过还是决定不说。因为这种称赞对于罗莎的工作，她本身，以及她死去的女儿来说都是一种失礼。

“对不起，我自顾自地说了这么多话。”

罗莎再次凝视着站起身来的凯姆的脸庞。

“但是……说真的，你看上去非常像是我的同行。”

凯姆苦笑着摇了摇头，罗莎又不好意思地笑着说道：“对不起，对你说了奇怪的话。这么说虽然会让你不舒服，不过如果有一天你也需要请遗像画家的话，欢迎来找我。”

凯姆仍是苦笑，“对不起，我没有家人。”

“是吗？那么，如果你自己需要遗像画家也可以。”

罗莎呵呵地笑着站起身来，右手拿起装着画具的箱子，左手拎起存放丧服的箱子。

很可惜，凯姆并不需要罗莎的帮忙，因为他还不会到“彼世”去——准确地说是去不了。

在无比漫长的“生存”道路上，还会碰到无数的“死亡”吧。

汽笛声再次响起。

船速逐渐慢了下来，并朝着岸边开去。

走下船后，又是一段新的旅途。

那是漫长的旅途。

下一个战场，就在那座远远的山峰的另一头……

待续

グランディア

GRANDIA

原著/細江ひろみ　译/翔月

格兰蒂亚

第三回



噗伊

杰斯汀的父亲生前捡到的神秘生物，会发出“噗噗”的叫声。

丝

杰斯汀的青梅竹马，本人总自称是杰斯汀的监护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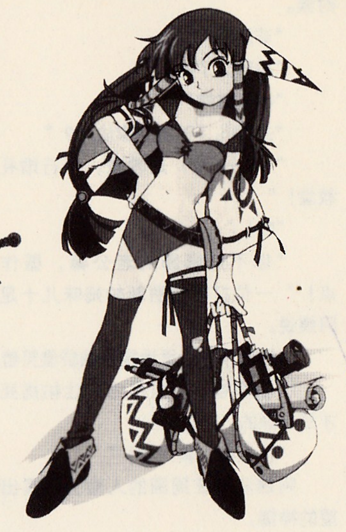
杰斯汀

向往古代文明，总希望能踏上冒险之旅的少年，将父亲留下的遗物“精灵石”视为珍宝。

丽蒂

杰斯汀在萨尔特遗迹遇到的迷之少女，她究竟是幻觉，还是真实存在的人物，一切全都笼罩在疑云之中。





菲娜

隶属于新大陆冒险家协会的美少女，实力在协会中排名第一，性格开朗活泼的她很有人缘。

前情提要

在前往新帕姆的渡轮上，杰斯汀不但结识了冒险家菲娜，而且吃惊地发现丝也带着噗伊偷偷混上了船。这时，一艘突如其来的漂流船令渡轮莫名其妙地停住了。在经过商量后，三人决定一起去漂流船上调查原因，并最终击败了船上的罪魁祸首——一只巨大的墨鱼，令它与漂流船一同沉入了海底，渡轮也得以再次起航。

约一个月后，三人终于抵达了新帕姆。杰斯汀和丝本准备先去冒险家协会办理入会手续，然后再去菲娜家暂住，但极其变态的协会会长不但没给他们办手续，还将两人扫地出门。郁闷的他们于是决定先去菲娜家再作打算，可就在他们刚到不久，变态会长竟厚颜无耻地来向菲娜求婚了！一阵骚乱之后，遭到暗算的菲娜被装入大布口袋抬走，而在挨了“阿乔先生”重重的一击后，杰斯汀则陷入了昏迷中……

(接上期)

“喂喂！杰斯汀！起来啦！现在可不是睡觉的时候！”

“噗！噗！”

在丝的剧烈摇晃下，杰斯汀终于慢慢睁开眼清，“睡眼惺忪”的他看到自己周围除了丝外还站着一群不认识的人。他刚想伸伸懒腰，但下意识里菲娜的脸突然清晰起来，令他“唰”的一声一跃而起。是的，现在根本不是悠闲的

时候。

“菲娜呢？”

“被带走了啦！”

“噗噗噗噗！”

“去哪儿了？冒险家协会？”

“不——对！是教堂，举行婚礼的教堂！”

“噗！”

“你不是娜娜的老公嘛，振作一点！”一位打扮华丽新帕姆味儿十足的阿姨说。

杰斯汀不好意思地挠着脑袋傻笑着。

“嘿嘿嘿，那只是为了让帕高死心才那么说的……”

“什么嘛，真无聊！”

阿姨和站在周围的人脸上都露出失望的神情。

突然那位阿姨好像想到了什么有趣的事情似的，嘴角扬起一丝狡黠的微笑。

“不过，你也不讨厌娜娜吧？会去救她的吧？”

“那当然！”

话音未落，周围的人好像中了彩票似的满脸兴奋地哄闹起来。

“哈哈哈！太好了！我们也来帮忙！”

几个人七手八脚地把杰斯汀抬了起来，一边勇猛地“嘿吆！嘿吆！”地喊着，一边抬着杰斯汀狂奔起来。

“等、等等！怎么回事？你们要干什么！”

“没时间了！不快点的话，帕高与菲娜的婚礼就成立了！”其中一位“起哄的”大声喊着。

“啊？”

小小的丝拼命地紧跟着这些“起哄的”，还不忘为杰斯汀作说明。

“呼！是这样的，呼……在新帕姆，可以去扰乱别人的婚礼！所以现在要让你去扰乱菲娜的婚礼！”

“噗！”

“什么呀那是！就算不是我别人不是也行嘛！”

这时一位“起哄的”把丝抱起来，扛在肩上。

“啊，谢谢叔叔！”

“噗噗。”

“甭客气！”

丝把脸转向杰斯汀，继续对他解释道：“不是的，并不是说谁都可以的，杰斯汀你是最适合的！……最适合，为什么？”

“噗？”

这群“起哄的”以不亚于“嘿吆”声的嗓门儿大声对杰斯汀说：“好啦小伙子！甭管那么多了！总之当你听到神甫说‘对这场婚礼持有反对意见的人，现在请提出来’时，大声说‘我反对！’就行了！明白了吗！”

“明、明白了！可……”

起哄的人越聚越多，大家一拥而入闯进新帕姆的主街道。街道两旁又冒出来更多看热闹的，大声欢呼着杰斯汀的到来。

终于，杰斯汀和丝以及所有的起哄者一起全都汇集到了教堂门前。可是，教堂的大门却已经被关得严严实实。一个男人把耳朵贴到大门上，窃听了一会儿，忽然高兴地叫起来：“看来帕高是把门从里面给锁上了，婚礼好像正在顺利进行中！”

听了他的话，一群女人欢喜地嚷

着说："咋办？不如把门打烂了冲进去吧，我们去拿斧头来！"

"那怎么行？"

另一群女人表示反对。刚以为她们要说'这样太不礼貌啦'之类的话时，没想到她们脱口而出的却是……

"抢婚者当然要从高处威风凛凛地出场才像样嘛！"

"抢婚者？我？"

"抢婚者是什么？"丝歪着脑袋问杰斯汀。

"噗？"

"我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起哄人群"可不管杰斯汀的疑问，继续我行我素地"热情"帮忙。

"放心好了！交给我们了！"

只见他们开始叠罗汉。上面的骑在下面的肩膀上，并向前伸出双手，扣起来作台阶状，一层摞一层，不一会儿便摞到了教堂屋顶的天窗。

"小家伙！不怕高吧！为了菲娜，即使怕也要让你登上去！"

"这倒是没问题。"

"不用再说明了吧！是'反对！'哟！然后你牵着菲娜的手，堂堂正正地从大门口出来就行了。这门从里面很容易就可以打开！"

"明、明白了！"

"杰斯汀！快点快点！"

"噗！噗！"

话音未落，丝已经先一步登上"人梯"了。

"帕高先生，你可以发誓你会爱菲娜小姐一生一世吗？"

"那当然拥！小高高每天都会在娜娜的kiss下醒来、每天都会吃娜娜亲手做的菜、每天都会接受娜娜的拥抱、每天都会听着娜娜的歌声进入梦乡拥！当然啦，小高高不会只接受不付出的拥！比如说娜娜的内衣全——部都由小高高来洗，娜娜洗澡、换衣小高高也会帮忙的拥！"

"唔咕咕咕咕咕！"

神甫、帕高还有阿乔先生站在教堂的祭坛前。在他们身边，那只用绳子缠得一圈一圈的大布口袋倒在地上，菲娜只露着脑袋在外面，而且还周到地把她的嘴也用布给堵上了。就算是新帕姆第一的冒险家，在这种情况下也无计可施了。不过即使这样，她仍然竭尽全力地反抗着。

"唔咕咕咕咕咕！"

"那么接下来，菲娜小姐，你可以发誓你会爱帕高先生一生一世吗？"

"唔咕咕咕咕咕！"

神甫脸上现出为难的表情，然后对帕高说："就算这个教堂接受了你许多捐赠，但像这种做法，我实在不能表示赞同。"

"少抱怨拥！规定上说，只要没有大声清楚地说'no！'，那就表示'yes！'的意思拥！ok！婚礼继续进行拥！赶快互相交换戒指，然后是誓约之吻拥！"

"在那之前，按规定需要先确定有没有反对者。而且，照现在这情形，怎么也不像能够互换戒指和进行誓约之吻的样子啊。"

"这里不会出现什么反对者的拥！"

"那还不是因为你把大家都'请'

到外面去了的缘故。”

“唔咕咕咕咕咕！”

“‘进行婚礼时不可以把他人关到门外’这条规定可没有拥！不要说没用的废话拥！快快进行下一阶段拥！”

“啊……这样说来的确也没有‘不可将新娘装入口袋中’、‘不可堵住新娘的嘴’这样的规定呢。不过姑且……”

神甫稍稍顿了顿。

“对这场婚礼持有反对意见的人，现在请提出来。如果没有反对意见，就代表这场婚礼被予以承认，并举行互换戒指和誓约之吻的仪式。”

整个教堂被寂静所支配。看了看满脸得意的帕高，又看了看满脸不愉快的菲娜，神甫深深地叹了口气。就在他刚要开口说“因为没有反对者，婚礼将继续进行。”之前……

“我反对！”

帕高、阿乔先生、神甫再加上菲娜都慌慌张张地望向天井。只见杰斯汀在逆光中从天窗探进来半个身子，再一次大喊道：“我反对这场婚礼！”

菲娜还有神甫听到这句话后，终于一下子放下心来。

“唔咕咕！”

看来菲娜的这句话应该是大叫“杰斯汀！”

神甫一脸严肃，郑重其事地对帕高说：“因为有反对者出现，所以这场婚礼无法继续向下进行。”

帕高一听急了，又向某位“先生”提出了出场请求。

“先生！这一次要彻彻底底好好修理修理他拥！要让他没法再开口说话拥！”

“阿乔！”

阿乔先生摆出战斗体势，向着天井腾空跳去。无奈天井实在太高，即使弹跳力强如阿乔先生也无法够到天窗。

阿乔先生急地原地跺脚。这时，他突然觉得头上好像粘了什么东西。

“噗——！”

“阿乔！哈恰！”

噗伊的突然“降临”让阿乔先生吓了一跳，手忙脚乱地想要扯下噗伊。

“噗伊！就交给你了！”

“噗——！噗——！”

听到丝的声援噗伊更来劲儿了。别看它的身体看起来好像软绵绵的样子，认真起来还真是很难缠呢。

而当阿乔先生好不容易从头顶上赶走噗伊的那一瞬间……

“呀喝——！”

杰斯汀从天井的横梁上一跃跳下，直冲阿乔先生的南瓜头来了个“杰斯汀双龙踢”！

“咚”

阿乔先生应声倒地。不过阿乔先生毕竟是阿乔先生，那一身肌肉也不是白长的，虽然眼前满是星星，他还是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杰斯汀调整体势，准备对阿乔先生拔剑相向，而就在这时……

“哇咿——！”

“杰斯汀双龙踢·丝版”再一次结实地直击了阿乔先生的南瓜脑袋。

估计即使再坚硬的南瓜也经受不住这来势迅猛的两连击。终于，阿乔先生在这场无差别格斗赛中被淘汰出局。

杰斯汀稳稳地接住从“南瓜”上滑落下来的丝，然后将她放下，两个人随即把菲娜从重重枷锁中解救出来，让她

重新获得了自由——不管是肉体上还是精神上。

“你竟敢对我做这种事！”菲娜气急败坏地对帕高说。

“竟然强迫人家与你结婚，真差劲！”丝学着菲娜的口气说。

“噗！噗！”噗伊也表示赞同。

“如果你胆敢再骚扰菲娜的话，我就把你剁叭剁叭去喂狗！”杰斯汀用带着不良氛围的恐吓式口气说。

三个人再加上噗伊边说边逼近帕高，没想到帕高竟然还没有死心。

“小高高与娜娜小姐能够结婚，是mam与小高高一直以来的梦想拥！mam说过了，不管娜娜小姐表现得多么冷淡，但她内心里是真心喜欢小高高的拥！mam是不会说谎的拥！为什么你们就不能理解mam与小高高的梦想拥！”

“我、有我自己的梦想！”菲娜一字一句地说。

“不、不管怎么说，婚礼已经结束了拥！小高高与娜娜，已经是夫妇了拥！”

神甫仍然一脸严肃地说：“不是的，因为有人提出了反对意见，而且也还没有进行互换戒指和誓约之吻的仪式，所以你们现在还不是夫妇。那么，现在就征求双方意见，两位认同此人提出的反对意见吗？”

“当然不认同拥！”

“认同！我、绝不会、与帕高结婚！”

“是么，那么现在正式宣布——帕高先生与菲娜小姐的婚礼无效，仪式到此结束！”

神甫又把脸转向帕高，平静地说：“这些全是规定。”

“oh——yeah——！”杰斯汀他们大声欢呼。

“太、太、太过分了！就、就算小高高再怎么心胸宽广，也、也太过分了！小高高发怒了拥！娜娜小姐，如果你不跟小高高结婚的话，小高高就要把你从冒险家协会开除拥！那样你就不能再去冒险了拥！那样你不会后悔吗——？拥！”

菲娜把自己的冒险家手册“砰”的一声扔到帕高脸上。

“正好！求之不得！这种玩意儿，我才不要！”

帕高捂着自己的脸，一副“哎？”的表情之后，是一副好像要哭似的苦瓜脸。

“不能再去冒险了拥！娜娜小姐不可能忍耐得住不去冒险的拥！”

菲娜昂然自得地宣布：“我、要自由自在！谁也、不能阻止我冒险的步伐！就像没有人可以阻挡住风一样！我要成为风！”

“其他的冒险家也好、船员也好，不管是谁都不会再给娜娜小姐协助了拥！而且，‘冒险家协会第一冒险家’的名誉也没有了拥！”

“什么‘冒险家协会第一冒险家’，那根本就是个屁！在这个冒险家协会里，除了我之外，根本就没有还在真正从事冒险的人了！”

杰斯汀他们接过话头说：“而且从今以后，我们会作为冒险家同伴协助她的！”

“就是就是！”

“噗噗！”

“谢谢！杰斯汀和丝都是真真正正的大冒险家，比起名副其实的冒险家协

会的协助来，要可靠得多了！”

“唔唔唔……对了！把地图还回来捆！在离开冒险家协会时，要还回协会的地图，这可是规定捆！没有地图的话，就没法儿冒险了捆！娜娜小姐，现在后悔还来得及捆！”

“好好好，还给你。的确有这个玩意儿会比较方便，但也不是必需的，去地图上根本没有的地方冒险时就更用不着了。”

菲娜把帕高最后的把柄——冒险家协会的地图扔给他，然后对杰斯汀和丝说：“好了！杰斯汀、丝，再呆在这里也是浪费时间，我们回去吧！走！”

菲娜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她背对着帕高，拉着杰斯汀和丝的手，一起向教堂大门走去。身后传来帕高变态至极的哭声。他们才不管那个，打开大门径直走了出去。

刚一出门，他们就被漫天飞舞的花瓣和震耳欲聋的欢呼声给包围了。

“哇——好美丽！”

“噗——噗！”

看到这好像下着花瓣之雪似的美景，丝高兴地跳起来。不过比起这漂亮的景色，更让杰斯汀和菲娜在意的是，周围的人们边拍手边唱的歌——

“结——婚！结——婚！祝贺——你们——！”

“什么？这是怎么了？虽然我知道这是结婚庆祝。不过……他们是来祝贺菲娜与帕高结婚的？不对啊，这些都是帮助我扰乱这场婚礼的人们啊！”

仔细一看，人群中还有当时拐走菲娜的那个笛鼓队三人组！他们也发现被杰斯汀和菲娜认出来了，朝他俩儿抿嘴一笑，接着装作不认识的样子继续演奏起来，不过这一次可不是在“应付公事”了。

菲娜耸耸肩朝杰斯汀笑着说：“啊哈哈！大家也真是的！这么喜欢借空儿找热闹啊！”

“借空找热闹？”

菲娜摆出一个“我很困扰啊！”的姿势，不过那张笑盈盈的脸上可看不出半点儿“困扰”的样子。

“大家都是从本性上喜欢找热闹的人啊。不管是谁的也好，只要是结婚典礼的话，大家都会以此为由大闹一场。而且，特别是像这次这种充满波折的婚礼，大家就更来劲儿了。在婚礼中，竞争情敌出场，展开戏剧性的决斗，这种事儿常有。虽说大家是没有恶意的，不过稍有点不好意思啦，咱们跑回去吧！”

然后菲娜牵着杰斯汀的手，杰斯汀牵着丝的手，在一片飞雪似的落花和爽朗的欢声中，一口气跑回了家。

那天夜里，新帕姆热闹非凡。人们之间到处传诵着这么一个故事——一位少年的恋人被阴险的冒险家协会会长抢走，变态会长强迫少女与他结婚。在婚礼那天，少年闯入举行婚礼的教堂之中，打败了邪恶会长，救出了少女。最后两个人甜甜蜜蜜的私奔了……

“哈哈哈！啊——太有意思了！”

菲娜不愧是一个从骨子里属于新帕姆的孩子。

“我也是！这么好玩儿的婚礼，还是第一次！”

“噗！”

丝这个旧大陆的人好像被菲娜传染了，也越来越有新帕姆味儿了。

菲娜又大声笑了起来，看来这次的经历还真是回味无穷。

“啊哈哈！啊哈哈！啊哈哈哈哈！……”

菲娜笑到差点儿岔气。

“如果当时杰斯汀没赶来救我的话，我想现在我应该是在哭吧。这一次真是至今为止最千钧一发的一次！谢谢啦！杰斯汀！”

“小事儿一桩！不过，破坏了人家幸福的婚礼还会被感谢这等事儿，我可从没想过。”

三个人合在一起大笑。

“不过，帕高那家伙会不会就此彻底死心了呢？”

“如果是冒险家，应该不会就这样放弃的。帕高虽说是冒险家协会会长，但他却并不是冒险家。估计他也没有继续再做出像这次这种卑鄙行径的勇气了。而且这一次的仪式已经以失败告终了，下次他若还想再与我结婚的话，将比与其他任何人结婚都要困难！这就是——规定！”

菲娜故意把“规定”这两个字提高了八个音调，丝听了就乐了，“规定！规定！”的反复地叫着，还一边手舞足蹈。

“总之，把冒险家手册摔到帕高脸上的时候，心情真是爽到家了！为了能够再体验一次那种爽快感，我还打算再加入冒险家协会一次呢！”

“好哇！那么我也再去当一次‘抢婚者’！”

“我也去！我也去！”

“噗！噗！”

三个人又一起大笑。

“不过说正经的，菲娜，你以后打算怎么办？”

杰斯汀停住笑望向菲娜。

“当然是继续去冒险啦！就像杰斯汀你说过的一样，冒险家是风！不管是谁都阻挡不住风！本来我还想先在新帕姆呆一段时间再说，不过这种安安稳稳的日子果然是不符合我的性格，前阵子去帕姆那次旅行实在称不上是冒险，回来的时候在漂流船上那样的又感到不够过瘾。”

“这样说起来，你那时去帕姆干什么去了？帕姆港附近的那座被称为‘海猫亭’的食堂就是我的家，你知道这个地方吗？”

“还有哦，我家与他家是邻居哦。”

“噗。”

“其实，那次去帕姆我基本上就没在镇上呆过。自从加雷尔军来到这儿之后，我的姐姐就行踪不明了。因为听说她出现在帕姆附近，所以我到那边找她去了。传言应该是真的，不过军队总是频繁地到处移动，而且戒备森严，大小秘密都守口如瓶，最终我还是没能找到她。之后又听说她来新帕姆了，所以我就回来了。”

杰斯汀突然想起了他在萨尔特遗迹遭遇的变态三人组——那三位让人望而生畏的女中尉。

“难、难道……你姐姐的名字……不、不会是娜娜、早纪或是美绪之类的吧？”

“不是。她的名字叫玲。杰斯汀，你认不认识她？有没有听到过这个名字？”

“真可惜，没有听到过。”

“我也是。”

“噗。”

“说来也是，不可能那么凑巧的。”

菲娜轻轻叹了口气，突然转变了话题。

“话说回来，杰斯汀，关于你说的那个阿伦特……”

在渡轮上的那一个月里，杰斯汀把他在萨尔特遗迹见到丽蒂的事，还有丽蒂告诉他的那些事，都已经跟菲娜说过了。

“哎？啊啊，怎么了？”

“那个地方在哪里，有点儿眉目了吗？”

“只知道是在从萨尔特遗迹出发越过大海，再继续向东走的地方。”

“还有哦，杰斯汀本来还打算把我留在帕姆，自己一个人去寻找阿伦特呢。没有我在的话，他早就被士兵给抓起来了！所以，即使他说不行，我也决定一定要跟他一起去！”

“噗！噗！”

“你在说什么呀！如果我坐的不是那班渡轮，如果那艘漂流船没有出现的话，丝你早就被木桶漂流了！万一你出了什么事情的话，我怎么向你的爸爸妈妈、向你的叔叔婶婶交待呀！”

察觉到杰斯汀是真的在发怒后，丝沉默了。

“我能体会那种心情。”菲娜说。

“是吧！能体会到吧！”

“杰斯汀的心情我也能体会到，但我更身有体会的是丝的心情。”

“啊？”

“哎？”

“噗？”

“我的姐姐……虽说是姐姐，其实我们是孪生姐妹。姐姐她非常端庄贤淑，做事沉着稳定，感觉上要比实际年龄大得多。我们不管任何时候、不管任何事情都在一起。一起去狩猎食人鸟、一起玩冒险游戏……遇到危险的时候，我一直都是站在温柔的姐姐面前，想要做她的保护人。但事实上，反倒是姐姐从后面一直在保护着我这个野丫头。不过，姐姐一定是认为我已经不需要她的保护了吧。就这样突然有一天，她只是简单地说了一句‘我要去参军了’，突然就从我的眼前消失了。在那之前，我从没想过姐姐会丢下我自己一个人去干什么事情，而且，一点儿也没有跟我商量……我感到非常懊悔，甚至有种自己被姐姐背叛了的感觉……”

“嗯！”

“噗噗！”

丝好像非常理解菲娜的心情，杰斯汀则挠了挠脑袋。

“不过自从我成了孤单一人后，我才知道曾经的我是多么的依赖于姐姐，我才知道姐姐曾经为我付出了那么多那么多……而我，却在姐姐出发的那天早上还气呼呼的与她‘冷战’……现在，我好想对她说句‘对不起’，还有‘谢谢’……”

“呜哇——！真的与丝一模一样啊！在我出发之前，别说跟我说话了，丝她连见都不见我哦！”

“那还不是杰斯汀你的不对！你又一点儿也不与我商量！至少，希望你在作出决定之前能与我商量一下嘛！”

“噗！”

“我非常理解哦，丝那时的心情。”

“我也非常理解哦！当菲娜的姐姐离去时，菲娜的心情！”

“噗！”

杰斯汀看到丝越说越来劲儿了，估计即使与她商量她也不会改变自己的决定了。而且不知怎的忽然觉得自己的立场越来越站不住脚了，所以干脆试着转变话题。

“那么，菲娜，你下一步打算先上哪儿冒险去？”

“哎？那还用说吗？”

“啊？”

“我当然是与你们一起，去寻找阿伦特啦！”

菲娜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

“哇咿！与菲娜一起去冒险！”

“噗！”

除了震惊之外，杰斯汀更多地感到的——是喜悦。

第八章 朗克尔山脉

那一天，丝躺在中间，三个人排成一个“川”字，舒舒服服地睡了一大觉。第二天，杰斯汀和丝就在菲娜的指导下开始做冒险的准备。

帐篷之类的必需物品，有的与菲娜合用，有的拿菲娜用过的凑合来用。这样，也有了给丝整理装备的时间。

在新帕姆入手的物品之中，最新奇的要数用在漂流船上得到的玛娜之卵换来的魔法了。

“我想，玛娜之卵应该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人所制作的一种道具，只是现在我们还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样的构造而已。就好像从没见过蒸汽机械的人，对于突然出现在眼前的蒸汽机械实物一定会认为那是魔法吧。不过即使不知道这些蒸汽船还有蒸汽机车是怎样制造的，要想乘坐它们的话却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同样，我们虽然不知道玛娜之卵的构造，可是却可以通过它学会如何使用魔法。”

菲娜笑了笑，继续说道：“不过因为不知道它的构造，所以我们无法制造玛娜之卵，只能不断寻找以前残存下来的。学会用玛娜之卵换来的魔法，只要这么一次，就可以成为能够使用一生的财产。虽说不能再转让给别人或舍弃，但同时这也是个别人无法盗取的‘财产’。哈哈哈！简直就像掌握了一门技术一样。”

看来，菲娜对这种经常出现在童话故事里的幽灵、魔法之类的东西持否定态度。

就杰斯汀来说，怎样都无所谓。他好像是个超现实主义者一样，对这些虚虚幻幻的东西不感兴趣，存在就存在，不存在就不存在，都一样。

还有丝，她倒也不是相信魔法和幽灵的存在，只是觉得如果确实有的话要比没有来的浪漫而已。

“那么贵重的玛娜之卵，真的可以给我用吗？”

“当然了，丝用也可以，在以后的冒险中肯定会派上用场的。”

如此这般，杰斯汀用在漂流船上得

到的玛娜之卵学会了与菲娜一样的火之魔法，并约定好如果再找到新的玛娜之卵的话，下次就给丝使用。

整顿好之后，杰斯汀他们向着第一目标——多姆遗迹出发了。

因为丽蒂曾说过，“从这里越过海洋，阿伦特就在遥远的东方……”，而多姆遗迹就在从萨尔特遗迹越海后的东方。并且，在多姆遗迹的前方就是雾之树海和世界的尽头，所以先以多姆遗迹为目标是最好的选择。

从新帕姆出发前往多姆遗迹的话，必须要越过朗克尔山脉。

“其实，朗克尔山脉并不是一个什么大不了的地方。你去冒险家协会的时候也应该看到了吧，去朗克尔山脉冒险……旅行的广告。”

“啊啊，看到了。那广告上的确写着什么……参观世界的尽头之类的，真的可以看得到吗？”

“清晨，天气晴朗，空气清澈的话就可以。若说到朗克尔山脉本身，那是一个在冒险家的带领下，连普通人都可以登上的地方。”

杰斯汀他们已经攀登到了半山腰。从走过来的这段路看，朗克尔山脉虽说要比帕姆的郊外危险一些，不过确实没什么可怕的。

偶尔会有食人鸟攻击过来，这是一种体积与丝差不多大小，长得像斗鸡似的动物。它们不会飞，有着尖锐的爪子和嘴。比起毒蛇和幻灵来都要强不少。

值得庆幸的是，这种鸟没有毒，也不会像幻灵那样大叫。而且杰斯汀他们是一行三人，更有菲娜这位冒险家老手，对付它们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更重要的是，这种鸟肉味鲜美，杰斯汀刚到新帕姆时就领教过了。

冒险家应该走到哪里就在哪里想办法获得食物，这是菲娜教给杰斯汀他们的冒险家心得之一。只是稍微令杰斯汀和丝有点失望的是，这种本来看似肥肥胖胖的鸟在拔去羽毛之后，身体竟然是精瘦精瘦的。不过即使这样，对食量不大的他们三个人来说，也应该是足够了，只是噗伊就很难说了。

黄昏时刻杰斯汀他们登上了山顶，这时他们已是人手一只食人鸟。正好山顶有一块小平地，他们就准备在这里扎营休息。估计通过冒险家协会来朗克尔山脉旅行的人也在这里休息过，平地中央有一个野营用的简易篝火架子。菲娜当即提议今晚在这里开一场盛大的“新鲜食人鸟肉烧烤大会”。

天色渐渐暗下来。杰斯汀他们扎好帐篷，从附近拾来一些干柴，燃起了熊熊的篝火，伴随着烤肉的“滋滋”声诱人的香味儿扑鼻而来。虽然简陋，但对野外来说确实可以称得上是“盛大”的烧烤大会开始了。

菲娜提议杰斯汀和丝要多加香辛料。

“香辛料有可以防止香味儿扩散和消毒的效果。我们在睡觉时，若这香味儿把野兽给招来了就危险了。还有就是在这荒郊野外，如果万一食物中毒的话就不好办了，所以要尽量多加香辛料。而且使用了香辛料的肉可以加工成备用食物保存起来，就算是在炎热的夏天，也可以保存好几天。这样我们就可以用来以备不时之需了。‘香辛料用尽之时，即冒险家回程之时’这句俗语在冒

险家之间广为流传。”

杰斯汀和丝一边吃着沾满香辛料的烤肉一边辣得“咻！咻！”作响，还不时擦着额头上滚滚而下的汗珠。最后，他们将吃不了的部分按照菲娜教的方法加工成了备用食物。

虽然噗伊在吃的时候也是被辣得“噗！噗！噗！”不停地叫，不过它好像已经渐渐习惯了这个辣味，最后竟然吃得比杰斯汀还多。更加惊人的是，第二天早上他们三人醒来看到噗伊圆鼓鼓的，一查才发现昨晚杰斯汀加工的那部分备用食物基本上都已经被噗伊给吃光了！

杰斯汀和丝愣住了。不行！噗伊这家伙越来越不像话啦，不教训一下怎么行。

“噗伊！你怎么可以一下子就把我三天的食物都给吃光了！”

“就是啊！你再继续胖下去的话，我可不让你再呆在我的头上了哦！太重了啦！”

“噗……”

这个小家伙露出了一副“对不起”的样子，看样子大概是在反省了。

这时，帐篷外传来了菲娜的声音。

“杰斯汀！丝！先不要管那个了，快出来吧！今天应该可以看得见雾之树海和世界的尽头哦。”

“哎？在哪儿在哪儿？”

“哇咿——”

“噗——！”

杰斯汀他们跑出帐篷，浮现在眼前的是一片一直延伸到地平线尽头的广阔无垠的树海，与缭绕的薄雾柔和在一起，构成一幅宛如仙境的画卷。

“哇——！好厉害！真的就好像大海一样！”

“真的，就好像站在灯塔顶上看到的大海一样！”

“噗！”

“不过，菲娜，世界的尽头在哪儿？”

树海的边际与天空的云浑成了一片，分不出界限。看不到有像尽头似的东西。

“稍等一会儿。”

天越来越亮了。

“就是现在了！你们再往上方一点的地方看。”

顺着菲娜手指的方向看去，那是刚从云层里漏出半个脸，还没有完全升起的红色的朝阳。

仔细注视这轮朝阳……

“哎——？真的假的！”

“什么？在哪在哪？怎么回事？”

“噗噗？”

“丝，太阳的正中！把太阳的下半边脸，遮住的那个！”

“说对啦！”看着杰斯汀兴奋激动的脸庞，菲娜好像很满足一样地笑着说。

“啊——！真的！看到了看到了！”

“噗——！噗——！”

乍看一下，太阳的下半边脸似乎是埋在云层里，不过，仔细一看的话，就会发现这“云层”竟然是凹凸不平的规整几何形状！

是的，这就是世界的尽头。是一座高耸入云、包围世界的、比任何山峰都要高的墙壁。

世界的尽头，与天边遥远的云融合在一起，没有人提醒的话甚至根本不会注意到它的存在。尽管它是这样的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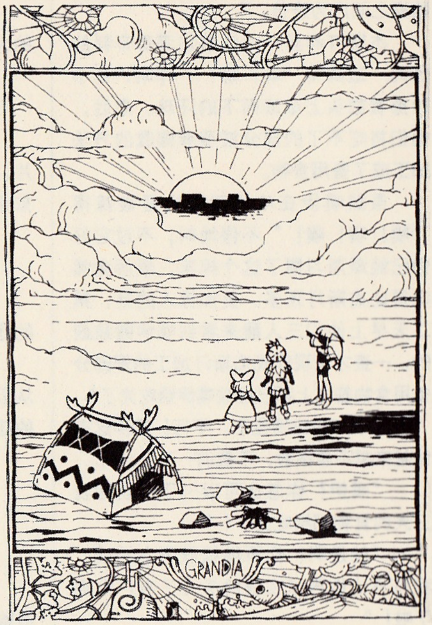
远，杰斯汀却感到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压倒性的压迫感。

对杰斯汀来说，这座世界的尽头与其说是一座物质上的墙壁，还不如说它是一座精神上的墙壁更确切——一座拒绝并阻挡自己前进的、甚至隔断自己梦想的巨大的精神墙壁。

如果杰斯汀所在的世界，“神”是实实在在存在的话，当人们看到这座墙壁时，一定会认为这就是“神”所立下的“人”的活动界限吧。

即使墙外只有一片虚无、即使这座墙是为了保护人类不受虚无侵蚀才存在，但它也确实从实质上剥夺了人们自身去挑战那些危险的自由。

当然，杰斯汀是不会去考虑这些麻烦透顶的事情的。



只是，他深深地感到，世界的尽头就像一座牢笼一样，把自己、把人们给严严实实地关在了它的里面。

直到太阳升高到世界的尽头无法辨别为止，杰斯汀和丝一直注视着它，甚至感觉眼睛都被阳光射得看不见东西了。

他们揉揉眼睛，舒缓了一会儿，不死心地继续凝视，想要从云雾缭绕的远方找出世界尽头的影子。即使明知已经不可能再看到了，他们依然注视着世界尽头曾经出现的地方，直到精疲力竭。

杰斯汀和丝都累得一屁股就坐到了地上，三个人沉默了好一会儿。

“真厉害……”杰斯汀感叹道。

“啊哈哈……”

感叹过后他有气无力地低声笑了。然后他仰头看着菲娜，忽然大笑了一声。

“真不明白。”

“哎？”

“我真不明白，有的冒险家只是遥远地看到它后就放弃冒险的理由。”

可是，杰斯汀觉得他好像又可以理解。在出发之前莉莉说过，被限制起来的冒险家就会无精打采，失去冒险的欲望。

不过她也说过，真正的冒险家是没有谁可以关得住的，而杰斯汀就是这样的本性——别人越说不行、不可能的事他就越想去挑战。

“我，要到世界尽头去！我要登上它的顶点！我要到它的另一侧去冒险！”

“哈哈哈！杰斯汀，你的那颗冒险

之心真是比谁都要强烈呐。”

“菲娜你还不是一样，即使见到了世界尽头，你也没有停止冒险的脚步啊。”

“嗯，大概吧。不过，世界尽头之墙的这边，我还有好多地方都没有去冒险过呢。连这些地方都没有亲自到过，当然不会因为仅仅看到世界尽头就感叹世界已经被探索完毕了而放弃继续冒险啦。”

丝跷起脚，插入到杰斯汀与菲娜的对话里。

“我觉得！我觉得！嗯、嗯……稍微有点失望。虽然在实际看到它之前也没有想象过它到底会是什么样子的，不过总觉得应该更宏伟一些才对。”

“噗噗。”

看来也许丝盯着太阳盯得时间太长了，有点头晕目眩了。

“丝，我们现在可是在离它十万八千里的地方哦！你想想在这里都可以看到它，如果在近处看的话，肯定高大得吓人哦！”

“嗯嗯，一定就像你说的那样！”

“噗！”

“你们两个人，真是干劲充足啊。果然就得像你们这样的，才是真正的冒险家！”

“不管怎么说，菲娜你至今为止都没有把世界尽头作为挑战的目标这件事，我还是觉得不可思议。还有其他的那么多冒险家也是。”

听了杰斯汀的话，菲娜微微耸了耸肩。

“并不是从没有人去挑战过哦。只是……凡是去挑战它的人没有一个回来的罢了。在世界的尽头被发现之后，许多冒险家都曾经以它为目标，进入了雾之树海。但是，却谁都没有活着回来，整个军队全部都消失的事情也发生过。所以，在发现这座世界之壁后，冒险家的人数突然减少了许多，那并不单单只是因为尽头的存在让冒险家们失去了动力的缘故。而是有许多像杰斯汀你这样的热血冒险家真的确实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因为没有人能够回来诉说着段冒险的经历，取而代之的，是到处流传的这些冒险家的亲人和朋友们所诉说的悲伤。就这样，憧憬冒险的人越来越少了，新生代冒险家也越来越少了。加雷尔军的原则是对没有胜算的战斗不作无谓的牺牲，而吉尔财团也因为损失远远大于利益而撤手了。众多的冒险家、后继不足的新会员、战斗中的专职护卫、经济上的支援，这些全部都失去了的冒险家协会势力变得越来越弱，于是上一任会长终于做出了禁止现存冒险家去探索雾之树海和挑战世界尽头的决定。但是，现在看来那只起到了反效果。有的冒险家反对禁令，从协会辞职踏上了独自挑战世界尽头征途；有的冒险家则感到协会禁令的颁布等于宣布了冒险时代的终结，于是退出冒险家行列转职做别的去了，而且这样的人还有增无减。我正式加入冒险家协会是在那段骚乱稍稍稳定的时候，那是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不能连我都弃协会于不顾……不过，是杰斯汀——你，让我彻底地觉醒了。”

“哎？我并没有做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啊？”

“我在不知不觉间自己给自己制造了一座墙壁——迫使自己不去想世界尽头的事、迫使自己放弃去做自己想做但

规定不允许的事。对于这样的自己，却又迫使自己不予以承认……当然，鲁莽的冒险还有任何自杀行为，现在的我也绝对不会去做。冒险，就应该细心谨慎、四处留神，以生还为第一目标！只是，我再也不会被一些无聊的规定所束缚了！”

菲娜指着已经与天空完全溶为一体的世界尽头所在的方向，毫无迷茫地说出了自己的决心。

“我们一起越过那座墙壁吧！”

杰斯汀也向着世界之墙的方向大喊道：“世界尽头，不管发生什么事，我们都一定会越过你的。你等着！”

什么都没有必要再说了，杰斯汀和菲娜，已经下定了决心。

这时，丝的声音从两人身后传来。

“喂！快出发了啦！世界尽头在等着我们哦！”

“噗！”

看到丝已经整理好了装束在等着他们时，杰斯汀和菲娜互相对视，都开心地笑了。

“丝，我们要首先去找阿伦特哦！”

就这样，三个冒险家勇气十足地向着未知领域出发了。

第九章 多姆遗迹

要前往多姆遗迹，在越过朗克尔山脉后，还必须要穿过一片广袤的森林。

刚一踏进森林，一群小鸟便喧嚣地叫着向他们飞来，好像在欢迎他们的到来一样。

“这种鸟叫做风鸟，据说它的翅膀是世界上所有鸟类中最美丽的。它们最特别的地方要数能够永远飘浮在风中生活而没有长腿这点了。”

“我曾经见过这种鸟！在帕姆博物馆馆长的家里有这种鸟的标本。那时候我不明白为什么它没有长腿，觉得非常不可思议。”

“杰斯汀把那标本的翅膀给扯了下来，被馆长狠狠地训了一顿。我的阿姨有一顶帽子上的装饰品就是这样的翅膀。”

“噗。”

“话说回来，它永远飘浮在风中生活这点倒是跟冒险家一样。要我的话，我就叫它‘冒险家鸟’。”

“啊哈哈！杰斯汀，你再仔细看看，其是风鸟也是有腿的。以前，这种鸟即使在新帕姆附近也随处可见。但是，由于它的翅膀可以作为装饰品卖出高价而遭到滥捕，结果现在不到这一片来的话已经见不到了。它作为标本输出到帕姆的时候，人们故意把它的腿给去掉了。有人说那是为了制造风鸟的传说，增加它的神秘感；有人说是因为猎人们把它的大腿肉给吃掉了的缘故；也有人说为了装船时多装一些，腿太碍事儿了，所以舍弃了。”

鸟儿越聚越多，成群结队地在透过树叶间隙射进来的阳光中愉快地飞舞着。

“啊、噗伊！你想干什么！不能这么做！”

“噗——噗！”

刚才菲娜说的话里的“大腿肉”与

“吃掉了”两个词引起了噗伊的条件反射，它迫不及待地飞起来想要去逮一只来确认确认味道到底如何，结果被丝制止住了。

噗伊似乎彻底爱上食人鸟的肉味儿了。在朗克尔山里的时候，只要一见到食人鸟噗伊就会大吵大闹，然后勇猛果敢地飞扑过去。结果却反而引起了本来还没有发现杰斯汀他们存在的食人鸟的注意。因为这件事，噗伊被丝训斥了好几次，但它还真是屡教不改，从菲娜的话里只听见了自己感兴趣的那几个单词就马上反应——原来它也可以吃！于是就一刻也按耐不住了。

丝抱住噗伊，对菲娜说：“菲娜，那种小鸟也不是我们的敌人，我们不用捉来吃吧？而且又那么漂亮，个头又比食人鸟小了那么多，也没有长着一副讨人厌的脸孔……”

菲娜弯下腰轻轻地敲了敲噗伊的脑袋。

“风鸟可不是我们的敌人哦。而且我们现在食物充足，没有必要把那么小的鸟儿也捉来吃。再说我们也不是来这里打猎的。噗伊，不要对风鸟动歪脑筋，明白了吧。”

噗伊显得好像很悲伤，不过呢，它仰头看着菲娜。

“噗。”

看来它是表示“我明白了。”

菲娜伸伸懒腰，向杰斯汀和丝提问道：“那么接下来我来考考你们，为——什么这里的风鸟数量会这么多呢？”

“哎？”

“哎？”

“噗？”

“为什么？”

杰斯汀连想也没想就投降了。

“那是因为，这里没有以风鸟为食的大型鸟类和动物。”

“嗯——原来这个森林这么安全啊。”

菲娜好像很高兴似地笑着说：“真可惜！你说错了。这个森林，非——常的危险！这里有比食人鸟强好几倍的强敌。不管是剑还是弓都奈何不了它。这个强敌，把只要是以风鸟为食的生物全——部吃掉了。当然，那个家伙也吃人。”

丝歪了歪脑袋。

“不对啊，这样好奇怪哦。如果说那个强敌已经把它的食物全部吃光了的话，那它不是也应该饿死了吗？”

“噗。”

菲娜停住笑，用她最普通的语气说道：“丝，你真聪明。连这个问题都发现了。这个强敌呢，是一种叫做‘木头人’的会动的植物。木头人为了给自己的母体增加养分，有着杀死动物后埋到地下的习性。如果没有可以作为养分的生物存在，它就会变回普通的树木，随时等待着‘养分’地出现。由于它本身就是树木，所以不会感到疼痛，剑和弓等武器对它也没有效果，如果用普通的作战方式的话是很难搞定它的。”

“不过看你这么从容的样子，那肯定是有什么特殊的作战方法了？”

“说对了！我们在新帕姆，与武器一起购入的那个，是什么来？”

“那个是……魔法！”

“对啦！就是魔法。木头人说到底也是只是块木头而已，木头当然怕火，

所以火之魔法对木头人可以起到很好的效果。”

“太好了！我早就等不及想使用火之魔法试一试啦！”

“杰斯汀你好狡猾——！人家现在还不会用啦！”

“噗——！噗！”

“没关系的，你们想一想我们在新帕姆还买了什么了？”

“哎——？其他的……还有防护用具、香辛料、还有一些药品和冒险中要用的道具……啊！我知道了！可以用柴刀！”

因为菲娜的建议，杰斯汀和丝各买了一把柴刀。

当然，那当初不是为了消灭敌人才买的，而是买来预备在没有道路的森林或草原中移动时，用来割除碍事的杂草什么的用的。

“不管怎么说敌人是树木，用剑或棍棒的话只能给它冲击而已；而用弓箭或刀子的话，只是刺也无法给它造成大的伤害。不过若用斧子或柴刀的话，就会取得很好的效果。”

丝又歪了歪脑袋。

“为什么用剑的话就只能给它冲击呢？剑与柴刀，并没有多大的区别啊。”

“噗。”

“丝，你好好的比较一下它们的刃看看。”

杰斯汀边说边拔出自己的剑拿给丝。

丝拿它与自己的柴刀比较了一会儿，说：“杰斯汀，你是不是需要打磨一下啦，剑的刃都钝了啦。”

“噗噗。”

杰斯汀挠挠脑袋，一副“真服你了”的样子。

“丝，如果把剑的刃磨得太薄的话，使用的时候会折断的喔。”

丝看向菲娜，希望从她口中得到证实。

“真的吗？”

“噗？”

“是真的。近几年，随着炼铁技术的提高，可以出产质量好于以往的铁了。理论上可以制作像剑那么长短的刀子。不过，如果用那么大的刀子来代替剑的话，一是带起来行动不便，二是不好保养。而且，由于重量不足，也无法给与敌人强力的冲击。对付食人鸟用剑，因为剑甚至可一击就击碎它的骨头，效果事半功倍；而要切分食人鸟则要用刀子；同样的，斧子和柴刀是以砍树和割草为主要目的制作而成的，它们在加工的时候当然着重强化了这方面的功能。”

“我明白了，这就是所谓的适材适所吧。”

“噗。”

“稍有点不同，不过就是那么回事。那么，估计木头人差不多就要‘出场’了。丝，近身战这是第一次吧。柴刀的攻击范围比起剑来要小一些，因此要十分注意敌人的攻击。如果万一被木头人捉住了也不要惊慌，想办法把它的树枝扯开或砍断，明白了吧！穿过这片森林就是多姆遗迹了，大家加油！”

看来杰斯汀他们所在的世界里，没有同时具备剑的长度和刀子的锐利度的、像日本刀那样的武器存在。

别说，木头人还真的长得与人有几分相似，体积有人类成人那么大小。它用像根似的组织作为脚来移动，用树枝作为手臂来攻击。在它的主干上，更有人脸膜样的组织凸了出来，比起“木头人”这个称呼来，说它们是森林的幽灵也许更恰当一些。

在与木头人的战斗中，开始阶段丝由于还没有习惯使用柴刀，多少苦战了一段时间。不过她毕竟是个机灵的孩子，没过多久就完全掌握了柴刀的使用技巧，战斗越来越轻松，最后甚至都可以从容地试验剑和弓到底有没有使用效果了。

“嘿！原来如此。的确，如果不知道它的弱点，木头人还真是难以对付。它看起来行动迟缓，一般都会由这边先主动发起攻击吧。不过，不管用剑怎样攻击它它都不会后退，反而更加一步步地逼近过来，这是它最让人感到可怕的地方。”

杰斯汀在述说这番感想的时候，一点也看不出有在害怕的样子。

“的确是。如果只有杰斯汀和我两个人的话，如果我们不知道木头人害怕火与柴刀这个弱点的话，现在也许已经成了它的肥料了。”

“噗——噗——，噗噗噗——”

噗伊好像想说什么似的。

丝大体上猜出了噗伊要说的话。

“噗伊，木头人应该是不能吃的吧……菲娜，你在干什么呢？”

“噗？”

菲娜正在一个劲儿地用柴刀分解一个被打倒的木头人。

“木头人是很好的火把哦。这次我们之所以没有带火把或提灯来，那是因为我觉得我们肯定在现场就能找到很好的材料。”

“是这样啊，那，我也来帮忙。丝，借柴刀来一用。”

“好……你用你自己的不就行了！”

“噗！”

菲娜一边分解一边说：“还好，现在不是让我们吃的时期。”

“哎？不是、让我们、吃？现在？”

“不是让我们吃的时期？”

“噗噗！”

杰斯汀和丝都不能理解菲娜这句话的意思。

菲娜继续说着听起来很玄的话。

“木头人本身当然是不能吃的，不过，木头人会强迫‘喂’我们吃。我也从未见过和经历过，听说，木头人的母体在枯萎之前会结一次果实，它的一生只有这么一次。这种果实据说非常非常好吃，甚至美味到会让人觉得不是这个世界的东西。在这个时期，木头人逮住猎物后不会杀了它作养分，而是会强迫它的猎物吃母体的果实，猎物吃了果实后木头人就会放了它。不要认为这不是什么坏事，其实这才是木头人真正可怕的地方。这个猎物在离开不久后，曾经吃下的木头人母体果实的种子就会在肚子里发芽生长，最后会冲破猎物的肚皮……猎物的最终结局还是死路一条，而且是这么悲惨的死法。猎物死了之后，就会变成芽的肥料，而这个芽最终将发育成为新的母体。”

“哇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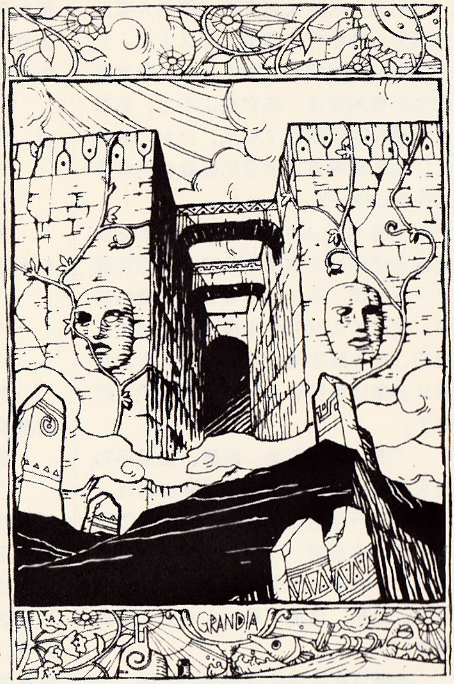
“这比木头人本身可怕多了！噗伊！在这个森林里你千万不能见到什么

都吃哟！”

“噗噗！”

杰斯汀嘴上虽然没有说出来，但他实在是很想尝尝这个传说中的果实到底是什么味儿。旁边显得又高兴又悲伤的丝大概也是如此。他的脑袋里甚至计划着，如果事先把种子挑出来、又或是马上吐出来，总之不吃到肚子里就应该没有问题吧……

实际上，以前曾有位冒险家吃过这种果实。至于是因为被木头人捉住强迫吃下的还是好奇心（也可称之为冒险心）太强吃下的不得而知。至于这个人吃了之后变得怎样了也不清楚。不过，看来他至少从吃了之后到对别人述说果实的美味为止，应该是还活着的。



穿过森林，映入眼帘的是一座石头建成的古建筑——多姆遗迹。

多姆遗迹与萨尔特遗迹不同，是一座地上建筑。烈日、雨水还有动植物在慢慢侵蚀着这座年代久远的古代遗迹。

不过这些对这座以不可思议的巨大石头建成的建筑来说，根本就造不成什么大的伤害。只是，巨大石头上曾经刻的鲜艳雕刻已经失去了锐利感变得平滑，色彩也已经基本全部退去。

人类……尤其是现代人应该很少涉足这里。因为与多姆遗迹几乎同时期被发现的世界尽头基本上集中了所有人的视线，多姆遗迹几乎都被人们遗忘了，只在地图上留了一个名字而已。

杰斯汀他们首先拿出昨晚制作的食人鸟肉保存食物来作为午餐。恢复了体力和气力后，便开始了多姆遗迹的探索。

从外观上，可以发现一些多姆遗迹与萨尔特遗迹的共通性，例如那些巨大的雕刻。

如果多姆遗迹坍塌了，也有一半埋在地下的话，是不是就与萨尔特遗迹差不多一样呢？——杰斯汀这样想着。

不过，基本保存完整、在日光的照射下格外鲜明的多姆遗迹，与由无数的坍塌巨石组成的、只能用提灯来照明的萨尔特遗迹实在不能相提并论。

杰斯汀与菲娜虽然看到的是相同的景象，不过菲娜注意的是另一个问题。

“木头人母体的根都深入到遗迹内部了。运气好的话，在里面应该能够遇到木头人。”

“运气好的话？”

“是的，运气好的话。因为那样我们就可以在里面获得火把用了。外面的光是照射不到遗迹内部的洞窟和迷宫里的，这种情况下，探索时间的长短就取决于我们所带的照明工具的使用时间。在里面失去了亮光，我们马上就会迷路。如果要是遭到可以在黑暗中自由行动的敌人攻击的话，我们这边不是压倒性的不利吗。还有归程的时候，我们不能保证途中没有任何意外发生、也不能保证一定可以走最短捷径，所以，一般要留下三分之二的照明用具作归途中备用。如果想仔细探索里面的话，则需要更多的提灯或火把，我们当然也不可能先在外面准备好然后再像运行李似的运进去，很显然那样会造成行动不便。所以，如果能在途中现场获得照明用具是最好不过的了，这样，我们就可以在里面尽情地探索了。”

菲娜一番又一番专业的说明听得杰斯汀非常佩服。

“原来如此。真不愧是老牌专业冒险家，好厉害！不过，这些知识你是从哪里学来的？果然还是在实际冒险中一个一个地亲自领会的吧？”

“因为杰斯汀讨厌学习哦。”

“噗。”

“如果是学习这样的知识的话，我会很乐意学的。”

“啊哈哈！这些都是冒险家协会教给我的。只是当时上课的时候，我总是不能很好地集中精神。因为，要成为冒险家，竟然还要坐在书桌前学习，当时感到太可笑了。那时满脑子只想立马就能出外冒险……真正掌握这些知识是在实际冒险途中，当身陷危机时，拼死回忆起课上学习的东西，解决危机。这种时刻经历过好几次。”

杰斯汀感到有些意外。

“哎——原来冒险家协会也有有用的时候啊。”

“其实，它还有好多有价值的地方啦。只是，这份‘价值’还不值得我用结婚来兑换。”

菲娜说到这里，不禁想起了前阵子的那场骚乱，嗤嗤地笑了起来。

杰斯汀也回想起来，边笑边说：“那是当然。”

果然如菲娜所说，木头人一个又一个的还真不少，这样别说火把不够用了，连归程用的都准备好了。他们把暂时用不着的火把堆在地上，尽情地在遗迹内到处探索。

探索途中，他们遇到了一个新敌人。

从战斗结果来说，这个新敌人还没有木头人强。从外观看它与在幽灵船上遭遇的幻灵有几分相似，不过质感不同。

幻灵据说是海牛的一种，这个新敌人表面滑滑的、软软的，像软体动物那样。伸出来的两条胳膊倒蛮像是海牛的角。

整体看怎形容呢……像鼻涕虫，估计没几个人喜欢这种东西。

新敌人的质感很奇怪，甚至让人觉

得那是不是只是一团凝聚的雾气。倒是那一双好象狂犬一样的眼睛特别突出，充满恨意地瞪着杰斯汀他们，看着就不爽。

而且它是悬浮在空中的，个头只有丝那么大小，头部却与杰斯汀在同一水平线上。

“菲娜，这个家伙，怎样与它战斗比较好？”

“不知道。”

“哎？不知道？”

杰斯汀一脸意外。

到现在为止的冒险、战斗都是在菲娜的指示下进行的。不由得产生了任何敌人的战斗方法菲娜都会清楚的错觉。当然那是不可能的。

“我也是第一次见到这种东西，它是不是也是海牛的一种？”

杰斯汀和丝都愣了，在他们眼里，这个东西可没有半点儿像海牛的样子。

“果然，它是幽灵的一种吧？”

“噗？”

“现实中怎么会有幽灵存在呢。”

话音未落，菲娜的鞭子已经向新敌人挥了过去。

“砰”

没想到它连躲都没躲，鞭子漂亮地击中它的正中。然后，鞭子好象没有受到任何抵抗力一样，就那样落到了地上，它也成了两半，缓缓地向两边崩溃。

“看吧！普通的武器一击必杀。”

菲娜回头微笑表示胜利的喜悦时，杰斯汀看到那个敌人又慢慢地站了起来。

“菲娜！危险！”

菲娜赶紧回过头去，她看到那个敌人刚刚被分成两半的身体竟然变成了两个单独的个体！只是，每个个体的体积也只有原来的一半。

这一下，狂犬般的眼睛变成了四个，一齐充满恨意地瞪着菲娜，好像还在嘟囔着些什么。

“……咕、咕、咕、咕、咕……”

“呜哇！”

还以为是谁呢，原来是菲娜的惊叫声。

杰斯汀和丝对菲娜的这番反应感到很不可思议，都瞪圆了眼睛看着她。

“这可恶的东西！”

菲娜又挥出了鞭子，这一下不要紧，敌人变成了四个，“恨意眼”也变成了八个。

“呀——”

对于菲娜再次意外的反应，杰斯汀和丝张大了嘴。

菲娜好像有些失常，杂乱无章地挥着鞭子，敌人数量越来越多，个头也越来越小，最后，已经小到鞭子都无法打中的地步了。

“菲……菲娜？”

“幽灵什么的，是不会存在的！”

“……那个，我明白……”

“怎么可以让它们存在！”

“难道说，你其实是，非常害怕幽灵？”

“对于不存在的东西，怎么会害怕？”

“喂，杰斯汀你看，这个家伙好弱啊。”

“噗。”

在杰斯汀打算阻止菲娜继续“失常”这段时间，丝靠近了那个已经不知道变成多少个的敌人。

“啊，等等！丝！别再继续胡乱攻

击它了，它再增加下去可怎么办！”

“它好弱嘛，你看。”

“噗。”

丝将用木头人做的火把一靠近它，它发出“啾”的一声后就消失了。

“如果这样的话，让我用火之魔法把它们一网打尽！”

“啊！菲娜你好浪费！”

“放开我！杰斯汀！”

“我已经把它们全部收拾干净了啊？”

“噗？”

“啊？”

菲娜急忙四下张望，真的已经一只也没有了。

杰斯汀嘿嘿嘿地笑了起来。

“什么嘛，原来菲娜你是因为害怕幽灵，所以才一直说幽灵是不存在的吧？”

菲娜的脸一下子红了。

“在现在这个现代社会里，怎么会有幽灵呢！”

“那么，刚才你近乎失常的样子，是怎么回事儿？”

“那是因为……刚才有一群小虫子在四处飞舞，太讨厌了啦！”

对于菲娜的回答，杰斯汀也不想再反驳什么了，反正他没看到有什么虫子。菲娜自我感觉这个理由还算是完美。

之后，又遭遇了几次这种敌人，三个人都冷静地处理掉了。菲娜还不时抽机会插一嘴“虫子论”。

杰斯汀才听不进去菲娜那无理无据的“虫子论”，他只是脑中不断重复着“当真正的幽灵出现之时，菲娜将由我来守护”这种情形的想象，而每想象一次，他都会“嘿呀嘿呀”地怪笑一次。

另一方面，菲娜听到杰斯汀的笑声，觉得自己的“虫子论”越来越站不住脚，于是暗自下行决心——今晚等丝睡下后，一定要找杰斯汀细谈一次才行！把我曾经看到露着白色骨头、血肉模糊的尸体那件事，还有木乃伊是多么令人毛骨悚然等等全部告诉他！还要明确表示，如果不坚信世上没有幽灵这一点，那么在冒险途中就不能更加坚决地打倒敌人，不是也不能做像逮食人鸟来烤着吃这样的事情了吗！再说，也从没听说过哪个被打倒的、被吃掉的敌人会变成幽灵再出现啊！

而这时丝则在想，不管刚才那个东西是幽灵也好、不是也好，但如果那个就是幽灵的话，还真是不够有趣呢。

至于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也只能期望以后能够有人把它研究清楚了。

总之，杰斯汀临时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怨灵”。不过，菲娜极力主张应该叫“拟怨灵”才对。

这是发生在多姆遗迹的，一个小小的插曲。

果然，多姆遗迹的状况比起萨尔特遗迹来要好得多了。例如，一些不知当初是为了什么目的才制作的装置也仍在运行——单行线通路、上下运动的小屋、巨大的陷阱……

不过，已经探索了好一段时间了，仍没有找到任何关于阿伦特的情报。终于，他们把所有的通路都走完了。因

为，现在不管哪条通路上，都堆积着他们打倒木头人后得到的备用火把了。

“我们现在正在围着中心部周围转圈圈。”

“哎？你怎么知道的？”

“菲娜，好——厉害！”

“噗——！”

“冒险家嘛，必须在自己头脑里作一张冒险场所和场所里所有走过的路的地图。现在根据我脑子里的地图来看，中心部分还是个空白地带。”

“哎——！好厉害！这种事，我好像做不来。”

“没问题的，你先不用每条道路都记着，先从整体入手，想象一个整体的地图。还有一点我需要说明一下，刚才我的话，有一半是——撒、大、谎！”

“啊？”

“啊哈哈！头脑里作地图是真的，不过中心部是空白的这点我早就听说过了。”

“什么嘛。那么，怎样才能进入这块空白处？”

“方法嘛，当然是有啦，也许过一会儿就会知道了。”菲娜笑着说。

“噢！原来如此！那么，让我们成为最先进入里面的人吧！”

杰斯汀抱起胳膊，边点头边“嗯！嗯！”地哼着。

“杰斯汀，你看看你的精灵石是不是像在萨尔特遗迹时那样又发光了？”

“噗？”

“对啦，忘了这点了。”

杰斯汀把他总是随身携带的精灵石从口袋里拿出来。只见，精灵石正闪着微弱的光。

杰斯汀把精灵石高高举起，向着各个方位作探测。

他们发现，在某个方位精灵石的闪光要稍强一点。

“那边，走！去看看！”

“噢！”

“噗！”

“等我一下啦！杰斯汀！丝！”

在精灵石的指引下，他们来到了一面什么都没有的墙壁前。只见墙壁与杰斯汀的精灵石产生了共鸣，竟然变成门让出了一条通道。

“太好了！找到啦！我们是这里的第一发现者啦！”

“杰斯汀，我们、我们成功啦！”

“噗！噗！”

最吃惊的人，其实是菲娜。

“这么说，杰斯汀你的精灵石，的确是真的了！”

“太过分了！菲娜！竟然不相信我的话！”

“啊，抱歉抱歉。我并没有怀疑你的意思。只是没有亲眼所见的话，确实有些难以置信而已。对不起啦，杰斯汀。”

“哼哼，是那样吗？不过，算啦！比起这个来，我们赶快进去看看吧！”

杰斯汀还没说完就已经迫不及待地往里跑了。菲娜急忙冲上去制止他。

“等等！杰斯汀！里面也许有意想不到的危险哟！”

“杰斯汀你太狡猾了啦！想自己当第一！”

“噗噗！”

这时杰斯汀已经跑进去好几步了，然而，他突然停下了，并不是因为菲娜的阻止，而是眼前的景象确实把他

惊住了，他不由得大叫一声："这是什么东西！"

"什么这是！"

连菲娜也一样。

这下可急坏了站在杰斯汀身后，因为被他们两个人挡着所以什么也看不到的丝。

"什么什么？看不到啦！"

"噗噗！"

杰斯汀侧了侧身，出现在丝眼前的是一只脑袋像水牛、身体和四肢像乌龟、带刺的圆球状尾巴末端像晨星棒、体积比蒸汽汽车还要大的怪物。

这只看起来应该很笨重、甚至不仔细看还以为是座雕像的大怪物发现了杰斯汀他们的存在，摇摆着那条刺球尾巴，以令人难以想象的速度朝他们冲了过来。

杰斯汀条件反射般地向旁边一跳，但在他起跳的一瞬间才意识到大事不妙！

"丝——！"

是的，丝，就站在他的身后。

怪物的这次攻击最后撞到了墙上，引起了这个密室强烈的震动，一时间尘土飞扬，碎石像冰雹似的落下来。杰斯汀虽然躲开了怪物的攻击，但还是因为冲击力太大而在地上滚了好几个骨碌。

"丝！丝！"

杰斯汀没等身体缓过劲儿来就慌慌张张地四处寻找丝。

映入他眼中的，是正对面菲娜抱着丝倒在地上的情景。

"菲娜——！丝——！你们怎么样！"

"我没事儿——！"

"噗噗——！"

可是，菲娜的回答却慢了一拍。

"……对不起……脚好像扭伤了。我这还新帕姆第一的冒险家呢，太可笑了。"

"你为什么要道歉？是你替我救了丝啊！"

菲娜的脸一下变得严肃起来，因为她知道，现在可不是自暴自弃的时候。

"杰斯汀！怪物就交给你了！我在这里掩护你！"

"明白！"

杰斯汀看到丝又要"上前线"的样子，为了她的安全添加了一句。

"丝！你不要离开菲娜！"

"哎？为什么！我也要战斗！"

"噗！"

"丝！菲娜就交给你来保护了，拜托了！"

"了解！"

"噗！"

安顿好丝后，杰斯汀为了让自己成为怪物的攻击目标，对它发起了挑衅。

"呀喝！可爱的'牛龟'，本大爷就是帕姆第一的冒险家——杰斯汀大人了！"

牛龟……杰斯汀又创造了一个新名词，虽然听起来蛮土的，不过倒也形象。

不过，估计牛龟才不会管眼前的这个毛头小子是谁呢，只见它慢吞吞地向杰斯汀的方向走了几步后，突然又以超猛的速度朝杰斯汀直冲过去——想忽悠我？还早了一百年！这就叫做以牙还牙、以眼还眼。

"呜哇！"

千钧一发之际，杰斯汀躲开了这次攻击。大概牛龟大人冲得太猛，加速度

太大，再一次痛痛快快地撞到了墙上。

密室再一次碎石乱落，不过牛龟大人只是稍微晃了晃脑袋，好像完全没有受伤的样子。

"菲娜！你知不知道这个家伙的弱点、特征什么的？"

"不知道！从没见过也从没听说过！也从未遇到过与它类似的敌人！"

"可恶！怎样才能打倒它呢。"

杰斯汀嘴上虽然这么说，现在的状况也确实险峻，但他却明显地感到心里压抑不住地兴奋了起来。眼前的怪物，是从未有人见过和听说过的怪物，也许，冒险家的本能驱使着杰斯汀下意识里一直期待着这种事情的发生也说不定。

牛龟稍稍沉默了一会儿，再次突如其来地向杰斯汀发动了"甩头攻击"。

"嗷——！"

它的那对与水牛一样的大角，擦着杰斯汀的身体而过。

杰斯汀勉强避开了直击，可惜衣服被它的角钩到，结果被一下子甩了出去，顺势在地上打了好几个滚。这一下看来摔得不轻，他竟然没能马上站起来。

牛龟斜着眼看了看倒在地上的杰斯汀，"嗷——"的大叫着就向他冲了过去。不用说，牛龟大人是要速战速决，一口气踩死他！

"火焰啊！将之烧尽吧！"

随着菲娜的喊声，牛龟的脑袋燃烧了起来。

牛龟大人大惊，扔下杰斯汀不管了，到处乱跑，然后朝墙上一个劲儿地蹭想要把火给熄掉。而杰斯汀则趁这段时间调整好了体势。

看来火对它还有些效果。

"火焰啊！烧死它！"

杰斯汀向着牛龟的巨大身体发动了火之魔法，但是牛龟在它那身龟壳的保护下好像完全没有感觉到。它把脑袋上的火熄掉后，气不打一处来，将攻击目标转向了菲娜和丝，以可怕的眼神瞪着她们，晨星棒似的尾巴重重地敲在地上，地板随即出现了一个大坑。

丝赶紧向它射了几箭，不过似乎没起到任何效果。

"不好！"

杰斯汀意识到它接下来肯定会向菲娜她们冲过去，立刻决定无论如何也要想办法阻止它。说时迟、那时快，只见杰斯汀"唰"的一下就跳到了牛龟的背上。

牛龟大人大概也没想到这个红毛小子竟然这么大胆，暂时放下对菲娜她们的攻击，想回过头来看看自己背上现在的状况，但很可惜，它的脑袋却无法转动那么大的幅度，于是它仅凭感觉甩起尾巴向杰斯汀攻击过去。

杰斯汀敏捷地一侧身，惊险地躲过了牛龟尾巴的攻击，可是牛龟大人并没有觉察到。

"咚咔啦"

牛龟刺球似的尾巴尖不偏不倚，正中自己的后背中央，"马甲"被敲开了一个大洞。

"嗷——！"

"火焰啊！"

杰斯汀抓住时机，朝那个伤口放出了火之魔法。

"嗷——！嗷——！"

牛龟疯了似的在密室里横冲直撞。

杰斯汀从它的后背上被甩了下来，

差点儿就被它踩到，好在杰斯汀的反射神经异常发达，通过翻滚勉强躲开了。他赶紧站起来跑向菲娜和丝，架起菲娜，这时牛龟仍像没头苍蝇似的在到处乱撞，他们必须想办法赶快离它远一些。

“杰斯汀，你这一下子不是比按部就班的战斗还要来得危险了吗？”

“噗？”

被丝这么一评价，杰斯汀胡乱挠挠头，说：“嘿嘿嘿！也许吧！”

“不过，事到如今只能硬上了！火焰啊！”

“噢、就是这么回事！火焰啊！”

于是他们一边后退一边对牛龟用火之魔法狂轰，在感到魔法的施放已经到了界限的时候，他们正好逃出了密室，丝赶紧把门关好。

密室里仍然不断传出牛龟到处乱撞的声音，而且还有几次撞到了密室的门上，吓得杰斯汀他们惊出一身冷汗，不过好在这门出乎意料的结实，总算没有被它撞破。

当密室的撞击声越来越小时，杰斯汀他们终于算歇了口气。总之，现在先要治疗菲娜扭伤的脚。

“看样子只是单纯的扭伤而已，敷上热敷药再打上绷带，行动应该就不成问题了。”菲娜说。

来之前在新帕姆买的药品和道具派上了用场，冒险途中这些备用品真是少了哪样都不行啊。

治疗完毕后，他们发现密室里已经完全静下来了。

杰斯汀探头探脑地问道菲娜，“里面的情况……现在是不是已经可以进去看看了？”

菲娜笑了，她知道杰斯汀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再进去看看了，但是因为刚才自己冒冒失失突然就跑了进去结果引来了大麻烦，现在不好意思再自作主张了。

其实菲娜也很想再进去一次，因为刚才一进去就开始战斗，还没来得及看看里面还有没有什么其它东西呢。

“啊哈哈！好吧！我们再进去看看！不过，牛龟说不定还活着，以防万一，我们要事先做好准备。如果那家伙还生龙活虎，我们就马上把门关上，然后再作打算。丝你把弓箭准备好，看到它已经不动弹了的话你就向它射箭，如果这样它还是没有反应，我们就进去！”

“好——！”

“了解！”

“噗！”

密室里，可怜的牛龟大人已经被他们折腾得断了气。这下子杰斯汀可以毫无顾忌地“欣赏欣赏”它了。在近处看，它还真是大得惊人。

“好想把这个角拿回去给妈妈看看。”

“啊？”

“是这样的，菲娜。杰斯汀家里有好多好多他的爷爷和爸爸带回来的冒险纪念品。”

“噗噗。”

杰斯汀向菲娜挺起胸膛、叉起腰。

“不过，却没有像这个角这样这么大的东西哦！”

“哎呀，杰斯汀，也许你的爷爷和爸爸还发现了比这个还大的东西呢，只是带不回去罢了。即使是这个角，你不是也带不回去吗。”

“说的也是，嘿嘿嘿！”

“不过呢，这些碎片应该能够带回去几枚。”

菲娜边说边一跃跳上了牛龟的后背。

“当然，如果能把角或者尾巴带回去是最好不过的了，不过看来不现实。肉嘛……好像也不好割，而且价值也不大。倒是这些龟壳的碎片，好像确实是不错……唔，它的‘马甲’与普通乌龟的壳不大一样，是由一些鳞片样的东西一枚一枚的重叠起来组成的。这些鳞片，既薄又轻，还是半透明状的，打磨一下的话应该会变得很漂亮的。”

在密室的深处，杰斯汀他们发现了一间小屋子，这间屋子与在萨尔特遗迹里发现的那间一模一样。与那时相同，杰斯汀的精灵石再次闪光，而仿佛是与之呼应，小屋里的石碑也开始发光了。在这不可思议的光芒之中，丽蒂再度现出了身影。

丽蒂的姿态与上次相比没有任何变化，声音也是一样的平静，“杰斯汀，持有精灵石、受到精灵祝福的人啊。”

杰斯汀可不像丽蒂那样冷静，他急忙满脸期待、兴奋地向丽蒂问道：“这里就是阿伦特吧？我已经来到这里了哦！”

“现在你所在的地方，只不过是通往阿伦特途中的一个路标。”

“嗯——是吗……”

杰斯汀挠了挠脑袋，然后一边确信似的“嗯！嗯！”一边点头。

“果然，不可能这么容易就找到呢。话说回来，如果这么容易就能找到的话，我还觉得不过瘾呢。那么，阿伦特到底在哪儿？”

与表情一会儿一个变的杰斯汀相反，丽蒂依然淡淡地回答道：“从你现在的所在地继续东行，阿伦特仍然在遥远的东方。”

“啊？还要再向东？从这里再向东一点的地方就是世界的尽头了啊！”

这时，与在萨尔特遗迹那会儿一样，周围的景色化作为幻象，杰斯汀他们站在了一座不可思议的城市上空。

菲娜虽说有些震惊，不过她已经从杰斯汀那里听说过了，所以并没有慌张。

“啊……这就是你所说的幻象吧。这座城市，从未见到过。这就是阿伦特吗？……呵呵，好像变成了小鸟一样。”

菲娜看来感觉不错。

“世界尽头是不存在的。依靠精灵之光和光翼人之翼构筑的安吉尔文明，曾经极度繁荣，一直延伸到大地的里侧。遗留下了数不清的建筑物。你现在所看到的城市，还有你现在所在的地方，都只不过是其中之一而已。”

“刚才你说世界尽头是不存在的吧？但是大地却有里侧？”

丽蒂微笑着看着杰斯汀。

“持有诸多疑问的人啊。阿伦特在遥远的东方，如果想寻求更多的答案，就请越过重重的障碍，目标直指阿伦特吧。不管是什么样的障碍，都不能阻止受到精灵祝福的人前进的步伐。”

“你的意思即是，要我们越过世界的尽头了！”

杰斯汀的内心里，已经充满了挑战世界尽头的决心。

另一方面，菲娜对丽蒂的话并没有感到半点惊异，而是非常自然而然地就

理解了。

“我想还远没有那么简单，她的意思应该是在前往阿伦特这一路上将困难重重。世界尽头，估计只是其中之一罢了。”

“受到精灵祝福的人，杰斯汀。请到阿伦特来。世界的尽头，是不存在的。”

说完这句话，丽蒂与不可思议的城市幻象一起消失了。

杰斯汀的精灵石与屋里石碑的光芒也与之呼应似的随即消失了。

菲娜用食指戳了戳自己的脸颊，歪了歪脑袋。

“虽然还有些不大明白，不过，阿伦特在世界尽头的另一边这点，是确定的了。”

“正是如此。好——的！本来也打算找到阿伦特后就去挑战世界尽头的，这下只不过是换了换顺序而已。总之，让我们向世界尽头前进吧！”

“哇——咿！站在世界尽头的墙壁顶上，也许能看到阿伦特也说不定哦！”

“噗——噗——”

菲娜对已经兴奋过头的杰斯汀和丝说：“等一下！我们最好先回一趟新帕姆。”

“哎？为什么？”

“我们现在可是要去挑战至今为止还没有人成功过的雾之树海和世界尽头哟，在这之前做好充足的准备是必须的。这一次的冒险因为事先已经知道会有食人鸟和木头人出现，所以食物和照明基本上没怎么准备。以后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情况会发生，也不知道能够从现场获得些什么。像拟怨灵和牛龟那样的从未见过和听过的、攻击方式和战斗对策全部都不清楚的敌人，也后肯定只会多不会少。而且，再往前走的话，到时候即使想回新帕姆也不是能够说回就回去的了。所以啦，今后的冒险，我们必须先做好充足的准备，再去挑战。”

“原来如此！好——的！决定了！首先返回新帕姆！”

“噢——！”

“噗——！”

就这样，杰斯汀他们在多姆遗迹找到了前往阿伦特的新线索。

可是，这三个人和一只动物却并没有能够按计划返回新帕姆……

未完待续

To Be Continued



REVELATION

第五回

文/DREW KARPYSHYN　译/蜘蛛

前情提要

萨仁和安德森联手击退了前来暗杀卡莉的赏金猎人斯卡尔，萨仁想要套取情报，却被卡莉编出的谎言骗走。卡莉随后告诉了安德森关于西顿基地研究的情况，两人用假身分混出了伊莱修姆港，随后来到了巴塔里安人的领地卡马拉，想从达坦制造公司找到相关情报。

斯卡尔向伊丹复命，双方决定再次携手收拾局面。伊丹派斯卡尔去摧毁达坦制造公司，萨仁却从达坦公司惟一的幸存者口中得知真凶为伊丹，也知道了人类在进行银河系违禁的人工智能研究。参议会得知人类的举动后准备对人类施加惩罚，格伊利大使据理力争，维护了人类的利益。

主要人物简介

大卫・安德森：男主角。联盟军官，负责调查西顿基地被袭击的幕后真相。

卡莉・桑德斯：乔恩・格里斯姆的女儿，计算机专家，西顿基地遇袭后惟一的幸存者。

格伊利：人类驻银河系联盟的大使。

萨仁・阿特里乌斯：图里安族、参议会幽灵特工。

伊丹・哈达：巴塔里安族富翁，主使了对西顿基地的袭击。

斯卡尔：伊丹・哈达雇用的克罗干族职业杀手，赏金猎人。

钱博士：人类联盟的顶级人工智能专家，西顿基地的负责人。

第十六章

电视新闻里女主播的声音波澜不惊且一成不变，永远在用冰冷的语气播报最新的头条新闻。

“除了罚款之外，联盟已经同意因违反参议院条约而自愿接受数项贸易制裁作为惩罚。这些制裁的主要内容是限制驱动核心和零号元素的生产和采掘。某知名经济学家已经警告地球上能源的价格可能会暴涨20%以上……”

安德森用遥控器关上了电视机。

“这已经算很不错的了，情况本有可能更加糟糕。”卡莉说道。

“格伊利是个强硬的谈判专家。”安德森解释道，“但我还是认为这次我们的运气的确不错。”

他们两个坐在哈特尔一家酒店的床边。安德森用自己的名字入住，作为调查活动经费的一部分，这将由联盟支付。当然，两个人用一个房间也是形势所迫——他还没有向联盟司令部的任何人提起卡莉，如果一下子订两个房间，一定会引起不必要的怀疑……甚至是两张床的房间也会引起怀疑。

“现在怎么办？”卡莉问道，“我们要去哪里？”

安德森耸了耸肩。“老实说，我也不知道。从官方角度看，现在这件事已经归幽灵特工管了，但是对于联盟来说，还有很多漏洞需要弥补。我们不能就这么走开。”

“漏洞？”

“比方说，你就是其中之一。我们还没有任何切实的证据表明你不是一个叛徒，所以需要一些东西来证明你的清誉。而且我们到现在也不知道谁才是真正的叛徒，他们又把钱博士带到了哪里。”

“钱博士？你是什么意思？”

“大使坚信钱博士还活着，而且被关押在某处。”安德森解释道，“大使认为就是因为钱博士，基地才受到袭击。肯定是有人需要博士的知识和专长，这些人宁可杀死无辜的人也要得到他。”

“这太疯狂了。”卡莉还是坚持自己的想法，“他发现的外星技术又怎么样了？这才是袭击的真正原因！”

“没有其他人知道这件事情。”安德森提醒她道，“除了你和我。”

“我以为你会忽略这个细节呢。”卡莉说道，垂下了眼帘。

“我不会不事先和你商量就把这件事情告诉别人。”安德森向她保证道，“如果我告诉他们这条情报，他们就会追问我是从哪里知道的。这样的话我就只好把你牵扯出来了。我觉得我们都不想这样。”

“你的确一切都在为我着想。”卡莉轻声说道。

她一直在压抑着自己，好像很尴尬又很不好意思，这让安德森感觉有些奇怪。

“卡莉，怎么了？”

卡莉从床上坐起来，径直走到了房间的另一边。她停了一下，深深吸了一口气，转过身来面对安德森。

“有些事情我必须说出来。”她的声音有些低沉，“我已经想了很久，自从你告诉我在达坦公司遇到萨仁开始。”

安德森什么也没有说，只是点了点头，示意卡莉继续下去。

“我第一次在我父亲的房子里碰见你时并不相信你。就算是你把克罗干人打跑的时候，我也不能确定那是你真正相信我，还是只是为了赢取我的信任，为了让我把关于西顿基地的一切都告诉你。”

安德森几乎张开了嘴，想要告诉她可以信任自己，但是又很快改变了主意。还是让她自己来判断该不该相信他吧。

“然后我们去了达坦公司，你碰到了萨仁……我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大卫。虽然你没有告诉我。”

“你在说些什么？”安德森抗议道，“我可是什么都跟你说了！”

卡莉摇了摇头。“不是所有的事情你都说了。你说萨仁在考虑是否应该杀了你，可是又改变了主意，因为他害怕旁边还有其他的目击者。但是你从来没有告诉他你是和其他人一起来的，是吧？”

“我没有必要告诉他，是他自己琢磨的。”

“但是如果他自己没有想到这一层，就会直接杀了你！所以你即使拿自己的生命冒险，也不肯告诉幽灵特工我就在附近。”

“你自己分析得太多了。”安德森不情愿地转移了话题，“直到他离开，我也没有想过要向他说些什么事情。”

“你真不是一个老练的撒谎者，中尉。”卡莉淡淡地笑着说道，“也许因为你是一个好人。”

“你也是一个好人。”安德森向她保证道。

“不！”卡莉摇了摇头，“不是这样的，我不是个好人。也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可以面不改色地撒谎。”

“你一直在对我撒谎？”安德森脑海中响起了在达坦公司的废墟外，萨仁对自己的警告——“她对你撒谎，她所知道的比告诉你的要多得多。”

“我知道西顿的叛徒是谁，我有证据。而且我知道如何才能找到叛徒为之效力的那个人。”

安德森感觉自己好像被扇了一巴掌。他不知道究竟是哪一个事实让他更没面子——卡莉欺骗了他，还是自己尚茫无头绪的时候萨仁就早已指出这一明显的事实。

“求求你了。”卡莉读懂了他痛苦的表情，哀求道，“你一定要理解我的想法。”

“我理解。”他轻声说道，“你非常聪明，也很小心。而我却又蠢又瞎，不知道发生了些什么事情。”

离婚对他所造成的创痛一定比他自己想像的还要大。他曾经如此地绝望而孤寂，想像着能在自己和桑德斯之间建立起什么其他特别的关系，而实际上他们所有的共同点只不过是被卷进了一起联盟基地遇袭的事件中。他为了成为一名更加优秀的士兵已经牺牲了自己的一切，包括婚姻。现在他的婚姻已经尘埃落定，而他的个人感情居然又给军事任务添了不少乱，辛西娅一定会冷嘲热讽。

“我想要告诉你。”卡莉坚持说道，“第一天晚上，你把我们从克罗干人手下救出来之后。格里斯姆告诉我不要说出来。”

“但是你把事情全都告诉了他。”

“他是我父亲！”

*你根本都不怎么认识她，安德森想道。*虽然根本没有说出来。从逻辑上，他理解卡莉为什么要这么做，但是这并没有让他所受的刺激更少。*在整个调查活动中卡莉在利用、玩弄你，每次提供一点点信息把你的注意力引开，从而无法得知真相，其实她一直都掌握着你在苦苦探寻的真相！*

安德森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努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在这一点上纠缠没有意义，这都已经过去了，完结了。老是想着卡莉如何玩弄自己并无助于完成自己的任务，而且也无助于为那些西顿的死难者复仇。

“那么，谁是叛徒呢？”安德森问道，尽量使自己的声音不包含什么感情色彩。

“钱博士，这不是很明显的事情么？”

安德森还是感到难以置信。“你是说联盟中最受尊敬、最有影响的一位科学家，背叛了联盟，而且帮助他人杀光了自己亲手挑选的研究队伍？为什么？”

“我已经告诉你了！他害怕上面取消这个研究项目。他一定已经知道了我准备揭发他，而惟一能够继续研发他所发现的异星技术的办法就是摧毁西顿基地，然后把所有的脏水都泼到我的头上！”

“你真的认为他会因为这件事而大开杀戒？”安德森问道，依然充满了怀疑。“为了研究而杀害同事？”

“我已经告诉过你，他好像被什么东西附体了一样，还记得么？他似乎被约束住了。他性情大变，精神……不太正常。”

卡莉走了过来，单膝跪在安德森面前，握住了安德森的手。

“我知道经历了这么多事情之后，再让你相信我的确很难。但是当时钱博士很不稳定，我一定要向上面汇报。”

“我知道我在冒险。”她继续道，“但是一直到我听说西顿基地被摧毁才知道事情变得多么严重！我才意识到钱博士有多么危险，他已经走了多远！我被吓坏了。”

她的各种反应完全正常，但是安德森却不想听，至少是现在不想听。安德森站了起来，从卡莉的手中抽出了自己的手，走到房间的另外一边去。他也想相信她，但是现在的情况简直难以置信。一个博学而受尊敬的科学家突然变成了禽兽，为了一个异星技术杀光了所有的朋友和同事。

“你说你有证据？”他问道，转过身来面对卡莉。

卡莉抽出了一张小小的磁盘，举了起来。“我已经把他的个人文档做了备份。一旦有什么情况，我可以讨价还价。”

她把磁盘扔给了安德森，安德森小心接住。

“把这个东西交给联盟吧，这可以证明我对你说的都是真话。”

“你以前为什么不把这个东西给我？”

“我不知道钱博士是否单独做这件事。他在联盟里很有地位，很有影响力。他认识很多司令官、将军、大使、政治家。如果我把光盘交给你，而你又交给他们一伙的人……”她没有说完这句话。“这就是我为什么没有告诉你，大卫。我一定要确信此事才行。”

“为什么现在交给我？是什么发生了变化呢？”

“你在联盟里有可以信任的人，而且我现在觉得可以信任你了。”

安德森将磁盘放进了自己上衣的口袋当中，又走到床边坐在她的身边。

“你说你有办法查出来钱博士究竟在和谁一起做这个事情？”

“他在西顿的所有个人文档都存在那张磁盘里。”卡莉回答道，“里面有很多额外的研究笔记，他只记录给自己看。我在逃跑之前来不及破解他所有的文档。但是我确信我保存了他所有的财务记录。只要解密之后追踪每一条交易，上溯到源头，一定可以查出来是谁在后面为这项活动提供资金。”

安德森赞赏地点了点头，“只要跟着资金走就行。”

“正是如此。”

他们坐在床边上，又是一阵沉默。安德森先有所行动——他站起来，拿起了自己的夹克。

“我们需要把这些数据提供给格伊利大使。”安德森告诉卡莉，“这将洗清你的嫌疑，还可以告诉我们钱博士究竟在为谁效力。”

“然后呢？”卡莉问道，也急急抓起了自己的外套，“我们下一步做什么？”

“我去查清究竟是谁策划了对西顿的袭击，但是你不能和我在一起了。”

卡莉停了下来，一只手还放在袖子里，“你在说什么？”

卡莉原来不相信自己，这让安德森非常受伤，但这并不是让安德森作出决定的理由。他受伤的感情是他自己的事情，不是卡莉的事情。她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在这仿佛一团乱麻的状况中活下来，这一切都让安德森无可指摘。安德森让自己的个人感情搅了进来，这并不是卡莉的过错，但是现在他要确保这种事情不能再次发生。

“克罗干人仍然在跟踪你，我们必须安排你逃离这颗星球，让你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

“等一下！”卡莉愤怒地抗议道，“你不能丢下我不管！我的朋友在袭击中全部丧命！我有权从头到尾看着这事有个了结！”

“事情会变得很麻烦。”安德森告诉卡莉，“你是联盟工作人员的一员，但是我

们都知道你并非士兵。如果你还和跟我在一起的话，只会让我放慢速度，带来很多麻烦。”

卡莉狠狠瞪着安德森，但是想不出什么话来反驳他。

“你该做的事情已经做完了。”安德森又加了一句，拍了拍上衣口袋里面的磁盘，“你的任务结束了，但我的任务才刚刚开始。”

“这根本就不可接受！”钱抒博士高声吼道。

“这些事情是需要时间的。”伊丹·哈达回答道，希望能够安抚钱博士。他等这次会面已经急不可耐了。

“时间？什么时间？我们什么都没有干！”

“在卡马拉有一名幽灵特工！我们必须要等到他放弃了跟踪，离开之后才能行动！”

“如果他不放弃怎么办？”钱博士问道，声音又提高了八度。

“他会离开的。达坦公司和西顿基地都已经被摧毁了，再也没有证据说明我和这件事情有什么关系了。耐心点儿，他会离开的。”

“你曾经许诺，说我有机会继续我的研究工作！”钱博士意识到幽灵特工的存在使自己再也没有理由在这件事情上过多纠缠。“你可从来没有告诉过我，说我要窝在一个孤零零的炼化厂的小房间里浪费时间！”

巴塔里安人用一只手揉了揉自己的内眼，想要遏制一下挥之不去的头痛。人类从总体上来说非常令人讨厌，作为一个种族，他发现人类总是喧嚣、粗鲁而且不礼貌。但是和钱博士打交道却是另外一种折磨。

“建造这种你所需要的设施是一项非常困难的任务。”他向这位板着脸的博士说道，“就算是你，在西顿调试这些设备也用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况且这次我们是从头开始。”

“如果你没有摧毁我的实验室，也没有把供应商砸个稀巴烂的话，这根本不是一个问题！”钱博士不满地说道。

实际上，摧毁西顿基地是钱博士的主意。当他发现卡莉·桑德斯失踪以后，他立即联系了伊丹，让他的那些巴塔里安同伴们马上行动。他甚至提供了西顿建筑的分布图纸和基地的安全密码。

“我们不能让那个幽灵特工拿到达坦制造公司的记录。”伊丹至少已经解释了十次。“而且，还有其他的供应商。就是现在，我的手下也在抓紧时间为你建造一个新的实验室。这个实验室远离大本营空间，参议会的眼睛再长也看不到那么远。但是我们不能一次就下一个大订单把所有需要的东西都买齐，我们不能引起任何不必要的注意。”

“我们已经吸引了他们的注意！”钱博士说道，又回到了幽灵特工的主题上来。

自从西顿基地袭击以来，钱博士变得极为激动易怒。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他似乎变得越来越敏感、咄咄逼人，以及偏激。一开始伊丹以为可能是背叛了自己所属的人类所带来的罪恶感让钱博士的思想有些扭曲，不过没过多久他就发现真正的原因绝对不是罪恶感。

钱博士似乎已经被那个异星装置所控制，他每天都只关心这个，没日没夜地重复这个事情，好像如果他不能马上开始工作，解开异星装置上的秘密，就会浑身疼痛。

“那个幽灵特工正紧盯着我们呢。”博士警告他说，声音放低，仿佛耳语。“他也正在寻找这个东西！”

没有必要点破这个东西究竟是什么。然而，这件异星装置的秘密却几乎不可能被人无意泄漏出去。伊丹的一支深空探险队发现了这个异星装置，现在探险队依旧在外空等待着他的命令。发现这个异星装置时，它还在遥远的英仙座星云附近一个尚未被探明的空间内孤独地旋转。知道位置的人只有他们两个，还有那支小小的探险队。偶然发现这个装置的探险队里有科学家和船员，伊丹在他们发现那个装置以后就让他们一直留在那里，把他们完全隔绝开来，断绝与外界的一切联系。

如果伊丹早知道博士会如此愤怒，他一定会另有行动。事实上，如果冷静地看待整个事情，钱博士绝对不是惟一丧失理智的人。在此之前，伊丹为自己定下了一个原则，就是绝对不和人类直接打交道。在建立起自己财富帝国的过程中他犯下了许多罪行，但是没有一件能够引起幽灵特工的追踪。

就在派遣发现神秘外星装置的远征队的那一刻起，他做出了很多以往认识他的人都认为极不合乎他秉性的举动。不过，这些人只不过是因为不了解偶然间发现的这个东西具有多大的分量才觉得他有些失常。

“把那个东西放在外面不太安全，”钱博士接着说道，换上了恳求的语气。“我们应该把它搬过来，搬到近一点的地方。”

“别发傻了！”伊丹爆发出来。“那种尺寸的物体不可能被转移到另外一个恒星系统当中！更不要说我们需要动用拖船和那么多船员。一靠近英仙座星云我们难保不引起盖斯族的注意！你能想像这个东西如果落到了他们的手里，会有多么大的麻烦么？”

钱博士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但是也没有闭上自己的嘴。“那就把它放在那里好了。”他说道，语气中充满了嘲讽与同情，“就等着你所谓的专家在那个星球的表面上围着宝贝转圈，想要弄出些成果，而我却在这里无所事事！”

发现异星装置的探险队中有好几个科研人员，此次探险的目的本来也是为了探索未知的普洛斯安人技术，以便为伊丹的企业帝国攫取利润。但是探险队中没有人工智能方面的专家，钱博士说的对，这个宝贝超出了探险队科研人员的能力范围。

伊丹为了找到有知识又精通人工智能的人来挖掘异星装置上的潜力耗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花费了数百万的信用点去做调查，而他最后不得不接受这不可避免的结果——惟一合适的候选人是个人类。

他不得不咽下自己的尊严，让部下伺机小心接触钱博士。他们逢迎博士的职业自豪感和科学好奇心，每次只告诉博士一点点细节，用自己的发现逗弄博士，慢慢地将他越拖越深。这种奇特的追求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最后钱博士终于按耐不住，亲自造访了那个恒星系统中的异星装置。

此次造访的结果和伊丹预料的一样，钱博士也弄明白了他们所发现的这件装置的

意义。他意识到这绝不仅仅关乎巴塔里安人或者是人族的利益，这件东西有能力从根本上改变整个银河系，而伊丹将他完全投入到了挖掘这件装置的潜力上来。

但也有时候伊丹也在怀疑自己是否犯了一个错误，比如说今天。

“你的人都是白痴。”钱博士挑明了一个很简单的事实，“你知道他们没有我什么也干不成。他们连最基本的读数和简单的可观察数据都搞不定，更不要说经常弄错观察结果。”

巴塔里安人叹了口气。“这只是暂时的，我们只能等着幽灵特工自己离开。然后你就会有自己想要的一切，不受限制地研究异星装置，以及在这个世界的表面建立一个研究实验室，还有你需要的资源和助手。”

钱博士嘲笑了一声。“哼，你说得倒轻巧，我需要这个领域内的专家。足够聪明，能够理解我们在干些什么事情的人才，就像我在西顿的团队一样。”

“你在西顿的团队已经死光了！”伊丹终于失去了控制，发起火来。“是你协助我们杀光了他们，还记得吗？是你把他们变成了青烟和渣子！”

“不是所有的人。”钱博士微笑着说道，“起码还有卡莉·桑德斯。”

伊丹被镇住了，瞠目结舌了好一阵子。

“我知道她能做些什么事情。”钱博士坚持道，“我需要她参与这个项目。没有她，我们可能要耽误好几个月，也许是一年的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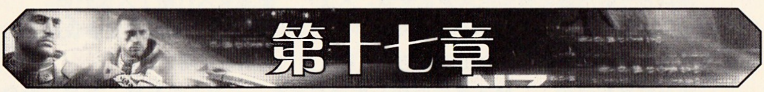
“我们现在是不是要给她发个短信呢？”伊丹讽刺道。“我相信她接到我们的邀请时一定会激动得发抖，然后迫不及待地为我们效力。”

“我没有说我们需要邀请她。”钱博士回答道。“把她弄过来就行，然后会找到办法让她乖乖合作的。我知道你有些手下非常擅长说服别人，只是别破坏了她的思考能力就行。”

伊丹点了点头。也许博士没有他所想像的那样丧失理智，现在只剩下一个问题了。

“我们怎么才能找到她呢？”

“我也不知道。”钱博士耸了耸肩膀，“我相信你会有办法的，也许该让克罗干人再去找她。”



第十七章

在过去的数周中，格伊利大使这是第二次穿过青葱的主席团区拜访大本营参议会了。上一次她踏上征途，还是因为参议会由于人类违反了大本营的法律紧急照会她并且提出质询。而这一次，则是她主动要求约见参议会。

就像以往那样，她经过了中心田园景区波光粼粼的湖面，再一次经过了质量效应中转站的模型。但这一次在进入电梯直升大本营塔顶端时，她给自己放了个假，欣赏眼前的美景。

上一次拜访这里的时候她勇敢迎击参议会，取得了一场胜利。但是以多年打拼的经验来看，她也知道展示力量并不是最后达成目标的惟一方法。在整个已经探明的银河系空间内，联盟留给其他种族的印象还是咄咄逼人、不知退让。而她上一次的举动无疑让参议会对这一看法变得更加具体形象。而今天，她想为参议会展示人类的另外一面。

电梯升到顶端，她走出电梯厢。经过礼节性的荣誉警卫，再次走上步梯到达了请愿者平台。过了一会儿，参议员们从大厅另外一边的平台上升了起来，逐个安静而又沉稳地走上自己的席位就坐。

阅读其他种族的身体语言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但是大使一直非常努力地研习这项技能。从他们僵硬而刻板的动作来看，大使敢说他们一定认为这次会面和上次一样剑拔弩张。大使在心里笑了笑，让对方大吃一惊有助于自己在谈判中占得先手。

“欢迎欢迎，格伊利大使。”阿萨利族参议员在所有的三名参议员已经就位，全息投影仪和扩音器打开以后向大使致意。

“感谢你同意会见我，参议员先生。”格伊利回答道。

“尽管我们上次会面时有一些分歧，但是你们仍然是参议会的一员。”图里安族参议员指出，“我们绝不会考虑剥夺你们与参议会会谈的权力，大使。”

格伊利能体会到他的用词和语气中微妙的暗示——他们并不吝惜自己的权力，而且对于小小的纠纷根本毫不在意。他们表明自己完全的公正而不怀偏见。而同意与人类大使会面只不过又一次暗示了参议员种族在道德上比人类高尚，精神上更加文明。

“此次会面的目的何在？”阿萨利族参议员不动声色地问道。虽然也许在感觉上她比图里安族参议员地位更高，但是格伊利觉得她在隐藏自己真正的感受方面比图里安人更强。

“上一次会面时，您说人类需要学习互惠共存之类的概念。”格伊利说道，“我今天来到这里想要告诉您，这句话并没有被我当作耳边风。”

“那么你准备如何展示你的诚意呢？”萨拉里安人问道。

“我今天要向参议会献上一份礼物。”

“你以为可以用这份礼物收买参议会么，大使？”图里安人打断了大使的话。

图里安人的反应完全在格伊利的预料之中。如果让局势看起来好像是参议院一方在故意刁难，那么他们很可能会在会谈结束之前对自己的请求有所退让。

“我无意冒犯诸位。”她道歉的时候心里暗自发笑，“这不是贿赂，而是一份自愿提供的礼物。”

“请继续吧。”阿萨利人请大使继续说下去。大使发现在这三名参议员当中就属阿萨利人难以琢磨。而且，大使在试图操纵她的时候总是觉得心里没底，这绝非巧合。

“我已经知道人类在西顿基地的问题上犯了一个错误，我们对此深表遗憾。为了弥补由此造成的损害，我来到这里向参议院提供基地中所有保密的研究文件的副本。”

“这……是一个非常慷慨的礼物。”萨拉里安人迟疑了一下，终于回过神来。

“我能否问一下，你们为什么要把这些信息与我们共享？”

“也许我们的研究最终会被证明对银河系极有裨益，也许这将有助于我们与盖斯族建立起紧密的联系。”

“我原本以为所有的资料都在基地遇袭的时候被毁掉了。”图里安人满腹狐疑地说道。

格伊利已经预料到对方会做出这样的反应。他们也许会认为文件是假的，或者敏感的数据已经被删掉，或者是已经经过审查。但是大使知道参议会有能力辨别出数据是否已经被修改，所以在评估过局势以后大使决定将文件完整地交给参议会。除了参议会已经知道的东西，再没有其他的内容可以指控人类的罪行。就算有的话，文件也清楚地说明钱博士超出官方指派的职权范围之外的私自行动，这也多多少少降低了人类的罪责。

“这次袭击中的幸存者卡莉·桑德斯中尉在基地遇袭之前为这些文件做了备份。”

现在钱博士在和巴塔里安人合作，所以惟一有意义的做法就是将他的研究成果向参议院种族的顶尖专家公开。这对双方都有好处，如果巴塔里安人决定用钱博士的人工智能研究成果对付人类，这些专家的意见也许有助于增强人类的防备。而且，审阅这些文件的联盟专家向她保证这些内容还停留在理论范围之内，离投入实际应用还有几年甚至是几十年的时间。而现在还有更加重要的一点需要大家认识。

“这份文件提到了在大本营空间边界之外发现了一个异星技术装置。”格伊利提示道。

“什么样的技术装置？”萨拉里安人想弄个明白。

“我们还不知道。”格伊利承认道，“显然，它与组织体智有着紧密的联系。但除此之外，钱博士有意将所有的细节都说得含含糊糊。从他的笔记中判断，很显然他相信那种技术比现在所有种族所掌握研发的技术都要先进许多。”

“是普洛斯安人的技术么？”

“从钱博士的笔记来看，肯定不是。我们对此也知之不多。但是在博士的笔记中暗示，它可以用来与盖斯族建立联系。”

“盖斯族？”萨拉里安人赶紧问道。“怎么联系？”

“还不清楚。也许他认为这个装置会让他有办法与盖斯族取得联系，甚至能够控制盖斯族。现在我们手中的情报还不足以做出准确的判断。但是我们相信这个技术会给我们带来法律上的威胁。不仅仅是对人类联盟，而是对整个银河系而言。”

“你确信袭击西顿基地的人现在拥有了此项技术？”萨拉里安人问道。

“有这种可能。”格伊利有些迟疑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看起来此项装置不像是在西顿的样子。钱博士的笔记看起来有些……古怪。”

“你的意思是说他的精神非常不稳定？”阿萨利人问道。

“我们有证据表明，的确是这样。”

“你能确定这项技术真的存在么？”萨拉里安人想弄个清楚，“我们是否只是在

追寻一个疯子的错觉？”

“这项技术的确存在。”大使警告萨拉里安人，“我们不能去冒忽视此项发现的风险。”

“我们需要找到为袭击西顿基地负责的人。”图里安人同意道，“趁他们还没有用这项技术威胁银河系！”

“你应该从伊丹·哈达那里着手，他是巴塔里安人，来自卡马拉。我们派遣调查此事的大卫·安德森中尉确信他就是策动袭击的幕后黑手。在我交出文件之后，你们也可以从中再次确认。”

全息投影仪短暂关闭了一会儿，参议员们开了一个简短的碰头会。

“我们将把此事传达给负责调查的幽灵特工。”萨拉里安人在商议完之后告诉大使。

“参议院非常感谢你将如此重要的情报告诉我们。”阿萨利参议员说道。

“联盟无意与参议院发生摩擦。”格伊利解释道，“我们在银河系社会中仍属初来乍到，但是非常乐意向各位展示出人类愿意合作的姿态，并且愿意与其他银河系的种族长期共存下去。”

大使从他们的表情中看出自己已经赢得了他们的认同，现在该发出决定性的一击了。

“卡莉·桑德斯当时从西顿基地逃了出去，现正藏身于卡马拉。”大使继续说道，她知道现在趁热打铁一定能得到他们的同意，“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继续呆在那个星球上，她的处境就仍然非常危险。联盟将非常乐意安排一艘战舰在卡马拉太空港以外的地方降落，把她接到安全的地方。”

“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的要求。”图里安人考虑了一下以后说道，“联盟可以与巴塔里安当局达成协议，允许联盟战舰降落。”

“我对参议院还有一个请求。”格伊利大使说道，在这里她使用了谈判中最基本也是最有效的策略之一，先同意小事，再同意大事。让别人在一件小事上作出让步会为谈判确立一个和谐与合作的基调，这样在触及更大的事情时，大家都会更加容易接受。

“联盟军官安德森中尉揭开了伊丹·哈达的面纱，他为了调查此事，也到达了卡马拉。”

“你希望他也和卡莉一起撤退吗？”萨拉里安人猜测道。

“实际上，我希望他在追踪伊丹·哈达之后能与你们的幽灵特工一起行动。”

“为什么？”阿萨利人问道。格伊利不能确定阿萨利人这样问是因为有所怀疑，还是仅仅出于好奇。

“有几个原因。”大使承认道，“首先我们认为钱博士还活着，如果能抓到他的话，我们希望能将他引渡给人类联盟，以便对他在袭击西顿基地这一罪行中所应该承担的责任进行审判。其次我们也将这次行动视为一个安德森中尉学习的绝佳机会，幽灵特工久享盛名，他们是参议会的代表，是大本营空间的守护者。与这些精英特工一起共事有助于我们的中尉更好地了解维护星际间和平与稳定的方式。”

她在继续说下去之前犹豫了一下，为下面的话准备更加准确的措辞。她接下来的

要求有可能得到适得其反的效果，但这个要求也正好是此次会见的真正目的。而且，参议员们可能已经考虑过这个问题了。

“我也希望你们的幽灵特工对此次任务中安德森中尉的表现做出评估，如果他表现出色的话，也许可以考虑让他成为一名幽灵特工。”

“接纳某人成为一名幽灵特工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图里安人抗议道，“在他们被考虑成为一名光荣的特工之前，每个人都必须用自己多年的军事或者执法服役经验来证明自己。”

“安德森中尉已经在联盟军中服役了差不多十个年头。”大使向他们解释道，“他出色地完成了N7精英特训项目，在戎马生涯中赢取了无数嘉奖、勋章和殊荣，我可以立即向参议会提交他的服役记录。”

“所有的候选人必须经过严格的甄别与筛选程序。”萨拉里安人解释道，其实是提出了自己的抗议，“一般来说，至少包括背景调查，精神与意志评估，以及漫长的导师指导与实战演练。”

“我并没有让诸位现在就接纳他成为一名幽灵特工。”大使澄清，“而只是请你们批准他在此项任务中与幽灵特工萨仁一起行动，并且根据他在任务中的表现判断他是否拥有相应的潜力。”

“你们种族在银河系中还是初来者。”阿萨利人告诉大使，在这个问题上终于不再继续玩捉迷藏的游戏。正式的官方文件中，所有种族的成员都可以成为幽灵特工，但是实际上幽灵特工几乎毫无例外地来自这三个参议会种族。

这种偏见也非常好理解——赋予某个种族的某个成员直接向参议会汇报的权利，并且有权在必要的时候自行采取超出银河系法律的行动，这对于这个人所属的种族的认同来说太重要了。允许一名人类的成员成为幽灵特工将向银河系所有的种族传递出这样一个信息，那就是人类的地位与参议会种族——阿萨利族、萨拉里安族和图里安族并无区别。当然，这与现实情况也差的不远，所以大使也有底气推动此事。

“许多种族成为参议会的成员已经有许多个世纪了，却还没有一名幽灵特工选自于他们的种族。”阿萨利人说道，“如果我们同意你的要求，接纳你们的成员成为幽灵特工，一定会引起这些种族的愤怒。”

“我相信，当年图里安族成为参议会成员并且拥有幽灵特工时，这些种族也一样愤怒。”

“那只是例外的情况。”萨拉里安人插嘴道，为图里安族参议员打起了掩护。“图里安人在平定克罗干叛乱时贡献很大。他们挽救了数以百万计的生命。”

而且他们的舰队有阿萨利族和萨拉里安族的舰队加起来那么大，格伊利自己在心中为他的话又加上了一句。

大使又接着朗声说道：“上一次我们会面时，你告诉我说人类一定要为他人而牺牲自己。我本来可以拿西顿的研究数据和你们在这件事情上讨价还价，但是我最终还是决定让你们为了更大的利益而发自内心地作出决定。现在我向诸位提供我们人类最

好的士兵协助终止这个由于我们的不明智而带来的威胁，而我所有要求的回报不过是让中尉成为幽灵特工可能的候选人。”

参议会这一边没有立即回答她的问题。大使意识到因为上次会面时自己的举动，参议员们此时还怀有戒意。但是有时候需要决断，有时候又需要默许与退让，她必须向参议会展示人类在界限的两边都有能力活动。

“我在这里并没有提出任何要求，我并没有在这里要求诸位许诺什么，或者同意什么。我相信这次的经验对于安德森中尉和联盟来说都大有裨益。我相信此举也将增强联盟与参议院其他种族的联系。而且我相信，此举有利于人类更好地理解我们对最广泛的银河系共同体所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无论如何，如果诸位拒绝了这个要求，我也愿意接受你们的智慧所作出的判断。”

她料定参议会会再次商讨一下自己的提议，然而，令她吃惊的是，阿萨利人露出了温暖的笑容。

“你的意思已经表述得非常清楚了，大使，我们同意你的请求。”

“非常感谢您，参议员。”格伊利回答道。意见突然之间就被采纳让人有点措手不及，但是她尽力从这场意外中恢复了过来。

“本次参议会的会议到此结束。”阿萨利人说道。参议员们纷纷从座位上起身，消失在自己平台的步梯另一端。格伊利转过身来走下长长的请愿者平台的步梯，一直皱着眉头。她仔细研究过过去五个世纪以来参议会的所有决议，在每一次决议中他们都能达成一致。如果有一些纷争，他们就会开始辩论，直到达成各方都满意的结果。

所以，这次怎么可能阿萨利族参议员一个人就可以同意她的请求？

格伊利走到了电梯间，进了电梯，答案终于浮现在了她的脑海。他们肯定是在自己提出这个要求之前就已经预料到这个议题。他们一定知道自己想向哪个方向领导此次会晤，而且在她提出伊丹·哈达的时候就在短会中讨论了此事。他们在大使提出要求之前很久的时间就已经讨论过此事。

格伊利大使原本以为就像以往她所经历的谈判一样，自己牢牢控制整个局势，操纵参议会，将谈判向自己有利的方向引去。上一次大使打了参议会一个措手不及，但是这一次他们有备而来。参议会才是控制局势的人，他们让大使在写好的剧本中像个听话的演员一样走下去，早已对结果成竹在胸。只有在这出戏大幕落下的时候，他们才挥了挥手微妙地揭示出真相，他们也早已知道大使会明白自己的意图。

电梯在不断下降，会面达到了自己最初想要达到的目的，格伊利大使至少可以这样安慰自己。但是她自己从来没有被人操纵过，她不禁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犯了一个错误。

为什么参议会如此急切地同意了她的要求？他们真的认为人类已经为此做好了准备么？或者，他们只是希望安德森不体面的失败，以此作为借口拒绝人类？

如果没有搞错的话，此次经历让她重新对参议会充满敬意，因为他们也深刻地理解了谈判和外交。她一直把自己当作是政坛的学生，而现在她明白自己只不过是在大

师的脚底下学了些皮毛而已。

参议会向大使发出了一个明白无误的信息——他们也知道如何将这场游戏玩下去，丝毫不比你格伊利差。也许以前人类联盟在面对参议会的时候有些微弱的优势，但现在已经灰飞烟灭。大使意识到，下一次自己面对参议会的时候，将不得不对自己的判断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无论谈判准备得多么充分，而自己又是多么谨慎，潜意识中总是有挥之不去的不安——究竟是她在引导谈判，还是谈判在引导她?

而且，她也完全相信，这正是参议会想要达到的目标。

第十八章

“我们快到了，桑德斯中尉。”司机提高了嗓门，努力让自己的声音不被六轮装甲运兵车发动机的轰鸣所淹没。车辆在哈特尔外围的沙地中颠簸前行。“离会合地点还有几公里。”

除了司机之外，装甲运兵车里还有其他另外五名联盟士兵，在离开这个星球的最后一分钟都要为卡莉提供最仔细的保护。她和司机坐在前排，而车上的其他成员都挤在后面。命令下达时已经有四名联盟士兵等候在卡马拉，前一天晚上根据联盟司令部直接下达的指令从伊莱修姆港又增援了两个人。

他们的车辆是巴塔里安人的运输车，根据参议院的请求，巴塔里安地方当局把这辆车借给了联盟。这是格伊利大使为了让卡莉安全地从卡马拉到达联盟所属的区域而努力达成的交易之一。

运兵车努力爬上一个沙丘，发动机轰鸣的声音更大了。密集的沙丘叠叠重重，一直蔓延到落日方向的地平线上。还有二十分钟天就会黑了，但是那时卡莉已经坐在联盟派来接她的护卫舰里面了。

“巴塔里安人竟然同意把运兵车借给我们，还允许我们在野外降落，真让我吃惊。”司机又高声说道，没话找话。“一般来说他们不会同意在空港以外的地方起落飞行器的，尤其是联盟的飞行器。”

卡莉理解这个人为什么感到非常好奇。他知道肯定是有什么大事发生，但是他得到的命令仅仅是开车接她并把她送到接应点，而绝无可能知道卡莉和西顿遇袭有什么关系，也不可能有人告诉他为了让巴塔里安人做出这样的让步，格伊利大使在密室里又与参议会达成了什么样的幕后交易。卡莉一言不发，她绝不会去满足他的好奇心。

卡莉只是在想，为了达成这样的妥协，联盟做出了多少让步。他们达成了什么样的交易？安德森也许知道一些，但是在宾馆的两天时间里他几乎没有和卡莉说什么话。

卡莉并没有埋怨安德森，他非常信任自己，但是自己却利用了他。卡莉太清楚背叛能给人带来多大的伤痛了，现在自己被送到了一个别人不知道的地方保护起来，而

安德森还留在卡马拉追踪钱博士。

她一直在想在这一切结束之后一定要继续与安德森联系。一开始接近他只是为了自己的需要，当时很害怕，又孤身一人，除了那个生硬粗暴又几乎一无所知的老爸，她还需要其他的什么人可以依靠。但是在两个人仅仅相处了几天之后，她就感觉到他们之间有机会建立起超越普通朋友的关系。

不幸的是，她现在怀疑他会不会再对她有什么想法。在她伤害对方之后，也许安德森就会断绝念头。卡莉意识到自己可能再也见不到安德森了，不禁又是一阵伤心。

“抓好了，女士！”司机突然高声叫道，一下子把卡莉从自己多愁善感的思绪中拉了出来。司机疯狂地打方向盘，车辆猛地开下了道路，几乎翻了个底朝天，“我们有客人来了！”

萨仁就趴在几公里开外的一块突出的岩石上。逆着落日的余晖，他能够分辨出那辆卡莉·桑德斯所乘坐的装甲运兵车的侧影。

昨天从大本营参议会接到任务更新的指令之后，他就一直气鼓鼓的，心里五味俱全，甚至已经出离愤怒了。他们命令自己和一个人类合作！而这一切只不过是因为参议会觉得需要为人类提供了西顿基地的调查情报加以褒奖！这些情报自己早已独立获得了！

他早就知道伊丹·哈达是这一切的幕后黑手，但是这条情报他一直没有告诉参议会。他还要因为人类向他提供了这条情报而假惺惺地表示感谢。现在必须要在完成这项任务时允许一名人类和自己呆在一起，而且此人不是别人，正是那个该死的混蛋安德森，这个家伙在他的调查过程中总是不断地添乱。

但是在接着读取新的任务内容时，他的愤怒渐渐变成了好奇。现在已经知道巴塔里安人与西顿遇袭脱不了干系，但是萨仁却对西顿保存下来的文件中提到的极为奇特的异星技术一无所知。虽然关于异星技术的细节不是特别多，但是似乎这个装置所处的时代可以一直回溯到普洛斯安人灭绝的那段时间。

萨仁一向对普洛斯安人突然间无法解释地神秘消失抱有极大的兴趣，究竟是怎样一长串难以想像的事件，究竟发生了怎样的灾难才能让一个曾经盘踞了整个银河系的庞大帝国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一下子蒸发得无影无踪？事实上几乎所有普洛斯安人的痕迹都被抹消得干干净净，只有质量中转站和大本营市幸存下来，它们也成了这个曾经伟大的种族所留下来的惟一遗产。

当然，现在有几百种解释出炉，但一切不过是理论和猜测。普洛斯安人灭绝的真像仍是一团迷雾……而这个史前异星技术可能是解开这个谜团的钥匙.

从钱博士的笔记中他可以拼凑出一点儿东西来——他们发现了一艘异星战舰，或者是一个在椭圆轨道上运行的太空站。这个装置拥有一定的人工智能能力，可以自我检视，甚至是对重要的系统进行自我修复，而完全不需要像大本营市里的看护者那样的有机体生命进行运营维护。

再继续钻研下去，似乎博士相信此发现也许有一天可以帮助他建立与盖斯族的联系……甚至是控制盖斯族。这一事实所暗示的后果令人战栗不已——庞大的合成生命体军团，数以百亿计的军队，只要有一个人对人工智能流程非常了解并且能对它们的人工智能处理施加影响，就能够获得它们的绝对忠诚。

不过随着萨仁对材料的进一步研究，一开始的好奇渐渐变成了冰冷阴暗的算计与策划。他一知道自己需要找的人的名字，就明白了任务最要紧最困难之处就在于找出伊丹的位置。他可能像一只虫子那样缩起来，在数千平方公里的岩石和沙漠上无数个炼化厂中找一个，然后躲到阴暗的地堡里，像鼹鼠一样把他挖出来将会耗去无穷多的时间。

如果他没有接到参议会关于任务的新说明，可能的确需要花上无穷多的时间。但最新的指示中包含了将卡莉从这个星球接走的计划细节，萨仁知道斯卡尔还留在卡马拉，因为自己没有接到任何关于那个大个子克罗干人已经离开港口的报告，所以那个家伙很可能还留在伊丹身边。

而且伊丹已经花钱雇了斯卡尔，让他干掉卡莉。萨仁对巴塔里安文化非常了解，知道伊丹不愿意丢面子去雇用执行指定任务失败的人。如果机会真的闪现出来，伊丹会再次让斯卡尔去追杀桑德斯。

萨仁尽了自己所有的努力让这个机会出现在伊丹面前。他知道伊丹在卡马拉政府的上上下下都有人为他提供情报，尤其是在港口部门。自己所要做的只不过是保证参议会允许未排定在原规划表中的联盟战舰在沙漠中降落的要求登录到正式的官方记录当中。

这种不同寻常的请求一定会吸引什么人的注意，然后这条情报一定会沿着层级一路上报，最后通过马屁精和下属报到伊丹那里去。而且萨仁非常确信，伊丹一定足够聪明，能够猜出来联盟战舰要来接走的人是谁。

这个计划惟一的缺陷是，意图太明显了。如果伊丹怀疑这是一个陷阱的话，可能根本不派出任何人来应对这条情报。萨仁在自己的远程双筒望远镜里看到了联盟士兵驾驶的装甲运兵车开了过来，接着那辆车又拼命的转弯，司机拼命躲闪，几乎翻车。萨仁又扫描了一下附近的沙丘，发现其他四辆车的尾烟正在一路迫近，搭载了机枪与小口径炮的快速越野车正从不同的方向迫近速度较慢的装甲运兵车。

伊丹咬钩了。

“见鬼！”追杀过来的越野车发射的小炮弹在车辆旁边爆炸了，炸坏了装甲运兵车的悬挂系统，一名后座上的海军士兵大声叫骂道。

司机使出了吃奶的劲儿，尽量避免车辆被敌人的炮弹直接击中。运兵车在沙丘之间毫无方向地七歪八扭，驶入小的夹谷，避免自己被敌人的车辆锁定。就像装甲运兵车的名字一样，车辆的四周都有护甲。然而，运兵车毕竟只是交通工具，它并非战斗武器，车上并没有搭载机枪。而车体和底盘上的护甲设计也只是用来保护车内乘员不

被狙击枪或者是地雷伤害到。对于这些搭载了反坦克武器的越野车来说，装甲惟一的作用是减缓他们发射的炮弹所带来的冲击。

后座上，一名联盟士兵打开了无线电，大声警告赶过来的联盟护卫舰他们现在遇到了怎样的突发情况。

“求救，求救！我们遭遇敌军火力，着陆地点正在交火！重复一遍，着陆地点正在交火！”

“我们看见至少四辆混蛋战斗车辆跟着我们！”司机回过头喊道。车子开上了几块裸露出来的大石头，先是凌空飞起，落地后又朝向旁边一歪。

“战地至少四辆敌军车辆！”无线电通讯员高声喊道，“硫磺岛号，你听见了么？”

“我是硫磺岛号。”一个声音从无线电中传出。“收到，地面小队。我们还有十四分钟才能赶到，你们要挺住！”

无线电操作员一拳狠狠砸在了车辆的装甲上，“我们根本坚持不了那么长时间！”

“你要甩开他们！”后座上的另一名士兵向前面喊道。

“你他妈的以为我现在在干什么？”司机甩回来了一句。

运兵车飞上了另外一个沙丘的坡顶，炮弹正在他们车身的后方落下，气浪将运兵车向前猛地推出了十米多远，运兵车腾空而起，又狠狠地砸在了地上。高能震动吸收器承受了绝大部分冲击力，但就算卡莉已经系好了安全带，砸在地上的力量还是让她猛地一颠，脑袋磕在了运兵车的车顶上。这一下磕得卡莉的牙齿咬了一下舌头，满嘴都是血腥的味道。

后座上的人恐怕更加糟糕，后面五个人挤在一起，根本无法系上安全带。他们从自己的座位上被甩出来，先是撞到了车顶，然后又纷纷落下，肘部、膝盖和脑袋都被磕得不轻。他们先是一阵惊叫，然是痛苦的呻吟，接下来又开始“问候”前面的司机。

开车的司机没有理会他们，只是喃喃自语。“他们太快了，我们不可能跑过他们。”

卡莉不知道这句话他是对自己说的还是对车上的其他人说的。

“你干得很棒。”卡莉安慰他说，“再让我们多活几分钟就行了，你可以的！”

司机没有回答卡莉，只是身体前倾，更加靠近方向盘。没有任何提醒，他将运兵车转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弯，冀望以这个绝望的动作让敌军大吃一惊，捉摸不到他的轨迹。装甲车的惯性让所有的人都没法控制自己的身体，在一瞬间装甲车剧烈的抖动，轮子只有一边着地，又是狠狠地晃了几晃才平稳下来。

装甲运兵车的六个轮子一着地，司机就猛踩油门，车辆又猛地向前冲去，在车身后面激起滚滚尘烟，石子和砂粒四处飞溅。坐在前面的卡莉这时可以清楚地看到敌人的车辆。佣兵的车辆从两边散开，想要追上装甲车，从前面堵住他们。另外两辆原本就跟在他们后面的车辆不断用车上搭载的小口径炮轰击装甲运兵车，与他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转了这个一百八十度的大弯之后，联盟士兵们现在向原来他们身后的两辆车直接冲了过去。

“你们这群混蛋玩过老鹰抓小鸡么？”司机喊道，他的脚没有离开油门，装甲运兵车恶狠狠地向一辆轻装甲的佣兵越野车迎头扑上去。卡莉现在还是被安全带绑在位子上，无力去制止将要发生的事情。两车之间的距离一瞬间就变为零，卡莉能做的事情只能是抱头缩身迎接两车相撞的冲击。相撞之前的最后一秒钟佣兵的越野车想要转弯躲开，但是已经太迟了，相撞无可避免。装甲运兵车猛地撞上了迎面而来的佣兵战车的左前侧，因为对方想向旁边躲开，所以没有完全正撞。两车的相对时速加起来足足有每小时两百公里，仅仅是正面撞上一半也足够了。

佣兵的战车被撞散了架，冲击的力量将整个车身撞开了。轴承掉到了地上，轮胎飞舞着翻滚了出去，车门耷拉到一边。金属块被四分五裂，落在沙地上又弹起来。油箱裂开，冒出一阵火花，一声巨响爆炸了。车内的佣兵都被火焰吞噬，熔成了一堆残渣。佣兵司机在最初的碰撞中立即毙命，接着变成了一个熊熊燃烧的火球，和佣兵战车一起滚到了一百米开外的地方。

车内其他佣兵的尸体都被甩出，在空中以超过每小时100公里的速度翻滚，肢断体裂、颈崩脊碎，脑袋咕噜噜地飞开。鲜血四溅，喷得石头和沙子上到处都是。

联盟士兵们所搭乘的装甲车显然更加结实，车身的各个部分还连在一起，只是车辆的前脸被撞得像手风琴一样层层叠叠。把佣兵的车辆撞飞以后，运兵车也打了几个滚，最后终于四轮朝天地停了下来。卡莉被撞得几乎失去了知觉，碰撞带来巨大的冲击、加速度又让血猛地涌向头部，卡莉只感觉自己眼前直冒金星。她感觉到有人在摸索自己的安全带，她本能地挥手要赶开那只手，直到听见一个人类的声音要她镇静才停下虚弱无力的反抗。

卡莉想要集中注意力，装甲车已经不再移动，但自己的世界依旧天旋地转。司机仍然被安全带绑在她身边的位置上。方向盘被崩飞，转向柱的一端插进了司机的胸膛，从后胸穿出来，露出参差不齐的柱头。他的眼睛瞪得大大的，瞳孔却还直直盯着她，仿佛在埋怨卡莉。

卡莉知道自己一定僵住了一下。一名后座上的士兵爬出了车外，胳膊伸进破碎的前车窗想把她从安全带中解出来。卡莉的双手不再抗拒，而是伸出手紧紧顶住已经翻过来的车顶，这样在安全带被解开时就不会一下子头朝下掉到车顶上。

安全带被解开了，卡莉终于没有让自己的脑袋砸在车顶上，不过一只膝盖还是在身体落地时磕在了被打碎的仪表盘上。几双有力的大手抓住了她，把她从前风挡破碎的玻璃大洞中拉了出来，现在她终于可以活动自如了。

卡莉站了起来，脑袋里过量的血液又重新回到了身体中，眼前的世界慢慢清晰起来。后座上的盟军士兵都奇迹般的幸存了下来。他们五个人和卡莉躲在已经翻个底朝天的装甲运兵车的阴影里，用它做掩体掩护自己。

卡莉可以听到对方武器开火的声音。不是重型反坦克武器的“嗵嗵嗵”，而是清脆的“嗒嗒嗒”，她认出这是冲锋枪的声音，还能够听见子弹被装甲车的底盘弹开时金属撞击的铿锵作响。他们藏在装甲车后面，躲开了敌人的直接射击。

卡莉自己甚至一把手枪也没有带，但是所有的联盟士兵在运兵车变成废铁时将自己的武器保护得非常好。但不幸的是，他们被敌人机枪连续稳定的射击死死钉在地上，一直没有机会开枪。敌人的弹幕射击非常连贯，哪怕暴露在外一秒钟都太危险了。

“他们为什么不用自己的加农炮？”卡莉高声喊道，声音几乎被子弹呼啸的声音淹没。

“他们肯定是想活捉我们！”一名士兵看了卡莉一眼，回了一句。所有的人都意识到，敌人关心的只是他们之中某一个人一定要活着。

“对方要从侧翼袭击我们！”另外一名士兵高声喊道，枪口指向了另外一个方向。

一辆车从远处疾驰而来，因为距离太远，几乎看不见。它在远处不断做着大幅度的弧线机动，士兵们的冲锋枪射程根本不够。

卡莉的注意力却从远处的佣兵车那里被吸引开，因为头顶上方传来了震耳欲聋的发动机轰鸣声。不可能搞错，这就是太空战舰驱动核心发动机在大气层内发出的声音。她将目光投向上方，看见了远处一艘战舰从空中直降下来。

“是硫磺岛号！”一名士兵高声喊道。

战舰飞速移动，直扑那辆想要从侧面偷袭他们的越野车。离地面不到五十米的距离上，战舰猛地停住了，准备开火。一束激光从战舰的守护神防御激光系统射出，精准地指向了那辆越野车，把它变成了一堆扭曲的钢铁。

硫磺岛号机身一倾，改变了方向。战舰的轨道直接指向剩下的两辆佣兵战车，联盟士兵们同时发出了振奋的欢呼声，他们的骑士终于来了！

斯卡尔早在硫磺岛号向第一辆蓝色太阳佣兵车倾泻火力之前就已发现了硫磺岛号的位置。这艘护卫舰的到来会增加少许不便，但是却并非出乎意料。

斯卡尔的战车冷静地向旁边迅速移动，然后他跳出了自己的车辆，大声地吼出命令。佣兵立即遵令从车辆的后备箱中取出了早已准备好的便携式质量加速火箭炮，并且装配完成。

当联盟的护卫舰向第一辆佣兵的车辆发射激光的时候，斯卡尔正在将一个装有数百个子燃爆弹的发射包装填到了弹仓之中。当护卫舰在斯卡尔的面前以大弧度冲过来时，他校正了瞄准并且锁定了目标，并在听到被掀翻的运兵车后面联盟士兵欢呼时，扣动了扳机。

硫磺岛号上装载的守护者激光系统的编程完全针对远程打过来的导弹，根本无法对付近距离的密集火力。一般来说，这些致命的炮弹会被战舰的动力反应装甲弹开，不会对舰体造成什么损伤。但是因为战舰要在行星表面着陆并接纳地面分队，这些护盾一定会被关掉。就像斯卡尔想像的一样，硫磺岛号来不及对这些子燃爆弹做出反应。

数以百计的子燃爆弹击中了战舰的外壳，爆炸时在装甲上撕开了拳头大小的破洞。舰上的人员被突如其来暴雨一样在舰体内四处弹飞的燃爆弹撕成了碎块。硫磺岛

号失去了控制，一头栽倒在了地上，冒起了熊熊大火。大块的火球像雨点一般在硫磺岛号的旁边落下，佣兵们四散奔跑并寻找掩体。斯卡尔没有理会天空中仍在不时飞落的炽热金属条块，而是把自己的冲锋枪甩到了肩膀上，向那辆已经被掀了个底朝天的装甲运兵车大步走过去。

斯卡尔从运兵车的正面直接走了过去，知道运兵车另外一边的联盟士兵根本看不见他。运兵车为他们提供掩护的同时也挡住了他们观察正前方的视线。

当他靠近运兵车时，蓝色太阳佣兵向两翼移动，他们与运兵车的位置形成一个三角形，这样佣兵的火力就不会击中斯卡尔。他们仍然在向运兵车发射高爆子弹，压得运兵车另外一边的联盟士兵们抬不起头来。

斯卡尔不顾被己方火力击中的危险，在离运兵车不到十米的地方停了下来。他身上的每一块肌肉都收紧了，调集自己的生物异能。收紧的肌肉通过外科手术植入神经系统的放大模块触发了自动生物回馈反应。他开始收集暗黑能量，就像黑洞吸收光线一样不断地将身边的暗黑能量聚拢。大概花了十秒钟的时间，暗黑能量才积累到了最大值。然后斯卡尔猛地挥出一拳，一股力量波砸向了他的目标。

已经被翻了个底朝天的装甲运输车被甩上了天空，越过了目瞪口呆的联盟士兵的头顶，重重摔在他们的身后十几米远的位置上。士兵们都被震住了，一下子都不知所措，这一变故让他们现在完全暴露出来。所有的训练都没有告诉他们在这种情况之下应该怎么办，他们不知所措，一个个都僵住了，几个人挤在一起，蹲在沙地上。

如果不是他们的对手和他们一样吃惊的话，联盟士兵早已经被雇佣兵全部扫倒了。佣兵们看到克罗干族生物异能者生生将四吨重的装甲运兵车掀起来在空中飞了几圈，惊讶得停止了射击。

“放下你们的武器！”斯卡尔吼叫道。

联盟士兵们很合作，他们知道自己已经输掉了战斗。于是这些人缓缓站起身，高举双手，并将冲锋枪扔在了地上。卡莉知道自己别无选择，所以也照做了。

斯卡尔向前大步走来，一把抓住了卡莉。他的力气很大，卡莉疼得一声叫唤。一名士兵踏出半步想要帮助卡莉，但是又很快缩回来了。卡莉很高兴——他现在也帮不了自己，此举只会让他白白送死。

雇佣兵用枪指着他们的战俘，斯卡尔半拖半扛地将卡莉带到了自己的车边，先把她扔进后座，然后自己爬进车坐在了卡莉的身边。

“把他们都宰了。”斯卡尔向自己的手下吩咐道，向联盟士兵的方向点了点头。

尖利激烈的枪声淹没了卡莉的尖叫。

远处的萨仁趴在自己精心挑选的地方一动不动，从双筒望远镜中将所有情况都尽收眼底。令他吃惊的是，斯卡尔没有杀死桑德斯，只是将她抓了回去。显然，卡莉与这件事情的关联远远超出了自己最初的预料，但这对整个事情并没有任何改变。

雇佣兵们爬进了自己的运输车，绝尘而去。他们打开自己的车灯，照穿了夜幕中

的迷雾。

萨仁从隐身位置一跃而起，跑到了自己停在附近的小车旁。这辆车已经为夜晚的隐秘行动经过了特别的改装。车前大灯加装了暗化网，可以将外来的照明光线都散射开，而且车辆灯光被调到只照射车前一小块道路的角度，做导航足够，但是从一公里之外几乎什么也看不见。

而雇佣兵们所搭乘的大马力车辆就像夜晚沙漠中的一颗明亮的星星，萨仁可以从十几公里之外轻而易举地看得清清楚楚。

他现在要做的只是跟着他们，他们会把自己引领到伊丹藏身的地方。



第十九章

安德森对于此次会面不能不感觉到紧张。虽然参议会已经同意了大使的请求，但是上次与萨仁见面时的场景还历历在目。很长一段时间内安德森都确信萨仁本来是要在达坦公司的废墟前将自己干掉的。所以当大使告诉他萨仁对人类怀有普遍的憎恨时，安德森一点儿都不吃惊。

“所有幽灵特工的个人信息都是保密的。”大使告诉安德森，“但是我们的情报人员挖出了一些有趣的东西，似乎萨仁的兄弟在第一次接触战争中阵亡了。”

中尉知道还有不少图里安人对第一次接触战争耿耿于怀，尤其是那些失去了家人的图里安人。而且安德森怀疑萨仁不是那种可以放下忌恨的人，而会反复咀嚼着这种痛苦。一开始的时候只是为自己的兄弟复仇的欲望，但是经过八年的发酵，这种心态变得更加黑暗，成为一种对全体人类成员仇视的扭曲心态。

安德森一开始只是想抓住那些该为袭击西顿基地负责的人，而并没有预料到因为要执行此任务有朝一日会与萨仁并肩作战。他对此事有种十分不祥的预感，就像黑斯廷斯号最初接到西顿的紧急求救信号时一样感觉非常差。但是他已经接到了命令，必须要执行这个命令。

图里安人已经迟到了一个小时，这也没有让安德森感觉更好一些。为了让会面更顺利一些，安德森让萨仁决定两个人什么时候在哪里见面。萨仁选择了中午时分在哈特尔市郊一个破败的小酒吧会面。这样的场合里所有的客人都不会在意别人的谈话。这种地方没有人关心别人在做些什么事情。

而且这种地方也不可能有什么人监听他们。这个小酒吧在下午几乎就是空的——也许图里安人就是因为这个理由才选择在白天这个时间会面。这是个不错的理由，但是在安德森坐在角落的桌子旁百无聊赖地喝着自己的饮料时，不得不去想萨仁这一回又在玩什么花样。

他为什么还没有来？这是不是一个圈套？是不是什么想要把自己甩开，以便让幽灵特工继续单独地进行调查？

二十分钟之后，安德森终于下定决心准备离开的时候，门开了，他一直等待的人走了进来。酒吧侍应生和除安德森外惟一的一个客人都先是抬头看了萨仁一眼，然后又移开了视线。萨仁杀气腾腾地走到了安德森面前。

“你迟到了。”图里安人坐下来的时候，安德森说道。安德森并不指望他会道歉，只是觉得萨仁至少应该解释一下自己迟到的原因。

“我干活去了。”回答非常简短。

图里安人看起来非常憔悴，好像整晚都没有睡觉。安德森昨天下午将卡莉交给护送小分队之后就与萨仁联系，但是一直没有联系上。他怀疑萨仁在接到指令之后是否一直在不停息地工作，想要在可恶的人类拍档加入任务之前把所有的事情都搞定。

“我们现在是一条绳上的蚂蚱。”安德森提醒萨仁道。

“我已经接到了从参议会发出的指令。”萨仁回答道，粗重的语气中却充满了不屑。“我得尊重他们的意见。”

“非常高兴听你这么说。”安德森冷冷地回答道，“上一次我们见面时我以为你要杀了我。”隐瞒这一点并无意义，他想试探一下自己应该与幽灵特工保持什么样的距离。“在剩下的任务中，是不是你要一直指导我的行动？”

“我绝不无缘无故乱杀人。”萨仁提醒他道。

“如果你要杀什么人，永远都能找出理由。”安德森原句奉还。

“但是我现在找了一个很好的理由让你活下去。”萨仁向他保证，“如果你完蛋了，联盟一定会哭着喊着要我的脑袋。而参议会又很有可能把我的脑袋交给人类，或者至少他们会剥夺我作为幽灵特工的身分。

“说真的，我一点都不关心你是死是活。”幽灵特工继续说道。从他的语气中，好像这两个人正在讨论天气。“但是我也不会去做什么威胁到我职业生涯的事情。”

只要你能保证自己平安无事地离开，安德森自己心里又加了一句。接着安德森高声说道，“你拿到我们交给参议院的文件了么？”

萨仁点了点头。

“我们下一步怎么办？怎么样才能找到伊丹？”

“我已经找到他了。”萨仁得意地回答道。

“你是怎么找到他的？”安德森吃惊地问道。

“我是幽灵特工，就是干这个的。”

安德森意识到再追问下去也不会有什么其他的解释，于是把这个问题放到了一边。“他现在在哪里？”

“在一个零号元素炼化厂的地堡里。”萨仁回道。他把建筑图纸在桌子上铺开，“这是建筑的结构图。”

安德森想问他是从哪儿搞到这些建筑图纸的，但是又把话咽了回去。根据法律的要求，所有的零号元素炼化厂都需要至少半年审查一次。每一个工厂的分布图都需要提交给审查员。对于一名拥有幽灵特工权限的人来说，从别人手里拿到图纸太轻松了。

“我已经侦查了外围。”萨仁继续说道，“外围是炼化厂工作人员的居住区，没有什么防备。如果我们一直等到夜幕降临，会非常轻松地走到炼化厂的外面，而且不会引起任何人的警觉。”

“然后呢？我们偷偷溜进去把伊丹干掉？”

“我想抓活的，这样就可以审讯他了。”

萨仁说出“审讯”两个字的语气让安德森不寒而栗。他知道萨仁非常残忍，不难想像他实际上一直视虐待囚犯为工作的一部分，一种享受。

图里安人一定看到了他的反应。“你不喜欢我，是吧？”

没必要向他撒谎。反正萨仁也不会相信他。

“我不喜欢你，显然你也一样。当然我尊重你所做的事情，你是幽灵特工，我觉得你的工作完成得非常棒。所以希望能从你那里学到点儿什么东西。”

“我只是希望你别把我的任务给搞砸了。”萨仁回答道。

安德森不准备上钩。“你说我们要在天黑以后潜入到炼化厂，之后我们要做些什么？”

“我需要休息一下。”图里安人疲惫地回答道。这更加证实了安德森关于他昨天晚上没有睡觉的猜测。

“炼化厂离城市有两个小时的路程。如果我们在日落以后两个小时出发，赶到那里的时候就已经是半夜了。这样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混进去，并且在天亮之前再出来。”

图里安人把自己的椅子从桌子前面推开，显然认为会谈已经结束了。“十六点钟的时候我们还在这里见面。”说完转身向外走去。

安德森一直等到他离开才把钱扔到桌子上结账，然后也起身离开。卡马拉这里用的也是银河系标准的20小时制，现在还不到十二点钟，安德森可不想把剩下的四个小时都扔在这个小酒吧里。

而且，自从昨天早上开始，他还一直没有向格伊利大使汇报过。现在正是一个回去检查任务进度与装备的好时机，还要问问卡莉如何了，在做些什么。当然，有关卡莉的问题严格限制在与任务有关的范围之内。

“这条通讯线路安全么，中尉？”大使格伊利问道。

“就像我们在前往巴塔里安人控制的区域时一样安全。”

安德森正在与大使实时视频通话。从边界地区这样的殖民地到大本营市的实时通讯异常复杂与昂贵，但是安德森觉得联盟掏得起这些钱。

“我和萨仁见了见面，看起来他愿意让我跟着他。”

视频信号经过打包和加密后在顶级优先脉冲中发送的过程有一点点拖慢，然后才能中继传送到卡马拉外围的通讯浮标，之后再通过超网传送到大本营市大使的终端上进行解密和解码。信号的延迟几乎感觉不到，但是大使在他显示器上的图像还是有点轻微的延迟。

“他还告诉了你什么事情么，中尉？”大使的表情非常急切，显然发生了什么事情。

“出了什么事情么，夫人？”

大使没有立即回答安德森的问题。她在仔细选择自己的措辞。

“你已经知道，我们昨天派出了硫磺岛号把桑德斯接回来。但是等硫磺岛号赶到的时候，我们的地面小队遇到了袭击。”

“发生了什么事情？”安德森问道，心里却已经猜到了答案。

“硫磺岛号紧急增援地面小队最后和我们失去了联系。我立即通知了地方当局，向出事地点派出搜救队，但是一切都太晚了。护送桑德斯的士兵全部阵亡，硫磺岛号被击毁，机上人员无一生还。”

“桑德斯中尉怎么样了？”他注意到大使在阵亡者名单中明显把卡莉排除在外。

“没有发现桑德斯的任何踪迹。我们认为卡莉已经被俘，显然钱博士和伊丹就是这次袭击的幕后黑手。”

“他们是怎么知道接应地点的？”安德森愤怒地问道。

“我们在港口以外起降的请求许可一定要进入哈特尔的交通系统主数据库。”大使告诉安德森。“一定是有人注意到了这条数据，然后又通知了伊丹。”

“是谁泄露的？”安德森想要知道结果，因为他想起了当初卡莉非常害怕联盟高层有人与钱博士合作。

“我们没法知道。现在甚至不能确定这条消息是不是有意泄漏出去的，也许只是意外，也许只是疏忽犯下的错误。”

“我无意冒犯，但是，夫人，我们都知道这完全是狗屎理由。”

“这对你的任务并无影响，中尉。”大使提醒中尉道，“你的任务依然是追踪钱博士。”

“桑德斯中尉怎么办？”

大使叹了一口气。“我们相信她还活着。如果你能找到钱博士，那么你很有希望也找到卡莉。”

“还有其他的事情么，夫人？”他有些草率地问道。竟然有人再次背叛了卡莉，这让他感到非常震惊。当然他并不是在怀疑大使本人，是大使一手安排了此次接送任务。但是他还是忍不住在心中埋怨了一下大使，不然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萨仁会根据你在本次行动中的表现进行评估。”大使提醒安德森，又将谈话的主题转移到安德森最优先的任务上来。“好好表现，这可以有力证明人类足以在幽灵特工中拥有自己的位置。我不必告诉你，这对于联盟有着多么重要的意义。”

“明白，大使。”他回答道，而没有在卡莉的问题上纠缠。他知道大使说的都对。为了这个任务，他应该把个人的感情都扔到一边。

“我们都指望你了，中尉。”大使在关机之前又说了一句，“别让我们失望。”

第二次会面，萨仁没有迟到。事实上安德森走进酒吧时他已经等在那张桌子旁

了。酒吧在晚上更加繁忙，但是还远远未到拥挤的程度。

中尉穿过人群，径直走到图里安人面前坐下。他没有浪费时间和图里安人客套，而是直奔主题。“你在侦查伊丹的藏身之地时，有没有发现卡莉·桑德斯的蛛丝马迹？”

“我根本就不关心她的死活。”萨仁对安德森说道，“对你也是一样。我现在只关注钱博士和伊丹。”

“这个不是我要的回答。”安德森继续追问，“你到底看见她没有？”

“我可不会让人类的安危影响到我的任务！”萨仁从牙缝中挤出了这句话，语气中有一股奇怪的味道拨动了中尉的脑弦，一道光划过，安德森突然明白了。

“你就是那个泄露接应地点信息的人！这样你就可以找到伊丹！你拿卡莉做诱饵，然后跟着他的人回到炼化厂，整个晚上都在侦查那座工厂！这就是为什么你今天早上迟到了！”

“这是惟一的办法！”萨仁回击道。“要不然的话我们要花好几个月的时间才能找到伊丹！我没有必要向你解释，我发现了一个好机会，于是就抓住了这个良机！”

“你这个狗娘养的！”安德森愤怒地喊道，从座位上跳起来，一把想要擒住萨仁的喉咙。但是萨仁的身手对于安德森来说太快了，他猛地向后一闪，躲开了安德森的擒拿手，接着向旁边一跳，顺势抓住了安德森的手腕，猛地一拧，安德森一下子失去了平衡。

中尉向前一冲，萨仁放开了安德森的手腕，又紧紧抓住了另外一只手腕，把他的胳膊整个扭到身后。图里安人利用安德森向前的惯性把他摔倒在地，并用膝盖牢牢地将他的胳膊顶在身后。

安德森挣扎了几秒钟，但是一点儿都挣不脱。他感觉萨仁正在用力拧自己的胳膊，但是在萨仁拧断胳膊之前自己一动不能动。他们开始动手之后酒吧里的其他客人早已从他们殴斗的地方散开，但是他们看到人类被控制住之后，又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继续喝酒。

“对于幽灵特工来说，事情就是这样。”萨仁在他身上低声说道。然后向前倾下身，安德森能从自己的耳朵和后颈感觉到他的嘴里喷出的热气。“为了百万人的福祉而牺牲一个人的生命，钱博士的研究对大本营空间内的每一个种族都是威胁。我发现了一个机会，只要牺牲十几个人的生命就可以阻止他的疯狂想法。这个算术非常简单……人类，但是几乎没有人能做对这道题目。”

“我知道了。”安德森尽量使自己的声音平和一些，“让我起来。”

“再和我玩这一套我就宰了你。”幽灵特工在放开他之前警告道。安德森非常肯定他在这一点上说话算话。而且，和萨仁在酒吧打架对任务一点帮助也没有。如果他真的想帮助卡莉，就应该放聪明点，而不是让冲动主宰自己。

他站了起来，狠狠地盯着图里安人。虽然他刚才被按倒在地一动不动，但身体没事，惟一受伤的就是他的自尊。安德森掸了掸自己身上的灰，又与萨仁在桌子两边面对面坐下，图里安人也知道安德森现在正克制着自己的满腔怒火，但是他自己又何尝

不是?

“他们在现场没有发现卡莉的尸体。”安德森又把话接到之前的话题上，他需要找出个办法帮助卡莉，而现在他甚至还不知道卡莉被关押在哪里。虽然安德森无比厌恶萨仁，但是还是需要把对方拉回到桌子旁。“你当时在那里么?你看见了些什么?”

“你们的地面小队遭到了斯卡尔和蓝色太阳佣兵队的袭击。”萨仁告诉安德森，“战至绝望的时刻，你们的士兵投降了，但是蓝色太阳把他们都杀光了。”

“卡莉怎么样，她还活着么?”

“卡莉还活着。”萨仁承认道，“他们把她带到了炼化厂，我相信他们对她肯定另有所图。”

“如果他们知道我们来了，仍然有可能杀死卡莉。”安德森说道。

“关我屁事。”

安德森调动了所有遵守军纪的力量才没有让自己再次对萨仁挥出拳头，不过他居然还让自己坐在了凳子上。

“她关我的事。”他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平静一些，“我需要你答应我一个条件。”

图里安人耸了耸肩，这个动作倒是全银河系通用的，“什么条件?”

“你也不希望我呆在这里。你只不过是执行参议院的命令而已。你把我带到伊丹的藏身之处，给我一个机会救出卡莉，我保证这项任务中我不再管其他的事情。”

“你说‘给我一个机会救出卡莉’是什么意思?”图里安人满腹狐疑地问道。

“如果对方知道自己的藏身之地被我们发现了，他们可能会马上杀死卡莉。所以当我们到达炼化厂后先让我进去，在你进去寻找伊丹和钱博士之前，先给我三十分钟救出卡莉。”

“如果有人看见你了怎么办?”图里安人问道，“炼化厂有自己的保安措施，更不要说伊丹的佣兵队。一旦你触发了警报，他们就都会警惕起来。这会让我的任务更难完成。”

“不是这样。”安德森争辩道，“这会让你的任务更加容易。我会分散他们的注意力，他们会被我引开。他们会全力对付我，甚至根本不会注意到你从另一边已经开始行动了。”

“如果你遇到了什么麻烦，我是不会来帮你的。”萨仁警告道。

“我也没有指望你帮忙。”

萨仁考虑了整整一分钟，终于点了点头表示同意。“三十分钟，多一秒钟也没有。”

完结篇下期登场

原案/高桥哲哉　作者/竹田裕一郎　译/Bluerabit

失落的一年

异度传说II to III

～封印在U.M.N.里的真实断片～

Prologue

夜间的繁华城市，没有一丝热闹的迹象，大雨倾盆却仿佛依然到处弥漫着硝烟与粉尘，周围看不到一个居民。有两个人影从远处走来，身体的轮廓在雨中越来越清晰。在他们来到这里之前，整个城市刚刚经历过了一场暴虐，原本霓红闪亮的美丽夜景如今已变成了一片废墟。

"状况如何？"

"和上次以及再上次袭击的时候一样，以市中心为中点，半径0.85公里范围内，有些大型的东西正在向繁华段集中而来。"

伴随着男子的询问，身形娇小的年幼少女熟练地回答着。虽然年龄看上去只有十二三岁，但却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从庞大的信息量中搜寻出要点和共同点，从这一点看少女并非常人。

"它们好像是在寻找什么东西……"一旁的男子嘴里自言自语着，脚下却未见减缓半步。

"敌人开始移动了，好像发现了我们。——周围空间重力偏差异常，时空间有干扰发生，数量无法勘测！"听到少女的警告，男子终于停下了脚步。他环视了一下周围，神情自然，丝毫看不到紧张与恐惧。

"开始倒计时！"

"是，长官。"少女掀起了原本罩在头部的挡盖，豪雨中露出了一张天真的脸蛋，金色的眼瞳凝视着团团包围自己的异类。

"5……4……3……2……1——希尔伯特效应展开！"少女的身上释放出耀眼的波光。确切的说应该是少女模样的身体，幼小的身体只不过是一种伪装。

希尔伯特效应也是约亚金米兹拉开发的百式观测器以及量产型合成人所具备的特殊能力。被百式能力所固定的Gnosis群会转化并存在于实数领域，一下子出现在他们两人周围。此时敌人与他们一样，适用同样的物理法则，可以被刺穿亦可以被砍裂。

男子缓缓从腰间拔剑出鞘，

"能跟上我吗？"

"嗯！"

"回答得好！"

男子回头对百式笑了一笑，持剑向着Gnosis冲去。在属于星际联邦的数万光年的领域内，可以熟练运用日本刀与

Gnosis对决的人屈指可数。这其中一人便是退役军人，如今的古书店店主——卯月仁。

Chapter 1

行星菲尔赛第二都市格拉萨斯毁灭后数日，回到联邦主星的卯月仁前往接触小委员会。

“……百式的那件事真令人遗憾，不过你也不用把责任归于自己，仁。”站在仁面前的由莉博士一上来并没有谈自己对于仁提交的报告的感想，而是首先安慰正在自责的仁。尽管这一点仁并没有在报告里有任何流露，但是作为好友的由莉对眼前的这个男人是再了解不过了。

“不，这一切都是因为我还不够成熟，所以才会有这悲惨的结果。”仁低着头说道，一脸的凝重，看得出他依然对自己的失败耿耿于怀。

T.C.4767年发生米鲁奇亚崩坏后的半年里，星际联邦所属的多个行星的主要城市都收到了Gnosis群的袭击。尽管之前也出现过若干起Gnosis袭击事件，但这一系列的连续袭击显然与以前有着明显的差异。无论哪一次，Gnosis只攻击城区闹市并且一段时间后便会集体全部消失。之后这一系列的袭击事件被人们称作“Gnosis恐怖事件”，并且有人认为这些事件有可能是人为的。由莉博士便是其中一个。因此博士委托前不久才刚相逢但有着14年交情的卯月仁来调查此次事件。由莉除了把所有袭击的相关信息和数据交给了仁之外，还提供了负责解析的担当人员——百式观测器。通过解析结果，仁预测到对方的下一个目标可能是格拉萨斯市后便匆忙赶往，但敌人的行动似乎比他们早了一步。

凭着百式的支援，仁将毁坏格拉萨斯市的Gnosis尽数消灭，而在袭击背后的某个人物也最终显露出了身影——一个名叫该提亚的少年让百式发生了变异，而且是保留有人意识的变异。卯月仁试图让百式复原与少年交战，但最终无能为力，只能将百式和少年双双打倒。与此同时仁得到了2个情报：该提亚是接受了一个名叫“格利摩亚”的人的命令并进行活动；其次就是他们的目的似乎是在进行什么东西的搜索。

“那个叫格利摩亚的人肯定和一连串的袭击事件有着很深的牵连。”听到仁低语的由莉闭上双眼，宛如在记忆深处搜寻着什么。

“有什么线索吗？”

“没有，我怎么会有。不过，那个少女也认识格利摩亚。”

仁在格拉萨斯市除了得到了相关情报外，还保护了一个认识格利摩亚的少女。见到少女正是在击倒百式和该提亚之后。该提亚死时从身体中飘出了微小的光点并向远处飞去，仁跟随着光点在瓦砾中发现了浑身颤抖的少女。

一头金发，拥有紫色瞳孔的女孩不住地发抖，仿佛看到了恶魔一般。“你是……？”为了能让眼前的少女安心，仁微笑着问道。但是仁的这片好意似乎并没有任何作用，尽管两人之前从未见过，但少女脸上却显露出似曾相逢的脸色，伴随着这种莫名表情的又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恐惧。

“别过来——救、救救我——格利摩亚——”

“你也认识格利摩亚？”

就在此时，卯月仁的脚下突然发生了

爆炸，高处一女子抬着狙击枪瞄准着他。

“把那女孩交给我。”持枪女子将手里的枪略微移动了一点，很显然先前那一枪她是有意射偏的。此时此刻仁能感觉到狙击点正瞄准了自己的心脏位置。

“下一枪我可不会射偏了哦。”

“真是个蛮不讲理的人，不过看来你也并非此女孩的保护者。”

“多克托丝——我的名字，好好记着。——Medio tutissimus ibis。”

女子口中念的是拉丁语，饱读古书的仁暗暗思忖：“（若欲长生，则求中庸道。）原来如此，真是亲切又热心的忠告呀。”如此想着，他一手紧紧握住佩刀。

“想要夺回这位‘格利摩亚的少女’，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

“原来如此，这个理由已经足以让你丢掉小命。”女子修长的手指又用力将扳机向内按了一点，不过如此千钧一发的紧张场面并有没有持续多久。

“我早就厌倦这种不知天高地厚的态度，好吧，今天我放你一马。——Vive memor mortis。”和她出现的时候一样，多克托丝毫无声息地消失了。

（别忘记死，好好活着），多克托丝离开时留下的话语反而让仁松了一口气，他耸了耸肩转过身来再次问道，“格利摩亚的少女，你到底是……？”

听了仁的话，少女一个劲地摇头，“不，我不是，我叫妮芙琳。”

“妮芙琳？”

——回想起保护那少女时的情景，仁不禁有了一个推测：Gnosis恐怖事件目的是为了寻找一个人，如果要找的正是那女孩的话，下一个被袭击的目标将会是……

Chapter2

强烈的冲击使得整个实验室都开始晃动起来，不一会儿就听到了一种特别的机器启动的声音。仁对这种声音很熟悉，“是E.S.——Dinah吗？”星际联邦拥有不计其数的兵器，其分类小到微型手枪，大到城市级别的巨型战舰，但无论以何种角度为标准去评判实力，有一种兵器是任何其他武器都无法与之比肩的，它是一种绝对的存在——那就是E.S。卯月仁在半年前和同伴一起曾经使用过三台E.S.。记忆告诉他这个声音非他妹妹紫苑驾驶的Dinah莫属。正如仁先前所推测的那样，实验室成为了Gnosis袭击的下一个目标。但是与无数Gnosis交战的那种近乎绝望的局势由于紫苑的到来一下子逆转。与紫苑一同搭乘Dinah而来的KOS-MOS发动了希尔伯特效应，从实验室的屋顶突入。另一方面，仁一边给予实数化的Gnosis有效打击，一边从实验室内部向外突围。与妹妹会合之后，他把由莉及少女交给紫苑和KOS-MOS照应，自己返身前往救援别的工作人员。

经过旧米鲁奇亚一行，仁对于妹妹和他身边的这个“人造物”有着绝大的信任，但这次的结果却出乎他的意料之外，这种信任最终只是徒然。当卯月仁返回的时候，那少女已经不见了踪影。紫苑昏迷不醒，KOS-MOS也损伤严重。只有由莉毫发无伤，这显然是对方故意手下留情。

“原来是这样，可真是会寻找机会啊。”在听了由莉的讲述之后，仁终于联想到了那个人——那个叫多克托丝的女人。此时昏倒的紫苑也苏醒了过来。

“你没事吧，紫苑。”

“哥哥，我——！”

"不……这不是真的，KOS-MOS！"

意识还没有完全恢复的紫苑正想开口询问哥哥所发生的一切，眼睛突然固定在不远处的一点。视觉所捕捉到的信息传递到紫苑大脑的时间仿佛比起以往整整慢了数十倍，当她明白眼前的景象后不禁大叫起来。被击破的KOS-MOS横躺在地面上，边上的由莉无力地斜靠在墙边看着兄妹二人说道："与其说她破坏了KOS-MOS，倒不如说是让她停止运转了，那人对机械体身躯的构造不是一般的熟悉。"以由莉的眼光看来，多克托丝的战斗力并非凌驾于KOS-MOS之上，但她对机器人的身体构造似乎相当精通。KOS-MOS身体构造上的弱点被她一眼看破。

紫苑用自己颤抖着的手抚摸着KOS-MOS冰冷的身躯。"不要紧，KOS-MOS还没有'死'。"看着妹妹沮丧的样子，仁这才想起来安慰。另外他还想起了另一件事情，"由莉，那女孩是被……？"

"是的，被她带走了。真对不起，我什么也忙也没有帮上。"

"不，你和紫苑都平安无事，这已经足以让人感到欣慰了。"

仁的话语并非完全是自我安慰，在他看来，那个名叫多克托丝的女人并非嗜血如命的野兽，而那被掳走的少女似乎暂时也不会有性命之忧。

"站得起来吗，紫苑？"

"……"

"能站起来的话，请助我一臂之力。现在就放弃还为时过早，我们还有很多能做的。"

仁的话语给予了紫苑信心，就仿佛注入了力量一般。

Chapter3

KOS-MOS的部件由Vector工业本部回收。另外，紫苑也接到了公司命令要求她立刻返回总公司，为了能继续留在实验室，紫苑只好向公司申请了休假。这天为了进一步了解被虏走的少女的情况，紫苑再一次找到了她的哥哥仁。



“那个女孩真的是叫妮芙琳吗？”

“是的，不过和你所说的那个妮芙琳有很大的不同。”

妮芙琳——那个时常出现在紫苑面前的幻影般少女，身着白色裙装的她有着一头栗色的头发和水色的眼睛。而根据实验室的解析结果，格利摩亚的少女事实上是一个合成人。原本合成人的眼睛应当是金色，因此当仁起初看到那女孩浓紫色的眼睛时并没有想到她是一个合成人。由莉博士一边解释说这是一种高级的伪装技术，一边指着显示屏：

“请看，这是那女孩的脑电波，我们把它图象化了。”

“和普通的波形似乎有些不一样——和边上那个倒是很相像啊。”

“边上的波形是‘雷蒙盖顿’的断章——那是某种程序的碎片。这个可以对Gnosis进行干扰，有着促使它们出现的特殊效果。”

由莉的这句话语着实让紫苑和她哥哥仁吃了一惊。

“这么说来那女孩就是这一连串事件的真凶？从她的记忆里有没有办法得到某些线索呢？”

“很遗憾，她所有的记忆都被人为破坏掉了。”

“也就是说完全没有记忆——那她又是如何记得自己叫妮芙琳的呢？”

“唯独这个记忆信息比较新，应该是由其他人特意输入的。”

“原来如此，也就是说有其他人给她装入了危险的程序，这样认为应该不为过吧。”

“这个程序可是在失落的耶路撒冷时代就已经被开发了。只是因为14年前的纷争而分为了很多碎片，进而消失在了U.M.N.里。其开发者是格利摩亚.维尔姆。”

格利摩亚这个名字和一系列的袭击事件一定有着很深的牵连，但是仍然有一些疑点让人难以相信。

“这不可能，怎么可能有人能活上几千年？”

“不过不管怎样，我们至少得到了一些能够找到那个少女的线索了不是吗？”

正如紫苑所说，模拟脑中遗留的程序波形——“雷蒙盖顿”的断章从来没有在其他合成人身上检测到过。该提亚和那个叫多克托丝的女人应该也都是为了这个而来。由莉利用‘雷蒙盖顿’的特殊波长很容易地就捕捉到了少女的位置，但难点在于如何才能追上她们。

“情况不妙，这是——？”

从少女的位置信息来看，她正在联邦主星的大气层上部逐渐上升。以小委员会的力量根本没有时间来阻止其脱离行星地表。一旦离开星球到了宇宙太空，要赶上她们更是难上加难。

“如果有Dinah的话……”KOS-MOS和Dinah早已被Vector回收了。“这下没辙了吧，E.S.应该不会那么轻易让正在休假的员工使用的。”对着仁的话，紫苑只得一阵苦笑。

“仁，我知道你也许很忙，不过还是另外有些事情希望你能帮忙。”听着兄妹俩谈话的由莉笑着岔开了话题，“从Vector那里借来用来研究的机体现在正在第二机库里，我一直想拜托你来当一回测试驾驶员。”

“哦？——这么说来那机体也是搭载了Anima之器的？”

“没错，器的名字叫Ruben，我已经安排人根据你的情况做了调整。”

“那我就恭谨不如从命了。”

“等一下，哥哥，由莉博士，这么做妥当吗？那台机体搭载了Anima之器，那就是说是E.S.？”

由莉的脸上看不到任何迟疑，“没关系，那只是用于研究的试验型机体，完全没有任何武器可以使用，只要仁不介意的话，我想——”

“明白了，我这边没有任何异议。身为测试驾驶员，我一定会把驾驶数据带回来的。”仁笑了笑接过了由莉的话。

三个人分别有着自己的想法，但目标都是同一个。紫苑和仁立刻完成了机体检查，并在驾驶舱内准备就绪。

“哥哥，你看过这机甲的各个部件了吗，这装甲完全就是纸片一样弱不禁风嘛。”

“正是托装甲轻便的福，机动性可不是盖的呀，甚至比起Dinah和Ashel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很合我意。”

“那就靠你了，没有武器，也没有什么炮手可干的活儿了。”

“请密切看好由莉博士设置的观测器，导航就交给你了。好，我们出发！”

Chapter4

“真是不可思议，这台机体，不，应该说是Anima之器，感觉和我很合拍。”

仁一边暗自感叹着，机甲早已飞过了两片大陆，目标刚在雷达中显示不一会儿，就进入肉眼可确认的距离范围内了。一艘闪耀着白光的银色战舰顿时映入了紫苑和仁的眼帘。

“真厉害呀，没想到他们居然拥有这种级别的战舰。”

“能够在联邦主星的大气层内明目张胆地航行，要么就是伪造了通行证；要么就是通过正规渠道得到了许可，不管是哪种，这个组织看来都大有来头呀。”

两人一边感叹，仁的视线迅速围绕舰身扫视了一边，为了能寻找到侵入口，仁驾驶E.S.贴着舰体航行。这时，战舰开始发起对空攻击。虽然这种反复的点射攻击根本无法触碰到E.S.这种级别的机体，但正如紫苑所说的一样，这台机体的装甲完全形同虚设。因此仁还是谨慎地注视着弹道轨迹，躲避着来自战舰的每一次攻击。

“开始突入！”仁发现了一个位于战舰下部的舱口。

“哥哥，你可别……”

“如果你是想说‘别胡来’的话还是免了，看我的。”

Ruben的机动性果然非同小可，当超越惯性控制临界点的瞬间，紫苑感觉整个身体仿佛要被炸裂一般的苦痛。正当意识开始渐渐模糊的那一刻，她听到轰隆一声，舱口盖被撞飞，方才身上的疼痛终于慢慢地削减了下来。

“紫苑，站得起来吗？”仁向紫苑伸出右手，后者借力站了起来。对于仁来说，紫苑以前是一个弱小而时常需要别人保护的人。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她已经可以脱离兄长的照顾，进而去保护那些比起自己来更为弱小的人。“我应该更加信任你一些才对。”仁看着眼前的妹妹，心里不禁这样想着。

两人向着战舰内部慢慢前进，按理说敌人不可能没有察觉到他们的侵入，但周围却出乎意料的一片寂静。也不知道穿过了多少道门，转过了多少个弯，仁终于舒了一口气。紫苑顺着仁的目光望去，眼前是一个书斋，四周的架子上



放满了数以万计的书册。除了自己的书店之外，仁还是第一次看到存放有这么多书的书库。仁的鼻子里顿时透来一阵与电脑数据库那种机械味完全不同的书香——。

“这里似乎是资料室，看不出这个战舰的主人还挺有些品位呀。”仁踱步绕着书架走了一圈，刚想抬头看看高出的书斋顶部，头上瞬间有一道激光向他贯穿而来。

“偷袭这种行径可不在我赞成的范围之内。能否把那女孩交还给我们呢？”

“呵呵呵，这种生意可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哦。”

仁与多克托丝你来我往彼此嘲讽着，周围士兵借助迷彩服的隐蔽，一切都发生在转眼之间，顿时仁和紫苑已经被对方团团包围。一个正值壮年的男人从中走了出来，从肩章上很容易看出他就是这艘战舰的舰长。

“欢迎欢迎，我们是‘智惠之力’，我想你们应该听说过这个名字吧。”舰长说的没错，仁确实听说过一个叫做‘智惠之力’的组织。“‘智惠之力’——就是那个提倡反U.M.N.的组织吧。你们准备把那女孩怎么样？”

“她和‘雷蒙盖顿’程序有很深的关系。”

“只是和程序相关，那应该还不至于杀死她吧。”

“‘雷蒙盖顿’不只是简单的程序，如果装入脑内，还会污染其载体而使其Gnosis化，并且保留有人的意识。”

“变成Gnosis并留有人的意识？”

“我们被称作断章持有者，那女孩子也是其中一人。14年前她作为实验体进行过实验。”

“14年前——难道说是在米鲁奇亚？”

“约亚金所开发的佐哈尔控制系统——U.Do，其元型就是Gnosis召唤程序‘雷蒙盖顿’。格利摩亚的少女就是被用来进行研究实验。

听着舰长的句句说明，紫苑的记忆仿佛受到了何种刺激，突如其来的一种漠然感她自己都不知从何而来。

“就算像你说的那样，被污染也是14年前的事情，为什么到现在才会现身？”

“那还不是拜Vector所赐？”多克托丝是否知道紫苑的身分这一点无从知晓，但她的回答顿时让紫苑感到四周空气仿佛充满着嘲弄。

“真是好笑。‘雷蒙盖顿’本来就是Vector管理的东西，约亚金用于研究的部分经费由Vector提供，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格利摩亚现在潜伏的U.M.N.也是由Vector来进行维护的。Vector难道会不知道这次事件？”

“但是这些都只是推测……”

“对，确实是推测。Vector实际的目的我不知道，也没有任何证据。那个公司明明知道U.M.N.的危险性却隐瞒不公开，明显是在利用它进行着什么不为人知的勾当。”

听着这些刺耳但却很容易让人信服的话语，紫苑完全无法辩驳。因为一直以来始终有一些连她自己都无法解释的事情存在，而紫苑自己也多多少少对自己的所在企业有着一种怀疑和不信任感。

“我们现在就是要把格利摩亚的真身曝于天下，如果顺利的话到时候也可以得到关于Vector的证据。你们就好好在一旁拭目以待吧。”舰长转过身去，一边走一边说道。

Chapter5

仁和紫苑在众多枪口的监视下被带往舰桥。途中借着电梯的噪音，仁俯身凑到紫苑耳边说道。

“紫苑，刚才他们所说的……”

“现在还不确定是不是和Vector有关系不是吗？再说我只是做自己应该做的而已。”

“是这样啊。”

仁满足地看着她，妹妹的成长让他感到十分欣慰。不一会儿兄妹二人就来到舰桥，并被安置在一角。舰桥中央设有一个胶囊形状的容器。半透明容器里的正是格利摩亚的少女。

“格利摩亚的少女，连接模拟脑的U.M.N旁路形成——”一旁的操作员正在通过终端连接容器。

“对着鱼饵上钩的会是圣母玛利亚的美人鱼呢，还是像Jenny Haniver一样的怪物呢。不管哪个都肯定是好东西。”舰长的自言自语让仁不禁轻声笑了起来，虽然身为囚徒，仁还是对舰长的文采表示钦佩，他觉得果然只有像这样的人才配是那个书斋的主人。

“神经腱的数值稳定，格利摩亚的少女开始转入强制模式。”

“脑波频率维持在正常范围，显示屏描绘开始。”

“脑波频率数值上升，网络映射构成率63%……”

‘智惠之力’的实验似乎顺利地进行着，看起来完全没有意识的少女突然全身紧绷发出一声惨叫，除了女孩自己，没有人知道为什么。这种来自于对自己模拟脑干扰的痛，苦早在14年前她已经经历过。

“不！不要！不要啊！”

“不好，不控制兴奋状态的话……”

多克托丝快步赶到操作员跟前试图抑制住女孩的兴奋状态，但依然没有任何效用。而且舰桥那边站着的那个人，

他的容貌让少女的恐怖倍增。

“那个女孩难道害怕我……？”仁注意到女孩的视线向着自己而来。

“别、别过来！住手！”

“发生了什么事，各自报告！”

“系统受到来自外部的强制干扰，无法锁定感染线路！”

“脑内模拟空间发生异常，领域开始崩坏！”

少女以反击模式抵抗电脑侵入的同时，眼泪顺着脸颊流了下来。

“对不起……对不起，我想要断章。没有它的话我就没法取回回忆。”

“别说那种胡话，你想怎么样？你从一开始就没有什么回忆！”

“不、不是那样的。……我只是忘记了，如果有断章的话它们就会回来。”

“你被骗了，还不明白吗？”

“不，不是的，你骗人！”

听了多克托丝和少女的话，仁插话道，“别说了，别再刺激那孩子了。”可是仁的声音让女孩更加害怕，

“不要，别过来！”女孩已经嘶哑的嗓子发出一阵悲鸣。少女的眼睛变成了金色，仿佛从封印中被解放了出来。

“等一下，我现在过来。”紫苑走上前去，此时突然一阵闪光，完全被恐怖占据的少女刹那间消失在虚空之中。紫苑也失去意识慢慢倒在地上。仁知道少女是带着紫苑的精神一同消失了。但去了何处？——仁无从知道。

“紫苑——”仁的呼唤响彻在整个战舰中。

Chapter6

“仁……我很遗憾帮不上什么忙……”

“即使只有那么一点，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是啊，不过我们得做好最坏打算，我想你得有个心理准备。”

“做什么心理准备！我相信一定会没事的，我必须这么想。”

“对不起，你说的没错——我应该相信你。”

接触小委员会实验室的会客厅里，照明灯只亮了数量很少的几盏，昏黄灯光下，仁想起了白天与由莉的谈话。在智惠之力组织的战舰上，仁抱着紫苑的身体利用E.S.逃脱的时候，妹妹早已不省人事。归途中，仁不断呼喊着紫苑的名字。但一周后，紫苑依然在实验室所开设的治疗设施中昏迷着。

“我本不应该把紫苑连累进来的。”后悔就像一把无形的利剑不断刺痛着仁的胸口，突然仁发现自己并非身处会客厅，而是在一个从未来过的陌生建筑物内。仁环顾了一下四周，这是一座古代宗教圣堂般的建筑物，肃穆庄严，但仁记得自己根本就没有走动过，“我这是走到哪里来了，难道迷路了？”正当仁在寻求答案之时，一阵铃音飘来。仁朝着声音的方向望去，一个身穿白衣的陌生少女骤然站在眼前。少女的样子和仁记忆中的某个人完全吻合，栗色的长发，水色的眼睛。

“妮……芙琳？”

“这里是艾尔斯·诺亚——被Vector封印的记忆世界……”

仁眼前这个酷似格利摩亚的少女，正是几度在紫苑面前出现的妮芙琳。

“这里是禁忌与悲伤回忆的残留之

地，不久之后所有的意识都会聚集到这里。无论是她、格利摩亚还是那个女孩都在此地。”

“她？你是说紫苑吗？”

“没错，她被格利摩亚囚禁在这里。”

“请告诉我，怎么样才能够……？”

突如其来的希望使得仁甚至有些失态，在绝望的边缘冉起的希望之光仿佛火焰般在仁心中燃烧。

“人想要实现自身愿望的时候，最后并不见得一定能得到幸福，而且这种愿望越是强烈，越是会给他人带来不幸。他一定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拜托你了，仁……一定要阻止格利摩亚。”

妮芙琳轻声对仁如此说道，眼里却闪着一种悲伤的光芒。

Chapter7

“妮芙琳她是那么说的？”

“是的，和那女孩一起被关在了一个叫艾尔斯·诺亚的地方，那里被Vector封印起来了。”

第二天仁把自己先前的奇妙经历告诉了由莉。

“你准备去救她们俩？不行的——那是Vector管理的中枢区域，即使是政府出面也不是随便就能进入的地方。”

“那能否请你助我一臂之力呢？”

“如果稍有差错，你我都会陷入很不利的境地。”

“放心，我会有分寸的。”

仁淡淡地一笑。由莉作为接触小委员会一员有着自己的义务，而自己只是一介弃世之人，立场迥异。仁从实验室的解析室借了一块记忆板，里面存有着危险程序的片断。

“不好意思，E.S.和这断章我暂时借用一下。”

由莉沉默没有回答，她无法决定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眼前这个男子。因为她知道自己是不可能阻止他的，这不单单是因为了解知心好友，更是因为仁兄妹俩帮助她能够和第二个女儿重逢。这一点对于由莉来说是种莫大的恩惠。

”即使这样会让仁丢掉性命，我也不能——”看着远去的E.S.，引擎的声音越来越轻，向来坚强的由莉突然感觉两眼微热。

能得到接触小委员会的帮助早在意料之中，除此之外仁又想到了另一个可以协助他的人。他嘴角微翘，立刻利用勘测器捕捉到了位置，驾驶Ruben驶去——目标“智惠之力”战舰。

“有何贵干？难道是为了击败我？”

“你看我根本就没带武器而来。”仁举起双手，“不如我们做个交易，我知道格利摩亚所在之处，而且有着必须去那儿的理由。能否邀请你通行，所有事情了结后我会把格利摩亚还有断章交给你。”

“……听起来是个不错的买卖呀。”

“我只是想让阁下进行脑内空间跳转准备，这笔交易应该亏不了吧。”

“呵呵呵，跳转过程中你的性命可是掌握在我们的手里，你就这么信得过我么？”

“我不得不信，别无他法。”

“如果这个买卖不成交呢？”

“那可让我为难了，我倒从没想过会是那样的结果。”仁说此句话的时候

脸上果然孩子般地露出了困惑的表情。

“真受不了，又来这一套。好吧，买卖成交。不过一切都得听我的命令行事。”多克托丝无奈地摇了摇头说。

仁把自己从妮芙琳那里得到的情报直言不讳地悉数告知了多克托丝他们。

“没想到居然是艾尔斯·诺亚——这么一来，Vector和这一连串事情有关联这一点也很清楚了。”

艾尔斯·诺亚——U.M.N.中安全度最高级别的区域，在Vector管理的‘S–Division’最深处。

“准备好了吗？现在开始对U.M.N.进行直接干涉，强制创建突破口。”对着座位上的仁，多克托丝发出了指示，“剩下的就只是移动到艾尔斯·诺亚而已了。”

“明白。艾尔斯·诺亚的坐标是？”

“如果格利摩亚的少女在那儿的话，断章会产生共鸣，自然会给你带路。当然，那里是Vector的特别管理区域，他们一定会全力阻止你的，能否保住小命就看你自己的造化了。”

“我不会让你失望的，相信我好了。”尽管仁营救少女和妹妹的信心坚定，但内心却依然有着一丝不安，“那女孩似乎非常怕我，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也许她并不希望我去救她。”

Chapter8

仁突破细胞状的防护网到达艾尔斯·诺亚的时候，迎接他的是一个满脸胡子的壮年绅士。

“欢迎来到我的圣域。”

“格利摩亚——”

格利摩亚用充满知性的目光凝视着仁，“卯月仁，原联邦特殊作战军情报部大尉。关了位于第二米鲁奇亚的古书店，现在接受接触小委员会的委托进行调查任务——经历很丰富的一个人呀。”

“Gnosis袭击事件难道也是你干的好事么？”

“我可没想引起不必要的纷争，要不是你们碍手碍脚，根本不会有任何争端。断章原本就是我的东西，我只是将它取回而已。”

“那请先把我妹妹交还给我。”

“完全没有问题，那位小姐被卷到这里完全是个意外，并非出于我的本意。”

格利摩亚随手改写了空间地址，紫苑瞬间出现在仁眼前。

“哥哥——！”

“紫苑，你没事吧？”

仁简单地和妹妹解释了一下事情的经由，紫苑在得知这里属于Vector技术部门管辖区域后很是震惊，但却并没有像以前那样表现有任何的沮丧。

“我真是要好好感谢你们，多亏了你们，她才得以觉醒。”

听了格利摩亚的话仁看了一下周围，在没有发现少女后厉声说道：“我的任务还没有结束。”

“哈哈哈，在这里居然还能虚张声势，好吧，那我就开恩让你们做一次奇迹的见证人。”

“奇迹？”

“如果你们认为这里只是简单的秘密情报聚集地的话，那可是大错特错了。”

“这里是Vector制造出来，专门用来囚禁你的笼子，一个精神的牢狱。你是想这么说吧。”仁冷笑而答。

格利摩亚哈哈大笑，“哈哈哈，你说牢狱？错得太离谱了。我不是和你说过了么，这里对于我来说是圣域。我的所有一切都存在于此。”

“你是说留在这里完全是你自己的意愿？！”

“卯月，卯月——把断章……”不知何时少女突然出现在仁的背后，而其全身放出的波动使得仁无法动弹。女孩伸出小手从仁手中拿走记忆板放在自己胸前，断章瞬时流入她的体内。

“哈哈哈哈～哈哈哈！”格利摩亚的笑声越发响亮，“所有的一切终于都在我手了！”

少女站在原地一动不动，脸上泛出困惑无比的神情。流入少女体内的过去记忆——几千年前在人类故乡的行星上与父亲格利摩亚度过温馨每一天的美好回忆。

“这是什么？这是我？这是我的记忆？不，不是的——”少女终于醒悟了，这些存在于过去记忆中的并非自己，而是一个名叫妮芙琳的女孩。

紫苑和仁看着越来越混乱的女孩，一种不祥感觉油然而生，并非出于视觉，而是听觉。

“这是……妮芙琳的歌声！”

“哈哈哈，好好给我欣赏吧，这声音——我衷爱的歌声！”

“不行，不要听那声音！”

兄妹二人都深知这歌声的恐怖。仁在14年前的米鲁奇亚，紫苑在半年前的库凯基金会早已领教过它的威力。



“过不了多久，这歌声就会扩散到U.M.N.乃至整个宇宙，那时就能把我的爱女——妮芙琳呼唤到这个圣地来。”格利摩亚的笑声显得有些发狂。

“妮芙琳是你的女儿？那这不是我的记忆？”少女瞪大了眼睛。

“呵呵呵，这个艾尔斯·诺亚是我爱女的记忆！我让你接受这所有的记忆，然后利用‘雷蒙盖顿’让女儿的魂寄宿在你身体里。你将成为所有希望的寄托。”

“不要！我不要！”少女的眼泪浸透了那天真的脸庞。

“不要害怕，你已经得到了自己一直想要的东西。”

“不是的——不是的，这不是我的记忆。”少女拒绝接受正在流入自己体内的妮芙琳的记忆，自己切断了

自身的知觉。

“混蛋！为什么要拒绝？求求你，接受妮芙琳，接受我女儿！”格利摩亚狼狈地叫喊起来。

“你难道还不明白？她不想要别人的回忆。她想要的只是自己的心。你为什么还不省悟？”紫苑对着格利摩亚说到。

“只要抛弃那伪装的心，取而代之的就是这世上最高贵的我女儿妮芙琳的心，从而继续活下去，这难道不是至高无上的幸福吗！”

“那只是你的一厢情愿！”将合成人的心称为“伪装”，这让紫苑的愤怒升到了顶点。此时，没有被少女接受的妮芙琳的记忆扩散到整个U.M.N。

“啊，我的希望……我的希望正在消亡。”格利摩亚捂住脸瘫跪在地上。

看着刚才不可一世的这个男人，紫苑虽然无法原谅他，但依然能感受到他对女儿那份纯粹的爱。

“妮芙琳，你将如何来阻止自己的父亲呢？”紫苑心里这么想着。此时仿佛在回应紫苑的心声一般，一阵铃音响起——几千年了，格利摩亚一直所期望的瞬间终于到来了。

Chapter9

时间的调停者——妮芙琳出现在这个曾经是他父亲的男人面前。

“啊……妮……妮芙琳？你终于回来了，我等你很久了，我一直在这里等着你……”

实现了最大渴望的格利摩亚从刚才的悲伤顿时变成了此时的喜悦。在假想空间残留了几千年的意识充满了满足，终于慢慢朽去。

“欢迎回家。”这是格利摩亚留下的最后一句言语。看着扩散在空间内的父亲的意识，妮芙琳闭上了双眼，轻声说道，“都是因为我，才让你被束缚在这里。对不起。”

几千年的执着在此刻消亡，而从那刻开始的悲剧的连锁却仍未停止。“不要！我不明白！我什么也不明白，把我的名字还给我！把我的记忆还给我！”格利摩亚的少女开始变身成Gnosis。由于体内断章结合体——雷蒙盖顿的能力，残留有人类意识的Gnosis诞生了。

“停下来！你怎么可以变成那样！”紫苑的叫声并没有被少女听进去。而仁则拔出了腰间的佩刀。

“哥哥，你要干什么？”

“不能再让这孩子继续受苦了。”

“住手，求求你——我有话和那女孩说。哥哥！”

紫苑的话并没能让仁动摇，仁摇了摇头，因为他知道如果再继续放任不管的话，少女发出的歌声用不了多久就会通过U.M.N.扩散到整个宇宙，届时整个世界都会被Gnosis所吞噬。

“不要！”

“……紫苑，请退下。我也赞成仁的判断。”

那熟悉的声音，虽然分离的时间并不长，但听起来却是那么的亲切。

“KOS-MOS！”紫苑和仁回头一看，KOS-MOS新型的身躯正从背后缓步走来。

KOS-MOS的本体应该还留在曙光号上。能够通过精神连接来到这里说明一切的背后都与Vector有关。紫苑先前的怀疑瞬时变成了确信。

“我要上了，援护和保护紫苑就交给你了，KOS-MOS。”仁对着KOS-MOS说完持剑对着眼前的Gnosis杀过去。

"希尔伯特效应——发动！"

Gnosis的攻击对KOS-MOS崭新的身躯构成不了任何伤害，在两人的配合下，Gnosis终于倒在了仁的日本刀下。无数的荧光朝着空中飞散，紫苑此时看到了倒在地上的少女。

"紫苑，快想起来，那些关于这女孩的事情……"妮芙琳用她那永远平稳的声音说道。

"想起来？——我？"

"对，你知道她的名字。"

"我知道这女孩的名字？"

妮芙琳的话似乎唤起了隐藏在紫苑记忆深处的某些东西——

"你是叫艾尔玛迪吧？"

"我叫紫苑，你是一个人吗？"

"别害怕，我会陪着你的。没事了，下次再有人欺负你的话我会保护你的。"

"艾尔玛迪！坚持住！艾尔玛迪！"14年前的回忆终于在紫苑心中苏醒。当时夺走女孩记忆的正是紫苑和仁的父亲卯月苏芳。当时的他身职雷蒙盖顿的实验主任。正因为这样，女孩看到仁时才会异常地恐惧，因为她从仁的身上看到了他父亲的影子。

"艾尔玛……迪？"女孩抽泣的含着自己的名字。

"对，这是你真正的名字。"紫苑一边从哥哥身旁走出来一边对着少女说。

"紫苑。"

"好了，没事了。不用再害怕了——那么把歌声停下来，艾尔玛迪。"

"我该怎么做？——停不下来……我停不下来！"

"你做的到，只要你想的话——快想起来——"妮芙琳在一旁说。

一阵沉默之后，艾尔玛迪站起身来，右手用力地擦拭了一下自己的眼泪，似乎是下了很大的决心："紫苑，我也有回忆，我的回忆是你给我的。"

"艾尔玛迪……你？"

"下次再见的时候你还会和我一起玩么？"

"说什么呢，那当然了我会一直陪你玩的。"

"嗯，那我等着那一天，这次轮到我来保护紫苑了。谢谢你……"

"哥哥，快阻止她！"此时的情景与半年前几乎完全一样，紫苑亲眼目睹了塞西莉和凯丝的惨剧。如今又再一次……

仁没有回答，也无法回答。虽说是间接的，但他确实对父亲的实验出过力。此时的他又有资格说什么呢。少女微笑着化成烟柱和雷蒙盖顿一同消失，歌声终于停止了。

"这不是真的，艾尔玛迪……这不是真的。"

"那孩子为了救我们，为了守护和你的回忆……"

"紫苑，这里马上将会封闭，空间已经开始崩坏，请尽快离开这里。"KOS-MOS发出了警告。

"紫苑，你不能就这么放弃，艾尔玛迪她如果看到你这样也不会高兴的。"

仁向"智惠之力"发出信号，三人的意识开始跳转返回现实世界。妮芙琳独自一人看了看艾尔斯·诺亚的光景，对着那些漂浮在这里的意识抬头说道，"永别了……"

Epilogue

“是吗——你妹妹原来从Vector辞职了。”

“表面上确实如此，不过由于被追究了这次事件的责任，所以事实上应该可以算是被解雇了。不过她本人倒是觉得这样反而一身轻松了。”

接触小委员会的数据室里，由莉刚看完最终报告书，仁对她进行了一些补充说明。从表情来看觉得一身轻松的不单单是紫苑一个人。

“听说因为这次的事情，由莉你也被追究责任了？”

“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只是被调到了委员会附属的军部研究所而已。这次的工作虽说是照顾小孩子——不过说起来也很充实。”

“实在很抱歉。”仁低下头说。

“你也不用太介意。对了，那个决议的最终结果也下来了，没了主任技师，变成那样也是理所当然的。”

“是吗，紫苑如果知道了一定会很伤心。”

“没能帮上什么忙，我很遗憾。不过以我现在的立场，即使提出反对，他们也不会听。”

“由莉博士——亚伯的连接实验马上开始，请尽快来实验场。”不知不觉两人的谈话已经过了许久，下属研究员利用通讯器提醒由莉。

“知道了。我想我必须得走了。”

“嗯，期待你的表现。”看着由莉离去的背影，仁再一次想起了妹妹，“KOS-MOS开发计划的冻结，应该说是废弃吧——那孩子知道的话不知道会怎么想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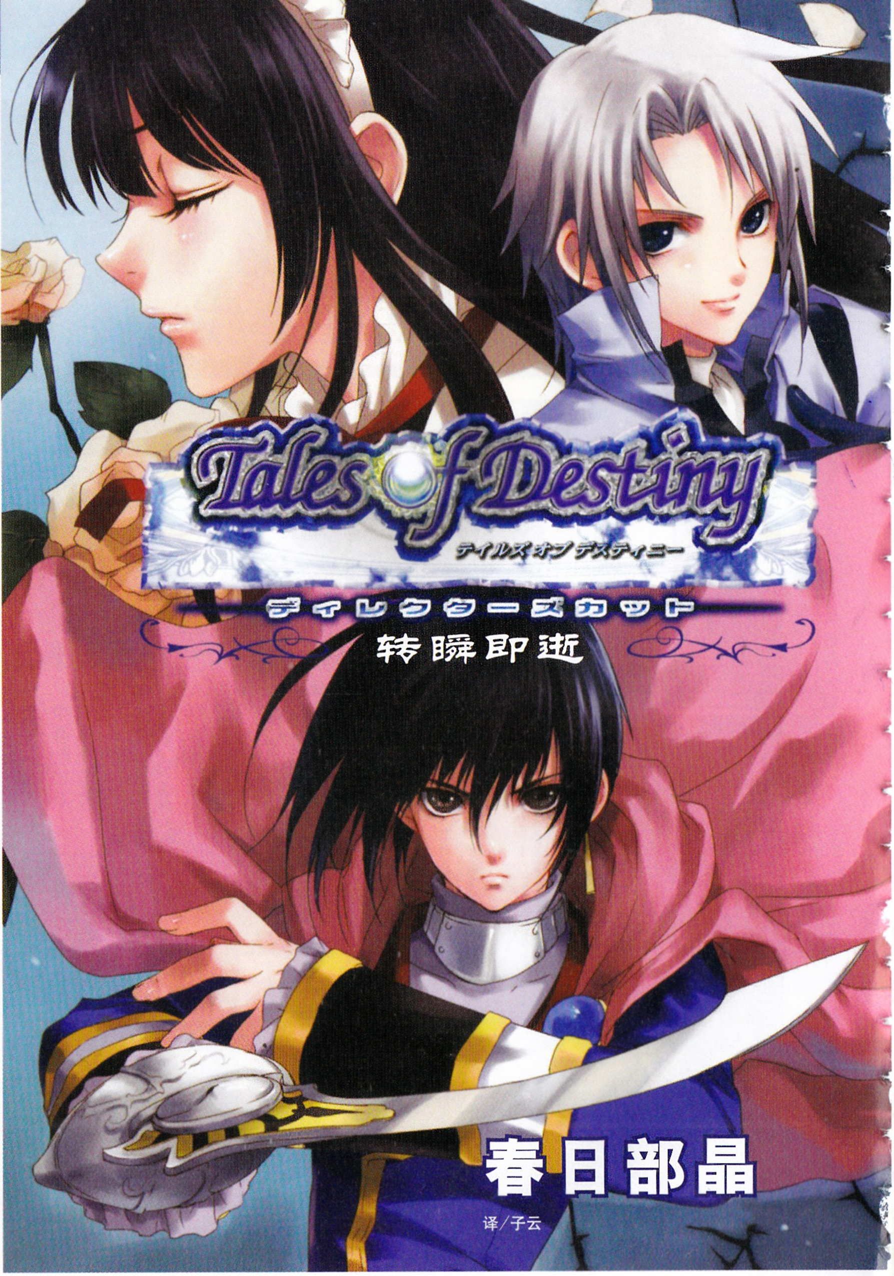
若是过去的卯月仁此时一定担心万分，但如今的他却丝毫未见烦恼。

因为如今的妹妹紫苑，已经可以独自一人走自己的人生之路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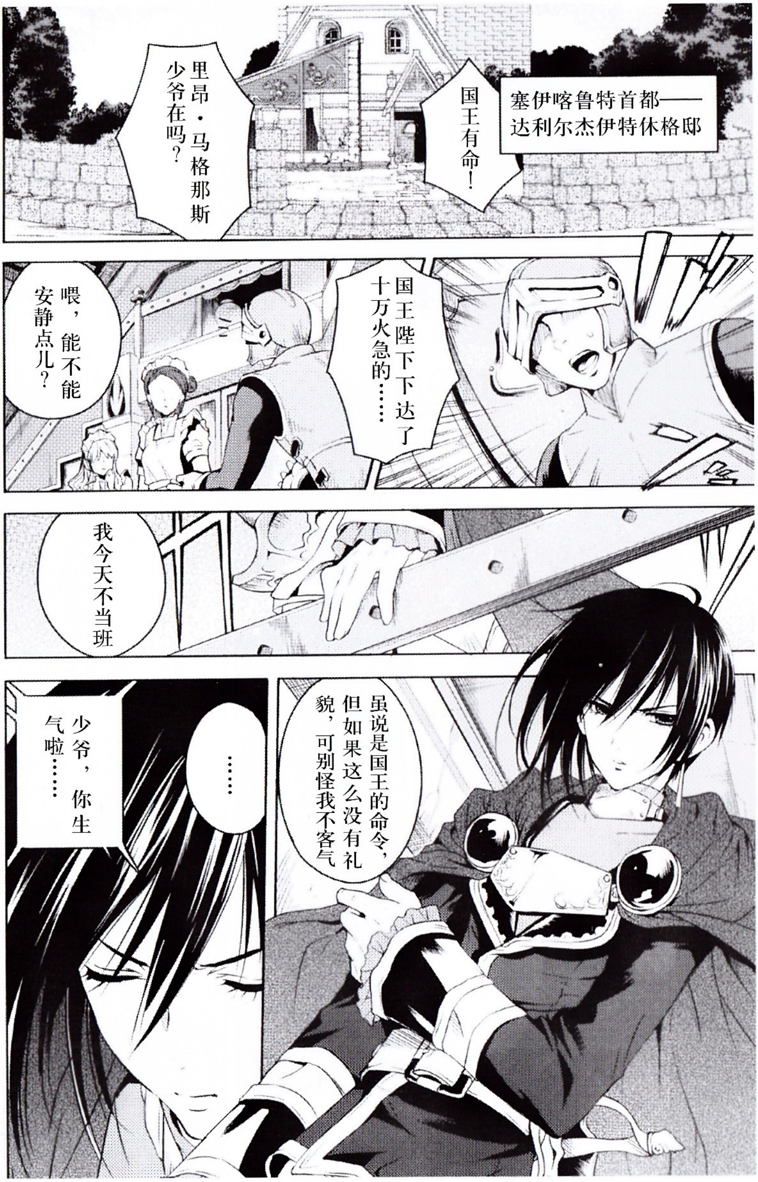
完




——放心吧，
少爷
少爷的决心
少爷的思念
少爷在我心中
铭刻下的记忆
决不会消失
直到永远——


Tales of Destiny
テイルズオブデスティニー
ディレクターズカット
转瞬即逝
春日部晶
译/子云


……!
チュン
チュン…
……刚刚的是
梦……?


塞伊喀鲁特首都——达利尔杰伊特休格邸
国王有命！
里昂·马格那斯少爷在吗？
国王陛下下达了十万火急的……
喂，能不能安静点儿？
我今天不当班
虽说是国王的命令，但如果这么没有礼貌，可别怪我不客气
……
少爷，你生气啦……


没办法
在玛丽安来之前少爷就被吵起来了
我可不是因为玛丽安没来叫我起床而不爽！
抱歉……
如果是国王的命令，应该有文书吧？
那就够了，把文书放下，你可以走了
已在哈梅兹村发现盗窃国家遗迹的盗贼并开始围捕
即刻赶往现场协助抓捕工作
另外已知盗贼持有拥有怪异力量的剑
非常危险，需要小心谨慎
属名
休格·吉鲁库利斯特



……少爷，别太在意，这也是没办法的
……我没在意
只是不太喜欢那家伙下达命令的方式
算了算了……他这么推荐你，肯定是因为这次的任务除了你没人能胜任
我知道
「拥有怪异力量的剑」
他恐怕是顾虑这个
……夏露，你怎么看？
正如少爷所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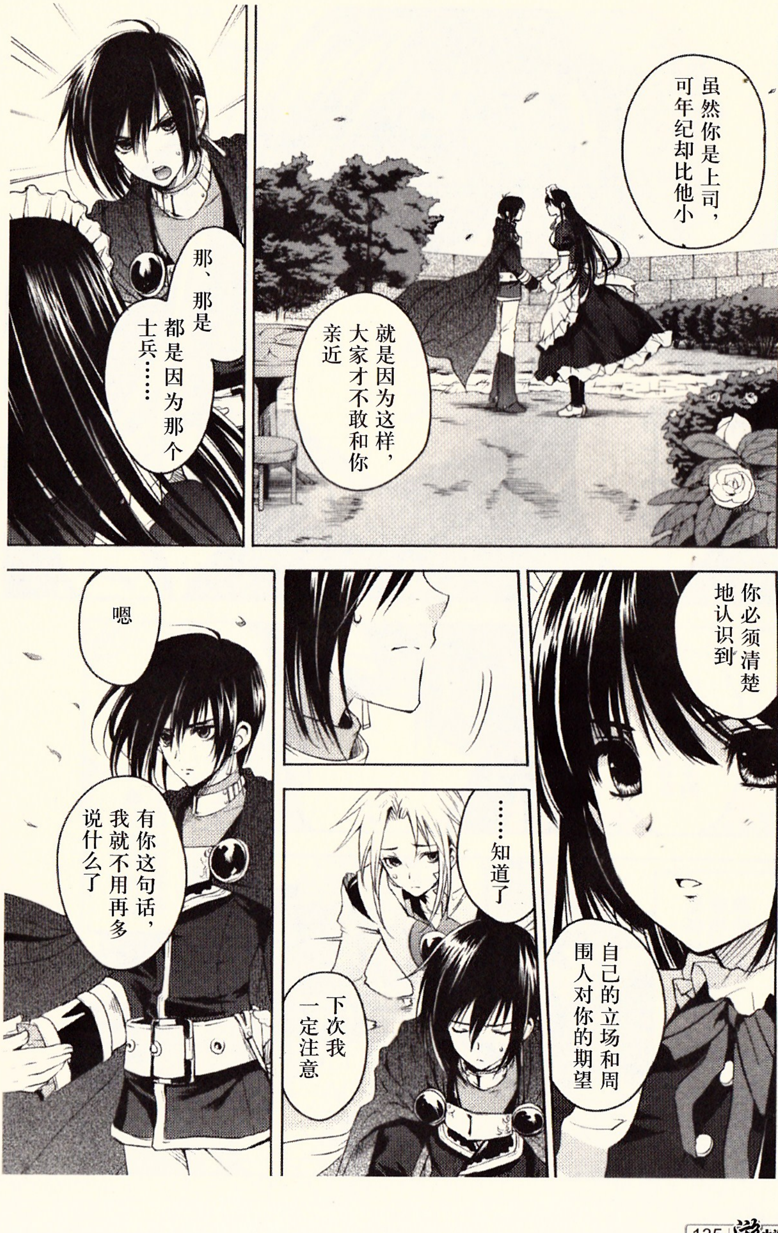

敌人
和我一样，是守护者
如果不具备资质，一般人是不可能感知到我们的声音和力量的
虽然乍看之下会让人觉得很古怪，不过也没办法啊
……和同伴交手会不会觉得很痛苦？
不用担心！如果是曾经的战友和现在的主人
我肯定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少爷
……当然了，走吧
ガチャッ
！


——艾米利奥
抱歉，最近的天气太暖和了，所以我……
就忍不住发起呆来？
那我不打扰你了



真是的！不许欺负人，艾米利奥
我至今还记得她刚来那天的情形
那明媚的笑容里还带着少女独有的青涩
从今天起就由我来照顾你了
她长得太像我只在肖像画上见过的母亲，当时我一下子便呆住了
玛丽安・菲斯德尔
请多关照，艾米利奥少爷
艾米利奥——现在只有她还在用这个名字称呼我
从小我就一直仰起头看她


现在我们已经差不多高了
吃早饭了吗？
没时间了，我要去哈梅兹执行紧急任务
如果你对我能有对玛丽安的一半就好了
闭嘴
？
所以啊，我现在得走了
办完事马上就……
能不能听我说句话？
刚才那位士兵回去的时候很慌张
你的态度是不是又蛮横了？


虽然你是上司，可年纪却比他小
就是因为这样，大家才不敢和你亲近
那、那是都是因为那个士兵……
你必须清楚地认识到
自己的立场和周围人对你的期望
……知道了
下次我一定注意
嗯
有你这句话，我就不用再多说什么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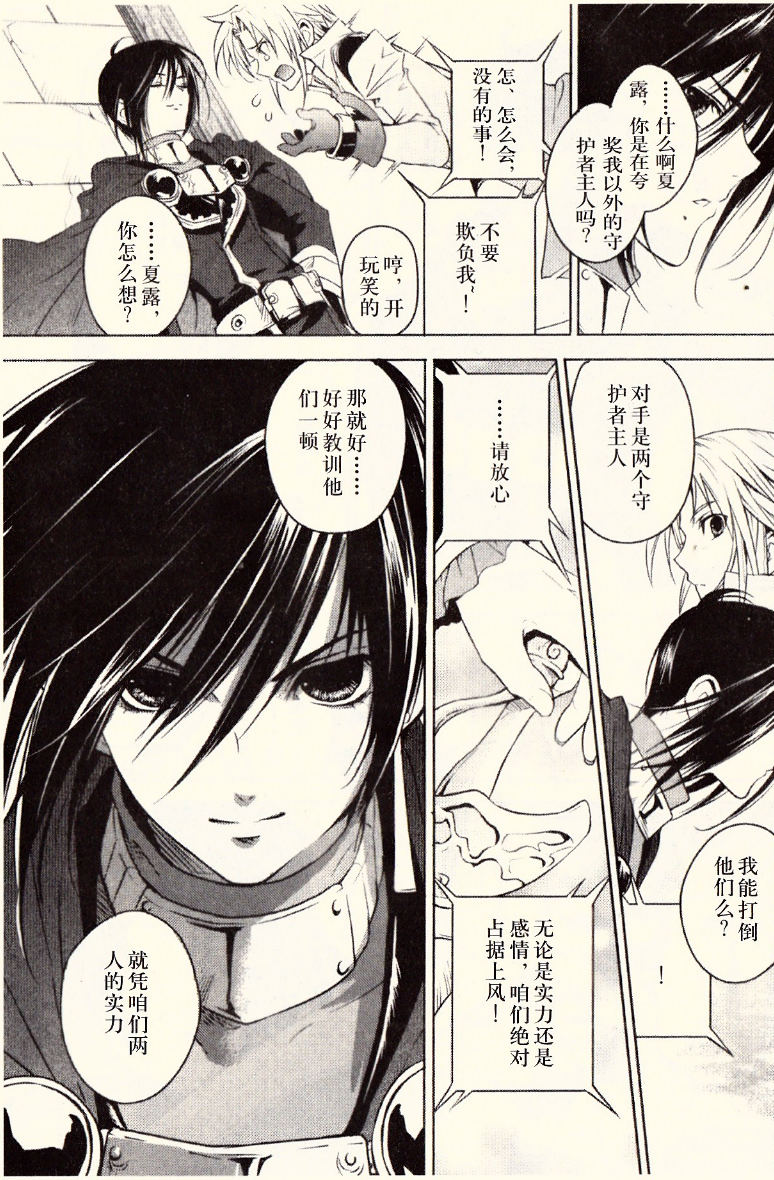


路上小心
……啊
谢谢，我会在晚饭前回来的
她在责备我之后露出的笑容
比任何时候都能更深地印在我的心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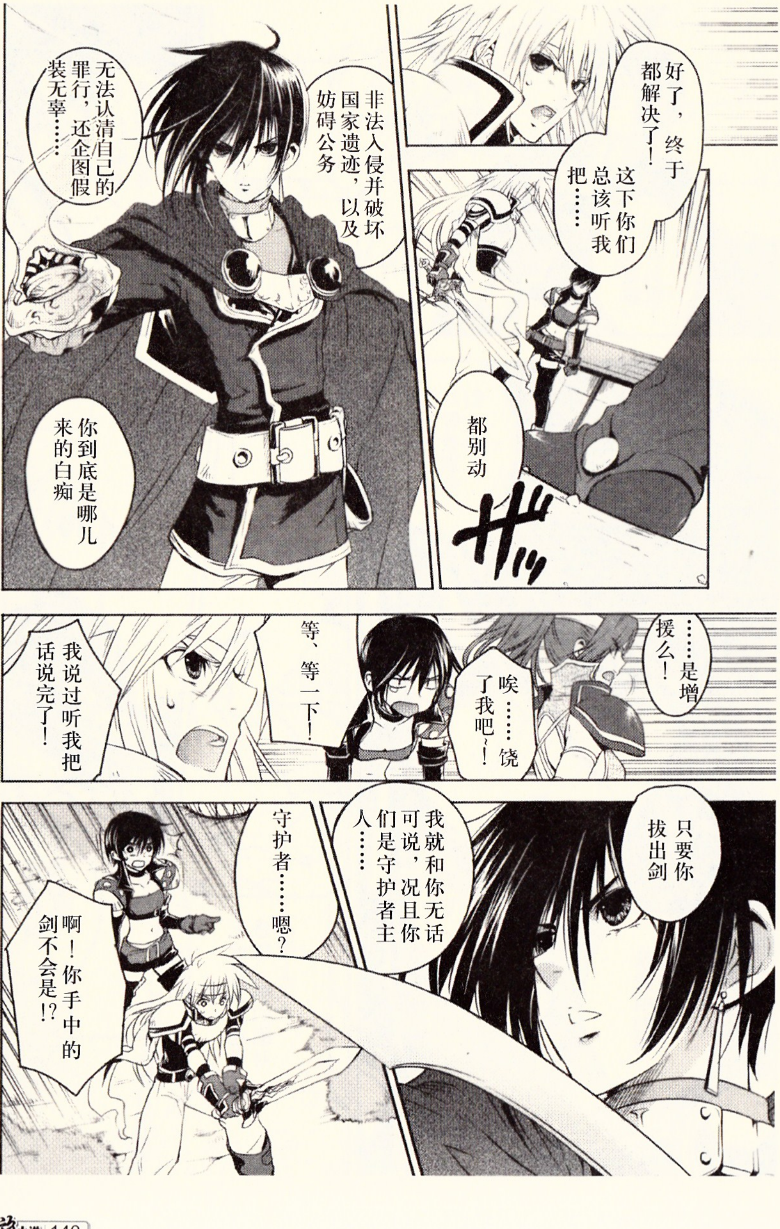

哈梅兹村
里、里昂少爷，您辛苦了！
报告现状
我们已经把盗贼包围在村里的旅店中
这位就是客座剑士阁下啊
跑到这种荒郊野岭来执行任务，真是屈才啦
ギロ……
少爷，别忘了玛丽安刚才说的话
我知道
赶快把任务完成吧
怎么样，夏露？
……嗯，能听到声音，肯定没错



是守护者！
十多个塞伊喀鲁特士兵居然在这三人面前束手无策
……而且居然有两把，太令人吃惊了
真不愧是守护者主人……不是一般盗贼能比得了的
亚托怀特……要命，居然还有狄穆罗斯
很棘手？
从人类这个角度讲我很怕和他相处……
不过可以稍稍放心了
？
他们两个都遇到了不错的主人……



……什么啊夏露，你是在夸奖我以外的守护者主人吗？
怎、怎么会，没有的事！
不要欺负我~！
哼，开玩笑的
……夏露，你怎么想？
对手是两个守护者主人
我能打倒他们么？
！
……请放心
无论是实力还是感情，咱们绝对占据上风！
那就好好教训他们一顿……
就凭咱们两人的实力



好了，终于都解决了！
这下你们总该听我把……
都别动
ザッ
非法入侵并破坏国家遗迹，以及妨碍公务
无法认清自己的罪行，还企图假装无辜……
你到底是哪儿来的白痴
……是增援么！
唉……饶了我吧~！
等、等一下！
我说过听我把话说完了！
只要你拔出剑
我就和你无话可说，况且你们是守护者主人……
守护者……嗯？
啊！你手中的剑不会是！?


夏露狄耶!?
……
我是塞伊喀鲁特王国客座剑士
……守护者主人
里昂・马格那斯!
看招!
啊!


你这家伙！
呃
好强！
第一个守护者主人
没想到这么不成器
嗨！
我对没有守护者的家伙不感兴趣
屈服于大地


Stone Blast
哎呀!!
骗人！秒杀!?
夏露狄耶，能听到么?
简直是强到逆天！亚托怀特，快说服他们吧！
说服？第二个守护者主人真是狡猾
喂，你！你是夏露狄耶的主人吧！
如果你再敢贬低我们战友之间的感情，我可饶不了你！
夏露狄耶！咱们是一起战斗过的同伴吧！
为什么现在非要拼个你死我活！
抱歉，少爷……
没事，夏露


真无聊
你忘记了守护者的本分，变成盗贼的武器，现在反倒对夏露狄耶高谈阔论起来了？
ギク
啊!?
我、我无话可说……
首先来说我对你们守护者的过去和使命没有兴趣
……而且现在我正和夏露执行重要的任务
你们别想说服夏露
少爷!
我们必须完成的任务……
那就是
我里昂·马格那斯要出人头地
チャッ…


我要得到没人敢轻视的实力与地位
ダッ
还差得远呢！
还有和「她」持平的视线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
我要完成所有任务，打败一切敌人
——我要用实力证明我自己
看着吧
……结束了


魔人暗


哎呀……！
斯坦！
斯坦，你还好吧!? 我马上帮你回复……！
チャッ
呀！
知道啦
投降！我认输


把这帮家伙带走
是！
当时，我意识到
这个任务是我命运的重要转折点——
回去了，夏露
该吃饭了，别让玛丽安等太久
是，少爷
……是真的吗!?
是！
同一时刻——塞伊喀鲁特王城/谒见大厅
我知道了……生还者醒了，就带来见我
……这件事该如何处理？
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未完待续

To Be Continued


戦国
BASARA2®
Cool&The Gang
第五回
原著/安曽了 译/YULA

前情提要

片仓小十郎为救主人身负重伤后，好心的真田幸村帮他找了一名大夫，伊达政宗遂陪着他养伤数日。回到奥州以后，政宗便开始着手查找凶手线索，并借此认识了京都美男前田庆次。从他口中，政宗得知在背后偷袭自己而害小十郎受伤的是丰臣秀吉的军师竹中半兵卫，发誓一定要让他血债血还。就这样，他作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大决定——讨伐当今日本第一势力丰臣秀吉！

认为这个计划太过于荒唐，因此小十郎坚决反对，并打晕政宗后将其软禁起来。夜里，前田庆次偷偷出现放走了政宗，还给他指明了一条出路。于是，在给小十郎留下一封书信后，政宗和庆次踏上了寻找合作伙伴的路途……

人物介绍



长曾我部元亲

海盗军团的首领。自从杀了毛利元就后一直处于不安之中。

竹中半兵卫

丰臣秀吉的得意军师。身上似乎背负着重重压力。





片仓小十郎

伊达政宗的家臣。像一位兄长一样对政宗关怀备至。

上杉谦信

被尊称为“军神”的越后领主。拥有天才一般的军事指挥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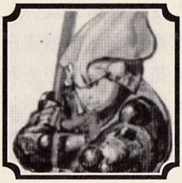
春日

上杉谦信麾下的女忍者。对中性化的谦信仰慕不已。

猿飞佐助

武田信玄麾下的忍者。和春日同为忍者乡出身。





德川家康

三河的领主。总是坐在本多忠胜肩上，心怀进军天下的目标。

本多忠胜

“战国最强”的武将。迄今为止没有开口说过一句话。



4

类似“这一生中最大的后悔”这种话，并不适合用在“西海之鬼”长曾我部元亲身上，尽管他迄今为止的人生还不算太长。而这也许就是事实。

他是在海上出生入死的男人，热衷于同伴、财宝和争斗。价值观就是守护同伴、消灭敌人以及抢夺财宝，既单纯又明确。而基于这种单纯明确价值观所获得的生活，亦让他感到十分满足。一直以来，他获得了众多的同伴和财宝，并多次在与强敌的生死较量中取得胜利。这其中没有一丁点儿可以后悔的余地，属于他人生的不是“后悔”，只有“航海”二字。

可是如今，在长曾我部元亲的心里，“后悔”二字却如回游的鱼一般漂流着。

数月前，元亲在濑户内海成功讨伐了一个男人。这个名叫毛利元就的大名，虽然一向以头脑冷静聪明为人熟知，并集百姓们的恐惧和敬畏于一身，但元亲显然不是替这些百姓诛杀他的。一名海盗会高举刀刃，归根到底还是为了私人的原因。而元亲正是由于自己的部下受毛利元就的阴谋所害，才对这位毛利水军首领举起屠刀。

尽管元亲这样做再正常不过，但在死亡将近时，毛利元就曾这样对他说：

“——杀了我，你一定会后悔的。”

本来的话，不应该是如此的。

借着讨伐毛利元就的势头，元亲他们从毛利军那里夺取了大量的财宝。加上之前在某南蛮人的教团本部抢夺的财宝，可以说之后的十年内元亲和他的弟兄们都不用再愁吃穿，而这一切仅仅是靠打两场仗就获得了。照这样说，真应该是大喜过望而不是什么后悔。

但是……

中国地区失去毛利元就所造成的影响，在他死后很快就如实出现了。

那些因惧怕元就而被一直踩在脚底下的家臣，纷纷爆发出他们埋藏已久的野心。即便说他是多么冷酷的男人……不，正因为是冷酷的男人，身为君主的毛利元就才算得上优秀。没有了他，中国地区立刻被卷入一众小人物的权力争斗当中，转眼间便化为了一个荒废之地。

毛利元就之死的影响并不只是体现在陆地上，就连长曾我部元亲所属的世界——海上也未能幸免。

从元就的支配中获得解放的毛利士兵均成为恶徒，并迅速流窜到了海上。但这群海盗生力军并非天生属于大海的男子汉，他们不懂身为海上男人的规矩，在四国及中国附近的海域干尽坏事、无法无天。

于是，濑户内近海又回到了长曾我部元亲登场之前的混乱状态。

不过——

拿这种程度的海上风波和接下来真正即将来临的大风暴相比，那可真是小巫见大巫。而这一点，长曾我部元亲很快就亲自体会到了。

就算濑户内海被一群狂妄之徒用来胡作非为，但好歹它曾是元亲呼风唤雨的海域。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元亲率领部下陆续将这群狂妄之徒驱逐出了近邻的海域。虽然花费了一些劳力和时间，但对连毛利水军都沦为其手下败将的元亲来说，收拾一群残党并不是那

么困难的事。

恶徒们的船接二连三地沉没，谁知就在元亲即将使濑户内海再度恢复平静时，**那个人出现了。**

丰臣秀吉。

这位取代织田信长建立起天下第一大势力的霸王，率领着人数达数十万之多的大军，开始向中国地区大举进攻。

……不对，这还不只是进攻那么简单，已经足够称得上是蹂躏了。

就像当初失去信长的旧织田家臣团中的一大部分人那样，旧毛利家臣团的野心家们很快在丰臣军的一击下被悉数歼灭。而在精锐强大的丰臣军团面前，中国地区的普通士兵更是几乎等同于不存在，双方之间进行的不是数次交战，而是一场场哀号遍野的虐杀。于是乎，秀吉轻而易举地镇压了中国地区。

毫无疑问，丰臣军的侵略是不会仅限于陆上的。要知道丰臣秀吉是个要干就干到底的男人，对于在自己领土的近海存在着长曾我部军这种事，他是万万不可能容忍的。所以，在对曾经的毛利元就领土实施侵略后，他的丰臣军便紧接着在海上对长曾我部军展开了激烈的攻势。

面对丰臣军的挑衅，元亲他们当然也不会坐以待毙。因为他们不仅仅是向权力抗争的贼，更是一群海盗。

长曾我部军的男子汉们对丰臣军的镇压给予了誓死抵抗，毕竟海盗这个群体原本就是以向他人掠夺为生。然而他们虽擅长攻击敌对者，轮到自己成为防守方时，却意外地暴露出脆弱的一面。加上丰臣军又比以往遭遇的敌人要强大正规得多，结果长曾我部军这次的立场极其恶劣，先是被迫打乱了阵形，然后船也一艘接一艘地被击沉。

长曾我部元亲本人对丰臣军当然是毫不畏惧的，在他的努力拼杀下，眼见丰臣军的船也同样在不断下沉。但不管元亲个人有多英勇，抑或元亲的船又击沉了多少艘丰臣的船，遍布海上的丰臣军敌船仍丝毫不见颓势，并没有给战局带来大的变化。

曾有一次，元亲在海上与某个貌似丰臣军指挥官、带着面具的纤瘦男人交上了手。

『——你就是那个打败毛利元就的人？』

两人在海上相遇时，指挥官模样的男人面具下那双眼睛里满是兴致。

『啊？那又如何！』

『一直想亲自跟你道个谢呢。多亏了你，我们才这么快就侵入了中国地区。』

『我可没想要什么丰臣的指挥官来道谢！』

『那有什么关系，我就是想对你表示感谢。——不过，对我来说这也足够了。为了慎重起见我才亲自去瞧了瞧，结果你果然如我所料。』

『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就是你的确如我想像，是一名出色的海盗。尽情在这片海上讴歌自由的生活吧，每个人都有一个适合自己生活的地方。——那么，我就此告辞了。』

『等等！你大肆闯入鬼的庭园，以为还能活着回去吗！？』

在这次的邂逅中，如果元亲胜利打败了这位丰臣军的指挥官，说不定战局就会产生很大的变化。但面具男操着一

种如鞭子一般变幻莫测的奇妙武器，使元亲最终都没能够接近他。虽然在当时的战斗中元亲成功击溃了他所乘的船，谁知这位面具男瞬间便身轻如燕地跳到了前来救援的己方船只上，并从元亲面前悠然离去。

不用说，即使处在如今丰臣军正不断进军的非常时期，元亲他们长曾我部军也还在干自己的老本行。不过和之前相比，他们的行动范围明显缩小了很多，直接导致生活变得异常苦闷……

“大哥！不好了，大哥！”

城寨内，一脸愁云的元亲正待在自己房间里喝闷酒，这时，一名部下神色慌张地跑了进来。

“……丰臣那群混蛋又出现了吗？”

元亲将手中的杯子扔向墙壁，立即伸手去拿放在他手边的那把惯用的巨枪。

“好，给我带路！不能再让他们为非作歹了！”

“不、不是，大哥。”眼前这名部下却一个劲地摇着头阻止了他，“我觉得不是那样。”

“……啊？”

“负责警戒的人报告，有一艘奇怪的船正在向这四国接近……”

“混账！”元亲怒吼一声，“这不就是丰臣那帮家伙来了吗！？”

“不，那是一艘相当破旧的船。”

“破旧的船？”

“而且，据说船上只有两个人……”

“……那是什么啊？”

对部下的话几乎完全不得要领，于是元亲干脆奔出房间，急忙向发现破旧船的海岸冲了过去。当然为了以防万一，他也没忘带上那把惯用的巨枪。

既然只有两个人，那便正如部下所说，对方是丰臣间谍的可能性的确很低。估计就是那些听了长曾我部军的传闻、自诩本领高强的流浪武士抱着仕宦梦想前来一试身手吧？当然也有可能是丰臣的间谍为了让元亲放松警惕而耍的花招，但是——

“这……”

待元亲到达海岸，映入他眼中的是一幅超乎想像的画面。

长曾我部军的士兵们就像冥河滩上的石头一样，一个压一个地倒在一起。中央立着两个陌生男子，他们多半就是报告中所说的人。但奇怪的是，理应是同乘一条船前来的两人，如今却似乎为了什么事正吵得面红耳赤。

“——我说你啊！我们到底是为了什么才来交涉的？竟然朝对方大打出手！你是笨蛋吗！？”不知为何头上顶着一只小猴子、衣着华丽的男子挥着拳叫道。

“Shut up！是这帮家伙自己不好！就因为他们态度那么傲慢，我才出手的！倒是你，说要问路，我还以为那张脸多少能起点作用，结果只是打听到他们城寨所在的地方又有什么了不起的！”右眼绑着一根眼带的男人也对他报以怒吼。

“一看到你，人家会以为是哪里的山贼打来了也是理所当然的吧！稍微忍耐一下怎么了？既然是这种性子，活该你被软禁在房间里！”

“Ha！还真会说啊！你不也在很开心地痛打他们吗！现在居然来数落别

人！？”

“接受挑战是男人之道！但不是突然就朝对方一拳揍过去，这点我说过的吧！再说了，之前我就在想，你觉得光和他们打有意思吗！？”

“那也没像你一样一路上不停地拈花惹草！托你的福，我们Lost了大把时间！没用的东西！”

两人就这样没完没了地进行着一场互相推卸责任的骂战，所站立之处不断变换着，拳头、脚和身体都死死抵在一块。

看着折半情景的元亲虽然完全不明所以，但不管怎么说，这个岛好歹是自己的领土。

“——放肆的家伙！”

发出这声叫喊的同时，元亲冲进了两名神秘男子的争吵旋涡中。并就着这股气势，端起钢枪对准二男相争的旋涡中心奋力挥下……

这力道之猛，让大地也瞬间裂为两半。还在继续展示斗嘴丑态的两名男子顿时停止了动作，并在同一时刻望向闯入他们之间的元亲。元亲则用他的单眼细细打量着二人的面孔，怒喊的声音充满了威吓。

“你们以为这里是什么地方！？在我这只鬼面前，可由不得你们胡来！”

“——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一声豪迈的大笑自长曾我部军的城寨中响起，声音的主人便是这里的主人长曾我部元亲。这时距离海岸上那起事端发生并没过多久，地点为城寨内用于和部下们举行宴会之类的一个巨大空间，而元亲就座的木桌四周，则是他那些眼周围和脸颊上青一块紫一块的部下们。

此刻的元亲正同坐在他面前的男人们一起开怀畅饮，谈笑风生。

“那位小兄弟说得对，独眼龙。突然来了两个像你这样的家伙，会有人认为你们是哪国的使者才怪呢。而要说不是使者是大名，那更看不出来了。况且这一带最近一直不太安定，所以我底下的人都难免有些焦躁。而且就因为他们没以礼相待你就大发雷霆，也难怪他们会弄不清你的身分。”

“……我看上去有那么不像大名吗。”

被唤作独眼龙的男人——奥州的伊达政宗胳膊肘支在桌上，嘴里不爽地嘟嘟囔囔。坐在他旁边的前田庆次则颔首微笑着，对元亲的话表示赞同。此前进行了好一阵交涉才得知来者何人的元亲，把他们带到了自己的城寨当中——当然，他并没有立刻相信这位眼带青年就是伊达家的首领，在和政宗经过两三回合的交手之后，双方才得以像现在这样共聚一堂。

“算了，别泄气啊。其实我对你挺有好感的，总觉得和别人不太一样。”

“是因为这个吗？”

政宗指着自己的右眼问道。政宗为右，元亲为左。尽管存在着左右的差异，他们却同为一只眼睛失去了光明的人。

但听了政宗的话，元亲摇了摇头。

“……不，还不只是这个。”

元亲的感受，更多是来自于政宗本性中流淌着的某种东西。

“你看看我这帮兄弟。”元亲指着坐在桌边的海盗们说道，“每个人都被你打得那么惨，个个鼻青脸肿的。可是，这里面有谁带着一副不可饶恕的表

情吗？这些胸怀坦荡的傻瓜，反而一脸充满了对你的好感呢。比如身为大名却不带护卫就跑到海盗的城寨里来……”

“不胜荣幸。”政宗吹着轻快的口哨笑起来。

然后，他微微前倾着身子对元亲问道：“——那刚才说的事，要不要商量一下之后怎么办？”

“……和丰臣交战那件事吗？”

元亲已经从政宗和前田庆次那儿听说他们来访的原因了，简单地说就是想在与丰臣秀吉的战斗中借助一份力量。

“我在路上听说了。”庆次接着政宗的话说道，“你们现在也被秀吉的人搅得苦不堪言吧？既然大家同仇敌忾，不如来合作一下怎么样？伊达军的陆战力量加上你们的海战力量，双方联合的话应该能敌得过丰臣军吧？而且我还听说你们掌握了大量的机关兵器。”

对于庆次的提议，元亲并没有给出正面回答。

“给你们提供援助，我这边能得到什么好处？”

“……原来你在意钱的问题啊？真意外，西海之鬼竟然如此贪财。”

“当海盗却不在意钱，那得怎么活？”元亲皱着眉头笑道，“人们不是常说吗，有钱能使鬼推磨。要让鬼办事，也需要付出相应的酬劳才行。”

元亲会这样说，自然有他们本身是群海盗、属于爱财一族这方面的原因，但他更想借此考验一下伊达政宗作为男人的器量如何。

对丰臣秀吉怀着愤怒与憎恨，在这点上元亲并不亚于伊达政宗。但如今他在濑户内海面临的这种状况，算起来其实也是自己引发的灾祸。元亲觉得为了给部下报仇而攻打毛利元就是理所当然的事，却几乎完全没考虑这样做会带来什么后果。最终，由于执意讨伐毛利元就，他让自己的众多部下步向了死亡的深渊。

所以这次，元亲不得认清眼前的现状。部下们对元亲都怀着相当深厚的信赖之情，就算元亲命令他们去死，想必他们也一定会应答一声“明白”，然后毫不犹豫地献出自己的生命吧。正因为如此，元亲才没有仅凭对丰臣的一时之气就去大开杀戒。

“Of course 我会支付报酬的。……说起来，听说秀吉那帮人在大阪城的仓库储积了大量黄金，到时就分一半给你吧。”

“……你倒是很爽快啊，独眼龙。”

元亲因吃惊而睁大了他那只右眼。丰臣秀吉所持全部黄金的一半，他根本想像不到那该是个多么巨大的数额。而站在他周围听到这番话的部下们，也不由得咽了一口唾沫。

“……我说，好歹也该分一点给我吧。”一旁的庆次半开着玩笑。

“嗯，好色男，你的报酬我会从自己那一半当中抽取的。”政宗用非常认真的表情回答了他，紧接着见梦吉也吱吱地叫起来，遂又笑道：“啊啊，小猴子你也有份的哦，放心吧。”

说完，政宗重新回过头来面对元亲：“还有那个——”

“……喂喂，你是不是有点兴奋过头了。”元亲打断了政宗的话。

恐怕还是不能协助这家伙——元亲心想。照这个样子来看，尽管此人气度

实在不凡，但这也正好反映了他缺乏对实际情况的判断能力。

谁知政宗的回答却大大超乎了他的想像。

“也许吧。那就日本的所有海域，怎么样？”政宗面带微笑。

“——！？”

听到这句话的瞬间，元亲感到心脏猛地加快了跳动。等到回过神来，他几乎已经忘记了呼吸，只是定定地凝视着政宗。而政宗并没为元亲的异样所动，开始对自己的意图作出进一步解释。

“在不久的将来，我必定会夺取天下。到那时，海洋这部分就都归你吧。”

人群中忽然爆出了笑声。这笑声并非来自元亲，而是立在四周侧耳倾听着他们对谈的部下们。“这、这家伙在说什么梦话啊！”“头一次见到这么敢说的人！”部下们七嘴八舌地嚷嚷着，却决不是在哄笑，或者可以说，这是他们对伊达政宗表现出理想中男子气概的一种赞誉之笑。

而政宗也迎着大海男儿们的笑声举起双手示意：“是男人就应该胸襟豪迈一些，对吧？”

面对放出豪言壮语的政宗，周围的男人们再次报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

“大哥！就跟这个说大话的男人合作吧！我觉得他不错！”一名部下话音刚落，其他人也跟着叫起来：“风来了！风刮到面前了大哥！咱们就乘着这股风，将丰臣那帮混蛋全部干掉吧！”

“……嗯，说得也是啊。”元亲终于……点下头来，“既然都说要把日本的海域全交给我，看来不帮忙是不行了。”

听到元亲这么说，他的部下们愈发群情激奋。在响彻城寨的一片欢呼声中，政宗向元亲伸出了右手。

“Thanks，西海之鬼，那就请多关照了。”

“嗯，包在我身上，独眼龙。”元亲紧紧握住了政宗的手，以示回应。

这幅景象顿时令部下们的兴奋状态达到了最顶峰，他们纷纷高举拳头，做出往常那个熟悉的举动。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

这是长曾我部军惯例的大合唱，但今晚却跟以往有着些许不同之处。部下们不仅仅是在歌颂自己的老大，和他结成同盟的男人的名字，也一并被融入了这片合唱当中。

“独眼龙！独眼龙！独眼龙！独眼龙！独眼龙！”

当晚，为庆祝伊达与长曾我部同盟的结成以及誓夺胜利，城寨内举办了一次盛大的宴会。被称作鬼和龙的两个男人的高声谈笑充斥着整个空间，久久都没有散去。

——那么，这天晚上元亲的感受到底如何呢？这一点除了他自己之外恐怕没有任何人知道。说实话，他觉得自己被打击到了。

这个也只有一只眼、和自己十分相似的男人，居然能如此轻松地说出要夺天下这种话，而且还轻易赢取了部下们的拥护之心。这样的事实对长曾我部元亲的确是个不小的震撼。

5

……这天早晨，让片仓小十郎从睡梦中醒来的并不是习以为常的柔和阳光和小

鸟歌唱，而是某个士兵嘈杂的大喊声。

“——小、小、小十郎大人！不好了不好了，这下完蛋了！”

尖叫着闯进小十郎房间的士兵，只听得对面传来不紧不慢的问话声。

“……到底怎么了？”

士兵的脸上瞬间变了颜色，身体也微微发起抖来。他会出现这样的变化并不奇怪，因为虽说被称作“龙的右眼”的小十郎是以“奥州最理性的男人”著称，然而一旦惹得他怒火冲天，那更甚于政宗的可怕程度，奥州的士兵们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看到士兵那张吓得惨白的脸，小十郎立刻意识到这一点，不由得苦笑了一声。看来只好用平常的语气再问一遍了。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不过在问话的同时，小十郎心里其实已经有某种预感了。他家主人秘密离开居城好歹已经过了数日之久，也该捎来一点音讯了。

士兵忙不迭地回答：“在、在港口！来了一支不知是哪国的大船队！这下可如何是好啊，小十郎大人！”

不出意料的答案。小十郎赶紧将之前被惊醒的不适感抛开，快速整理好装束后便带着前来通报的士兵驱马冲向港口。

当他们到达仙台港口的时候，遍布海上、“疑似”军船的数十艘船已开始准备入港。负责港口防卫的众士兵及住在附近的渔夫们，脸上都混杂着不安和恐惧的神色，眼睁睁地看着这军船大部队向岸边不断逼近。

而小十郎已经发现这些船并不是军船，确切地说应该是海盗船。但他没说出来，只是一个人在那儿小声嘀咕道：

“……不愧是政宗大人。”

与此同时，小十郎脸上浮现出了一丝淡淡的笑容。

“小、小十郎大人！这可怎么办？偏偏挑在笔头不在的时候！”

港口的警卫兵投来困惑的目光，小十郎说了一声“不用担心”，继而用手指向正驶过来的领头船只的船头。士兵们顺着小十郎的视线望过去，表情在刹那间转忧为喜。

“啊，是……笔头！那不是笔头吗！”

“真的哎！笔头在上面！啊，他朝这边挥手了！喂！”

整个港口顿时被一片欢呼声所包围，迎接着载有政宗的海盗船在岸边停靠下来。只见政宗轻快地从甲板上飞出，然后稳稳地降落到小十郎面前。

“唷，好久不见了，小十郎。”

数日未见的主人像个顽皮孩子似的朝他笑着：“话说在前头，我可不会向你道歉哦，小十郎。”

“……哈？”

“谁叫你把我软禁在房间里的……这下我们打平了。”

政宗脸上全然不见发怵的神色。而面对他这张称得上是可爱的笑脸，小十郎的表情却依然纹丝不动。

“那我是不是该说声‘谢谢惠顾’……虽然现在有堆得如山高的话想跟您说——但比起那个，我看您更想先让我见什么人吧？”

“还有想让你看的东西。”

政宗意味深长地一笑，把小十郎带进刚才他飞身跳下的海盗船。刚上甲板，小十郎便看到一副熟悉的面孔。

“果然是你拐跑了我家政宗大人。”

“嘿嘿，不好意思啊。”

小十郎的声音充满了威吓，前田庆次只好挠着头向他赔笑作答。

“好了，别那么生气嘛，小十郎。多亏了这个好色男，我们才能够走上打天下的道路啊。”

看到小十郎的样子，政宗忍不住站出来帮庆次辩解了一句，当然小十郎本身也并非真的在生气。但见他现在对夺天下的话语无甚反应，于是政宗拉着他走向驾驶台去见另一个人。

“你就是龙的右眼？”

在那里，小十郎终于见到了这次的主角，他就是政宗带回来的船队总帅长曾我部元亲。

与初次见面的元亲稍作寒暄之后，小十郎从驾驶台开始对四周细细打量了一番，接着对政宗说道：

“……原来如此。的确是好船，好船员，好船长。”

“是吧？”

对他的评价报以开心应答的却不是政宗，而是长曾我部元亲。小十郎对元亲略微点头示意，目光再次回到政宗那边。

“您是想利用这支船队从海上运送士兵，然后对丰臣采取突然袭击吧？但这样还是……”

“别着急呀。”

“……啊？”

“还有别的东西要给你看呢，跟我来吧。”

政宗打断了小十郎的话，没等他回答便继续迈步向前走去。长曾我部元亲和前田庆次也心领神会地看了一眼小十郎，跟在了政宗的后面。

小十郎被带去的下一个地方是这艘海盗船的船舱。

“这、这、这是——”

“如何，小十郎？觉得它们怎么样？”

刚刚踏足进入船舱的一瞬间，小十郎便惊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那个传闻是真的——此时他迷迷糊糊的脑子里只回荡着这一句话。因为藏于此处的是他迄今为止都没亲眼见过的若干机关兵器。

“连堂堂龙的右眼都大吃了一惊么？”元亲的语气里不无自豪：“这东西我在前段时间轰飞南蛮人的时候用过，是我吸取他们的技术而开发的机关兵器。但是……正如你所看到的，虽然是注入了大量资金才得以开发出来，但打海战的话却轮不到它，要打白刃战也来不及从这儿搬出去……老实说，还真有点不好处理。”

元亲挠着头苦笑一声后继续说道：“不过，如果从海上成功潜入了敌人的领土，我这台机关兵器应该就能大有作为了吧？……这样一来，我也不用被部下们苛责不务正业什么的了。”

“你觉得怎么样？有了这个，不管丰臣军也好获得天下也好，或许我们都能顺利地一一实现了呢，小十郎。”

政宗眼里闪着明亮的光辉，对喜好酷炫事物的他来说，这些机关兵器无疑已经让他的心雀跃不已了。

“而且其它船也搭载着和这台相似的机关兵器，长曾我部军的士兵加上这些机关兵器，这样多少也能填补一些兵力差距了吧？然后就是我跟小十郎你，凭你的智慧……”

“不，很遗憾地告诉您，这样还是不够。”小十郎摇着头答道。

“An？我都已经把准备工作做到这

个地步了，还是不能跟丰臣军交战吗？你这态度是不是有点太懦弱了——”

“关于天时，您有什么打算？”

面对小十郎的质问，政宗的表情立时僵住了。

“记得在您出城之前我就提醒过您这一点，政宗大人。就算加上长曾我部的军船和他们的机关兵器，我们的战力还是远远不及对方。光凭这一点，就无论如何都不能算是有了天时。”

“所以说是我跟你——”

看得出政宗已经开始有所不满，但他却又适时闭上了嘴。毕竟他和小十郎之间已经相处了漫长的岁月，长年的习惯足以使他明白小十郎的表情里包含着什么意思。而小十郎也一样，见政宗不再说话，他决定不让这股气氛一直这样僵下去。

“如果老老实实等待也盼不来天时，那就我们自己去促成好了。政宗大人，反正您再怎么乱来我也得陪着您，天时这方面就由我去想办法吧。只希望真能如愿以偿就好了……”

“好极了！不愧是我的右眼，小十郎！”

政宗并没仔细听小十郎都说了些什么，他脸上洋溢着熠熠神采，当着几个人的面便开心地冲上前去一把抱住了小十郎。

“……明明是军师，却竟然用上了海盗的思考方式。只能说不愧是侍奉独眼龙的人啊……”一旁的长曾我部元亲不由得感慨万千。

作为一名军师，被这样说也许该算是一种耻辱。但看着政宗那近乎乱来一般立下豪赌的样子，片仓小十郎无法否定自己心中也随之沸腾不已。

6

——长曾我部的军船驶入了仙台港口，离这里不远是一处山林。

两个人影以几乎不像人类的速度在树丛间跳跃、穿梭。

“要赶快！赶快把这个消息通知谦信大人，不然的话……！”

“不过我算是服了～第一次听到那个传闻的时候，还以为是人家在开玩笑。”

听这两个人影互相交谈的声音，应是一男一女。

“春日～你一开始也的确是不相信的吧？”

“哼……”

“你哼是什么意思啊？”

“我要先走一步了，没工夫跟你在这儿闲聊。”

“好冷淡啊。作为忍者，就算着急办事也是需要说话的嘛，而且我现在也没放慢脚步呀。”

“那你就像个忍者的样子好不好？哪个忍者有这么轻浮的！”

“哇，生起气来也这么美！你果然成长了不少嘛。”

“——！你给我闭嘴！”

两人的身影继续向着南边不断前进，飞一般的速度依然难以用人类的标准来衡量。其间，不时传来阵阵欢闹和怒骂声。

他们是闻名于这个世界的忍者——春日和猿飞佐助。

同样出身自忍者乡，如今则各为其主。春日侍奉的是上杉谦信，猿飞佐助

则投靠了武田信玄。理应属于是敌手的两人，现在正为了将在奥州获得的情报向主人汇报而抢着赶路。光凭对话完全听不出他们是这种关系，而也正因如此才证明他们的确是熟练通达的忍者。

“不管怎么样！我现在要赶紧回到谦信大人那边去，咱们就在这儿分开吧！”

“哎呀，那真是遗憾。”

“你要胆敢妨碍我回去见谦信大人，我可不会手下留情的！”

说完，其中一个人影——春日朝着与佐助相反的方向径直飞离。脚下也并未停止移动的猿飞佐助对春日消失的方向凝视了几秒钟，继而回过头来皱起眉。

“不过这情报还是很奇怪啊，奥州的伊达政宗和四国的长曾我部元亲联手攻打大阪的丰臣秀吉，太不可思议了。而且简直就像是在请我们去调查一样，完全没有保密措施嘛。”

小声嘀咕了一会儿以后，一改先前赶路的急切，他脸上惊现出突然想起什么来的表情。

“……莫非伊达是有意让人知道的吗？但这是为了什么？”

在动嘴的同时双脚也没作丝毫停留，佐助一边往目的地一路前进一边继续自言自语：

“也罢，这方面的问题也该主公来考虑，我就不管了，先完成任务再说。”

接着，如同那名侍奉上杉谦信的忍者一般，这位给武田信玄效力的忍者也在幽深的森林里消失了踪影……

第五章 大阪之战

吾眼中之未来……非你等程度所能视之。

丰臣秀吉……吾之力量将改变时代！——丰臣秀吉

……庆次……不是这样的……你不能……怪他……——宁宁

宁宁，不要死！你不要死啊！——前田庆次

❶

脚下忽然传来一阵从未有过的震动，震得丰臣军军师竹中半兵卫的双腿也重心不稳地向旁边倾斜。

“……！？出什么事了！？”

擅长权谋术数、一贯以冷静沉着为宗旨的半兵卫，如今面具下的那张脸上却满是惊惶的神色。顷刻间，只见前来报告的士兵接连不断地冲到他身边。

“大阪城城门中炮弹了！”

“发射源——好像是出现在海上的军船！”

“……什么？”

接到这个报告的时候，竹中半兵卫正于大阪城内和主君秀吉一起商量今后的战略。

要说这件事还得追溯到数日之前。原本大家就都将彼此视作心腹大患，因此肯定必须遏制对方的行动。而迄今为止，甲斐的武田和越后的上杉都不曾公然挑衅秀吉的中央霸权，谁知现在他们竟突然分别向丰臣的领地大举入侵。这出具有完美联动性的闪电入侵好戏，看

上去简直就像是武田和上杉在互相呼应一样。同时承受着可谓东国二强的武田及上杉来自多个方向的攻势，丰臣军在东面的战线因此被迫后退了一大截。

按说在平定中国地区期间，半兵卫也一直没有放松对东边的视察，所以对他而言，武田和上杉这次的军事行动无疑从精神上给丰臣军造成了巨大打击。

直到不久之前，都丝毫不见武田及上杉两国有结成同盟的迹象。算上过去他们曾一度结盟的事实，那也是由于当时要阻止信长上洛，最终还因另一个同盟参与国、北条的变卦而瓦解。

这便是半兵卫虽随时戒备却对武田及上杉全无恐惧的原因。他是这样考虑的，万一双方想要联手对付丰臣，只要在木已成舟之前搞点事情让他们互相生疑，同盟什么的也就不攻自破了。

半兵卫这样考虑本身并没有错，然而……

谁都没料到，武田和上杉这次的行动居然会如此富有联动性，双方的同时作战将丰臣的领地攻打得近乎分崩离析。他们巧妙利用半兵卫的监视网钻了个空子，可以说是顺水推舟地促成了同盟的建立。而如今在拥有各个战线指挥权的人当中，能够用来对抗武田信玄和上杉谦信的明显不足。

鉴于这样的形势，丰臣秀吉遂主张亲自上阵与两位英雄进行面对面的决斗。半兵卫却力图改变他的主意，提出由自己潜入双方阵营进而实行能让同盟瓦解的措施。

可就在他们为此事协商的当头，令人意想不到的报告竟接踵而至。

“——海上出现的军船似乎是长曾我部军！”

“——除了实施炮击的军船以外，还有一批敌兵正从其它方位不断登陆。但他们举的不是长曾我部的军旗，里面还混有奥州伊达军的人！”

“可恶……原来是这样啊。连我都被摆了一道！”半兵卫一拳敲在桌子上，咬牙切齿地喝道，“这已经不是两国同盟，而是四国同盟了！由武田和上杉打头阵，伊达军和长曾我部军搞了个声东击西！”

半兵卫为没能提前预见这种情况而自责不已，声音里却也多少包含了一些惊愕的成分。因为武田信玄和上杉谦信已然吸引了丰臣全军所有的注意力，谁能料到奥州军会在这时直接对大阪城实施突然袭击呢？尽管半兵卫自己也很想称赞一句干得漂亮，但他无论如何也难以相信，信玄和谦信的作用竟是让自己成了伊达及长曾我部的诱饵。

从日本东北端附近的奥州直接输送士兵过来打仗，这种做法本身也已经超越了大胆的范畴，完全就是鲁莽作为。士兵的退路在哪里？如何提供战线的补给？稍微动下脑子都知道这明显是弊大于利。伊达军会采用这么鲁莽以致根本不能称作巧计的计策、进而出现在大阪城，半兵卫委实想不到这上面去。

然而现实超乎了他的想像，伊达政宗与元亲还真就共同率领军队逼到了丰臣军脚下。

毫无疑问，竹中半兵卫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武田信玄和上杉谦信并没建立什么同盟，而他们与奥州军及长曾我部军之间也不存在任何密约。再说了，以自负闻名的信玄和谦信，怎么会为了

伊达而甘愿沦为诱饵？这种事是绝不可能发生的。

事实就是，信玄和谦信的确在同一时间对丰臣的领地展开了攻击。但那只是纯粹的巧合。

一切都基于伊达的军师、“龙的右眼”片仓小十郎在日本地图上绘制的壮大蓝图。其实在此之前，片仓小十郎就利用传闻的效力，将己方欲借助长曾我部的力量对大阪城实施正面攻击的鲁莽计划故意泄露给了武田和上杉。他的想法是，聪明如武田信玄和上杉谦信，理应不会不知道伊达和长曾我部此番做法有多愚蠢，成功率又有多低。但聪明如二人也深知，这次的突然袭击不管成功还是失败，势必都会让丰臣本国陷入混乱之中。

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下，倘若东边再发生点什么的话，任凭秀吉或半兵卫执行出多么正确的指挥，也是没办法做到从本国派兵的。

就像半兵卫一贯对武田和上杉倍加防范那样，对这两大国家来说丰臣也是个潜在的敌国。在这群雄并立的战乱之世中，坚守着本国领土并逐渐发展壮大的双杰，怎可能放过这如同天上掉馅饼的好机会？

假如半兵卫了解了此番奇袭剧的真实情形，并得知幕后策划者是片仓小十郎，同样身为军师的他，一定会对这位“龙的右眼”燃起嫉妒、愤怒和警觉之情，同时也忍不住心生赞叹吧？要知道，就连强大至此的半兵卫都没能看穿这所有的事实啊。

“你冷静点，半兵卫。”

看着半兵卫自责的样子，丰臣秀吉不禁开口了。不愧是拥有霸王之名的男人，在遭受了海上的炮击之后又相继接到一连串不利的战报，但他仍未表露出一丁点慌乱的神色。

秀吉还是如往常那般毫无表情，语气听起来却反而显得颇为轻松。

“发自海上并伴随着声东击西的进攻——这计策还真符合那奥州小毛孩喜好酷炫的风格。不过酷炫归酷炫，却不一定有效。”秀吉解释道，“正因为并不包含实力，所以他们才对准我们的弱点进行攻击。在真正的实力较量面前，这种小把戏根本就毫无意义。”

“……是吗。说得也是啊，秀吉。”

怎么看都像是在安慰的话语，却让半兵卫的心渐渐恢复了平静。冷静下来再想想，奥州军这次突然袭击终究还是鲁莽之举。只要在应对时不出岔子，自己这边就不可能失败。

半兵卫立刻让士兵们把大阪附近的地图拿过来，并对目前的状况作出报告。

“……奥州与长曾我部的混合大军从西南方向登陆，正朝着大阪城进军么。”

半兵卫盯着地图，脑海里浮现出奥州与长曾我部的混合大军向此地前进中的情景。已然恢复冷静的他，很快就看出了这支混合大军的弱点所在。

“敌人毕竟是拼凑在一起的军队，想保持行动一致是万万不可能的。”

目光仍落在地图上的半兵卫说出的这句话，听上去既像是在对秀吉说，又像是在自言自语。

“就算难以分辨哪方是哪方，但他们能基于统一的思想展开行动，也是因为担任指挥的是有着自己一套优良作风的总帅吧。”

“奥州那个小毛孩么。”

“虽说只是一条小龙，但龙终归是

龙。”半兵卫在面具下幽幽地微笑着，继而抬起头来，“不过，那样的话我们只需击溃这名总帅就行了。”

秀吉对半兵卫的话表示赞同：“这么说，这支拼凑在一起的军队也不过是乌合之众而已。”

“嗯。四国的士兵们迅速逃回海上，来自奥州的客人们则只能悲惨地死在路边了。虽然伊达家有个片仓君，但再怎么说军师也无法取代君主。”

听完半兵卫的话，秀吉用力点了一下头，而后倏地站起身来。

“等等，秀吉。”见秀吉立刻就要率兵出阵，半兵卫连忙加以制止，“抱歉，独眼龙那边请交给我去处理。”

“什么？”

“总帅不应贸然离开营部采取行动，您就驻守在这里好吗？万一……当然我没那个打算……即便我攻打敌人主力时失败了，只要这里还没陷落，很快就会有援军赶过来的。这样一来，无论哪条道都注定将是伊达军落败。而且……”

“而且？”

“虽说都怪本人疏忽大意，但政宗君让我吃了这么大的苦头，我一定要亲自向他道谢才是。”

“……也好。”秀吉颔首应允，随即又坐了下去，“半兵卫，你就尽情发挥自己的才智和勇猛吧。”

“谢谢，您真是一位善解人意的明君。”半兵卫笑着说，“那我就去让政宗君领教一下丰臣士兵的强大之处了，要知道他们可都是经我们二人栽培起来的本国最强士兵。早就听说政宗君对进军世界怀有一种强烈的向往，或许这对我们来说也算是一场很好的预先演习呢。”

放出这番豪言壮语的半兵卫，脸上已然回归了往常的冷峻。

❷

就在竹中半兵卫决定即将往前线出发的时候，远离大阪的东边，在武田军同丰臣军交战的最前线，忽然响起一声足以燃尽敌我双方的热血呐喊。

“噢噢噢噢噢噢噢！！！主公主公主公主公！！！！”

翻飞着手中的长枪激起鲜血四溅，在火红如焰的战场上纵横奔驰而来的乃真田幸村。幸村单枪匹马冲进丰臣军中间，枪从右向左划过，刹那间，无论兵将皆一个接一个地化作了他的枪下冤魂。

和伊达政宗分开后，幸村又担任了一段时间的上田城护卫。但眼下正值同丰臣军挑起争夺天下的决战，于是幸村的主人武田信玄将他召进了主力军队。面对这场阔别多时的君臣并肩作战，真田幸村心中理所当然地燃起了熊熊的斗志。

“幸村！**要把打倒的敌人想成是自己的恩师！**”

另一边，响应着幸村的呐喊而发出



这一吼声的是一名冲在武田军最前列、浑身有着如山一般压迫感的武将。那单手轻松掌控巨大战斧用以指挥的身姿，毫无疑问正是统率武田全军的武田信玄。只见他将巨大战斧在空中一挥，数十名丰臣杂兵的首级瞬时飞扬于天。

“噢噢噢噢！这才是甲斐之虎！主公大人才是最・强的！”

尽管自己的表现已经犹如鬼神一般，但面对武田信玄力挽狂澜的凶暴阵势，幸村仍不由得感叹出声。怎料武田信玄并未因这声赞叹喜形于色，反而对幸村大加申斥。

“傻瓜幸村！有工夫称赞我，为何不去激发出自己的斗魂！”

“是！非常抱歉！我幸村……这就为您燃烧起来，主公大人！”

“再热烈一些，幸村！”

“是！主公大人！”

“再热烈点！”

“主公大人！”

“再热烈点！！”

“主公大人啊～！”

“再多点！！！”

“我的主公大人！！！”

“想像一下释放灵魂的感觉！”

“天！霸！绝枪！主公大人！！！”

“很好，就要这种斗志，幸村！但是，也别忘了杀人时的痛苦！！”

真田幸村和武田信玄在这次的战场上决非并肩而战。幸村通常是深入敌阵，信玄则一边奋战于最前方，一边还要顾及对全军的指挥。在他们两人之间，往往充斥着数千名之多的士兵。

但即便如此，这两个汉子却仿佛毫不在意彼此相隔的距离，在各自的战场挥刃厮杀的同时，仍不时地与对方互换着发自灵魂的呼声。或者更进一步，作为他们来说，就算两人分别位居虾夷和琉球，也一定能听到彼此的呼喊。

他们呼喊的热烈程度，足以让旁观者产生上面那种感知。

这呼喊对为敌的丰臣士兵来说理所当然无异于死神的呼声。不管怎样，每当“再热烈点！”“幸村！”的喊声响起，如山高的尸体便会同时在战场上的两个地方堆积而起。这样的势头，怎能不让人心生恐惧！

终于，两人的呼喊逐渐瓦解了敌兵的斗志。放眼望去，四处都是一脸恐慌试图逃走的丰臣士兵……

将丰臣军成功逼退之后，幸村一边准备着下一步进军一边与主人攀谈。

“……主公大人，这会儿大阪城内也已经开始了吧？”

“哦？……是啊幸村，我记得那独眼龙跟你还曾经交过手。”

“是的，幸村和那位政宗阁下约定过，要择日再战。”

“那你就放心吧，幸村。独眼龙一定会再次出现在你面前的。”

“……是。”

“不过幸村，我们的战斗目前还没有结束。那件事先放在一边，你现在要做的只有全身心投入作战，打败丰臣夺取胜利！”

“是！这还用说，幸村当然明白！”

看着幸村点头接令的样子，信玄的思绪不禁飘到了大阪城内那场可能已开打的战斗中。他和幸村不一样，并非那种只凭一腔热血做事的人。所以对于政宗与秀吉的一战，他已经有了确切的考虑。那就

是，不管最后的胜者是谁，此人都会在不久成为自己夺取天下的障碍。

以信玄的眼光来看，虽说伊达军此次搞了个漂亮的突然袭击，但他们的巨大劣势仍是不容置疑的。不过，他们竟然能将自己——号称甲斐之虎的武田信玄和军神上杉谦信用作声东击西的道具，并极其大胆地率领全军攻入敌国领土，那么两军的胜败情况最终究竟如何，或许还是一个未知数。

武田信玄当然也注意到了某个问题，即伊达军正是为了利用他和上杉才把突然袭击的情报泄露出去的。既然这样，自己不妨顺着伊达的策略往下走，正好也能为自军谋得更为广大的领土，何乐而不为？从这一点来看，武田信玄也无疑是个很难对付的老江湖。

另一方面，在从武田军逼退丰臣军的战场偏北之地，也有一支既非伊达亦非武田的军队挑起了与丰臣军的战斗。身穿以白色为基调的兵服，肩扛大大写着“昆”字军旗的他们，很明显就是“军神”上杉谦信的军队。

“谦信大人！这么说那个情报是伊达军故意泄露出去的？”

一个年轻女子的惊呼声自上杉军阵中传出。声音来自谦信麾下的忍者春日，就是之前同武田的忍者猿飞佐助一起在奥州查探伊达军动向的那名女子。

生死都脱离不了黑暗的她会发出如此惊呼，只因她刚刚得知自己一直坚信会对主人有所帮助的情报，其实是他国为制定策略而耍的诈。原本是想为主人出力，结果却做了有利于敌国的帮凶，这个事实令她深受打击。

这时，只见一只纤细柔美的手抚上了春日的脸颊。

“不要让美丽的脸因悲伤而变得黯淡，我的剑。”

真是足以掳获听者之心的醉人声线。而这手和声音的主人便是被诸国称之为昆沙门天化身的上杉谦信。

“可、可是谦信大人，我——”

上杉谦信凝视着春日的双眼，仿佛一尊艺术品般纤细而冰凉的高贵脸庞浮现出一丝淡淡的笑容。

“我是在得知了一切的情况下才出兵的。与丰臣的一战，很适合用来增强我的实力。”

“……谦信大人……”

“还有，我们决不能落在甲斐之虎的后面。”

“……啊，谦信大人，为何您是那么强大，那么温柔，而且又那么美呢……啊啊，您的光辉又要让我眩晕了……”

……谦信与春日的这出对话正发生于交战当中。只见两人的周围构筑起了一个别样的温馨世界，而这个世界的外侧……不用说，早已被血和喧嚣所支配。

“我是无敌的！”

上杉方的一名武将大叫着向丰臣军展开突击，他的名字叫做直江兼续。

“即便是谦信大人，也是在战场上立了功才成为军神的！我是无敌的！怎么可能输给你们这些家伙！无敌无敌！无敌！！！！”

直江兼续一边怒吼一边只身骑马冲到丰臣军当中，目睹此景，两旁的士兵遂立马一拥而上……

“哇！！！我明明是无敌的！被干掉了！！！！”

留下一声惨绝人寰的嚎叫，他的身影便忽地消失了。

“……完、完全不美型！那样做怎么可能保护谦信大人！”

面对直江兼续的失态，从花痴状态中恢复过来的春日忍不住小声嘀咕道。毕竟，他们所在的地方不可能永远都是那个别样的世界。

“特来拜访贵为军神的上杉谦信阁下！请同在下堂堂正正地较量一番吧！”一名发现了谦信的丰臣武将在自报姓名之后向后者提出交手。

见状，春日连忙上前一步挡在谦信前面，嘴里说着“这里就由我来——”，自告奋勇地要去做敌将的对手。但谦信微笑着制止了她，继而转过身来，如滑行一般地向敌将步步走近。

“我要上咯，军神——”

敌将呢喃着将手里的刀举过头顶以示进攻开始。谁知下一秒钟，没有一丁点儿动作，便见他带着一副惊愕的表情当场栽到了地上。

丰臣方的士兵顿时发出一声惊叫：

“——太、太快了！根本看不到剑！”

“那下一个就由我来，宇喜多——”

目睹同僚败北，于是另外一名武将走上来再次挑战谦信。可惜的是，这次他连名字都还没报完就直挺挺地倒了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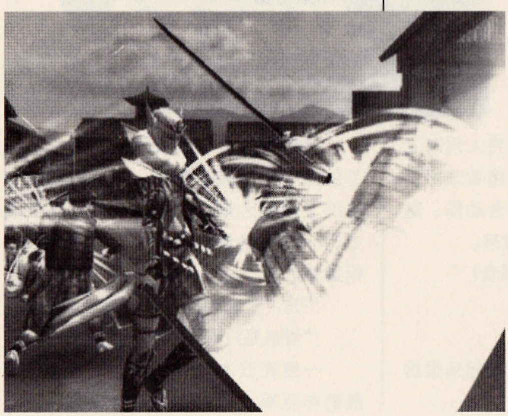
没有人发现谦信是几时从腰间拔出剑的。展示出此等神速拔刀术的他并没因此而露出自豪的表情，而是重新转过去面对春日。他美丽的脸上挂着微笑，犹如在舞会上作出邀请般对春日优雅地伸出右手。

“那我们走吧，美丽的剑。让我见识一下你的力量。”

春日将双手捂在脸上，陶醉的惊叹脱口而出：

“……啊啊……谦信大人……您太棒了……”

谁也不知道，此时还有一个国家在接到上杉及武田出兵的报告后，也擅自对丰臣军采取了行动，而这跟片仓小十郎描绘的蓝图完全无关。



“——这风，这味道……正是交战的好时机！”

三河的大名德川家康坐在难以想像是为人类的巨人肩上叫喊着。而载着他的巨人，正是那位“战国最强”——本多忠胜。

“哈哈哈！时代在向我发出召唤了！”

在脑海里想像着处于优势的自军攻打丰臣军的情景，德川家康忍不住快活地

大笑起来。

家康跟信玄及谦信不同，事前他并不知道伊达军的大阪城袭击计划。但对他来说，仅凭甲斐和越后同时出兵这一事实，自己出兵的时机便已然成熟了。

比起大阪，三河离甲斐和越后两国要近得多，尤其甲斐还是三河的邻国。所以他们一旦出兵，三河周边的丰臣守备环境势必陷入混乱。

就像当初趁武田信玄讨伐信长的机会在背后使招那样，德川家康一直在寻找向天下进军的机会。而眼下真的出现了这么一个大好机会，他怎么可能轻易放过。

“……嗯？怎么了，那些人是谁？”

坐在忠胜肩上的家康不由皱起了眉头。这一路上德川军的行军作战都颇为顺利，但现在，突然有五个丰臣军的人挡住了他们的去路，每一个都手持长枪立于大地之上。

“一！”“二！”“三！”“四！”“五！”

“战国最强战队！五本枪！”

赤、青、黄、绿、黑。这几个铠甲分别染成五色的男人用高亢的嗓音报上自家姓名后，紧接着便好似心有灵犀般地做出一系列联合动作，继而风风火火地向德川军攻击过来。

“一要战术！”“二要联合！”

“还有！”“三四！”

“五本枪！”

“……啊，这几个家伙看起来很厉害嘛。”

虽然名字有点搞笑，但这自称为五本枪的五人组似乎个个都是相当强的高手。他们飞身冲入在之前的战斗中一直显露优势的德川军，不一会儿就荡平了那一带的包围。受五本枪勇猛果断的气势所影响，原本早已面露败军之色的丰臣阵营也重新恢复了活力，转而开始实施反击。

五本枪那实在过于出色的连贯性动作和强大的爆发力让家康看得目瞪口呆，好在他的脑子还足够清醒，当即从忠胜肩上跳下来叫道：

“这样下去就糟了！忠胜，攻击形态！快去阻止他们！”

“………………！”



接到家康命令的瞬间，覆盖忠胜全身的盔甲背面略微开启，魔法般地从中生出了两架大炮。忠胜将大炮扛在双肩上，一边发射着炮弹一边无言地向五本枪猛冲上去。

“是、是忠胜！本多忠胜出动了！”

“看来是打不下去了！快逃命吧！”

一度在五本枪的活跃下得以士气高涨的丰臣军，却因忠胜的出现而再度陷

入恐慌。只见忠胜扛着大炮不断地左右扫射，吓得众丰臣士兵节节败退，仓皇而逃。

不过，自称五本枪的五人组看来并非泛泛之辈，丰臣军中目前只剩他们还留在原地。五人对飞来的炮弹毫不畏惧，显然是要直面迎击本多忠胜。

“上啊，用必杀！”

身披五色盔甲的五个男人汇合着声音高喊：

“一本！”“二本！”“三本！”

“四本！”“五本！”

“五本枪！”

五人联合，发出宛如流星的连续攻击招式。

“不、不许输！忠胜！”

“……………………！！！”

这出连续攻击瞬间让在一旁观战的家康不禁打了一个寒战。不过本多忠胜到底是本多忠胜，听到家康的喊叫，他立马操起手里那好似凿岩机的巨枪在半空使劲划过……

“战国最强”的一击非同小可，只是用力一挥便将五本枪的全部成员往各个方向弹飞了。

“干得好！忠胜！”

目睹此光景，家康高兴得握拳向天发出一声欢呼。但很快，他脸上就换上了一副讶异的表情。

“……真、真的很强哎，他们……”

“……还、还早着呢……”“我还能行……”

“……我们是……”“……无、无敌的……”

“……五本枪！”

在承受了“战国最强”本多忠胜的一记猛击之后，毫不夸张地说，身体被打得七零八落也绝对不奇怪。但见吃了一击、身披五色铠甲的五个男人竟又摇晃着站了起来，一边念念有词一边东倒西歪地向同一地点集合。

好不容易汇合在一起的五本枪排列成一个圆圈，同时嘴里还轻声念着什么。

他们到底想干什么？家康渐渐忘记了对忠胜发号施令，只是呆呆地看着五本枪再次走向忠胜，用同样的动作将手里的枪对准了他。

“看招！”五人齐声大吼。

家康惊得险些昏倒过去。不晓得五本枪到底在变什么戏法，不知不觉间，他们脚下又出现了一架隐隐看上去和忠胜肩上的物体酷似、让人顿觉惶恐不安的大炮。

“——战国最强炮！”

“糟、糟糕！完蛋了完蛋了，忠胜！防御形态！”

“………………！！”

刹那间，只听得五本枪的齐声吼叫与家康的大喊声同时响起。伴随着一道闪光，五本枪脚下的大炮猛地喷吐出巨大的火龙，迅速将忠胜的身体吞噬了……

“忠胜，忠胜，忠胜，忠胜，忠胜！！！！”

望着眼前向四周扩散的袅袅白烟，家康踉跄地向前走了几步，带着哭腔连连呼唤这位战国最强武人的名字，绝望的情绪在内心蔓延。是啊，就算是本多忠胜，在受到足以毁灭一艘军舰的炮击后，会有谁觉得他还能安然无恙？

然而……

等到遍布这附近的白烟终于散尽，出现在那其中的身影，分明是依然健在

的本多忠胜！

“忠胜！”

“………………！！！”

家康泪流满面地发出一声欢叫。

可他是从什么地方拿出来的呢？不知何时，忠胜双肩上的大炮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装备在他两臂上刻有葵花纹章的大盾。看来在千钧一发之际，家康的命令总算是成功地传达给了他。

“怎、怎么可能……！”

哪知下一秒钟——

只听“轰”的一声，五本枪脚下骤然发生了大爆炸！不用问，爆炸的正是五本枪的“战国最强炮”。恐怕是刚才那一记过于凶猛的炮击，让大炮本身也蒙受了巨大的损伤。

“死、死之前，好想吃辣的东西啊……”

不知是其中的谁留下这么一句话——也不知道为什么，家康直觉说话的人就是“黄色”那位——紧接着，五本枪的身影便就此消失在了爆炸中。

“真是可怕的敌人，忠胜。”家康拭去额头上的汗珠，对着忠胜笑道，“……不过，‘战国最强战队’和‘战国最强炮’都被你打败了，这下你就是名副其实的‘战国最强’了，忠胜！”

“…………………………！！！”

听完家康的话，忠胜用沉默给出了他自己的回答。

❸

从根本上说，兵法最大的奥义就是以绝对的多数来压制少数——这是竹中半兵卫的理解。比对手掌握更强更多的士兵，只有这样才能提高胜算。就像当初织田信长在桶狭间之战中的表现——或是如今伊达政宗想干的那样——以少数压制多数的巧计确实华丽非常，并让人们的心为之叹服。但它会令人叹服也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其胜算之低，有如在对结局下一场赌注。

立于众人之上者，管理众士兵者，是不应该贸然下这种赌注的。至少竹中半兵卫这样认为，而秀吉应该也会赞同。半兵卫和秀吉想要的并非胜利只是昙花一现的军队，他们追求的是能够百战百胜的常胜队伍。

半兵卫无疑是个擅长权谋术数之人，经常会将其运用到战斗当中。但他所运用的策略里，有很多都是为了制造出自军在数量上占据优势的情况。比如在本能寺利用明智光秀时就是如此。

擅于权谋术数者往往醉心于操弄策略的快乐。正因为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一点，竹中半兵卫才努力不让自己陷入到这种快乐中，并随时谨记自己是为了什么才用策略，从来不敢怠慢。

所以，为了迎击由西行军而来的奥州军，竹中半兵卫动员了目前能动员的所有兵力。正如一直以来辅助秀吉进军天下时所做的那样，他要以压倒性的力量将那任性的独眼龙一举击溃。

然而……

待到与飘扬着奥州军旗和长曾我部大旗的敌军相对峙的那一时刻，竹中半兵卫那隐藏在面具下的脸上，惊现出不安的神色。

疑似敌军总帅的男人，其右眼并没有绑着一根用以遮盖的眼带。不光是这样，他的左眼上也没有戴眼带。被称作

独眼龙的伊达政宗不是失去了右眼吗？而为奥州军提供协助的长曾我部元亲则是左眼……可为什么？眼前这个男人正眯着完好无缺的双眼，用他那如刀刃一般的锐利目光死死盯视着自己。

“唷，这是第二次和你见面了呢。不过，看到那副有点可怕的面具倒还是第一次。”

“你是……片仓君？”

“嗯，前一阵蒙你照顾了，竹中半兵卫。”

“……为什么只有你一个人？政宗君在哪里？”

半兵卫抑制着心中的不安，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听上去显得不那么慌乱。

“不准你那么亲昵地叫政宗大人的名字！”

片仓小十郎的眼神中瞬间增添了一丝凌厉。但那的确只是一瞬间，很快，他眼中的光线便缓和了下来。

“还不明白吗？你的对手，有我就足够了。”

“…………怎么会！”

半兵卫惊叫出声，远眺了一眼己方行军而来的方向。他这才发现那一带根本什么都没有，但现在注意到这一点，已经晚了。

“这也是……声东击西！？”

半兵卫抬眼望去，片仓小十郎脸上挂着一丝讥讽的笑容，似是快要笑出声来。

“——Here we go！大家都跟上来啊！”

“我们会拼命跟上去的，笔头！”

“Ha！斗志不错嘛！”

竹中半兵卫想找的伊达政宗，此刻正驾驭着从奥州带来的爱马，向着东边于荒野中飞驰。

跟在他后面的奥州士兵仅有数十骑，每个人脸上都充斥着即将杀入敌阵的紧张、以及得以同敬爱的主君一起行动的兴奋之情。

政宗对士兵们的回应报以欣慰的微笑，视线落在从更后方勉强追上他们的一队人马身上。

“鬼先生，你那边怎么样？不要被我们甩掉了哦！”

“别看不起大海的男人，龙兄！”

回答政宗的是追逐在伊达家士兵后面的长曾我部元亲。相较于早就习惯了日常骑马的奥州人，他确实有点不会操控缰绳。但即便如此，元亲还是满面笑容地对政宗答道：

“我们生活在于怒涛中摇曳的甲板上！不管是野马还是别的什么，和暴风雨之夜的船相比能算个屁啊！我说得对不对，弟兄们！？”

“当、当然了，大哥！”

元亲身后跟着一队比他更不会操控缰绳的士兵，不用说，他们就是元亲麾下的长曾我部军。

和跟在政宗身后的奥州军同样，这边人马也不足百骑，个个都带着殊死搏斗的神情在元亲和奥州军后面紧追不舍。

“很好！”

一边顾着身后一边快马加鞭的政宗，对元亲和其部下的回答显然十分满意。

这支由伊达政宗和长曾我部元亲率领、连别动队都称不上的小规模部队所前进的方向自然就是大阪城。他们（提议者则是政宗）早已决定好，要用凭战术常识无法想像的方法攻下丰臣军的大

本营。

也就是说，他们用主力部队来作了这次的诱饵。

将兵力分割成若干部分，利用其中最庞大的部队来作为诱饵——对这种战术的使用迄今为止并不算少。但像政宗现在这样，由总帅率领着占全体兵力数十分之一的部队去对敌军营部实行突然袭击，就确实没有出现过了。而真敢这么干的，从很大程度上说也只有那种对自己的勇气怀着极大信心以及拥有大无畏精神的人——也就是政宗。

粗略一看，如果想保证总帅的安全，把更多的兵力分给这支别动队无疑要明智得多。但这次的作战不同，分配给别动队的人数必须降到最低限度。将几乎所有的丰臣军诱出大阪城是作战的第一阶段，为此，无论如何都需要让丰臣秀吉和竹中半兵卫知道，奥州全军正由西面进军而来。

攻打丰臣军的士兵已经分成了几部分，而政宗就在分出去的部队中，这两方面是绝对不能让他们察觉到的。万一暴露了的话，丰臣肯定会在大阪城留下大多数兵力，甚至首先就以全军来对付别动队也说不定。

当然，分到别动队里的人数可谓少得可怜。

由政宗提议的这场作战，提出与之同行的便是长曾我部元亲及他的同伴们。诚然，这位比任何人都像海盗的长曾我部军总帅，是不愿把最劲爆的战斗机会送给别人独享的。此外，片仓小十郎也极力推崇长曾我部同行。他认为元亲原本就在人数较少的战斗上有着丰富经验，像这次的潜入作战，有他的话势必能助政宗一臂之力。从本意上说小十郎应该是很想自己与政宗同行的，但他身负代替政宗指挥主力部队的职责，因此这个愿望是不可能实现的。

“可是，胆敢拖我后腿的话我可饶不了你哦！要知道我想取那猴山大将的首级想得都快发疯了！”

“说什么傻话？你以为我会让你一个人霸占大阪城的所有金块吗！”

现在，政宗和元亲即将潜入的就是号称日本最大势力的男人所拥有的根据地了。但是，陆与海，这两个生活在不同世界里的豪爽男人脸上却丝毫不见紧张和恐惧的表情，一路笑骂着驱马向东疾驰中……

“……那我们开始吧，竹中半兵卫？这场战斗将决定我们当中谁才适合成为天下人的军师。”

“没问题，片仓君。如果说独眼龙已经去会秀吉了，那我就首先在这里把你和你的军队解决掉吧。然后，独眼龙也将由我来捉拿。”

“哈，你办得到吗？我家大将骑马可是奥州第一快的。等你回到大阪城的时候，政宗大人老早就取得秀吉的首级了。”

“……即便我救援迟了，秀吉也不可能落败的。”

“这可很难说，我家的龙可是有鬼同行的啊。区区一只猴子哪能敌得过两头魔鬼？况且还有我在，你能不能赶回大阪城去救援还是个问题呢。”

奥州与长曾我部的联军将对战丰臣军。而统率两军主力的两位代理将领在进行了如上的对话之后，双方终于开始了正面交锋。

竹中半兵卫和片仓小十郎作为战术家的潜在力量，恐怕应是处于对等的水平。他们同为足智多谋之人，为了辅佐主人夺取天下而使用权术。在剑术上，两人都算得上是一骑当千的强者，并不仅仅是出谋划策，亦能够凭一己之力出色地打开战局。

他们不是只拥有潜力，无数次的战场体验都让他们积累了大量经验。竹中半兵卫并不局限于为秀吉夺取中央霸权出力，而小十郎侍奉的伊达政宗虽说支配地域和秀吉比起来小了太多，但他在那里经历过的残酷战斗也决不亚于任何一位大名。

若要论这二人的差异，应该就在于统率士兵的熟练度了吧。秀吉为了进军天下，使得竹中半兵卫麾下的军队一贯都以按统一思想行动为优先。相比之下，小十郎率领的军队本身就是代表着陆、海两大帮派的混合体，先不论这群野蛮汉子各自的战斗力如何，单是作为一支军队来讲，在很多地方他们都相形见绌。

“……我不会在这种地方花太多时间的。——你右边的守备太薄弱了！第二、第三部队前进！一口气击溃那里！”

“右翼后退！但要缓慢整齐地移动。中央向右方展开！借这个机会将丰臣的家伙引到阵地中间来！”

不过比起双方军队的熟练度，这场战斗的走势更多是取决于两大军师的优劣。而这正是双方军队的指挥权托付者在精神上的较量。

很明显，在答应由政宗单独潜入大阪城时，小十郎并没想到出来迎击的丰臣军中会不见总帅秀吉的身影。他们当初的计划是小十郎把秀吉也引到这个地方，而政宗则趁此机会攻陷大阪城。得知失去回归之地的丰臣军军心大乱，这时再由小十郎率军将他们一举歼灭。这是政宗提出的作战方案，小十郎也同意这么实行。

但就算秀吉没有出现在最前线，担任指挥的小十郎心中也并无焦虑。因为从前来出击的丰臣大军的声势来看，大阪城正处于守备薄弱的状态是千真万确的。

秀吉不在前线，并没为计划的实施造成任何障碍。不仅如此，倘若政宗能在大阪城就取得秀吉的首级，别说这一战的胜利，将这块大地上的丰臣军全数消灭也没有问题。

……不过说心里话，政宗带着那么少的兵力去挑战秀吉，小十郎不担心是不可能的。但这种不安，他也基于自己对政宗的信赖将其平息下去了。政宗是升入苍穹的龙，这样的话，他应该是不会在那里葬送生命的。正如竹中半兵卫回答自己的话一样，他也相信自己的主人政宗一定会取得胜利。

而竹中半兵卫这边情况就有些不同了。正因为得知了大阪城的实情，又不了解政宗那支别动队的实际情形，所以半兵卫求胜心切，热烈盼望着能尽快返回城中。此外，他还有着连主人秀吉也不知晓的有关身体方面的隐情。

“……哼……你比我想像中要厉害啊，片仓君。如果不是在这种时候，我还真想把你引荐给秀吉呢，但这已经不可能了……立刻准备！机关部队，向前冲啊！”

在半兵卫的号令下，丰臣阵营迅速从中间分为两半。接着，若干巨大物



体自后方出现，朝着最前线搬运而来。那些物体很像经常能在佛堂见到的仁王像，甚至几乎就是仁王像本身。但和一般在佛堂供奉的仁王像不同的是，这些物体脚下都装有车轮，可利用它们来实现移动。

“仁王菩萨上前线啦！这样一来就多了百人之力！”丰臣军士兵中间响起一阵欢呼声。

这正是丰臣秀吉军队的强大力量之一，名称可唤作“仁王车”。正如其名，这架兵器模仿了仁王像的姿态，基于内部的机关设置，其双臂可对准敌人射出炮弹，并搭载了放射火焰等机能。不仅如此，在通过毛利从扎比教团处获得的南蛮一流机关技术的支持下，这架兵器一经启动便会自动歼灭敌兵，威力惊人。而采用仁王像的身姿，一方面可以为看到兵器的士兵鼓舞士气，另一方面也可期待一下其打击敌兵的效果。

其实在此之前，“仁王车”就已经充分发挥出了自己的价值。它本来就拥有能匹敌数十名士兵的战斗能力，过去当敌兵看到它，总会大声叫喊着**“仁王菩萨动起来了！？这是诅咒！”**，继而恐慌地四散逃离。因此这一效果的体现比纯粹的战斗力发挥更加不计其数。当然了，制造一架这样的兵器所需的费用是巨大的，但对丰臣军来说，能看到充分的对比效果就是好事。

……然而这次的战况实在有些奇怪。不同于以往和丰臣军对峙的敌军，这支奥州与长曾我部的联军并未见丝毫混乱。不仅如此，担任指挥的片仓小十郎脸上此刻也浮现着隐隐的笑，对旁边的那人说道：

“半兵卫，你着急着想取胜吧？可惜我们早就知道你会来这一手——来自大海的客人们，差不多该到你们出场了，准备得如何啊？”

“哈哈，交给我们吧，龙的右眼阁下。我们将代替不在此处的大哥展示长曾我部的高度技术力。弟兄们，上啊！”

男人一声号令，这次则轮到联军一分为二。看着从其军中深处前进而来的那一团，竹中半兵卫的声音不禁开始颤抖起来。

“怎么可能……敌人也有仁王车？”

映入他眼帘的是与出现在丰臣军前线的仁王车有着相同姿态的机关兵器，而且其总数还远远超过了丰臣军。

这正是长曾我部元亲历经多年潜心研究开发的秘密兵器的本尊，小十郎在长曾我部的军船船舱内看到其第一眼时更是惊得话都说不出来。元亲毫不吝惜地使用了从宗教本部强夺的金币和财

宝，才制造出了大量的这种机关兵器。

下令仁王车部队出击的男人，紧接着喊出了下一声口号：

“告诉你们！长曾我部的技术日本第一！！我们的机关兵器是以扎比教团的技术为基础制造出来的！！”

与此同时，长曾我部阵营的仁王像群向丰臣阵营的仁王像群展开了袭击。双方的仁王像互为碰撞，犹如金刚大力士一般向对方挥舞着强有力的拳头，用火焰燃烧着彼此的身体。在这场堪称超·仁王像大战的战斗中，长曾我部方的仁王车因具有数量上的优势，逐渐将丰臣方的仁王车向后步步逼退。

令人意想不到的进展，让丰臣方的士兵们开始军心大乱，而各个部队的首领则为了安抚动摇的军心拼命奔走着。

“不要惊慌！丰臣士兵不要惊慌！我们只要在最后获胜就可以了！”

“见识到我们杰作的可怕之处了吧！就算获胜那也是大赤字，可别小看它们哦！”

另一边，奥州与长曾我部的联军、特别是长曾我部的士兵们中间欢呼声四起。

“……怎么会这样……这样下去的话，秀吉……”

“好了，接下来你还有什么招，竹中半兵卫？”

两军的阵营中，双方的指挥官面对面地站着，嘴里都在念念有词。而他们吐出的话语，恰好反映出了各自精神状态的差异。

竹中半兵卫巴不得尽快取得这次战斗的胜利，因为就算他能在这儿将奥州与长曾我部的联军全灭，万一留在大阪城的秀吉已经……他的梦想也就此破灭了。

另一方面，片仓小十郎其实一开始并没奢望能在战斗中获胜，因为他的作用终归是政宗他们放出的诱饵，而他最操心的是如何将自军的消耗减到最少，并尽量延长作战时间。

结果显而易见，两军在指挥上最终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作法，丰臣军只是一味的攻击，而联军则更倾向于防御。这场战斗中的攻守双方，后者压倒性地占据了有利地位。急于求胜的丰臣军拙劣的攻势愈加明显，牺牲者也在源源不断地增加。

而且，单纯从作为诱饵拖延时间的角度来考虑，若遇到一个平庸的将领，多半就会采取防御到底的措施。然而小十郎没有这样做。假如联军像乌龟一样只知坚守而不自发行动，竹中半兵卫一定会很快断了歼灭联军的念头，开始寻找机会撤退吧。不管怎么说，他急于获胜的最大原因就在于想尽快回去为秀吉提供援助。

将半兵卫的心思摸得门儿清的小十郎自然不会让对方如愿以偿。见丰臣军稍微表现出撤退的样子，他便立刻让自军转为反击状态。即便丰臣军没有想要撤退的意思，只要他们露出一丁点破绽，小十郎都会咬着不放给予积极进攻。就这样，尽管并没有紧追不舍，但小十郎硬是没给对方制造一点点机会。

这场战斗充分体现出了小十郎敏锐纯熟的指挥技巧。面对丰臣军这样的强劲对手，而且由自己来指挥这样的大军作战，片仓小十郎还是头一回经历这种体验。能在与强敌的较量中充分发挥出自己的才智，对兵法家而言是不外乎无上的喜悦。



而组成联军的对象是长曾我部军，也帮助小十郎寻找到了一个好的方向。

“可不能落在陆地那帮家伙们的后面啊，弟兄们！那样会被大哥耻笑的！”

“哟嗬！”

“被海盗们抢先了的话会败坏笔头名声的！大家齐心协力点儿啊！”

“咿呀～嗬！”

伊达和长曾我部的士兵们争先恐后地抢着立功，而且，他们在这个地方毕竟还是同伴——不知不觉之间，他们的呼吸竟开始渐渐达成一致。对小十郎来说，这群大海的男人也都是些他早已见惯的豪爽汉子，于是，正如他是伊达家的家臣一样，长曾我部的士兵们也随之采取了同样的行动。

丰臣军的强大毋庸置疑，但在仁王车部队的活跃、竹中半兵卫的失策、小十郎的出色指挥等要素影响下，从整个战况来看，双方实际上已然达至势均力敌的局面。但这正是小十郎所希望的。

而另一边，焦急正让半兵卫的精彩表现伴随着时间被一起夺走。

明明身处在战场上统率全军的立场，但此刻，充斥他内心的却全是秀吉的安危，更多的他都已经无暇顾及。

终于——半兵卫作出了一个身为全军指挥官绝不应有的决定。

（完结篇下期登场！）

文/松果　编/夜蓝

流星与离别的焰火

——扫雷同人

你可曾知道，在那片平淡不起眼的灰色之下，曾经发生过一段关于勇气、命运与爱情的故事？

1

西罗特王国的首都安德罗尔城是北方大陆最大的都市，宏伟的王宫更是闻名海内的一处胜景，它的壮丽曾被无数吟游诗人传唱。

但这座名城此时却陷于战火。城下硝烟弥漫，高大的白色城墙也在火炮、投石车和魔导士们的攻击下变得遍体鳞伤、摇摇欲坠。

尽管守城的军队奋力抵抗，但入侵的巴洛斯王国和雷恩帝国联军实在太过强大，在三天三夜不眠不休的攻势之下，再英勇的战士也只会颓然倒地，任手中的长剑坠落尘埃。

不久前，城中竖起白旗以后，战场上的厮杀声已渐渐消失，但依然有无数人在为清理尸体、治疗伤员、扑灭火势而忙碌着。

城外就是著名的鲁卡斯魔法学院，它是西罗特王国甚至整个大陆最为知名的魔法学院之一，数百年来曾有数不清的魔导士出身于此，其中的很多人选择了死后葬于学院中而非自己的家乡，这更显出了鲁卡斯在魔法学界的神圣地位。

但如今圣地也与城池一同沦为战场，几座古色古香的建筑上增添了无数伤痕，有的甚至被强力魔法轰塌一角，白色大理石铺成的道路与广场上也满是被击出的坑洞与灼烧过的痕迹。

不远处，一队剑士正押着几名俘虏向安德罗尔城的方向走去，俘虏身穿的都是破破烂烂的魔法师长袍，从样式来看，正是鲁卡斯的学员们。他们疲惫不堪的神情和身上还在淌血的伤痕，似乎正无声地诉说着刚才那场战事是如何激烈与残酷。

学院的角落是一片墓园，交战的双方大概都对这里的死者保留着一份尊重，前线的战事并未打搅此处的宁静。一行行白色大理石墓碑整齐地排列在青翠的草坪之间，上面没有过多华贵的装饰，只是简单地刻着名字与生卒年月，一切头衔与称号都不被记载。

或许是因为每个长眠在此的人都曾经是伟大的魔导士，不该再被这些称号羁绊吧。

尽头的最后一块墓碑上，刻的名字是“布伦·法泽尔·德奥特”，而去世的日子，仅仅是三个月之前。

此时，碑前悄然站立着两个人影。

一个是披着白色长袍的少女，从服饰上金线绣成的纹章能看出她的身分，她正是这次攻打安德罗尔的主力——巴洛斯王国的三公主，梅茵。

她身后站着一名身着轻甲、腰佩长剑的少年，从装束上看，显然是她的贴身侍卫。

看到这刚刚刻下不久的名字，两人都没有说话，脸上却流露出了悲伤的神色。

2

十六年前。

西罗特王国，鲁卡斯魔法学院的圣光学会教师——六十五岁的老魔导士布伦并未想到，自己的一个偶然之举会为两个孩子的一生、学院的和平以及国家的安宁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那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野外遇到了一名全身浴血的骑士，对方用最后的力气将一个襁褓递给他，恳请他收留这个被人追杀的女婴。

善良的老人本不会拒绝这种要求，但女婴的颈中挂着一个黄金坠饰，上面刻着敌国巴洛斯的皇室印记，也就是说这个不到两岁的婴儿是巴洛斯刚诞生不久的公主梅茵，而追杀的原因，多半是宫廷内的斗争。

布伦犹豫了很久，但无论如何都不忍心让这无辜的孩子再受到伤害，于是他咬了咬牙，将黄金坠饰扯下，用一个蕴藏着自己圣光之力的水晶坠饰代替了它，将梅茵的真正身分隐藏了起来。

不久前，布伦才刚刚收养过另外一个孤儿，那是城中一对穷苦夫妇的独子，父母都因疾病去世，只剩这个尚未脱离襁褓的男孩，名字叫做斯维普。

于是，这两个同龄的孩子，就在鲁卡斯学院、布伦老师的家中渐渐长大了。

两人十五岁那年，鲁卡斯的学院祭上。修习风与光双系魔法的斯维普从背后长出一双青色的光翼，借助风力在广场上的数千名学员头上盘旋了一圈，而擅长光明法术的梅茵骑在他肩头上，双手向天空射出一道道七彩的花火，然后化作闪耀着光芒的碎片洒落全场。

绮丽的景色令所有人都宛如身处梦境中，喝彩声和掌声此起彼伏。

显得愈发苍老的布伦负手站立在人群中，目光中满是嘉许。

他亲眼看到这两人从进入学院的那天开始，就饱受那些家境优越的本地学员们的排挤和欺凌，但他们并不就此服输，反而加倍努力，终于以史上最年轻的年龄双双破格获得见习魔法使资格。

今天既是祭典，也是将资格授予他们的仪式，而这场表演更是让两人变成了众人注目的焦点。尽管还有不少贵族子弟对他们炫耀般的表演嗤之以鼻并故意疏远，但多数人在看到这对形影不离的身影走在学院中时，眼神中流露的是羡慕与钦佩。

朝夕相处的少年与少女渐渐告别了懵懂的童年，心理上也出现了微妙的变化，开始用略有不同的眼光来看待自己身边的那个人。

尽管每天修习魔法已经占用了大部分时间，但两人只要稍得闲暇，就会想尽办法粘在一起。在大图书馆沐浴着窗间射入的暖暖阳光阅读一个下午也好，跑去附近的小

山上享受春日的轻风也好，每一秒钟都过得如此惬意，两人陶醉在其中，不愿多想将来，只希望这样的日子能够永远继续下去。

但是，命运是难以捉摸的，梅茵并不寻常的身分终有一天会为这种幸福时光划下句点。

这天，布伦正在房中整理魔法典籍，房门忽然被砰地一声撞开，跑进来两个惊魂未定的家伙。

“你们……”老魔导士见梅茵和斯维普都是一副灰头土脸的模样，有些摸不着头脑，“你们去哪里了？怎么弄成这样？”

“刚、刚才，我们去迷宫探险……”来到了安全的地方，斯维普显得平静了些，他喘了口气继续说下去，“然后遇到了怪物……”

“那家伙很大的！对！爪子很厉害！还杀了个人呢！”梅茵还是有些语无伦次。

摸不着头脑的布伦只得先让二人坐下冷静冷静，然后再听他们讲述方才的惊险经历。

原来，梅茵看勇者冒险的小说着了迷，可附近既没有山洞也没有古堡可去。于是她找到斯维普一起商量了半天，终于想起墓园的旁边有一个废弃很久的，很少有人知道的地下迷宫。

尽管被称为迷宫，但里面实际是四通八达的结构，一块广阔的地下空间被分割成无数正方形、横竖长度都不过十几尺的低矮房间，房间的四壁和地面都是泥土，只是四面各装有一扇可以滑动的石门，就这样将整座迷宫连为一体。

而它到底是何时建造，造出来做什么用，这些问题在图书馆里查不到，也没人可以回答。

两人这时正被年轻的初级魔法学徒们所仰慕，还有了“星辉圣女”和“御风魔剑士”这种绰号，不免有些自大起来，认为不管遇到什么危险都能应付。而且那迷宫荒废了不知多少年，只怕空无一物的可能性还更大些，哪会真的遇到怪物什么的呢？

当然，准备还是要稍做一点的，梅茵召唤了三只白色小光球，漂浮在空中用来照明，斯维普则做好了随时施放风刃术的准备，就算是几个精锐骑士也难以近身。

当年布伦为梅茵戴上的水晶坠饰里面，封印着魔法，是圣光学会为探测黑暗系生物而特制的，只要将魔力注入其中，射出的缕缕光芒就能令施术者感知到周围任何黑暗邪恶的气息。

梅茵毕竟还年轻，实战系光明法术的运用也不够纯熟，这道圣光只能勉强穿透一层墙壁，也就是说，当她站在一间房屋中时，最多也只能探测到周围八间中是否有黑暗生物存在，而且只能感知到数量而无法判断方位。

但两人并不在意这些，只管带着七分兴奋与三分紧张向迷宫深处走去。

起初梅茵在每间房里还要用圣光探测一番，确定周围没有危险才继续深入，可时间一长就放松了下来。

因此，当斯维普推开面前那扇石门时，两人丝毫没有想到眼前会出现什么光景。

房屋正中间俯卧着一具穿着铠甲的无头尸体，残破不堪的铠甲上断口清晰可见，像是被什么锋利的东西划开的。

而从颈部伤口流出的血，已经将大片土地染成红褐色，墙上也像涂鸦一般留下无

数鲜血喷溅过的痕迹，从血的颜色来看，死去的时间可能就在几天之前。

更令人恐惧的，是墙上留下的三道长长爪痕，每道都像被巨斧砍出的一样深，如果是某种巨大的妖兽留下的，它的攻击力之恐怖可以想像。

“哇啊啊啊！！”被这恐怖一幕吓到的梅茵拼命尖叫起来，双腿却不听使唤，连一步也走不动了。

“快走！”斯维普勉强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一把拉起梅茵的手向大门的方向冲去，时间来不及让他多想，在不知道还会遇到什么危险的时候，只能拼命逃走。

布伦听了两人的描述后，眉头紧锁，在屋里来回踱步。

过了半晌，才郑重地告诫两人：“你们不可以再去那里了。如果我没猜错，有人在那里偷偷研究黑暗召唤术，甚至不惜用活人来试验。你们看到的应该是只影魔。”

“影魔？真的很厉害吗？还有，是谁在那里召唤它的呢？”斯维普抛出一连串问题。

“是的。”布伦的语气更加严肃，“它惟一的弱点就是休眠的时候，但稍有响动就会被惊醒。如果你将来再遇到的话，千万别逞英雄，能逃多远就逃多远，也不要幻想能用咒文对付它，施放法术的这段时间已经足够它的爪子刺穿你了。”

斯维普吐了吐舌头，心里暗暗后怕，梅茵也是同样的想法，尽管刚才没有看到影魔本体，但只是它留下的爪痕和尸体就已经让人心惊胆战了。

“至于到底是谁在做这种事，我想多半是学院里的人。这件事我不会放着不管的，鲁卡斯学院绝对不容许这种邪恶的法术存在。你们两个不要声张，也不要偷偷自己去调查，这种事情太危险，需要的时候我会告诉你们的。”

但是，这个“需要的时候”却永远不会到来了。

仅仅几天之后的一个雨夜，对鲁卡斯学院的所有人来说都是无法平静的一夜。

在学院大门前，有足足上百人冒着大雨围成了一个圆形，人群的正中央昂然站立着一名身披黑色铠甲的高大骑士，他身边站着一名金发少女。

“鲁卡斯的诸位！我并不想令大家为难，只是要带回自己国家的公主而已！”骑士高声喊着，包围着他的人群却开始低声议论纷纷，或许是这些年轻学员们面对此情此景有些不知所措。

梅茵站在他身边，拼命低着头，不敢看周围人的表情，金色长发也被雨水打湿，一绺一绺粘在脸上。

过了半晌，她终于抬起头，用乞怜的眼神盯着站在人群最前面的布伦，“老师……求求你，告诉我，这不是真的……”

布伦的声音也变得有些干涩：“孩子，是我对不起你……我原以为这件事永远不会被人知道的……”

“这位老人家，我代表国王感谢您这些年对她的抚养，哦，同时也要感谢您教她魔法！”打断他的是黑甲骑士，看似是在感谢，但夸张的语调中满含着得意与嘲讽。

周围的人群渐渐开始骚动起来，有几个急躁分子甚至喊出了“骗了我们这么久，叛徒！骗子！滚出去！”之类的话，而这几点星火迅速开始燎原，很快就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声浪，甚至有几个激动的学员开始冲上前推推搡搡。

布伦看到这样的情景，不禁长叹一声，在这种情势下，梅茵无论如何也不能留下了，现在当机立断让她安全离去才是最好的选择吧。

人群后面忽然一片混乱，紧接着，一名少年用力挤过周围的人群，冲到了梅茵和黑骑士身边。

“斯维……”惊喜的梅茵一下子哽咽了。

“闪开！闪开！”斯维普吼叫着，用力将几个想对两人动手动脚的家伙推开，紧接着又回过头，用怨毒的眼神盯着黑骑士的脸，“你……你到底想干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

“哎呀哎呀，刚才不是都说过了吗？我只是要带公主回去而已。”黑骑士用悠闲的口气说着，下面的话却是说给外面的人听的，“诸位应该想清楚，要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同胞还值得逞一逞英雄，但为了敌国的公主呢？要好好想想哦，孩子们。”

说着，他缓缓从腰间抽出了一柄长剑，剑身上沸腾着妖异的黑色火焰。众人已经被他方才的话所动摇，再见到这柄不知附了什么邪恶魔法的长剑，不由得开始纷纷后退。

黑骑士哈哈大笑，“那么，有缘的话将来再会了！公主殿下，请随我一起走吧。”

“等等！”斯维普紧紧攥着拳头，颤抖的话语从牙缝里迸出，“我、我也和梅茵一起走！我不会让你这种危险的人单独带走她的！”

接下来的事情，在梅茵的记忆中已经有些模糊，只记得自己满脸是泪地紧紧拉着斯维普的手，在众人惋惜与敌视的目光下随黑骑士走出了人群的包围。

别了，布伦老师、鲁卡斯、还有此后将成为敌人的同学们……

3

梅茵从回忆中猛醒过来，这才发现脸上不知何时已经挂了两道泪痕，连忙伸手拭去。

尽管此前已经知道了布伦老师去世的消息，但在刚才看到墓碑的一瞬间，她还是心头一阵恍惚，在学院中十几年的生活一瞬间涌入脑海，有悲伤与委屈，也有欢乐和温馨，但都是无法忘却的回忆。

“如果、如果那时我没有走的话，应该还能见到老师最后一面……”她这样喃喃自语着，又仿佛无意识般地询问站在身后的少年侍卫，“是吗，斯维普？”

同样沉浸在往事中的少年听到她的问话，先是愣了一下，随后连忙回答：“殿下，那时就算我们不走，无论老师怎样挽留，学院里的其他人也不会让我们留下的。”虽然他已经尽力使语气显得冷静，但话中还是不免透出凄凉与无奈的情感。

梅茵回过头，用责备的眼光看着斯维普，似乎是怪他一句“殿下”瞬间把她从回忆拉回了现实。

两人曾经拥有那样的亲密关系，此时却变成了主仆，平日的每句对话都仿佛没有感情一般。

此时追忆起往事，对比之下，令她感到茫然、无奈而又烦躁不安。

“我要找个地方安静一下。”尽管如此，梅茵却又不能真的抛下斯维普自己一个人回去。这时她心中忽然一动，“那个迷宫……应该还在吧。”

时隔多年，两人又站在了那扇毫不起眼的石门之前，这个安静的角落仍是一如往

昔，没有任何变化。

斯维普轻轻推开石门，梅茵召唤出光球照明，两人一前一后走下石阶，进入第一间暗室。一切都和初次来到这里时完全相同。

嗅到泥土的气息，梅茵不禁有些恍惚，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无忧无虑、只是出于单纯的好奇心就无所顾忌地去探险的时候。

只是，陪伴在自己身边的尽管还是那个人，但相互之间却无法再和从前一样嬉笑打闹或者讲些温情的话，尽管仍是彬彬有礼，两人间却仿佛筑起了一道墙壁。

心中的悲哀、愤怒和对昔日的怀念不停碰撞，在这个昏暗幽闭的小小空间里，感情的波动变得异常强烈。

梅茵咽了咽口水，终于下定决心先开口："斯维普！我……"

砰！

第一句话还没说完，就被一声巨响打断了。方才还半掩的石门猛然关上，将所有外面射进的光线统统遮住，从房间的角落里，忽然传来了一阵狂笑。

两人吓了一跳，谁也没想到这里居然会出现其他人，顺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只见一个身穿长袍的身影蜷在墙角。从衣着样式来看正是鲁卡斯的学员，长袍上沾满了鲜血，像是身受重伤的模样。

在飘浮的光球照明之下，两人看清了他的脸，同时惊叫了起来："凯西！怎么是你！"

凯西是他们的同学，曾与两人是同级生，只是分属不同的导师。而专修大地法术的他虽然成绩也很优秀，但总是被更加出众的梅茵和斯维普抢走风头。

也正是这个原因，凯西自然对两人有些嫉恨，但也仅此而已，毕竟只是学生而已，总不会有什么深仇大恨。

可现在是战争期间，许多鲁卡斯的人都在外面抵抗，有的被杀死了，有的被俘，为什么他会躲在这里？

"哈哈哈……咳咳……梅茵'公主殿下'，这次你运气真是不错啊……"凯西从嘴角咳出了鲜血，"很遗憾……你们两个再也出不去了，过不了太久，就会让你们见识一下世上最恐怖的死法……"

"什么？你到底说什么？"梅茵还没明白他的意思。也难怪，突然遭遇这种情况，又听了一堆不着边际的话，无论是谁也会搞不清状况吧。

"还没明白吗……那我干脆告诉你们吧，到了天黑的时候，藏在这里的影魔就会苏醒，爬上地面，撕碎所有看到的活人，而你们……"凯西脸上的笑容越来越扭曲，"当然是第一个被它们看到的，而这扇门已经被我封住了……哈哈哈哈！"

话音刚落，斯维普已经冲到了门前，伸手一摸，不禁大惊失色："果然……是岩壁封印！"

不仅是石门，连整面墙都被坚如钢铁的岩石盖了个严严实实，斯维普估计了一下，只怕自己使出最强的风刃术也难以击破它。

急怒之下，他伸手一把抓住了凯西的衣襟，大吼道："你疯了吗？为什么要这么做？"

"嘿嘿……我再好心提醒你们一下吧，如果声音太大，会提前吵醒它们哦。"凯西全然不顾自己身上伤口正在大量涌出鲜血，却悠闲地对着斯维普摇了摇手指，"你

们两个虽然只是恰好今天要死在这里，但绝对不是冤枉的，鲁卡斯没人不恨你们两个叛徒……”

说到这里，他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微弱，直到彻底消失，方才举起的手也已经软软垂在地上，诡异的笑容凝结在脸上。

此时，低矮阴暗的房间内只剩下两个呆立不动的身影、地上的一具尸体以及三个依旧飘浮在那里的白色光球。没人说话，房中被沉默压抑的气氛笼罩着。

梅茵能理解整个鲁卡斯对她的怨念，毕竟自己的特殊身分一旦暴露，之前的一切行为都会被染上异样的色彩，只怕学院祭典时在空中洒下星辉的举动也会被渲染成“在我们头上耀武扬威”之类的说法。

斯维普也是同样的感觉，他清楚自己的行为会有什么后果，在无暇多想时做出那种逞英雄的举动，显然已经被所有人视为背弃了国家和学院的叛徒。

但亲耳听到旧日同窗咬牙切齿地说出心中的刻骨仇恨时，还是像一柄大锤敲在心口一样难受。

与此同时，另一件困扰了二人多年的谜团也一下子解开了，原来当年召唤影魔试验的人就是凯西和他的导师一行人等。但眼前却是最坏的情势，将这个秘密告知别人之前，只怕自己早已变成影魔的爪下之鬼了。

斯维普默默数着自己的心跳，却不知该如何开口。要再做一次英雄，救她出去？不，石门已经彻底封死。难道只能在这里说些没用的安慰话？要不要拉住她的手？或者……干脆温柔地将她拥入怀里？

不，不，这种事，怎么是一名侍卫可以对公主殿下做出的呢？自己在过去的三年里不断压抑着自己的感情、提醒自己的身分，这种禁忌会因为来到回忆之地，又身处生死关头而打破吗？

在那个风雨交加的夜晚，黑骑士带着两人回到巴洛斯之后，在梅茵的坚持下，斯维普成为了她的贴身侍卫。她本是为两人创造每日相处的机会，却出乎意料地被斯维普异常的沉默和冷漠弄得不知所措。

少年一时冲动下，跟着她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国度，却发现除了她的身边，再没有自己的容身之所，而原本平等的两人此时却忽然有了高下之分，这意味着他可能永远也攀不上这座高塔。

除非梅茵愿意放弃自己公主的高贵身分，可是，她甘心这样做吗？就算是这样，在森严的王宫之中，她能够随心所欲地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吗？斯维普沮丧地这样想着，逐渐将自己的心封闭了起来。

梅茵见到他用这样的态度回应自己，心情由不解、气愤逐渐变为极度的失望。接下来的三年中，两人变得愈发疏远，尽管每天仍然能够见面，但最多只是公式般的问候和彬彬有礼的对话而已。

直至今日，曾经的感情早已深埋心底，以为永远不会再提起。

却在重游故地、遇到生死悬于一线的危机时，再度炽烈地引燃。

“我们应该把影魔都消灭掉，然后一起安全地离开这里。”梅茵终于打破了静寂，却用坚定不疑的口吻说起了天方夜谭般的计划。

“什……什么？”脑中一团混乱的斯维普被这惊人的言论吓得清醒了过来，“怎么可能？我们两个……”

说到这里，却不知下面要接什么，“自不量力”？“痴心妄想”？还是“别天真了”？

如果是平时，他会字斟句酌地挑选一个既能劝说梅茵又合乎自己身分的词语，但这种情势下，只怕用任何话都没法做到。

“不，我是认真的，这才是惟一可行的选择。”梅茵的语气显得十分冷静，“只要有一只影魔还活着，我们无论是呼救还是打破一个出口都会惊动它，哪怕是隔着十几间屋子，它一样会瞬间冲过来，我们会在逃跑之前就被它杀掉。”

斯维普额头上开始冒汗：“但、但杀掉影魔可不是我们能做到的……”

“不，我相信自己能，但需要你帮忙，时间不多了。”她的语气依然十分坚决。

“醒醒吧！不要这样天真了好不好！”失去耐心的斯维普终于有些情绪失控了，三年以来，他第一次对梅茵大声地吼了起来。

“天真……？”梅茵用奇怪的眼神盯着他，过了半晌才继续说下去，“我从前一直都很天真，以为勇者救出公主之后，两人就会永远幸福地在一起……可现在我已经不会那样天真了！再也不会了！”

最后一句话是带着哭腔喊出来的。斯维普如遭到电击般愣在原地，心中好像有一柄尖刀在不停搅动。

时间再次凝滞，仿佛过了一个世纪那么久，斯维普终于抬起头，面对着仍在抽泣的梅茵。

“好吧。”

4

少年勇者与公主再度向这座尚未征服过的庞大地宫进发，但与从前纯属好奇心驱动下的探险相比，这次面对的是千百倍艰难的危机，稍有差错就会丢掉性命。

但两人已经不再介意这些，除了背水一战中迸发的勇气之外，察觉到自己与对方心情上的微妙变化，这种兴奋已经压倒了恐惧。

依梅茵的指点，斯维普从怀中取出一只备用的空白卷轴，用指尖凝集的光元素在上面划下一道道纵横的网格线，每个划出的格子代表一间房屋。

布伦老师曾对两人讲过的影魔的种种特征：它们在休眠时可以被附近的光照或响声吵醒，也可以在事先设定的时间醒来，但决不能将两只放在一起，否则他们不仅不会睡下，反而会自相残杀起来。

果然是集邪恶、残暴与强大于一身的黑暗召唤兽，或许它惟一的弱点就是如果在休眠时被强力的光明法术击中，就会瞬间化作消散的青烟。

在两人离开鲁卡斯之后，布伦也因此受到牵连，被免除了学院的一切职务，当然，追查召唤影魔的元凶一事也就只能不了了之。不久后，老人就在忧愤中去世了，这些事都是两人事后才得知的。

“我们一定要将所有影魔消灭干净，一个不留。”梅茵坚定地说，“不仅是为了我们安全逃离这里，以及阻止他们出去伤害士兵和无辜平民，最重要的是，这是老师一直想做却没来得及做到的，我们应该完成它。”

斯维普点了点头，他也抱着同样的想法。

梅茵的计划就是，两人走遍每一间屋子，用圣光探测出所有影魔的藏身处，然后使用自己最强的魔法：堕天使流星群。

那是召唤无数的光箭从天而降，可以精确地射到指定位置、穿破障碍物并用强力的光爆直接杀伤敌人的上级光明法术，每一枚光箭都像重型破甲弹般威力十足。以现在梅茵的实力，如果不计后果地全力施放的话，就算射出上百枚也不是问题。

“可是，如果影魔多到一次杀不完怎么办？”这是斯维普惟一担心的事。

“我们够幸运的话，不会遇到太多的。”梅茵毫不在意，“如果诸神真的不愿眷顾我们，那就干脆一起死掉好啦！”

这次，斯维普没有再说什么“太天真了”之类的话，他甚至隐隐觉得，比起从前那些相对无言、仿佛相隔千里的日子来，一起死在这里也并不是什么坏事。

“然后呢？”

“轮到你了，用全力使出炽夜风刃，无论如何都要打破天花板，就算有残余的影魔，也要争取在它赶来之前逃出去！”梅茵指了指头顶。

“遵命！公主殿下！”尽管斯维普仍然没有改掉习惯的称呼，但语气中全然没了虚伪的客套，而是满溢的激昂与兴奋。

“安全。”梅茵睁开双眼，长吁了一口气，淡蓝色的圣光缓缓收回到胸前的水晶坠饰中。而斯维普则用手指在卷轴闪着萤光的格子上轻轻一点，光芒就暗淡了下去。

最初由无数小格子拼成的大正方形已经缺了一角，那些都是安全的标志，也就是说，这十几间屋子以及它们周围都没有影魔存在。

这是个好消息，每个安全的房间都代表将要面对的影魔少了一只，但与之相反的坏消息是，如果深处的房间中有大量影魔聚集在一起，恐怕就无法探测清楚了。两人此时无暇顾及太远的事情，只能按部就班地一间间走过去。

“一只！”声音发颤的梅茵终于初次感觉到了圣光返回的信息，尽管仅仅是一个模糊的黑影，但却真实而清楚地浮现在脑海中。

同样有些激动的斯维普稳了稳情绪，在代表两人所在房间的格子里写下一个“1”字。

仅凭一个标记还不能断定影魔究竟身在何处，只有走遍它周围的所有房间，才能得出确切的结论。

但这结论并不难得出，因为两人已经围着这可疑的屋子转了一圈，卷轴上留下了八个“1”，也恰好围成一圈。

梅茵手心有些冒汗，眼前的石门后面就是一只曾经造成几年前吓到自己失声尖叫那件惨案的元凶——影魔，虽然它还在休眠中，但自己的心跳已经骤然加快了许多，脚步也不由自主地放轻了下来。

斯维普也是同样的感觉，他小心翼翼地在方格中置入一枚红色光点，代表影魔的藏身处。

而接下来的事情变得顺利了许多，两人又先后找到了几只零散分布的影魔，其中也出现了三只连成一线的情况。

“刚才告诉你‘三只’的时候，你差点把卷轴扔掉了。”将这些统统标记完毕，两人走进安全地带时，梅茵用轻松的语调取笑斯维普。

“哈……？”听到这种久违的语气，斯维普本能地反唇相讥，“什么嘛！刚才明

明是你脸都吓白了，过了半天才敢告诉我的！”

话刚出口，他自己就一愣，而眼中的梅茵也是同样的吃惊表情，紧接着又变成了欣慰，最后却禁不住大笑起来。

斯维普无暇整理此时的想法，因为他自己也笑弯了腰。

危机重重的旅程忽然变得轻松，两人的对话也不再限于单调的探测报告，而开始随意闲聊起来。

只是由于太久没有这样交谈过，两人提及的话题都是些近几日发生的无关紧要的小事，尚未回到从前那样无话不说的程度。

接下来寻找影魔的过程也顺利起来，卷轴上闪亮的红点变得越来越多，令人既兴奋又紧张。

“你知道父王为什么要送我来安德罗尔吗？”在探测完毕一间屋子之后，梅茵突然没头没脑地问了这样一句话。

斯维普吓了一跳，条件反射般立即换上了一副严肃的表情，脑中也开始飞速运转，考虑如何回答才算得体。

如果说刚才的取笑调侃拨动了他心中怀念旧情的一个开关，那么当梅茵忽然提到国王与安德罗尔时，这开关一下子就被拨回到了现实那边。

在他犹豫不决该如何回答的时候，看到了梅茵眼中流露出责备的神色，不禁感到有些惭愧。

为何总是将自己的真心层层包裹起来？直率地说出所想的话是那么困难的事吗？

“其实……在出发之前，我从卫兵们口中听到了一些传闻。”他暂时把影魔的事放下，也不再多想那些虚伪的套词，而是直接说出了憋在心里很久的事情。

“传闻？”梅茵眉毛一挑，“说说看，你到底听到了什么？”

“听说，只是听说而已。”斯维普咬了咬牙，终于讲了出来，“这次我们和雷恩帝国的联军一起攻下安德罗尔后，就要直接在王宫签订两国联盟条约，而其中最重要的一环就是雷恩帝国小王子的订……订婚仪式。”

梅茵叹了口气，“原来早已传出去了吗……没错，父王要我随军而来，就是为了这件事。”

她顿了顿，又接着自言自语起来：“这种事情，没人会和我商量的，我只能像枚棋子一样服从命令。三年来，尽管名义上我是公主，但只是个虚幻的称号而已，在王宫里，每个人只是表面上对我恭恭敬敬，我说出的话却从没有任何用处，也不会有人真正为我着想。父王陛下、两位哥哥、贵族与将军……都只是冷淡的陌生人。”

她还有一句话没有说出，就是“甚至连你也用这种态度对我，才让我心灰意冷的”，之所以故意将这点忽略，是因为现在并非指责斯维普过去错误的时候。

但斯维普怎么会不懂她的意思？心中一股歉疚之情油然而生。

“我也曾经想过抵抗这种被摆布的命运，但……只有我一个人的话，还能怎么做呢？或许成为雷恩的王妃也不是什么坏事吧……”

自嘲又带点苦涩的话，再次狠狠击中了斯维普的心，一时间什么都说不出来。

或许被醒来的影魔一起杀掉。

或许能够顺利逃出，但自己的公主却嫁给了别人。

无论是人死还是心死，都是悲剧的结局。

这时梅茵却像没说过前面的话一样，自顾自地走进了下一间屋，斯维普也只得跟上。尽管两人仍然在按部就班地探测着影魔的位置，却各怀心事，不再交谈。

斯维普暗暗攥紧了拳头，就连指甲刺入掌心也不觉得疼痛，他知道，自己应该下定决心了。

现在，两人身处的房间只有两道石门，这也意味着它位于整座地下迷宫的角落处，而卷轴上已经星星点点地散布了数十点红光，那正是全部影魔藏身的位置。

"好吧。"施放了无数圣光探测术后，已经有些疲累的梅茵强打起精神，"没问题，我剩余的魔力还足够将它们一举干掉。"

"我也一样！"斯维普将卷轴递给她，干劲十足地甩甩双手，两个小小的赤红色旋风逐渐在手心成型，那正是炽夜风刃术的预备形态。

梅茵奇怪地看了看他，尽管觉得这种态度有些反常，但时间已经无暇多想，消灭影魔、逃出这里才是现在最重要的事。

她仔细看了看卷轴上每个红色光点的位置，将它们默记在心中。

这样强大的法术，咒文当然十分冗长，因此梅茵先从长袍的口袋里取出了一副镶着两枚黑色圆形镜片的墨镜，这是光明系魔导士常用的装备，为了保护双眼不被强光灼伤。

斯维普看到她戴上墨镜，心中一动，却没说话。

"记住，流星群降下之后，三秒钟就会穿透地表并炸开，那时你就马上打破我们头顶的地面，然后闭上眼睛，别看外面的强光。"梅茵也显得有些紧张，她叮嘱过斯维普之后，稳了稳心神，开始吟诵咒文。

这段时间内，斯维普清晰地感到心跳越来越快，既是因为即将脱离危险，更是为了自己要做出的、即将改变一生的重大抉择。

"……请降下制裁之光，荡涤一切邪恶！"梅茵气势十足地将咒文的最后几个字大声喊出，与此同时，隔着天花板就听到外面的天空传来隆隆的雷声。

而说出最后一个字的同时，她像是骤然被抽空了力量，身子软软地倒下。

斯维普吓了一跳，连忙冲上前去，却不敢用正在蓄集风刃的双手触碰到她，只能用双臂将她环抱住。

许久未曾如此亲近的身体，如今却紧紧贴在自己怀里，斯维普一时觉得仿佛身处梦幻之中。

但他并没有忘了自己的任务，心中默默数了三个数字之后，巨响就从四面八方传来，有砖石被击碎的声音，也夹杂着野兽的嘶吼。

斯维普并没放开怀中的梅茵，只是将双手的掌心向上一挥，两道赤红色的旋风就射了上去。

炽夜风刃的威力果然不同凡响，瞬间就将头顶的天花板击得粉碎，飞扬的尘土暂时遮蔽了外面射入的强光。

虚弱的梅茵睁开眼，透过黑色的镜片却惊讶地发现斯维普背后长出了两只青色的光翼，和当年在学院祭中，两人飞在空中时所用过的一模一样。

"你……"只来得及说出一个字，就看见斯维普一伸手将她的墨镜取下，反手为自己戴上，然后将她紧紧抱住，把她的脸埋在自己胸前。

"闭上眼睛，小心不要看到外面的强光哦。"他一反常态的温柔话语，在梅茵心

里激起无数火花。

他要做什么？他想去哪里？光翼？飞行？为什么？难道他……我们……

仅仅是一瞬间，心中的一切都已经变得清晰起来，激动的泪水难以抑制地涌出，浸湿了斯维普的衣襟。

“梅茵，我的公主，现在，要起飞了！”

随着这句挣脱宿命枷锁的呼喊，梅茵只感到身体一轻，双脚已经离开了坚实的大地。

在仿佛天火降临般的流星群中，两个紧拥的身影像青色闪电一样从地面射出，在空中一个轻快的转折，向远离安德罗尔城和鲁卡斯学院的方向疾速飞去，眨眼之间就消失在天际。

王宫内外、以及安德罗尔城中的所有人都抬起头，目瞪口呆地看着这宛若神迹的一幕。

落日西沉，天色渐渐转暗，灼目的闪光早已消失无踪，只留下一片焦土和袅袅余烟。

重归寂静的大地终于再度被夜幕笼罩。

5

一段宿命的终结为两人带来了自由，却也为将来席卷整个大陆的战火埋下了导火索，无数平民、战士、贵族的命运将因一对少年男女而改变。

或许还会有无数英雄涌现、无数爱人别离、无数城邦在长剑与魔法交织中化作废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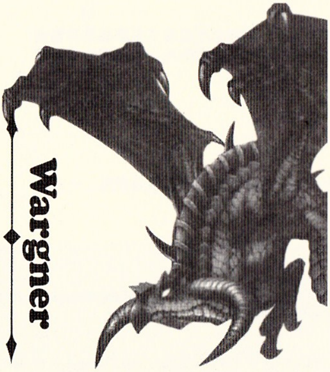
一颗石子落入河流，却激起了滔天巨浪。

是对？是错？掌控世间万物命运的诸神不发一语，只是沉默地望着这条历史的长河，任凭波澜拍击岸边溅起一片水花，然后又重归风平浪静。

完

ODIN SPHERE 奥丁领域 [第七回]

文/卡伦　插图/kagalin



瓦格纳 Wargner

被誉为大陆最强存在的暴龙，性格暴躁。之前他为了替死去的海因德尔报仇前往妖精之国林克菲尔德，并与奥斯瓦尔特进行过一次战斗，但之后因某个缘故在占据绝对优势的情况下选择了离开。

海因德尔 Hindel



有着丰富知识的黄金之龙，一直居住在温塔伯伦雪山顶峰，因其拥有的预言能力也被称为“预言之龙”。不久之前死于奥斯瓦尔特剑下。

奥斯瓦尔特 Oswal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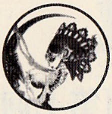
妖精之国林克菲尔德的冷酷战士，梅尔文亲王的养子。拥有魔晶具——魔剑格拉姆的他在战场上有着“黑色剑士”的称号，而其实力之强在整块大陆上都鲜有匹敌者。在梅尔文发动的政变失败后，奥斯瓦尔特得知了自己一直被义父欺骗的事实，心如死灰的他选择了以身赴死，但之后在奥丁的协助下重返人世。





奥丁

拉格纳尼布尔王国的国王，格温多琳和格丽赛达的父亲。冷酷的奥丁以其强大的魔法力和卓越的决断力闻名于世，“魔王”之名在整块大陆上如雷贯耳，而他也是最强魔晶具——雷神之锤巴罗尔的主人。



奥迪特

支配死之国恩迪菲尔的女王，高傲而冷酷的她会给每个人留下极为高贵的印象。



布罗姆

矮人族的天才锻造师，包括魔剑格拉姆，芬利尔之链等众多魔晶具的创造者。不久前他协助梅赛德丝阻止了梅尔文亲王发动的政变，并成为了梅赛德丝最信任的人。



斯卡特里

瓦伦蒂亚王国国王，在死后化为死灵，并于机缘巧合下重返现世，一心想要引发终焉对世界复仇。

前情概要

自古以来，艾里昂大陆上就一直流传着灭世的预言：世界将因六目兽、炎、死之王、大釜、龙这五个灾祸而灭亡。

大陆最强国瓦伦蒂亚在能够将魔素制造成魔晶的结晶炉科尔德隆暴走事件中灭亡，而意图得到结晶炉的拉格纳尼尔王国与妖精之国林克菲尔德间的战争也自此开始。在经过了长达七年的纷争后，原瓦伦蒂亚王斯卡特里从死之国重返人间，破灭的乐曲也由此开始奏响。

被诅咒为兽人的铁达尼亚王国王子康尼琉斯，他为了令自己的身体复原，以及与恋人薇尔维特重逢而一路拼搏着。

亡国的瓦伦蒂亚公主薇尔维特，她的梦想是解析出从死去的卡隆王那里得到的卷宗真相，打破自己将死的诅咒。而为了寻找行踪不明的恋人康尼琉斯，她毅然决定前往铁达尼亚。

拉格纳尼布尔的公主格温多琳，她继承了死去的姐姐留下的尼贝龙根之枪，一心要得到父王奥丁的爱。为了救助同父异母的姐姐薇尔维特，她杀死了王国重将布利甘，因此被父王施加了沉眠魔法，并被剥夺了女武神的资格。

妖精之国林克菲尔德的小公主梅赛德丝，她刚刚挫败了堂兄梅尔文亲王的篡权阴谋，成为了妖精王国新的女王。

持有魔剑格拉姆的黑色剑士奥斯瓦尔特，他没有任何梦想与希望，只是为了义父梅尔文而战。但当从临死前的养父口中得知自己的真正身世后，万念俱灰的他选择了自我了断。而在死之国意外获得了惊人力量后，他在奥丁的帮助下重返人世。

那时没有人能够预想到，这五位少年少女会给整个艾里昂大陆带来多大的巨变……

第三章 血色黄昏

第8节 瓦格纳

死是生的延续，将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

这就是数百万年来一直盘踞在龙族脑海中的根深蒂固的观念。

所以，瓦格纳不怕死。在他的心目中，死亡是迟早有一天会来临的命运，即使自己贵为大陆最强的存在也绝无例外，所以只需静静等待即可。龙族的寿命实在是太过漫长，在这一万年中，与其说他一直在等待能与自己抗衡的对手，倒不如说他一心想要寻求能够堂堂正正将自己击败，将死亡的命运赐予自己的强者。

但是现在，暴龙瓦格纳第一次感受到了对死亡的恐惧。

风停了。

暴雪早已消失于空。

而数万年来覆盖于山顶的白雪冰壁，也在这片空间内远远超越人类忍受极限的炙热下挥发消散于无形。

瓦格纳背对万丈悬崖低伏于地，虎视眈眈地盯着十余米开外的对手。他的胸口随着纷乱的呼吸剧烈起伏着，鲜血自浑身上下数十处伤口潺潺流出，早已将他所处之地化为一滩血河。

多久没有感受到这种撕心裂肺的痛苦了？

瓦格纳在心中向自己发问。

对，是那次万年前的战争中，我闯入天界神殿想要拯救陛下时也曾如此狼狈不堪过。那是迄今为止惟一的一次，可是……

左翼突然传来的那阵锥心刺骨般的剧痛打断了瓦格纳的思绪，令他脸上的肌肉不由自主地抽动了几下。刚才所受到的那次斩击几乎将它的左翼硬生生撕裂，翼根只剩下三分之一还与背部相连。此时的瓦格纳已无法飞翔于空，只能在地面与面前的强敌对峙。

他将目光重新投向那个身穿黑色盔甲的金发青年，眼神中充满了愤怒与困惑。而对方则是好整以暇地盯着自己，一点都没有乘胜追击的意思，但对于从古至今单挑未尝一败的瓦格纳而言，这份镇静却无异于最大的羞辱。

可是……可是当时我所面对的敌人是实力深不可测的天界众神，但这家伙……这家伙分明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类！而且上次见面时还远远不是我的对手！为什么……为什么突然间会拥有如此强大的力量？！

“休息好了吗，大蜥蜴？”从冥府归来的黑色剑士冷冷问道，他左脚迈出一步，将手中的魔剑指向瓦格纳，剑锋上又一次溢出了夺目的红焰。

瓦格纳闭上眼睛深深吐了一口气，在努力将自己心头混乱的气息抑制下来后，他又一次睁开了眼睛。

“人类，告诉我你的名字。”

“奥斯瓦尔特。”

“全名呢？”

“没有全名，就是奥斯瓦尔特。”

“……很好，我会记住这个名字的。”

瓦格纳点了点头，两只前爪用力支撑着抬起上半身来。此时他的左肋处突然传来几声清脆的响声，先前受到重创的几根肋骨因承受不住重压终于断裂。但瓦格纳却仿佛没有感觉到痛楚似的一声不吭，只是低头俯视着前方的那个对手。

“终于放弃了么？很好。”奥斯瓦尔特又向前走了一步，魔剑红焰愈燃愈烈。“放心好了，我会让你死得毫无痛苦的。”

瓦格纳没有回应，只是静静地看着逐渐向自己走近的黑色剑士。而当对方距离自己只有几步远的时候，他突然开口了。

“回答我，你还记得自己在这里做的事情吗？”

奥斯瓦尔特一怔，有些不明白对方此时为何会忽然发出这样一个问题。略一思索后，他开口答道：“啊，记得，那只金色的大蜥蜴就是在这里被我杀死的。”

“她不是大蜥蜴。”瓦格纳缓缓摇了摇头，沉声说道，“她的名字是海因德尔。其为七彩之龙，黄金之龙，预言之龙，乃吾主神龙王雷伦达尔最疼爱的小公主，同时，也是我数万年来在这世上惟一爱过的女人……”

奥斯瓦尔特眉毛轻轻一挑，貌似对暴龙最后的那句话感到有些意外。但紧接着，他的脸色刷的一下变得异常严峻。

在先前将近两小时的鏖战中，他自信自己的攻击给瓦格纳造成的伤害已足以令其一蹶不振。实际上，暴龙能再度站起身来已经令他颇为意外。但更令他吃惊的是，如今他竟然从对方身上再度感受到了强烈的斗气。那种力量不但超越了先前全力战斗时的瓦格纳，而且还在持续不断地上升！

“刚才那一刻，你第一次让我感受到了对死亡的恐惧。虽然生命的消逝对于龙族是一种解脱，但我现在还没打算死在这里。”

瓦格纳的语速很慢，但每个字都如同闷雷般重重敲击在奥斯瓦尔特心头。作为大陆上最古老的种族，龙的血统之高贵无限接近于神，而千万年的共同相处，使得人对于龙根深蒂固的敬畏早已成为了他们本能的一部分。在这一刻，奥斯瓦尔特切身体会到了何为发自心底的颤抖。而暴龙体内那股不知从何而来的恐怖力量还在以惊人的速度飞快提升，就仿佛其永无止尽一般。

“奥丁瓦尔特是吗……你很强，强大得令我几乎无法想像你真的属于人类。即使是在众神时代，我也从来没有遇到过与你拥有同等力量的敌手。我不清楚你的力量从何而来，也不想知道，因为这对于我毫无意义。”

瓦格纳顿了一下，重新将目光移回到黑色剑士身上。当与其视线接触的那一瞬间，奥斯瓦尔特不禁浑身剧烈一震，暴龙的瞳孔不知何时由原本的纯白变为了血红，而从

中放射出的那种摄人心魄的光芒令他一时竟然无法移动脚步。

突然间，强烈的光芒自瓦格纳身上猛然溢出，顷刻便将其笼罩于一个巨大的白色光球内。与此同时，温塔伯伦雪山竟然微微颤动起来，大大小小的山石自山间接二连三地向下滚落，巨大的回声此起彼伏，不断传入奥斯瓦尔特耳中。光芒之内，瓦格纳的斗气依然在飞速提升，在那种前所未有的力量震慑下，隐藏在大气中的魔素尽数被激发现形，整座山顶及其周围的空间色彩逐渐改变，并于短短几十秒钟后化为了一片血红。

奥斯瓦尔特死死盯着不远处那团强烈的白光，身体不由自主地微微颤抖着。这并非出于恐惧，而是在面对远远超出自己想象的存在时所表现出来的震惊。仿佛是感受到了主人的情绪，先前缠绕在魔剑上的红焰不知何时悄然消失，此时的格拉姆已变得黯淡无光。

奥斯瓦尔特忽然感到喉咙有些发干，他不自觉地咽了口唾沫，然后忽然狠狠咬了下自己的嘴唇，目光也在刹那间重新变得锐利起来。

就在此时，一声震耳欲聋的龙吟突然间响彻天际。而伴随着龙吟的响起，那团巨大的白光轰然炸开，迎面而来的强烈冲击波令奥斯瓦尔特有些猝不及防，竟然不由自主地被向后震飞开去。在脚离地的一瞬间，他下意识内迅速将剑刺向地面，但即使如此依然无法消去那股强大的冲击力，足足被震飞数十米方才止住去势，魔剑也在地上留下了一道长长的划痕。

双脚甫一站稳，奥斯瓦尔特便连忙抬头向正前方望去。

此时白光已然散尽，而在笼罩整个空间的血红中，那个全新的存在骤然间占据了他的全部视线。

白色……不对，应该说是透明无暇，那种清澈的光辉就如同最纯粹的水晶一般。红黑两色的暴龙瓦格纳已经不复存在，出现在奥斯瓦尔特眼中的，是一只全身上下散发出无比神圣平和的气息，通体闪耀着清冽光芒的水晶巨龙。

龙族最为神秘，同时也是最强之龙的标志——水晶体。

千万年来，龙族一直被公认为大陆上最强悍及最神圣的种族，其他所有种族在他们面前都只能俯首称臣，即使是曾统一大陆千年之久的妖精一族也对其敬畏有加。但很多人都不知道的是，在龙族内部也有着等级的划分，根据血统与力量的差异，每条成年巨龙都会列入相应的七种境界中。这七种境界由低至高分别为：地曜、虚影、裂风、鸣空、星光、七彩、神圣。其中地龙贝利亚属于低等的虚影巨龙，身为王族成员的预言之龙海因德尔是七彩龙，暴龙瓦格纳则是高高在上的神圣巨龙，同时也是龙族历史上不多见的数条虽然拥有“神圣”之名，但却未曾身居王座的巨龙之一。

龙族的寿命长达万年，但为了避免王的独断专行及可能出现的思维僵化，每隔一千年，现任的龙王就会将王位让出，由新王担任起引导龙族前进的重任。而根据不成文的规矩，有资格登上龙王宝座的只有神圣巨龙而已，这也使得它们成为了龙族中最受尊敬及崇拜的对象。

不过，所有达到“神圣”境界的巨龙都知道，自己还无法被称为最强，因为在他们之上，还有一种宛如神话一般的无上存在。

那一存在，名为水晶体。

“其为圣洁之躯，其为逾神之力，其为不朽、至高无上之存在。”

这就是艾里昂大陆流传最久的古籍——《七日圣典》中对于水晶体的记载。所有巨龙都听说过水晶体的故事，但千万年来却从来没有一人亲眼目睹过这一存在的出现，正因如此，几乎所有龙族成员都将其视为了虚无缥缈的东西，认为那只不过是一个传说而已。

但是，瓦格纳却清楚地知道，水晶体并非神话，而是活生生的现实。

因为，他是迄今为止惟一亲眼目睹水晶体出现的龙族战士。而那位突破“神圣”达到“水晶”这一至高无上境界的巨龙，就是瓦格纳心目中的惟一王者——神龙王雷伦达尔。

一万年前，为了摆脱诸神的束缚及压迫，令龙族走向更为光明之路，被视为超越神族的最强生命的雷伦达尔率领族人毅然举起了对天界的反旗，而被后世称为“龙神之战”的战争也自此开始。

在这场震古烁今、天地也为之变色的大战中前期，龙族在神龙王的率领下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但由于叛徒的出现以及无法解决的种种内部纷争，这种优势渐渐被蚕食殆尽。而随着雷伦达尔因被叛徒出卖孤身战死于天界神殿，败北的龙族不但遭到了诸神的无情打压，更最终走上了不可逆转的衰亡之路。

当从叛徒口中得知神龙王身中埋伏时，瓦格纳曾不顾一切地冲入天界，并一路拼杀至距离大殿只有咫尺之遥的所在。但是，他却也再也无力突破由神族精锐力量布下的最后一道防线，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主君只身对抗数位无比强大的神祇，并亲眼目睹了四位神祇同时将武器刺入神龙王体内的一幕。

那时候，愤怒至极的瓦格纳下定决心要消灭视线所及的所有敌人，即使为此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他浑然不顾如潮水般不断涌来的神界军队，并亲手杀死了两位袭击神龙王的神祇。但是，即使是被誉为战神的他也无法抵抗数位神祇的联手攻击，浑身伤痕累累，生死已垂于一线之间。

而就是在那一刻，奇迹发生了。

在看到自己的臣下及挚友命在旦夕时，濒死的雷伦达尔竟然在众目睽睽下挣扎着再度站起。

而伴随着足以令耳膜震破的龙吟声以及轰然爆裂的白色光团，就在数万神兵与已无力站起的瓦格纳眼前，艾里昂大陆史上第一只水晶巨龙自此诞生。

双翼轻挥便能以狂风撕裂敌体，放声龙吟即可以声波灭敌于无形。全身已化为水晶形态，浑身上下散发出无比威严神圣气息的神龙王雷伦达尔飞舞于千万神兵之中，随之而即的则是不绝于耳的爆裂声与惨叫悲鸣。

拥有无上神力的陨星之神巴鲁达因如何？举止优雅招式华丽的月灵之神幽兰洛瑟又如何？仅仅数百个回合后，这些高高在上的神祇便与其他手下一样变为了神龙王的爪下亡魂。

瓦格纳完全呆住了，在那段时间内，他甚至忘记了呼吸，视线及脑海中尽是眼前那个如水晶般清澈透明的巨大身影。

当第十一位神祇被杀死，神界士兵死伤近万，而这一切只发生在不到半小时的时间内后，诸神终于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他们放弃了战斗，争先恐后地逃入最深

层的神殿内，集合所有力量布下结界以图阻止住那只可怕的巨龙。

而令他们长松了一口气的是，神龙王并没有选择乘胜追击。

雷伦达尔来到瓦格纳身前，将已筋疲力尽的暴龙负于背上，向着下界缓缓飞去。

没有任何追兵，没有任何阻挠，在蔚蓝的晴空中，水晶巨龙就这样背着自己的属下与挚友缓缓飞向龙族的大本营。风很静，高空中没有任何嘈杂之声。瓦格纳拼命请求神龙王将自己放下，尽快独自率先飞回疗伤，但雷伦达尔却一句话都没有回复，只是沉默地继续飞着。

可是，当飞到喀尼加斯山脉上空时，水晶巨龙终于再也无法支撑住体内不断侵袭而来的剧痛，笔直地自数千米的高空向着下方坠落下去，并与瓦格纳一同重重落在了山顶。

水晶体并非万能，虽然那种无比强大的力量暂时令神龙王之前所受的伤势尽数愈合，但这一形态却无法持续太长时间。此时的神龙王已不复水晶之姿，而是再度恢复了原本的形态。他一动不动地躺在山顶，力量以及生命的气息正以飞快的速度向四方散去，甚至连话都无力说出，只能默默地将头扭向一旁，凝视着不远处的瓦格纳。暴龙不顾一切地想要靠近自己的王，但身负重伤的他纵使竭尽全力也只能在地上艰难地挪动爬行，始终无法来到神龙王身旁。

几十秒钟后，龙族史上最强的战士、最伟大的君王，同时也是惟一达到水晶体境界的巨龙在猎猎寒风中停止了呼吸。

这是瓦格纳心中永远都不愿回忆起的一幕情景。

两天后，伤势还未痊愈的瓦格纳只身来到龙族大本营，于大殿上格杀了导致神龙王身陷敌围的那名叛徒，而后无视族人的苦苦劝阻转身离开，再也不愿关心与龙族有关的任何事情，除了……海因德尔。

瓦格纳不怕死，但是，他却无法忍受在未替恋人复仇前就离开人世，也无法忍受自己会死在面前这个人手中。更何况，除了复仇外，他还有一件事必须要去做，在完成那件事之前，他绝不允许自己就此赴死。

愤怒、不甘、悲伤、痛苦、渴望……在身负重伤，几近绝望的那一刻，无数种情感在瓦格纳心中猛烈交织冲撞。而当这些情感纷纷燃至顶点时，一种异样的感觉突然间侵袭了瓦格纳的全部身心。

在那一瞬间，他只感到脑海中变得一片空明，外界一切的一切都仿佛尽数与思维感官隔绝。而在那个白茫茫的世界中，他只看到了一种东西。

光。

无边无际，无休无止的光芒。

它好似闪耀于空，又仿佛大隐于世。当凝视它时，它渐渐从视野中消散；而当瓦格纳认为它已消失无踪时，却又吃惊地发现，它不知何时已笼罩了自己身旁的每一寸空间。

光芒缓缓流动，如幻亦真。时而化为点点繁星，时而如同潮水涌现，时而如云漂浮游动，时而弥漫扩散至每寸视野。其仿似空无一物，但仔细凝视却能感受到无数信息涌现，其为知识，其为历史，其为力量，其为……无限。

蓦然间，不计其数的信息以令人难以想象的速度从四面八方刺入了瓦格纳脑海中。

他闭上眼睛，强忍着那种头部几乎将要爆炸的剧痛，牙关紧咬，全身剧烈地颤抖着。

我想要得到力量……能够击败面前这个家伙的力量，能够为她复仇的力量，能够阻止“那个孩子”的力量……

力量，给我力量！

突然间，瓦格纳纵声狂啸，笼罩空间的光芒也于那一刻瞬间炸散。

在这个血红的世界中，他低头望向自己那已截然不同的身体，脸上不知为何浮现出一种复杂的神情。

“你杀了海因德尔，所以在亲眼看到你断气之前，我绝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生命。”

艾里昂大陆有史以来第二只水晶巨龙看着不远处的黑色剑士，用异常平静的语调说道。

第9节 奥斯瓦尔特

一分钟？不，如果是原来的我的话，最多只要十五秒钟就会被现在的这头巨龙撕成碎片。

奥斯瓦尔特几乎是用尽全力方才飞身避开从左前方射来的那道紫光，同时这个想法也于瞬间闪现于脑海中。

虽然不清楚究竟是出于何种缘故，但自从在冥界与奥丁那一战后奥斯瓦尔特便知道，自己的实力已经飞跃至一个难以置信的惊人境界。如果换作不久前，他在全力作战的瓦格纳手下绝对无法撑上几个回合，即使激发黑曜斗衣也无济于事。不过，现在就完全不同了，在刚才那两个小时的战斗中，他仅用了七成的实力就将对方逼至绝境，甚至令其毫无还手之力。

可是，他怎么也没想到的是，原本已奄奄一息的瓦格纳突然间竟然变为了宛如水晶一般的怪异形态，而且实力也于同时暴增了数倍之多！

他的思绪被突如其来的攻击再度打乱。飞舞于空的瓦格纳双翅平展，然后骤然挥下扇起狂风，数道十余米高的龙卷如离弦之箭一般向着奥斯瓦尔特这边猛攻过来。奥斯瓦尔特急忙将魔剑格拉姆挡在身前，霎时间一团透明斗气笼罩全身，于千钧一发之际挡下了自四面八方席卷而来的飓风。但纵使如此，令人胆战的冲击力依然在那一瞬间侵袭着他的每寸神经，

水晶巨龙长啸一声，猛地一拍翅膀俯冲下来，同时张大嘴巴将积蓄已久，一直深藏于喉咙深处的红色光辉喷吐而出。

当惊觉到那团火焰中蕴含的惊人破坏力后，奥斯瓦尔特深知自己绝无可能凭借斗气硬食此招，于是急忙纵身后跃回避。他刚刚跃至空中，火球便直直击中了他刚才所在的地面，伴随着震耳欲聋的爆炸，山顶竟然出现了一个直径约十米，深不见底的大洞，洞中依稀还可听见岩石不断碎裂的声音，甚至令人怀疑这团火球的威力足以令其穿透整座雪山。

奥斯瓦尔特还没来得及庆幸，瓦格纳的下一波攻击便接踵而至。他刚一落地便连续吐出四枚火球，同时猛然发力疾冲向黑色剑士，两条后腿与地面急速接触而后离开，就如同爆炸一般掀起了无数尘土瓦砾。

面对无视物理法则扭转角度，从不同方向飞速袭来的四枚火球，以及如流星一般冲向自己的瓦格纳，身处空中的奥斯瓦尔特看似已被逼入绝境。火球的来势几乎封住了他所有的逃离路线，而即使他侥幸于间不容发时避过火球，等待着他的也只可能是紧随而来的瓦格纳的攻击。

瓦格纳左爪微曲，将所有力量击中于此，准备在黑色剑士避开火球的下一秒钟赐予其最后一击。但就在此时，奥斯瓦尔特却选择了一种完全超乎其想象的应对手段。

奥斯瓦尔特没有回避，而是径直冲向了自西南方射来的火球。伴随着一声闷哼及盔甲的碎裂声，火球径直命中胸甲的强烈冲击力令其向相反方向飞速落去，而在那一角度等待着他的正是另一枚火球。在即将被其击中时，奥斯瓦尔特突然举剑砍向火球，紧随而至的爆炸所卷起的气浪令他在空中再度改变了去势，竟然在原本完全没有可能的情况下径直冲向了瓦格纳。

一人一龙擦身而过，两股强大力量的激烈对撞不但引发出足以震裂耳膜的巨响，甚至在那刹那间令空间都产生了扭曲。血红色的天空出现了小小的光点，那是无数魔素急速旋转而形成的漩涡顶点。

奥斯瓦尔特像断了线的风筝一般，身体后仰自半空急速坠下。在即将接近地面时，他扭身以魔剑撩向正下方的那块岩石，并借助剑石相触时的短暂滞空一个后空翻稳稳落地。但就在下一秒钟，他却哇的吐出了一口鲜血，脚下一软单膝跪倒在地。

与此同时，瓦格纳也平稳地降落在五十米开外的地面。刚才于空中擦身而过时，奥斯瓦尔特不顾被利爪撕裂的危险，以魔剑准确地刺中了他的心脏位置。虽然水晶体的超强防御力只令剑锋刺入了三厘，随即便被逼出体外，但饶是如此，也足以令瓦格纳为之震惊不已。

他抬头望向不远处以剑支撑艰难站起的黑色剑士，比起愤怒来，眼神中蕴含更多的还是惊讶与赞叹。

刚才他先是以太古龙息逼迫对方腾空，而后以四连发火球结合自身突袭展开的攻势几乎可以说是无懈可击，事实上也确实将奥斯瓦尔特逼至绝境。但令他吃惊的是，对方竟然会在零点几秒的短暂时间内想到了破解之策，又或者说，那根本就是对方根据本能做出的反应。

首先将全身的气集中于前胸防御，任凭第一枚火球命中，而后利用时间差与冲击力飞向第二枚火球，唯有如此才能再度借助火球的弹势，从原本不可能达到的角度攻向自己。这个攻防一体的战术危险性极大，任何一个环节出错都会令其命丧当场。但同时，这也是当时惟一可能令对方存活下来的方法。

奥斯瓦尔特感到自己全身的骨头仿佛都快要断了，胸中气血翻涌，几乎无法喘过气来。尽管刚才他利用凝滞于胸前数公分处的斗气减缓了火球的来势，并且刻意避开了要害位置，但那种强大的冲击力依然震断了他的三根肋骨。

他用手背擦了下嘴角流出的鲜血，扬起魔剑指向不远处的水晶巨龙，目光依然锐利无惧。但令他感到有些意外的是，瓦格纳没有抓住这个绝好的机会继续向自己发动

攻势，只是站在原地直视自己，似乎是在等待着些什么。

略加思忖后，奥斯瓦尔特很快便明白了对方的意图。

变身吧，现在的你根本无法成为我的对手。

瓦格纳的眼神中清楚地传递出了这种信息。

奥斯瓦尔特身体不由自主地微微颤抖起来，对方那种居高临下的轻视令愤怒的火焰自他心底骤然燃起。虽说此时的他已经知道过多使用黑曜斗衣的危险性，但在这种情况下，他已经没有时间考虑那么多了。

用，可能令自己被心魔吞噬。

不用，必死！

刹那间，狂风四起。

红焰再现剑锋，斗气轰鸣响彻天际。

在那种急速向四面八方喷涌而出的黑色斗气侵袭下，温塔伯伦雪山山顶的空间刹那间再度发生了剧烈的扭曲。

与此同时，瓦格纳突然仰头发出一声长啸，笼罩全身的白色圣光也闪耀起更加夺目的光辉，其气势完全挡住了黑色斗气向自己这边的侵袭。

弥漫于空的红色魔素，狂舞肆虐的黑色斗气，神圣高洁的白色圣光。在这三种不同力量、不同光辉的交织缠斗下，山顶呈现出异常诡异的波动，就仿佛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另一次元。

伴随着黑色剑士与水晶巨龙同时腾空而起，艾里昂大陆有史以来的最强一战终于正式开始！

第10节 瓦格纳

“跟我一起走吧，失去了尊严与荣耀的龙族已无希望可言。我不会再回到那群废物之中，但是，我想要你与我在一起。”

在即将离开龙族大本营前，瓦格纳向从大殿中追出来的海因德尔说道。但面对他的请求，预言之龙却轻轻摇了摇头。

“我不能走。我是雷伦达尔的女儿，必须要担负起领导龙族的职责。”她无奈地笑了笑，将一个东西塞到瓦格纳爪中，“以后，它就交给你了。”

瓦格纳定睛望去，映入他眼中的是一个宛如化石一般的蛋。他心念一动，急忙抬头看向海因德尔，声音由于激动而变得微微颤动起来。

“难道、难道这是……？”

“是的，我们的孩子。”

海因德尔点点头。然而，她接下来的一句话却让瓦格纳吃惊不已。

“答应我，永远不要让他孵化出来。如果有一天他意外地来到了这个世界，我希望你能亲手结束他的生命。”

“……为什么？”

“因为，预言将他的名字告诉了我。”海因德尔盯着瓦格纳的眼睛，目光中隐藏着淡淡的悲伤与忧郁，“我们的孩子……他的名字是雷万汀。”

瓦格纳浑身一震，剧烈的震惊令他半晌都说不出话来。雷万汀——其为神谕中将会毁灭世界的妖龙，也是最后之龙。自从有史可查的最古老的时代，这个名字就是龙族的忌讳之词，是他们心目中永远的噩梦。

但瓦格纳怎么都没有想到，这只妖龙，竟然会是海因德尔与自己的亲生骨肉。

沉默了许久后，瓦格纳终于将百味交集的心绪稍稍平定了下来。“我明白了……”他深吸了一口气，以低沉的声音答道，“我向你保证，它的存在更甚于我的生命。这个孩子将与我一起长眠于喀尼加斯山脉，在我的守护下永远伴随在我身旁。”

“谢谢你，我的爱人……”

瓦格纳在半空中迅疾扭身，血红魔剑在千钧一发之际擦着背部利刺而过，瞬时摩擦出耀眼的火花。而借助扭身之力，他那条长有无数尖刺的尾巴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奥斯瓦尔特猛甩过去。黑色剑士急忙抬起左臂护向头部，竭尽全力方才挡下这记重击，但那股迅猛的冲击力依然令他向地面飞速坠落下去。

暴龙张开血盆大口，数枚火球喷射而出，如流星般急射向对方。虽然正处于下坠势中，但奥斯瓦尔特丝毫没有慌乱，以魔剑一一将火球格挡开，而后借着与最后一枚火球的冲撞力量，一个后空翻稳稳落地。

此时距离奥斯瓦尔特使出黑曜斗气仅仅过了两分半钟，但双方却已在空中交战了近百回合。普通人即使身处于此也根本无法看清他们的任何动作，一人一龙都有如超越时间与空间的存在，只能看到天空中黑白光芒不断急速闪现。

单就场面而论，实力暴增三倍的奥斯瓦尔特即使面对水晶巨龙也丝毫不落下风，双方你来我往，可称势均力敌。但奥斯瓦尔特却清楚地知道，即使自己不顾生命危险祭出黑曜斗气，惟一占据优势的也只是速度而已，失败仅仅是时间问题。水晶巨龙的力量只能用深不可测四字来形容，而且在变身后，瓦格纳的性格也一改之前的狂暴鲁莽，变得沉着冷静了很多，奥斯瓦尔特曾数次想要依靠诱招引对方犯下错误，但瓦格纳却一次都没有上当，而嘴角浮现的冷笑则说明对方的一切行动都在他的计划中。更让奥斯瓦尔特焦急的是，黑曜斗气的时间限制越来越近，而那个时刻来临时，也就意味着自己的死期。

瓦格纳自空中居高临下看着地上的那团黑影，忽然低吼一声，以惊人的气势俯冲下来。

早点结束这场战斗吧。瓦格纳这样想着。此时他的心思已经离开了眼前的战场，脑海中满是不久前感受到的那种波动。

他心中充满了对海因德尔的愧疚。原本他向自己的爱人承诺过决不离开那只龙蛋半刻，但不久前当感觉到对方的生命之火熄灭后，前所未有的愤怒令其完全丧失了理智。他不顾一切地离开了位处于喀尼加斯山脉的踞身之地，并远赴妖精之国寻找害死自己恋人的那个凶手，但令他万万意想不到的是，竟然会有人趁此机会偷偷溜进喀尼加斯山脉偷走了龙蛋。

不会有错的，我的孩子——雷万汀已经诞生了，这也预示着神谕中终焉的序幕正式拉开。虽然还只是个孩童，但无论如何他都是传说中的最后之龙，如果是以前的我，

也许会陷入一番苦战吧。但现在，拥有这副身躯的我不会再惧怕任何敌人，即使是天界众神再临也是如此。这一切，大概也在你的预言之中吧，海因德尔……

俯冲之势掀起狂风，太古龙息再度于瓦格纳口中闪耀出妖异之光。奥斯瓦尔特将剑高高举起后急速斩下，数道剑气径直斩向朝自己这边冲来的瓦格纳。但气势惊人的水晶巨龙不避不闪，剑气还未近身便被圣光尽数化解。不过，此时黑色剑士的第二波攻势也已接踵而至，刚才还在地上的他不知何时已悄然飞跃至瓦格纳左后方，正紧握魔剑猛刺向水晶巨龙脖颈。

瓦格纳心中一惊，对方的速度之快着实出乎他的意料。但即便如此，龙族的战斗本能依然让他在转瞬之间做出了反应。水晶巨龙竟然在高速俯冲过程中硬生生地止住了去势，并于同时急速转身挥爪。整个动作一气呵成毫无停滞，而奥斯瓦尔特似乎也没想到对方的反应竟然会如此迅捷，此时的他已无法停止攻势，而在进攻路线上等待着他的，却是瓦格纳锋利的巨爪。

眼看奥斯瓦尔特就要在自己的利爪突袭下被撕成两半时，瓦格纳突然停止了攻击，并以最快的速度扭身转向后方，同时张嘴准备喷吐出太古龙息。而在施放的轨道上，一个黑色的身影正以流星之势迅猛冲来。不是别人，正是奥斯瓦尔特。

此时，先前出现在瓦格纳左后方的那个“奥斯瓦尔特”身影忽然在剧烈扭曲后消失无踪，而一丝冷笑也于同时在瓦格纳嘴角扬起。

奥斯瓦尔特的“影分身”战术确实欺骗了他，但那也只不过是零点零几秒而已。虽然视觉受到了干扰，但以“气”来感受敌人方位的水晶巨龙霎那间就察觉到了自身后传来的强大气息。这时奥斯瓦尔特已经没有任何退路，由于距离太近，无论前进还是闪避都无法逃离太古龙息的攻击范围。而在这种进退皆死的局势下，奥斯瓦尔特反而更握紧了剑柄，将全身的力量都灌注到了魔剑格拉姆上，令其放射出前所未有的强烈红光。

瓦格纳露出了赞许的神情，他注意到黑色剑士脸上不但没有丝毫胆怯，反而更多了几分坚毅。即使必死无疑，看样子他也打定主意要在敌人身上留下点儿印记，而这种视死如归的性格正是瓦格纳最为欣赏的。

但让瓦格纳有些惋惜的是，对方并不知道自己的努力只不过是徒劳而已。原本水晶体便拥有惊人的防御力，而准备施放太古龙息时更是会将体内所有的潜力尽数激发出来，此时的水晶巨龙只能以“无敌”二字形容，没有任何武器、任何力量可以伤其分毫。

“安息吧，海因德尔……”

瓦格纳默默在心中说着，口中光芒燃至顶点。可就在此时，出乎预料的变故陡然发生。

突如其来的剧痛直刺暴龙心脏，那种宛如碎裂般的痛楚令他忍不住低吼一声。与此同时，他忽然感到体内的力量在那一刻尽数消失无踪，太古龙息的光芒也于瞬间黯淡了下来。

当诧异与震惊之情充斥于脑海中时，一阵更为强烈的刺痛让瓦格纳愣住了。

他缓缓低头望向自己的前胸，当看到没入心房的那柄血红魔剑后，瓦格纳呆立在半空，像尊木雕泥塑般一动不动，鲜血从他的身体滑落到利爪上，然后一滴一滴地自天空向下方滴去。

一击命中后，奥斯瓦尔特迅速撤剑离身。手掌用力一推剑柄令剑锋更加深入，同时借着反作用力一个后空翻向右后方落下。而在降落的过程中，他清楚地看到了水晶巨龙从高空笔直向下坠去的情景。

几秒钟后，瓦格纳重重地摔在地面上。伴随着一声巨响，地面甚至都被这记重击震裂开来。此时，先前一直笼罩在瓦格纳身体四周的白色圣光渐渐黯淡了下来，而宛如水晶一般的外壳也渐渐褪色，最终化为了原本红黑两色的形态。

这时，瓦格纳终于明白刚才究竟发生了什么。

龙族特有的亲子感应。

当自己的孩子突然受到重伤时，身为其父母的龙会在一瞬间丧失全部力量，而那种痛楚也仿佛感同身受。在瓦格纳年幼时，母亲曾告诉过他这件事，而在时隔万年后的现在，那时的一幕也如闪电般在其脑海涌现。

“有趣，真有趣……”瓦格纳低声说着，淌着血丝的嘴角竟然浮现出一丝笑意。

很显然，他那刚出生的孩子必定遭到了敌人的重创，因此瓦格纳才会突然间丧失力量。以前他从来没有想到过这种可能，一方面是由于龙族的生育概率极低，90% 的龙都未曾尝过身为父母的感觉，所以很少有龙会想到“亲子感应”这回事；另一方面，即使这种情况发生，力量丧失的时间也不过是一秒钟而已，然后那条龙立即就会恢复全部力量。可是，不可能的事情就这么发生了，而且是发生在他进行最惨烈战斗的瞬息。

就在那短短的一秒钟内，魔剑格拉姆刺入了他的心房。

简直就像是有人和他开了个玩笑。

黑色而残忍的玩笑……

“仔细想想，大概有两万四千多年了吧，日子过得还真是漫长呢……”瓦格纳低声说着，将目光缓缓投向远方的天空。

此时，先前被黑红白三种力量搅乱得如同异界一般的山顶空间已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他可以清楚地看到层峦叠嶂遍布天空，被夕阳染成彤红的火烧云。

天色已幕，时近黄昏。

夕阳……如血。

而在力量渐渐远去的时刻，生命中那些难忘的回忆忽然在他脑海中一幕幕快速闪现。

“龙族不是爬虫，不是任天上那些老家伙随意玩弄的玩具。”大陆最高峰塔拉斯加山山顶，浑身闪耀着金色光芒的神龙王雷伦达尔看着高空傲然说道。然后，他转过身来，将目光投向了跪在自己面前的瓦格纳，“如果这是为命运的话，那么，我便要扭转或者创造命运。从今天起，这个世界的格局将发生巨大变动，我绝不会再让龙族对任何存在卑躬屈膝。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需要你的力量。”

他直视着瓦格纳，将前爪高高扬起。

“成为我的剑吧，瓦格纳。”

“谨遵御意。”红黑两色的暴龙将头深深埋在地面，毕恭毕敬地答道，但平静的语调根本无法掩饰他心中的激动。

“对不起，陛下……臣不仅没有祝您达成大业，更没能守护住您……等去到那个世界后，臣再向您谢罪吧……”

瓦格纳喃喃自语着，将眼睑缓缓合上。他能够感觉到那个黑色的剑士正在向自己这边走近，不过此时的他已经没有力量再进行任何行动了，只能静静等待生命之火熄灭的那一刻。

双目紧闭时，没有一丝杂色的黑暗现于瓦格纳眼前。但就在此时，一种光亮渐渐由远方亮起。那光芒中充满了暖意，也令瓦格纳的心缓缓平静了下来。

他记得这种光芒，自从一万七千年前看到它时，那个身影就已成为他身体与思想的一部分，永远都铭刻在他的记忆深处，永远不会忘记。

黄金色的光芒。

温暖的光芒。

海因德尔的光芒……

“海因德尔，海因德尔，海因德尔，海因德尔……”

瓦格纳的声音变得越来越低，两行清泪也自眼角悄然流下。

终于，他停止了行动，气息也于几秒钟后永远离他而去。

艾里昂历 2147 年 9 月 13 日，暴龙瓦格纳死亡于温塔伯伦雪山之巅。

（待续）



后记...

跪拜，叩首，自扇耳光。

我知道这期《奥丁》连载的字数确实是少了些，所以抢先在这里向各位谢罪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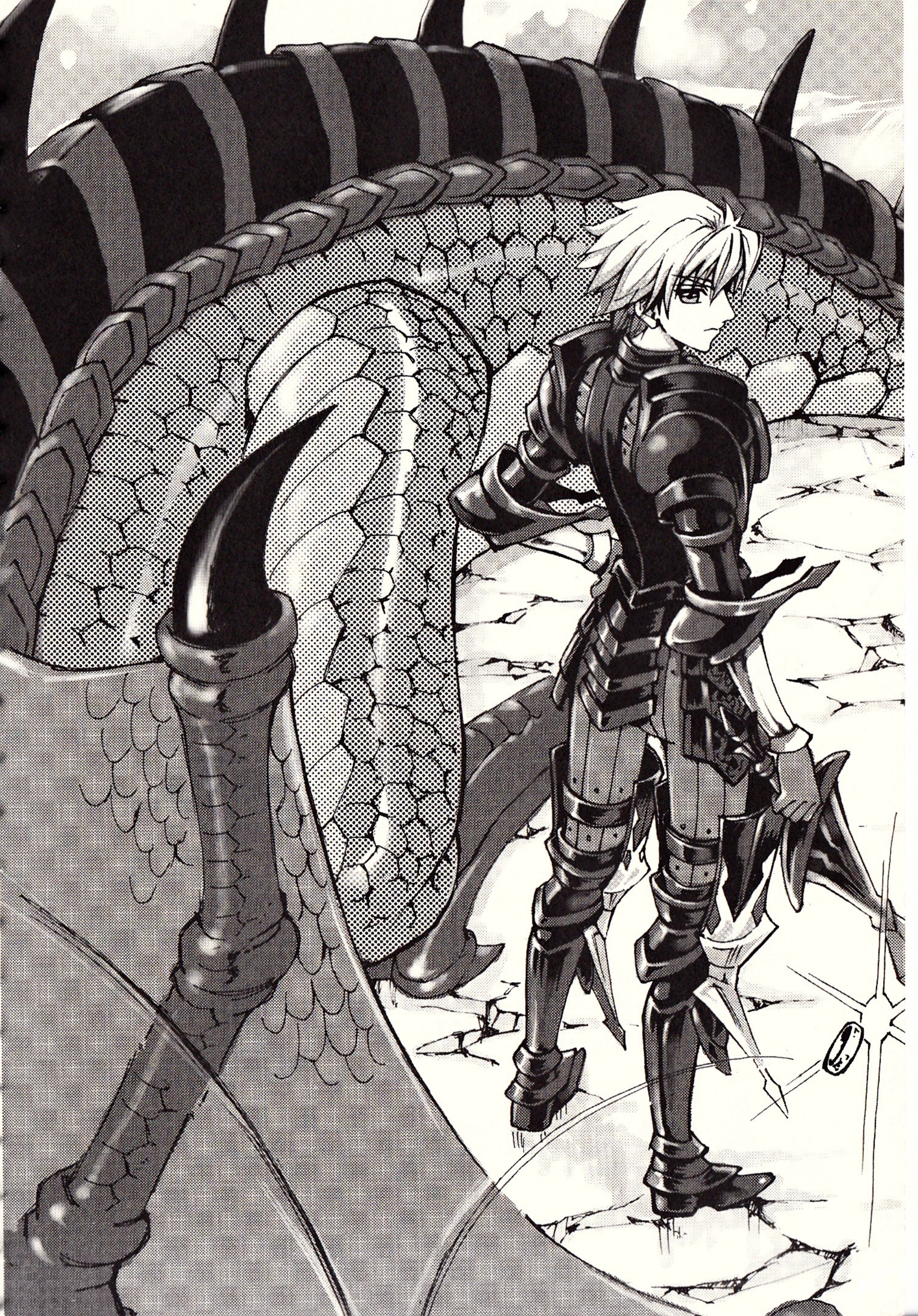
年前这段时间工作之多确实是忙得吓人，直到最后两三天才抽出时间来写《奥丁》，再加上页数限制，所以也只好写这么多了。虽然《奥丁》自从连载以来一直都是排行榜第一（小小得意一下），不过看来这个记录本期就要作古。喜爱这部作品的朋友如果觉得不爽就请来信骂我抽我吧……

经常在调查表中看到有朋友对连载期数过长感到不满，这点我也深感愧疚，因为本人也是个讨厌等待的人，完全能理解各位的心情。如果篇幅允许的话，我会尽量在 3 期内结束这部小说，争取不做到连载一年吧，再度 ORZ。

另外，最后在这里感谢一下在百度游小说贴吧里的某位朋友，这还是第一次有人为我的小说写书评呢。当看到那篇书评时，咱的心里着实颇为受用。您的意见和建议我都会虚心接收的，不过这可不意味着我会改变自己的写作风格和剧情规划哦。我知道这篇小说有很多不足之处，各位提出的意见我也都一一铭记于心。如果有可能的话，干脆在以后的单行本中再进行修改或重写吧。

不过，真的会有单行本出现吗？出了会有人买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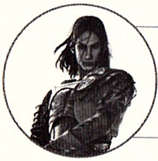
我对此保持悲观 —___—





失落的奥德赛

人物介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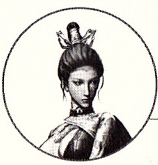
凯姆·阿拉格纳（Kaim Argonar）

千年不老不死的男人，但是却没有关于过去的记忆，连自己为何背负了永恒的生命也不知道。在作为佣兵参加的一场战役中，从天而降的陨石毁灭了整个战场，只有凯姆生还，被任命为调查陨石出现之谜的队长。

塞丝·巴尔莫亚（Seth Balmore）

和凯姆一样的不死者，她也没有关于过去的记忆了，曾是海盗的她用字遣词粗鲁，不过为人直率却不说谎，在男子气概的表面之下有着纤细的一面。





敏·努玛拉（Ming Numara）

为了创造一个理想的世界，她花了一千年的时间创建了努玛拉王国，但是她的记忆却在千年的岁月中消逝了，掌握着强大的魔力却在宫殿里虚度着每一天。

莎拉·西斯莱特（Sarah Sisulart）

与凯姆等人不同，她被悲伤所吞噬，完全迷失了自我，因为想忘记过去的悲剧而不停地责备自己，在悲伤的外表下的她是一位相当努力的人，有强烈的责任感。





迈克（Mack）　**库克**（Cooke）

性格相反的一对姐弟，库克活泼而开朗，迈克则稍稍有一些柔弱，虽然不是不死者，但是在遇到凯姆之后，他们也渐渐地成长起来。



杨森·弗里特（Jansen Friedh）

最喜欢的东西是酒和女人，人面很广，以乐观的心态自由地生活着，不过看起来也很轻浮。事实上他却是个热血的男人，真正遇到危难的时候相当值得依靠。

塞德（Sed）

塞丝的儿子，全世界有名的大海盗，继承了塞丝的性格，喜欢帮助弱小的人们，是个为人们所怀念的正义海盗，擅长使用枪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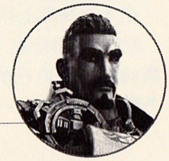


图尔坦（Tolten）

乌勒王室的惟一传人，但是在执行共和制的现在，他不过是一个没有权力的普通市民，由于评议会的决定，在旧皇宫建筑内的私人官邸中生活着。

冈伽拉（Gongora）

乌勒国内的首席魔导士，提出了修建魔导建设基地的计划，实则心怀鬼胎。



Chapter1

沃尔高原上的战役已经持续很久了。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魔导共和国乌勒与冈多之间的战火已经几乎蔓延了半个大陆，在这场声势巨大的战争中，两国都投入了巨大的战力与财力。

而凯姆，就是乌勒军队的战士之一。

他举起手中的剑，将敌人纷纷斩倒在地，即便强大的巨型装甲车也不是他的对手，但是，可怕的事情在战场上发生了。

自天空而降的灼热陨石突然击打在战场上，灼热的岩浆包围了所有人。

那一天，沃尔高原的战役，以几乎无人生还宣告结束。

之所以说几乎无人生还，是因为魔装步兵第17小队长，凯姆少尉仍然活着，而且几乎毫发无伤，在自军队流传出去的传闻中，他就像一个永远不会死的怪物一样。另一个活下来的人，则是第43魔导师团的塞丝·巴尔莫亚准尉，一个有着黝黑皮肤的短发女人。

后方的装甲车带着凯姆回到了乌勒，等待他的，是一场为了沃尔高原小行星撞击地面事件而召开的紧急评议会。

沃尔高原遭遇小行星坠落事件之后，无论是冈多还是乌勒都已大伤元气，加上一直对整个大陆虎视眈眈的高扎王国的威胁，冈多甚至已经提出了停战协议以免遭到他国的乘虚而入。

可怕的是，种种迹象都显示着站在冈多背后的正是高扎王国，两国间一直在私下进行枪械买卖。

但是更让议长罗古希安担心的是另一件事。

根据报告，这场小行星事故的起因是巴乌斯海上的魔导建设基地失去了控制，大量魔导力流出导致了空间突变，而魔导建设基地正是乌勒最高魔导士冈

伽拉所负责的项目。

即便是面对着议长的询问，冈伽拉也坚持声称魔导建设基地并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乌勒与魔导建设基地建造现场之间的通讯毫无缘由地突然中断，再加上这次的魔导力泄露事件，事态已经到了不能坐视不理的地步。议长决定让冈伽拉的属下不死者凯姆前往魔导建设基地调查这些可疑的事情，不管怎么说，随时都可能发生魔导力事故的魔导建设基地也只能让凯姆这样的不死者前去。

"在沃尔高原上存活下来的不只我一个人，还有一个不死者，她叫巴尔莫亚。"

凯姆接受了自己的使命，但是提出了一个要求，要有另一个人帮助自己。

Chapter2

回到旅馆的途中，凯姆抓住了一个正在跟踪自己的男人，在凯姆的威胁之下，名叫杨森的跟踪者声称自己只不过是冈伽拉派来传话的。

冈伽拉现在正处在最不得意的境况之中，他的魔导建设基地被迫中途停止，身为评议员的资格被暂时剥夺，甚至连自己的府邸都在士兵的密切监视之下，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都是议会长罗古希安。好在他还有一个什么都不懂的笨蛋可以利用一下。

而那个笨蛋就是先王的儿子图尔坦。他本该是这个国家的国王，但是在他继位之前，乌勒发生一场改革并开始实行共和制，虽然有王子之名，其实不过是个没用的傀儡。

不过不管怎么说，图尔坦对冈伽拉来说都还有用，恭维了图尔坦一番，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忧心于国家大事的忠臣之后，冈伽拉送图尔坦出门，没过多久凯姆也已经到了。

冈伽拉希望凯姆可以带着人脉广的杨森一起去魔导建设基地，因为据他调查，塞丝曾经是一个有名的海盗，之后不知道怎么进入了军队，他担心塞丝另有图谋。凯姆答应下来，但是离开冈伽拉的府邸后，凯姆很快就遇到了塞丝，与她交谈之后，凯姆才知道原来塞丝和自己一样也失去了记忆，而且塞丝似乎觉得自己以前与凯姆认识。

第二天一早，三个人便上路向魔导建设基地走去，天色将晚的时候，他们找到了一间干净的废屋落脚休息。

凯姆很快就睡熟了，但是表情却痛苦得像是在做什么恶梦，杨森在此时轻轻地坐了起来，他想起来临行之前冈伽拉交给自己的一颗黑色珍珠。

"听好了，凯姆和塞丝，不管是哪个，只要回忆起以前的事情，你就用这个……我会给你双倍的报酬。"

杨森不知道那颗珍珠是什么，但是他敏锐地感到不会带来什么好事。

Chapter3

皇宫中的晚饭时间到了，侍女把一盘开胃粥端了上来，图尔坦正打算吞入口中，门外却传来一阵骚动，冈伽拉冲了进来，一把将开胃粥丢到地上，又掏出一只小老鼠丢上去。小老鼠吃了之后没多久，马上就死了，被眼前的事实所震，图尔坦心中充满了疑惑。

据冈伽拉推断，这粥中的毒是反对君主专政复辟的实权人士做的手脚，虽然图尔坦并不打算重新建立起君主专政的制度，但是事态已经不受他的愿望所控制了，希望维持共和制和希望重新实

施君主专制的这两股势力正在暗地中进行权力上的斗争，而冈伽拉表示愿意站在图尔坦的一方，由始至终地支持他。

取得了图尔坦的信任之后，冈伽拉离开了王宫，将粥端给图尔坦的侍女正在外面等着他的赏赐，冈伽拉开心地将一袋钱丢给侍女，向外走去。

他的计划正在一步步走向成功。

凯姆等人此时已经可以在远处看到魔导建筑基地了，但是站在山崖上的时候，凯姆突然间陷入了一片奇怪的回忆之中。回忆中，有一个穿着黄色裙子名叫莉尔姆的小女孩站在悬崖边，他拼命地跑过去，但是仍没能抓住纵身跳下去的小女孩，他疯狂地敲打着悬崖的石头，一股强烈的痛苦如潮水般涌入了心扉。

进入魔导建设基地之后，面前的混乱景象让调查队瞬间就明白了关于这里的传闻是真的这个事实。士兵们穿着厚重的隔离服，连眼睛都用眼罩紧紧地保护起来，整个基地的工作人员已经所剩无几。从一个工作人员的口中，凯姆得知这里的机械三天前突然失控，大量魔导力泄露出去，导致了沃尔高原遭遇陨石袭击，连与乌勒之间的通讯也切断了，现在除了少数还在抢修的人，其他工作人员都已经撤离了。

Chapter4

为了调查魔导建设基地魔导力泄露的原因，凯姆等人来到了巴乌斯海的魔导基地中央地区，原来是因为这附近的变异巨虫将输送魔导力的管子咬断，并以魔导力为食物而导致的泄露事件。

将巨虫杀死之后，塞丝提议进入基地内部检查一下还有没有其他问题，此时，一群站在山头上的士兵突然涌出，将他们包围起来并关入了囚笼中。他们是远渡重洋来自于努玛拉国的军队，领头的将军是努玛拉王国的实权人士，名叫卡卡那斯。因为受到魔导力的影响，努玛拉用以远航的巨轮出现了故障，只好被迫停泊在附近，此时正巧看到乌勒的人，便带回去审问，想要得到些关于魔导建设基地的情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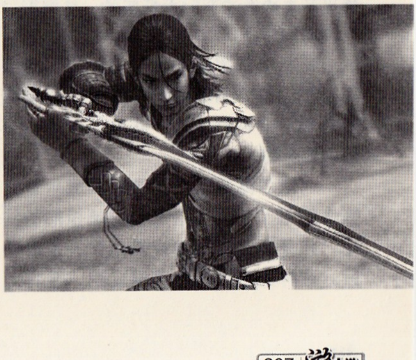
杨森与塞丝谎称为出外旅游的游客，卡卡那斯眼见问不出什么，只好把他们带回努玛拉严刑逼供。

凯姆又一次梦到了那个情景，但是这一次，他还看到一个和他同样悲伤的女人与一个神秘的黑影，而醒来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和另外两个人被关在巨轮的监狱之中，巨轮正启航返回努玛拉，监狱外只有一个士兵在看守他们。

杨森想起了冈伽拉的话，取出黑珍珠向士兵丢去，士兵立刻忘记了关于自己的事情，被杨森哄骗得打开了狱门，凯姆等人这才得以脱身。

逃出监狱之后却是大海之中的巨轮上，三人仍是无法逃出去，在花园中，他们听到努玛拉女王的房间里传来一阵阵竖琴声，听说努玛拉女王是个很美丽的女人，于是杨森便擅自钻进了房间里去。

塞丝对女王并不陌生，在她仍是一个海盗的时候，女王曾经亲自接见她，



和她毫无芥蒂地聊天，还赠送给她一个吊坠，作为下次见面的信物，但是塞丝不知道，女王还记不记得那件对她而言非常重要的事。

Chapter5

杨森走近了女王，正在专心演奏竖琴的女王吓了一跳。

但是花言巧语的杨森一边说着恭维的话，一边等待着女王松懈的时候，使用催眠魔法让女王沉睡了过去。

杨森抱起女王打算离开，却不慎将竖琴碰倒在地，听到这声巨响的将军立刻带着士兵冲了过来堵住门口，杨森只好从女王房间的密室里慌忙逃走。

逃到密道的尽头，杨森突然感到双腿僵硬起来不受控制，原来是女王对他施了石化魔法，其实女王一直都没有昏迷，只不过是觉得杨森非常有趣，想看看他接下来要做些什么，与此同时，卡卡那斯也带着士兵追到了这里，将三个人重新投入监狱之中。

巨轮驶回努玛拉之后，敏·努玛拉女王就宣布将他们释放，还凯姆等人以自由。三人离开了监狱之后，卡卡那斯并不肯善罢甘休，他已经得到了可以证明那几个家伙确实和乌勒方面有过联系的情报，提议女王还是把他们关押起来，从他们口中得到魔导建设基地的情报。

自从魔导建设基地开始施工，卡卡那斯就已经开始暗暗关注了很久，现在的乌勒对全世界来说，都将要成为一个巨大的威胁。

“沃尔高原发生的事故和魔导建设基地脱不了干系，这是我国情报部的结论，如果再让魔导建设基地失去控制的话，这样的事故还会再度发生，我军为了阻止这种惨剧的发生，应该向乌勒发起攻击。”

“你想挑起战争？”

卡卡那斯环顾四周，这才接道，“我已经下令从我们的白色战舰开始进行武装强化，将其改造为指挥海上战斗的旗舰，这些全都是为了整个世界。”

“绝对不行，我不允许这样的行为！”

“陛下，你的期望，难道真的就是国民所希望的吗？”卡卡那斯提高了声音，“陛下所推行的锁国政策也是，从魔导产业革命的发生到现在，已经走到一个极限了。”

“锁国是希望可以维持和平……”

“听好，这是为了世界的和平，也是努玛拉应该采用的新国家体制的开端。”卡卡那斯逼近一步，几乎将女王堵在墙角，“我们在女王陛下的英明领导下，为和平而不惜动用武力。”

“武力……你不认为那很容易就会变成暴力吗？”

“比起小行星降落在努玛拉的国土上呢？只要一瞬间，仰慕着陛下的众多国民就会变成一片灰尘哦。与其让魔导建设基地为愚蠢的乌勒共和国所用，倒不如在我们努玛拉王国的控制下不是更好么，这样，努玛拉将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和平国度。”

“战争已经不可避免了，陛下。”

卡卡那斯俯瞰着面色苍白的女王，一字一句道。

那一瞬间，女王面前的世界被撕裂开来，无力地晕倒在地上。

Chapter6

在努玛拉闲逛的时候，凯姆等人遇到了两个孩子，一个叫迈克，一个叫库



克，两个孩子正在为母亲保护着花圃里种着的花朵，那花又被称为幸福之花，是他们的母亲最喜欢的花。看着那株白色中透出幽蓝的花朵，凯姆突然回忆起，在记忆中的那个悬崖上也有这样的花朵。

帮着两个孩子从无礼的努玛拉骑兵手下保护了花朵之后，迈克和库克非常高兴邀请他们到自己的家里做客。

迈克与库克的母亲长年卧病在床，直到听到库克和迈克的声音才微微睁开了双眼，向着访客礼貌地点了点头。在看到凯姆的刹那，她的笑容突然凝结了，拼命地将手臂向前伸去，像是想碰到站在床边的凯姆一样。

一道闪电突如其来地击中了凯姆。

站在悬崖上的女孩身影和躺在床上的女人渐渐重合到了一起。凯姆轻轻伸出手去，握住向自己伸来的手，在那轻柔的抚摸下，对方的眼角滑出了一颗泪珠，轻声叫道，“爸爸。”

凯姆终于记起了那个回忆的真相，在莉尔姆跳崖之前，曾有一个身影出现在他的面前。那个身影带走了真正的莉尔姆，并将虚假的幻象灌注在凯姆的脑海之中。

而那个身影，就是冈伽拉。

“妈妈呢？”莉尔姆虚弱地问道。

“不知道……自从那天起……我这就去找她，她也很想见到你。”

“已经……没有时间了。”莉尔姆伸手将库克和迈克叫到床前，“你们两个听好，凯姆就是妈妈一直和你们提起的爷爷……虽然看起来比妈妈还要年轻一点，但是真的是爷爷，你们两个，都是妈妈最重要最重要的宝贝，爸爸……库克和迈克就拜托你了……”

“嗯。”凯姆毫不犹豫地答应道。

“太好了……真的太好了……能见到爸爸。”莉尔姆长长吐出一口气，非常满足地静静闭上了眼睛。

Chapter7

图尔坦来到了天空之祭场，想要见到自己的父王，但是一群泥浆怪袭击了他，将泥浆怪打败之后，议长罗古希安突然出现并攻击图尔坦，议长不停地向图尔坦攻来，默认了是自己在汤中下毒，并要杀死图尔坦以避免他掌握乌勒大权，图尔坦奋力还击之下将议长杀死，正在手足无措的时候，冈伽拉出现了。

冈伽拉声称自己已经看到了整个过程，鉴于目前其它国家对乌勒虎视眈眈，为了不让国内进入混乱以给它们可乘之机，他提议图尔坦宣布议长不幸病逝。冈伽拉护送图尔坦离开了祭场，但是图尔坦所没有看到的是，议长的尸体渐渐还原成泥浆怪的模样，真正的议长早已被冈伽拉所暗杀，这一切都是他所设下的阴谋。

为莉尔姆举行葬礼之后，凯姆想起来了一些以前的事情，这个世界上的不死者一共有5个人，凯姆、塞丝、冈伽拉、凯姆的妻子莎拉，以及被称为千年女王的敏·努玛拉，他决定和塞丝杨森



一起去寻找莎拉，但是迈克却留下了一张纸条，跑进了传说中因可以看到死者灵魂而被禁止进入的红森林，大家一起冲进红森林中救回了被恶灵附体的迈克，迈克也因此而得到了使用咒术的力量。

回到努玛拉后，图尔坦正通过电视墙向全世界发布着乌勒最新的消息，议长因为急病而过世，乌勒正式废除共和制，重新建立起君主专制体制，由图尔坦担任国王，而冈伽拉则被授命为辅佐官。同时，图尔坦还宣布努玛拉正准备向乌勒发起攻击，并公布了一段影像作为证明，影像中是努玛拉的码头和塞丝的背影，可以看出影像是从塞丝的背后那个位置拍摄的。

发现了塞丝等人也在人群中的民众们立刻涌了过来，一辆装甲车带着卡卡那斯和士兵们包围过来，将他们新发现的间谍围在中间。

卡卡那斯愤怒地要将他们重新投入监狱，但是跟在身边的魔导士突然在杨森的眼睛里发现了一片薄膜，那片薄膜是魔导力的结晶，也是冈伽拉偷偷安放在杨森眼中用来将所看到的一切传送回去的摄像头。

凯姆等人找了个机会，逃进了皇宫之中，掳走女王以威胁卡卡那斯，终于从军队的面前逃走，并在码头找回塞丝以前使用过的海盗船离开了努玛拉。但是女王却决定和凯姆等人一起去旅行，看到更多的国家，了解整个世界，寻找努玛拉未来的发展之道。

Chapter8

虽然找到了努玛拉女王，但是女王已经忘记了过去的事情，也不记得和塞丝的那次见面，凯姆告诉她这是因为他们的记忆都被冈伽拉封印了起来，而他们并非这个世界的人，之所以来到这个世界是为了履行一个千年的约定，在千年的约定即将到期的时候，冈伽拉背叛了他们，用残忍的方法夺去了对于他们来说最重要的事物，在他们最脆弱的时候使用魔导力封印了他们的记忆。

听闻此事之后，敏决定去乌勒找到冈伽拉问个究竟，但是前往乌勒必须要越过超海流，这艘小船是无法做到的，只有以女王的名义前往附近的高扎国，要求国王的援助。在前往高扎的途中，众人沿路来到了凯姆曾经生活过的村落，据村人说，村外那间以前凯姆曾经住过的洋馆里现在居住着一个老魔导士，她的力量可以打开堵住村庄与高扎城的之间的洞穴大门。

洋馆四处布满了蜘蛛网，就像是很久没有人住过一样，在洋馆中，凯姆看到了很多以前和莎拉一起生活的幻象。在洋馆的最后，他们找到了那个老魔导士，但是老魔导士的身边围绕着很多能量球，这些由她自己所放出的能量球一直以不同的方式攻击着她。救下了老魔导士后，她那破旧的衣服脱落下来，凯姆才发现原来她就是莎拉。在莉尔姆死后，她也失去了记忆，但是仍然凭着自己身体的记忆回到了曾经和凯姆一起居住过的家里，找到了自己留下的日记，

明白了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同时，莉尔姆之死所带来的罪恶感一直困扰着她，让她对自己进行着无情的伤害，见到凯姆之后，莎拉认出了凯姆这个她一直心爱的人，并将洞穴打开，和大家一起开始了旅行。

在到达高扎城之前，附近海域里出现的异常现象引起了他们注意，而导致异常现象的源头，就是附近海域的另一个由冈伽拉策划的魔导实验基地。

进入魔导实验基地后，凯姆等人与冈伽拉发生了第一次的正面交锋，但是却被拥有强大力量的冈伽拉轻松击败，在魔导实验基地崩溃之前，他们逃了出来，虽然解决了异常现象的问题，却已经找不到冈伽拉的踪迹，只有向着高扎进发。

Chapter9

进入高扎城之后，一个穿着长长斗篷的男子与凯姆错身而过，并将一个硬币丢在凯姆手中，凯姆匆匆告别了其他人，和莎拉一起追着男子而去。看到魔导列车而开始兴奋的迈克和库克也自己偷偷溜走到车站去玩。

而敏则决定和杨森、塞丝一起，参见高扎国王。

在努玛拉和乌勒之间的战火燃起之际，高扎也受到威胁而开始整顿军备，弥漫于高扎王国大街小巷的，都是战争之前一触即发的紧张空气。一场世界性的大战即将展开，而这一切，都完全出自于冈伽拉的阴谋。

作为努玛拉的女王，敏绝不会容忍这样鲁莽的战火吞噬整个大陆，她必须赶在战争爆发之前面见高扎国王并说明一切，但是在通过重重困难终于觐见到高扎王的时候，她却发现，那只不过是一个国王的替身。

凯姆跟着那个男子绕进了一个小巷的屋里，男子摘下斗篷来，竟然是高扎国王。很多年前，当他刚登上王位的时候，曾经在各个危险的地方四处旅游，途经雪山时差点罹难，幸亏凯姆与莎拉救了他一命。当年见到高扎王的时候，他不过20多岁，现在却已经年届50。高扎王此次会见凯姆的目的是希望凯姆可以参加他与图尔坦的会谈，希望依靠他们千年不死的渊博阅历，尽力避免战争的展开，而凯姆则将敏·努玛拉也推荐给了高扎王，约好一同会谈。

与敏等人在车站碰头之时，车站已经乱成一团，原来是迈克和库克听说有一班列车的目的地是传说中可以见到死者灵魂的奥罗拉，于是抢了车擅自向奥罗拉行使过去。两个孩子所乘坐的列车与皇家列车的方向正相反，凯姆无奈只好和莎拉一起前去追赶库克和迈克，将会谈的事全权托付给了其他人。

Chapter10

会谈中，敏向图尔坦说明了冈伽拉是不死者，他正在策划着自己掌握世界的阴谋，提醒图尔坦注意，并建议废除魔导建设基地。但是魔导建设基地对于乌勒的发展来说有着重要的作用，图尔坦并不愿意听从敏的意见，无奈之下，敏只好说明小行星坠落事件与魔导建设基地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

此时，冈伽拉正通过藏在图尔坦眼中的监视器观察着会场的一切动静，他早已准备好了魔导建设基地的设计图与材料向高扎王奉上，而得到了这股强大力量的高扎王也为了自己的利益，开始

反对敏的意见。

魔导建设基地就在此刻完工了，冈伽拉登上演讲台，向所有民众发布了自己的谎言：乌勒的国王图尔坦在与高扎王进行会谈的时候意外身亡，而一切都是高扎王的阴谋，怂恿所有民众支持乌勒向高扎发起战争，并由自己担任国王的职务替图尔坦复仇。

发表完了演讲之后，冈伽拉又将世代守护王家的魔导士们收服，下令魔导建设基地正式启动。

魔导建设基地巨大的魔导力从位于极地的地方带来了巨大的寒气，将整个高扎城冰封了起来，所有居民都在瞬间变成了一具具冰雕。冈伽拉又将皇家列车与凯姆和莎拉乘坐的列车也冰封起来，实行着自己征服世界的计划。

在被冰冻起来之前，一个士兵对图尔坦使出了传送魔法，塞丝扑过去，跟着图尔坦一起被传送回了乌勒城；敏依靠着自己巨大的魔导力，在她和杨森前面筑起了强大的防壁，阻止了冷气的侵入；而凯姆和莎拉在追上两个孩子之后，为了救出两个孩子，毅然将列车从中间溶开，自己留在了没有动力系统的后半截车厢里。

图尔坦并不相信冈伽拉背叛了自己，但是回到乌勒之后，他却看到了冈伽拉的就职仪式，明白了自己被利用的事实。在就职仪式中，塞丝看到自己失散多年的儿子塞德正被作为祭品关押在祭台上，塞丝利用高扎国为了报仇而攻进乌勒的混乱时期将塞德解救出来，逃进码头，登上塞德被缴获的海盗船逃了出去。



Chapter11

敏在使用魔导力救杨森的时候，由于将所有魔导力都释放了出去，终于想起了关于过去的记忆。冈伽拉曾派遣强大的魔导怪物袭击她的人民，在冈伽拉的威逼之下，敏只好使用自己的魔导力封印了自己的记忆，直到现在才清醒过来。在附近得到了一些关于魔导列车的情报之后，莎拉和杨森终于找到了迈克、库克，以及被冰封在冰块中的凯姆和莎拉。

将散发出冷气的源头——一只怪兽打倒之后，凯姆和莎拉身边的冰块融化了，在两个孩子的祈祷下平安无恙地醒了过来，塞丝也在此时带着塞德与图尔坦从附近的地下湖里驾驶着海盗船钻了出来，大家终于重新聚在了一起。

冈伽拉已经离开乌勒，回到了魔导建设基地，在冈伽拉府邸的地下室里，凯姆等人找到了冈伽拉留下的一段录音，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一千年前，这个世界与凯姆他们所生活的洁白的世界在时空轴上突然邻接了起来，受到这个世界的影响，一种如同病毒般的未知之力慢慢歪曲着那个洁白的世界，人们陷入了极度不安的状况，世界终结的谣言开始大肆流传。

很快，他们就知道了，那种病毒的名字叫做“精神”，对世界进行干涉的，正是由异世界传来的“精神”，那些波动让洁白的世界渐渐开始扭曲、变

异……就在此时，量子传送技术成熟了，于是他们决定派出5个调查员，寻找精神为什么会这样强大地影响洁白的世界的原因，并加以利用。他们将调查员的精神传送过去，并在另一个世界重组肉体，由于两个世界时间流逝的方式不同，调查员们不会老也不会死，并被抹去了关于洁白世界的回忆，他们的使命就是在这个世界中生活一千年，深入了解世界中人们的精神，并将宝贵的资料传送到洁白的世界中供他们研究。

由连接两个世界的镜之塔作为媒介，大量的魔导力源源不断地流入了异世界中，自然界开始发生了异变，野生动物变得凶暴，奇怪的现象时有发生……与此同时，魔导力也作为新发现的能源迅速改变着所有人的生活。

但是，在与人类相处的千年时间里，那个可怕的病毒也在不知不觉地影响着冈伽拉，一点一点侵蚀着他的内心。

已经得到了这么强大的魔导力与无限的生命，为什么要将它们统统放弃呢？冈伽拉开始产生了欲望，伴随着欲望而来的，是愤怒、害怕、痛苦、还有憎恨……纵然是来自于那个没有任何欲求的世界的灵魂，也没有抵挡住“精神”的渗透。

在千年的使命即将完结并回到洁白的世界的时候，他利用了同伴们心灵中的脆弱之处将他们的记忆封印起来，并打算永远留在这个世界中，成为统治世界的神。

Chapter12

为了了结冈伽拉的欲望，凯姆等人来到了魔导建设基地，但是杨森却被冈伽拉所操纵，开始攻击自己的同伴。就在此刻，巨大的镜之塔撞到了魔导建设基地上，魔导建设基地的能量开始急剧流失，眼看着就将崩溃。愤怒的冈伽拉决定前往镜之塔中，打碎镜之间里的镜子——也就是连接两个世界的惟一通道，这样，他就可以永远留在这个世界里。

追到镜之塔之中，两个世界的通道已经渐渐开始打开，洁白世界的空气透过镜子照射在房间之中，那就是不死者们原来所在的世界，正常人受不了这样的空气，但是不死者只要沐浴在这些空气之下，时间的流动就会恢复正常，也会死亡，也会衰老，只有在这个地方决斗，才能真正杀死不死者。

冈伽拉举起自己的权杖，以其为媒介贪婪地吸收着镜子里喷涌而出的魔导力，随着力量的膨胀，他的身体也随之发生着异常的变化。坚不可摧的黑色盔甲渐渐覆盖全身，两条黝黑的臂膀从肩胛骨上延伸出来，就连手中的权杖，也变成了绽放出阵阵幽蓝光泽的深黑色。

在这层坚硬的盔甲之下，凯姆根本无法给冈伽拉造成任何伤害。

杨森和其他人在此时冲了出来，跑到冈伽拉与镜子之间，使用魔导力放出了一个黑色的屏障，阻挡了镜子中的光线对冈伽拉能力的增强作用，而凯姆等人则乘机给了冈伽拉致命一击。

虽然战胜了冈伽拉，但是事情仍然没有结束，由于受到镜子中涌来的大量魔导力，防壁与其发生了共鸣，魔力大幅增强，以凯姆等人的魔导力无法将其解开或破坏，镜子中的光线直射在防壁中的杨森、图尔坦、塞德、迈克以及库克身上，最大程度地削减着他们的体力，眼看着他们就要支撑不住了。

冈伽拉却在此时又得意地站了起来，“结果到了最后，还是我赢了……

如果想救他们，就只有把镜子打碎这一个办法，两个世界的通道终究还是要被你们所亲手切断，接下来，就是我的时代了”冈伽拉踉踉跄跄地走着，发出一阵阵狂笑，“虽然魔导建设基地不能用了，不过我已经下令建造大量的魔导战车，有了这些力量，我仍将统治世界！到那个时候，我会将你们的记忆永远封印起来！”

“这个混蛋！”塞丝突然如一头猎豹般冲了上去，双手扣住冈伽拉的脖子与肩膀，用尽全力将他推向镜子所在的方向，大声对着凯姆叫道，“凯姆！快将镜子打破！”

凯姆明白塞丝想做什么，但是除此之外已经没有其他办法了，凯姆举起手中的短剑，用力向镜子投掷过去，随着一声巨响，连接了两个世界的通道应声而破。

在镜子碎裂的瞬间，塞丝和冈伽拉的身影，相继消失在这个世界里。

“我先回去一步咯。”

在几乎刺痛所有人眼睛的白色光芒中，只有塞丝平静的声音轻轻地传了过来，阴谋、防壁、塞丝还有冈伽拉，都在瞬间消失了。

镜之塔也随之崩溃，众人只好暂时忘记悲伤，赶紧跳上船迅速地离开了这个地方，在船中，一片充满了塞丝气息的光斑出现在所有人面前，就像是塞丝的精神正在向他们告别。

Chapter13

打倒冈伽拉之后，世界又恢复了和平，莎拉和凯姆回到了莉尔姆住过的地方，和两个孩子一起过着平静的生活，敏和图尔坦重新登上了王位，邀请凯姆前去皇宫帮助他们，但是凯姆拒绝了他们的要求，买下了很多土地，和莎拉一起播种些庄稼，每一天都过得休闲而平和。

敏和杨森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婚礼，图尔坦作为他们的主婚人，所有人都参加了那场婚礼，在婚礼举行的时候，塞丝的精神也来到了礼堂，和昔日的战友一起向敏和杨森道贺，见证着他们永恒不变的相爱誓言。

婚礼之后，凯姆和莎拉重新来到了那个失去了莉尔姆的悬崖，但是，对于他们来说，这个地方现在除了淡淡的悲伤之外，更多的，还是希望。

看着身边的爱人，凯姆露出了一抹安心的笑容。

“看来，又要再活一千年了。”

“没关系。”莎拉轻轻将手放在凯姆的手里，微笑道，“只要有你陪着我一起……”

“……这一回，不会再有那样痛苦的回忆了。”凯姆紧紧握住莎拉的手，望向迈克与库克欢快玩耍的身影。

他们的时间还有很多很多，可以亲眼看着孩子们的成长，可以享受悠然自得的时光，可以履行永远相爱的誓言，可以做许多只有他们能做的事情。

而在之后的生命中，凯姆不会再让莎拉和自己的家人感到任何痛苦。

永远不死的生命，也许对于他们来说，反倒是一件好事呢……



名场面

巴拉德斯大屠杀

客座主持／卡伦

◎出处：皇家骑士团2　◎地点：风雨中的巴拉德斯镇

“战争有什么用呢？战争只会带来憎恶……”老人慢慢摇着头，叹了口气说道：“我们如果照那些人的话去做，至少还能得到食物……更不必被卷进战争里。如果你们轻举妄动，我们好不容易得来的平静就会被破坏……我不管什么解放军不解放军，都是一路货色。我们只想过我们自己的日子……我的儿子过去也说过跟你相同的话……但他在半年前的战斗中死了，你们能把他还给我吗？”

脾气火爆的维斯早就按捺不住，冲上去和他吵了起来。而德尼姆站在两人身旁，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原以为当自己将巴拉德斯镇的这些奴隶解救出来后，这个小镇一定是一片欢声雷动的样子，但令他意想不到的是，原来对方压根就不希望被解放，自己的举动招致的却是他们一片怨言。

在争吵声中，德尼姆跟随隆威公爵最信赖的骑士伦纳德一同走出了房间。但当听到伦纳德说出下面的这句话时，德尼姆全身的血液在一瞬间凝固了。

“仔细听着……你们的下一个任务，是杀光镇上所有的人。”

德尼姆张大了嘴巴，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然后，就当成是一场事故来处理吧，这是隆威大人的命令……”

“为、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要对自己的同胞下手？为什么！”

伦纳德叹了口气，将隆威公爵所讲的告诉了他。

“我清楚那些人，就算有解放军撑腰，他们也还是不会卖命的。如果他们不愿意参加解放军，那你就伪装成加吉斯坦军队将他们全部杀死。……德尼姆，理解我吧，为了击败加吉斯坦人，瓦尔斯塔人必须更团结才行，而‘加吉斯坦军队’对巴拉姆斯的屠杀这一消息传出后便会令其他地区的人都来投靠我们。反政府武装也会把这看做一个联合我们对抗加吉斯坦的时机，巴尔巴托斯必须把他的部队分成两半来同时对抗解放军和反政府武装！这样，我们打赢战争的





希望就大了。”

当听完这番话后，德尼姆在一瞬间突然变得混乱一片。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这些自小便在脑中根深蒂固的真理一下子变得模糊了起来。

“遵照公爵的命令去做吧……这是为了瓦尔斯塔的明天……”

“……我明白了。”德尼姆垂着头，声音小得几乎连自己都无法听见，“为了瓦尔斯塔的明天……”

暴雨将地上的血水漫延到四面八方，德尼姆所立足的地面顷刻间化为了红色的海洋。他执剑站在风雨中，默默地注视着地上横七竖八的尸体。

“等着，德尼姆。你一定要活着，活到我杀了你的那一天为止！”

维斯走了，当听到德尼姆的选择后，他抛下这句话，愤怒地离开了并肩作战数年的朋友。

德尼姆摇了摇头，他没有转身，低声问道：“你认为我的选择是对的吗？姐姐。”

一直静静站在他身后几步处的卡秋娅慢慢走到他的身边，犹豫了一下，说道：“我不知道……不过，我会和你在一起的……”

“是吗……”听到这句话后，他抬起了头，闭上眼睛，任雨水鞭打着自己的面庞。

“雨下得真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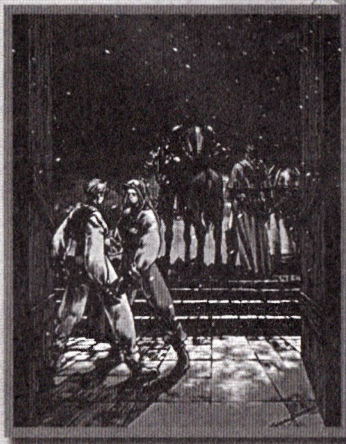
杀或不杀，这是《皇家骑士团2》中第一个剧情分支选项，在此之间，我们几乎没有看到过有什么日式游戏涉及到如此深刻的选择，而这，也直接预示着主角德尼姆之后的宿命。在游戏进行到上述这一刻时，看着屏幕上持剑站立在血泊中的德尼姆，浮现于我脑中的，却是《银河英雄传说》中的威斯塔朗特事件。

在参谋奥贝斯坦的建议下，为了令内战早日结束，黄金狮子莱因哈特没有派军阻止贵族军用核弹攻击威斯塔朗特行星的行动，而是默默地坐视200万人在那团黑色的蘑菇云后变为亡灵。此后，他们将拍摄下来的影像传送至帝国的每一个角落，从而令各地都引发了相当大的愤怒与震撼，而民心也加速地自贵族所控制的旧体制中脱离并投向莱因哈特这一方。帝国内战之所以能够比预计的早得多地终结，后世的史学家无一不将威斯塔朗特事件视为最重要的环节，如果战况持续下去的话，那伤亡者的人数肯定要远远超过200万这个数字，因此他们纷纷都对皇帝的坚决果断大加赞扬。

而在现实历史的长河中，类似于这样的事件发生的次数又何止千万？

1940年11月14日，法西斯德国旨在炸毁英国考文垂的“月光奏鸣曲”计划正式启动，自那一日开始直至1941年4月，德军对考文垂进行了数次疯狂的轰炸，导致这个二战期间英国最大的军需工业中心的地面设施基本被完全摧毁，5万所房屋化为灰烬，人口高达25万人的这个繁荣城市变为了真正意义上的“死城”。在整个二战期间，考文垂是英国遭受

轰炸最惨重的城市，而考文垂在英文中也自此成为了“极度毁灭”的同义词。



但实际上，就在“月光奏鸣曲”将启动的两天前，英军就已截获并破译了德军的密码而得知了这一计划，如果他们及时采取应急疏散和防御措施，考文垂市不会有太大危险。但这样的话，德军便很有可能怀疑自己的密码系统已被破译，从而改用其他密码，如此一来，英军所掌握的破译方法便将彻底失去作用。

在经过了苦苦思索后，丘吉尔首相作出了一个痛苦的决定——牺牲考文垂，以及他的25万人民来保住那被称为“超级机密”的密码破译手段。

这是为了整场战争……

翻开任何一本军事教材，在提到这件事的时候，史学界和军事学家们全都众口一辞地对丘吉尔的选择表示了赞许和认可。因为被保住的“超级机密”确实在之后的战局中起动了关键性的作用。不列颠之战、阿拉曼之战、大西洋海战，诺曼底登陆战，以及解放法国北部的地面战等众多作战行动的背后都有着它不可磨灭的功劳，而艾森豪威尔将军也认为它挽救了成千上万名英美士兵的性命。我们甚至可以说，这一选择直接关系到了二战最后的胜败走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概许多人都会认为丘吉尔作出的是一个无比英明的决定吧。

除了考文垂的无数亡灵……

人的生命价值能以数量而衡量吗？以少数人的牺牲换来多数人生存的行为又是否值得称赞呢？

这个问题已经被争论了数百年，但直到如今依然没有人能对其作出定论，这是两种价值观的碰撞，而我们根本无法从中判断两者孰为对，孰为错……

莱因哈特一手开创了罗严克拉姆王朝的盛世，但他却永远无法逃离威斯塔朗特事件在其心中造成的阴影及创伤。

结束了海格姆战争的德尼姆成为了沃里利亚的新王，但却在加冕仪式上被瓦尔斯塔的暗杀者枪杀于大殿中。

两人都堪称为当世枭雄，但在作者的笔下却都有着悲惨哀伤的宿命。这，大概也表达出了田中芳树和松野泰己所持的某种共同的价值观吧。

但是，那也只不过是这世间无数种可称为正确的价值观的一种而已啊……



天剑

机种：PS3	发售时间：2007年9月12日
制作公司：SCEE/Ninja Theory	类型：ACT

挥舞它让我变成了嗜血的恶魔。
不过，说真的，以前的我又是什么呢？

文/胜负师

2007年的秋季商战，《天剑》以PS3最重要第一方独占作品的姿态登场，在高规格的宣传下，很多人对它的表现寄予了厚望。当然，《天剑》没有成为PS3的救世主，迄今为止70余万的销量只能算是不辱使命。欧洲的Ninja Theory毕竟是间名不见经传的小工作室，就成品来看，五小时的流程几乎可以找到游戏的全部缺点。但同时也不可否认，《天剑》的优点除了看上去很美外，在剧情表现方面也真正迈向了次世代。在由电影特效行业先锋“威塔工作室”（代表作：《指环王》、《金刚》）倾情制作的大段过场动画中，我们可以看到游戏史上最逼真的人物动作和最细腻的表情，那些人物脸部的细微变化足以让人叹为观止。抛开技术层面，新颖独特的剧情表现手法也会成为玩家在多年后还能记住《天剑》的理由。

在将《天剑》蓝光光盘放入PS3之前，笔者曾因为游戏几度延期而经历了漫长的等待，当看到第一个映入眼帘的画面居然是黑底白字的“最终决战”时，不免有些诧异。而游戏序章以奈璃子的“死”开始，又将时间推回到了五天前，整个流程几乎都是女主角的回忆，带给了玩家极大的悬念。“根据二十三年前的记载，在火马之年，会有一名神明转世的男婴降生，他会成为救世主，将团结我们族人，并指引我们前往乐土。然而，我却从母亲临死的身体诞生，子民们因此而哭泣，他们说



我是末日之兆，或许他们是对的……”

《天剑》的故事在主人公奈璃子的独白中拉开了帷幕，独白也成为游戏中塑造人物极为重要的手段。

关注过《天剑》的朋友，也许对《天剑》的故事背景和世界观有所耳闻。奈璃子来自于一个世代守护着玄天神剑的古代东方部落，他们认为玄天神剑乃神明之物，凡人若是在战斗中挥舞它，必将耗损生命，遭到天谴。因此即使在他们生命最灰暗的时刻，这把剑也从没有被使用过。而伯汉——这位来自遥远帝国的暴君，一心想得到玄天神剑，为此他率大军追杀奈璃子一族，令族人死伤无数。因为奈璃子的身世，她被视为给人民带来了诅咒和战争的灾星，为救父亲和自己的同胞，她不惜打破禁忌，挥舞天剑来对抗伯汉和他的军队……

这是一个中国玩家十分熟悉的“玄幻武侠”式的剧情，在我们质疑欧洲游戏工作者对东方思想主题的把握时，Ninja Theory出色地完成了世界文化在游戏中的融合，即便女主角有一张完全不符合东方审美的脸，我们也不得不承认，那些轮回、天命等玄而上的概念并不属于欧洲人的思想。

事实上，《天剑》讲述的正是一个关于“质疑”与“承认”的故事。奈璃子的父亲咸出于族长的责任，在让奈璃子生存下去的同时，必定遭受族人的质疑，因此他对奈璃子的态度极为严苛，以至于成为了她的导师，而不再是一个父亲，这也造就了奈璃子坚强倔强的性格，她希望至少获得父亲的承认。在决战前的战争演说中，咸极力维护奈璃子，希望大家承认很多人的生命是被奈璃子所拯救的事实，此时他已经不再怀疑自己最初的选择，而父女二人最后冰释前嫌也是一种彼此认可的表现。在每一关开始前，都会有一段女主角的内心独白，表现的是她对于天剑来源以及存在意义的质疑，同时也否定了自己为预言阴影所笼罩的过去。在族人们的盲目迷信与崇拜下，天剑却成为了杀戮的根源，无数人因其丧生。既然是圣物，为什么它不能保佑众生，不能为保护他人而被使用呢？信仰可以改变世界，让生命有意义，但同时也会让人迷失自我。奈璃子最初依赖于天剑，但在质疑中她看清了神剑的真谛，将剑的力量为自己所用，她的信念受到了天剑本身的承认。

故事的结束部分是最让人动容的，很难想像，在全世界的游戏都在极力为推出续作而有意无意地留下各种悬念的时代，一款原创游戏会把主角一下给“解决”了，难道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推出续作才是《天剑》最大的剧情悬念？不管怎么说，在一个忧伤悲情的结局中内敛地表达宽容、仁慈、自我牺牲等精神主旨，也是制作方在世界观以外极力体现东方文化主题的力证。



君莫逝。圣明的天皇为何不御驾亲征，却让他人去互相残杀，令他们如蝼蚁般死去，还信口雌黄地称此乃无上荣誉？若说其爱民如子，那他一开始究竟是做何考虑？

——与谢野晶子，《望君珍重》作于日俄战争期间

文/浪燕陵



サクラ大戦2 Sakura Wars™

樱大战2 望君珍重

机种：SS	发售时间：1998年4月4日
制作公司：RED	类型：SLG

说实在，笔者对日式恋爱类游戏并不是太过感冒。原因有二：其一，挂羊头卖人肉的极端恋爱类游戏泛滥成灾，破坏了这类游戏的大众形象；其二，这类游戏即便不走极端路线，其男权主意也经常十分严重，一男多女的现象几乎是公式化的格局。

当然，近年来这类游戏在理念上的突破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虽然所谓的突破两极分化得相当严重，但相对于极端的更加极端，本格派的进步就显得更有意义和更有价值。而在这条探索之路上，《樱大战2 望君珍重》（以下简称《樱2》）则是一部不可忽略的作品。

扮演惯了校园内或者生活中的奶油小生，大神一郎的两个身分对玩家来说都是极大的诱惑。一方面是满足视觉控的剧场检票员，一方面是满足热血控的后宫队长，两两有机结合，就构成了一个可以顺畅地贯穿剧情的核心人物。我们不再因为一个平庸的男主角受到众多美丽女孩的青睐而感到不可思议，也不再为众多女主角的“低智商”而啧啧称奇。这就使得剧情的编排变得更为顺理成章，也一下子吸引了不少不太喜欢玩恋爱游戏的朋友们的眼球。

形象各异的女主角一直都是恋爱游戏的卖点，而《樱2》在这方面的刻画可



出同类游戏不止一筹。不少恋爱游戏在同一周目中都只注重男女两位主角的感情纠葛，而将没被选择上的女性作为配角晾在一边，这样就使得游戏真的成为了“两人世界”，使得剧情变得单薄而局促。《樱2》很好地克服了这一点：从爱丽丝收到父亲的信时织姬的反应引出了织姬与父亲的关系；从帝国华击团失去财政支援引出了堇的伟大牺牲；从京极庆吾对樱的挑衅引出了红兰的过去和鬼王的身份……剧情与人物的环环相扣让游戏不再突兀，也让玩家忘记了那种“恋爱就是触发剧情”的不自然感觉。

几乎所有的恋爱游戏都是意境唯美的，主角要担心的首要问题几乎从来都不会是温饱，或者干脆就忽略这方面的问题。即使他们有物质资本，也会一股脑地全部投入到恋爱中去，好像爱情就可以当饭吃似的。但在《樱2》当中，帝国华击团的成员就一度为经费搔破了头脑，堇甚至还想通过自己的婚姻来解开这个困局。在恋爱游戏中穿插这种略显冰冷的现实，反而让剧情更加地可信，也更加地真实。

以说是比较成功的。善良的标准日本女子樱，自信的大小姐堇，可爱的洋娃娃爱丽丝，沉着的贵妇人玛丽亚，以及直率的欧式美女织姬和冷静的“试验品”蕾妮，每一个人都有不可替代的存在价值。或许这些人物形象在恋爱游戏里司空见惯，但将她们置于一个充斥着血与火的大背景中，就变得格外的巧妙和突出。俗话说“患难见真情”，在一次次拼死战斗中，在一次次战斗间的间隙中，我们都能够真切地体会到各位女主角不同的性格。

在大多数的恋爱游戏里，选择追求不同的女主角就会有不同的剧情。而在《樱2》中，则始终有一条主线贯穿彼此——那就是和黑鬼会以及敌对势力的战斗。这样做虽然让游戏的再玩性降低，但在剧情的丰满度和连贯性上却高



2007年游戏改编电影盘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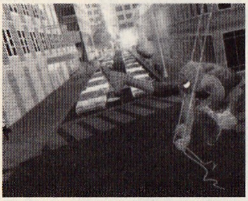


2006年，一部《寂静岭》终于给游戏改编电影的颓靡氛围打了一剂强心针，拯救了日益冷清的游戏改编电影市场，一时之间，诸多导演纷纷将之前束之高阁的打算重新拿了出来，虽然现在还不能预测这剂强心针在观众们最注重的质量方面有什么显而易见的效应，不过可想而知，2008年的游戏电影市场至少已经来势汹汹，不容小觑。

相比而言，2007年则可称之为是一个沉默的年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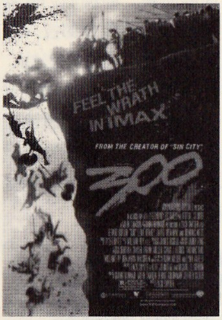
▲2007年7月上映的《变形金刚》点燃了暑期电影的热潮。



▲虽然《蜘蛛侠3》的电影素质并不被看好，但是游戏比起电影来素质还是天差地别。



▲约翰尼·德普的脸蛋倒是还原度极高，可惜剧情与乐趣就相差甚远了。



▲《斯巴达300勇士》在踏入PSP上之后，暴力美学与美丽的血花效果都一去不复返。

沉默的一年

2007年里，动漫改编电影的风潮仍然没有减弱的趋势，电影改编游戏的势头也是一片大好，惟独数回游戏改编电影这块大肥肉上，却是来者寥寥无几，用一句话便可为这一整年做个概括——导演和观众都蔫了。

由动漫改编的《变形金刚》电影版一时间风靡全球，《斯巴达300勇士》、《蜘蛛侠3》、《加勒比海盗3》、《史莱克3》等人气电影也纷纷改编为游戏，在如此繁盛状况之下，尤为让人感到游戏改编电影的一片清冷。



◀惊天动地的广告剧情，这可以算是三池崇史导演生涯后半最失败的尝试之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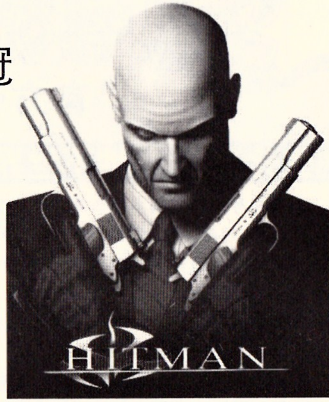
年度电影
三雄争霸 无一夺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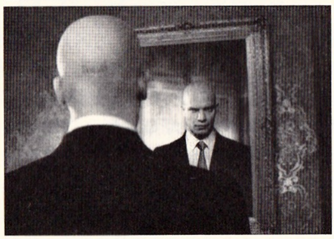
动作与暴力是全人类的主题——至少在看电影的时候，也因此，今年的游戏改编电影均选择了动作这个主题。

早在3月，改编自PS2《如龙》剧情的《如龙剧场版》就打响了今年的礼炮，但是这部由大名鼎鼎的三池崇史执导的黑帮动作片不仅没有如游戏剧情一般赢取阵阵好评，反倒给导演的脸上狠狠抹了一道黑，叙事不清、线索混乱、伏笔过多但是到了最后却又没有用上、诸多毫无意义的台词与镜头，至于片尾一段模仿游戏中喝下回复剂补充体力的桥段则是荒谬无比，欲KUSO却又不足，反倒让整部电影成为了一个大笑料，连参演了本片的北村一辉和岸谷五郎也受到了一次无情的牵连。

之后推出的由PS2游戏改编的《杀手47》同样铩羽而归，鉴于游戏本身的小众向使然，电影上映后可以说是低调无比，主角杀手47由曾主演过美剧《死木》的蒂莫西·奥利芬特（Timothy Olyphant）出演，外形与原版杀手47有点出入。而导演泽维尔·吉恩斯（Xavier Gens）也是一个新手，经验不足导致电影质量十分低劣，被称为是又一场可以预料的“灾难”。

9月底的《生化危机3 灭绝》在导演换班之后，倒是稍微让观众松了一口气，剧情出现了一次大幅跳跃，舞台转至世界几乎因病毒而灭绝的末日之前，可以说与原作完全没有任何相似之处，不过少了原作剧情的限制，在电影的叙事上反倒大有长进，可算是给2007年画下了一个争议诸多的不完美结局。





▲主角相似度不是《杀手47》电影版最大的问题，剧情与演出才是。



▲从《生化危机3 灭绝》中，你还能看出一点《生化危机》的影子么？

寂寞的2007年已经过去了，2008年我们还能看什么？

这个答案并不难以想像，只要稍微在Google上搜索一下，就能发现，《寂静岭2》、《鬼武者》、《鬼泣》、《战神》、《波斯王子》……很多电影即将以另一个形式出现在我们面前，不管最后观众将迎来失望还是希望，至少2008都足够热闹。

游书苑

栏目主持：清雨



官方小说介绍评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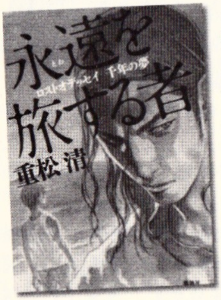
《生化危机4 地下世界》 作者：S·D·佩瑞（美）

在得知有一部密码本能让反抗安布雷拉的人侵入其核心系统之后，前S.T.A.R.S的成员大卫、约翰、瑞贝卡以及新同伴里昂、克莱尔决心潜入安布雷拉在犹他州荒漠地下建造的大型实验设施。但狡猾的敌人将整支队伍分成了两个部分，且两边都陷入了出乎意料的险境——一边是与残忍、凶暴的合成怪物战斗，另一边则要面对隶属于安布雷拉的精英攻击小队。他们究竟能否顺利拿到至关重要的密码本，然后安全地与同伴们汇合呢？而另一方面，神秘男子特兰特的真实目的也昭然若揭，他竟是为了……



文笔精彩依旧的第四部小说除了令人拍案叫绝的心理描写以外，与前几部最大的区别就是动作场面明显增加，一场接一场的战斗，其气氛之紧张丝毫不逊于某些动作电影带给人的感受。更重要的是作为系列第二个原创故事，也许是作者已经渐渐找到了创作此系列小说的要点，所以整个故事的构思更加大胆，情节更加曲折，但种种细节却又完全符合“《生化危机》系列”游戏的整体印象，在惊异之余不免为作者的深厚功底以及认真态度叫好。

《永远的旅人 千年之梦》 作者：重松清（日）



已经在这世上生活了一千年的不死战士凯姆面对乱世满腔激愤，对这个时代叹息不断，用慈悲、关怀的目光注视着那些用尽全力在短暂的一生中不断挣扎的普通人。故事开始于一个纷乱的战场，血与火的交融麻痹了在场所有人的神经与视线，一个虚妄的理念让无数人硬撑着举起手中的武器挥向敌人。而从天而降的赤红陨石则用另一种极致的残忍终结了一切厮杀。可谁又知道，这仅仅是一切阴谋的开幕式而已呢……

有人说这部作品是重松清谱写的一首无尽赞歌，认为它将生命的美丽表达得淋漓尽致。全篇几乎没有丝毫冷场，文字跳跃但内容集中，语言十分流畅，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一股思想的细流。虽然小说的世界观是以一部RPG游戏为基础的，但其中关于战斗、冒险的描写少之又少，更多的是一种满怀人性的深思，将不死者内心的煎熬、悲哀、孤独娓娓道来，从另一个侧面展示了凯姆等人的温柔和善良。对生存意义的不断叩问更将作品意境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地位，确实是一部每个人都不可错过的优秀作品。

《忌火起草》 作者：北岛行德（日） 牧野修（日）

自从有八名东京艺术专科的三年级学生在KTV唱歌时忽然自焚后，接二连三地发生了好几起神秘莫测的自杀、意外事件，每一件似乎都与Vision——一种最近在年轻人之中十分流行的迷幻药有关。而根据某大学三年级学生牧村弘树的所见所闻，他周围的好友的确在沾染了这种药品之后纷纷死去。怀有一颗不甘与抗争之心的他为了保护心爱的女孩爱美，为了不让更多的人受到伤害，在迷茫中逐渐接近事情的真相。



游戏原作《忌火起草》借助PS3的强大机能充分发挥了影音小说所应具有的震撼效果，在画面、音效上的表现无可挑剔，为一段段恐怖的文字叙述增添了不少骇人的气氛。而将文字剥离成一本单独的小说之后，我们不得不承认二者在表现力上几乎是无法比较的，甚至可以说单纯的文字与"影音小说"这一创作理念本身就背道而驰。再加上这本小说的整体表现显得太过中规中矩，几乎没有任何亮点，也没有对原作中一些不容易理解的情节作出解释、说明，这就越发降低了它的可读性。

《光明力量EXA》 作者：日暮茶坊（日）



这是一个居住着人类、兽人以及魔族的世界。在漫长的纷争中，人类以及魔族两大势力渐渐发展壮大，二者的矛盾也在不断激化。大陆各地战乱不断，征伐的号角响彻整片蓝天，亲眼目睹或是经历残暴的杀戮已经成了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即便如此，也还是有人并未被这片混沌的污染——能够驾驭至高神力"圣剑Shinning Force"的托马、米莉尔和他们的同伴一起，凭借远古时代的机动要塞与两大势力展开了抗衡。

这部小说共分为上下两个部分，分别是《漆黑的胎动》与《绯色的双剑》，二者之间情节连贯、互有穿插，可谓引人入胜，将原作游戏的经典场面和台词出色地再现了出来；同时整体的文笔十分细腻，丰富多变，给人十分舒爽的阅读感受。另外，不得不提的是作者日暮茶坊不仅是《我的女神》TV版的剧本作者，而且还曾经把《秋之回忆》、《君吻》等多部以情节取胜的游戏改编成小说，其写作功底由此可见一斑。再加上游戏人物设定pako的参与，无疑为这本书又增加了一个看点。

你现在看到的，是现实。
你记得的，那才是幻觉



拥有黑色片翼的天使 萨非罗斯

登场作品：
《最终幻想Ⅶ》（PS）
《危机之源 最终幻想Ⅶ》（PSP）
《危机之前 最终幻想Ⅶ》（手机）
《最终幻想Ⅶ 再临之子》（DVD）

他站在烈火中，静静伫立，纹丝不动。银色的长刀正宗之刀锋冽出了冰冷之影，银色的长发被火光及血光投射上了一层落日之红。

他曾是战士，一位被公认为拥有天下第一力量的战士；他曾是英雄，一位被无数部下所拥护敬仰的英雄。

而现在，他变为了天使。

拥有单只漆黑色的羽翼，要将这个世界彻底毁于业火中的罪天使。

尼布尔海姆的烈火，是英雄与恶魔的分割之火；无数个亡魂在火中悲鸣号叫的寒夜，是其新生及毁灭之夜。而那时只是他的属下和崇拜者，现在则成为救世英雄的一男一女，又有谁能看见火光中他那双悲伤绝望的眼睛？

黑色的魔石放射出破灭之光，从天而降的陨石投射下死亡之影。银发的男子漂浮于生命之流上，闭目聆听着即将毁灭的星球的悲鸣，等待着另一位拥有片翼的金发青年的降临。

当看到那人自地表向这方缓缓飞来，那柄巨剑再度出现在其面前时，萨非罗斯的嘴角扬起了一丝冷傲的笑容。

“也许，这就是宿命。”

善良、智慧、理解、伟大、力量、美丽、胜利、杰出，基础和天国，犹太神话中造物之神向虚无中送出的这十种物质，便是为我们所熟知的萨非罗斯（Sephiroth），而其在世间的具体形态，则是所有灵魂的回归之所——生命之树。

当正宗刀贯穿艾莉丝胸膛之时，不知屏幕前有多少人对萨非罗斯恨至骨髓，但游戏中的萨非罗斯，在其冷酷外表下拥有



不要恐惧，因为等待着你的
终归只有死亡一途

的，却是一个悲哀的灵魂。身为一级战士时的萨菲罗斯虽然表面看起来冷傲无情，但在安吉尔、杰涅西斯、扎克斯这仅有的三位朋友面前，我们却能清楚地看到他隐藏在冷酷面容下的真挚心灵。可是，当在尼布尔海姆的魔晃炉前知道自己的真正身分——神罗用杰诺瓦的细胞和人体在魔晃炉中浸泡而生的产物后，无法接受这个致命打击的他彻底崩溃了。他抛弃了爱戴自己的部下、并肩作战的同伴、身为人类的自尊，以及那颗高傲不骜的心，而屈服于自己那所谓的“宿命”。

仔细想想，他究竟有什么将世界毁灭的理由呢？对人类的痛恨只不过是出于一个从一开始就错误的缘由，体内那所谓古代种的遗传基因又其实是来自外星的侵略者，他的心中只有所谓的母亲“杰诺瓦”，而完全忘却了那个将自己封印在水晶中的真正的母亲。我们只能说，那时的萨菲罗斯已经疯狂了，他企图通过吸收生命之流的能量来成为主宰这颗行星的神，想用陨石之力彻底净化其眼中这颗污秽的星星。在忘却之都的水中平台前，他的分身曾嘲讽地称克劳德只不过是个傀儡而已，可被自己体内的基因及命运缚住的他与傀儡又有何异？

在大空洞内生命之流的那场决战后，他的野心、他的复仇、他的宿命……一切的一切都如同破碎的玻璃般纷纷扬扬地自空中缓缓坠落，最终化为晶莹的粉尘被风吹散在整个世界中。但是，这却并不意味着他的消亡，仅仅两年之后，在克劳德惊愕的目光中，我们便再一次看到了自半空中现身的黑色片翼，看到了那冷冽如冰的银色长发长刀，以及，那许久未见的冰冷而残忍的笑容。

“我是不会……成为回忆的。”

当又一次败在克劳德手下后，留下这句话，萨菲罗斯再度消散于空，只留下无数黑色的羽毛飘落世间。



五百年后，赤红ⅩⅢ带着自己的孩子站立于山崖上，注视着远方那片绿草茵茵的大地。这颗星球在其漫长的历史中会忘却过往的一切，无论是英雄、罪人、普通人都只不过是这苍茫世界历史长河中一个匆匆过影，最后都终将留下随风而逝的结局。只不过，执著于所谓的罪与宿命的萨菲罗斯，大概是永远都无法理解这一点的吧……

我是不会……成为回忆的

魅力时刻：

1. 从天而降杀死艾莉丝后露出的冷笑（FF7）
2. 尼布尔海姆烈火中的黑色背影（FF7）
3. 模拟战场中以一敌二的优雅战姿（CCFF7）
4. 扎克斯大叫大嚷时，将手机急忙从耳旁拿开时无意流露出的那份“可爱”（CCFF7）

危机之源 最终幻想VII
设定图展示室②

编/YULA

厂商：SQUARE ENIX	机种：PSP	类型：A·RPG

背景美术篇
GALLERY
BACK GROUND ART

巴诺那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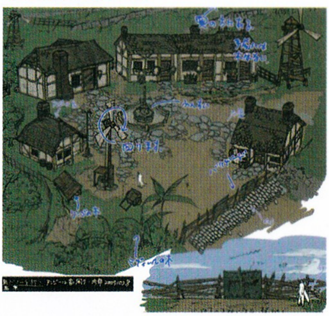
苹果农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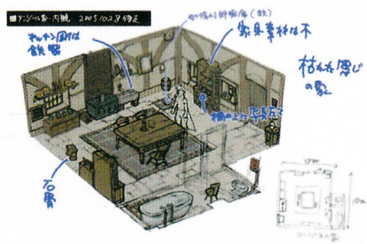
巴诺那·白色果汁



巴诺那村 全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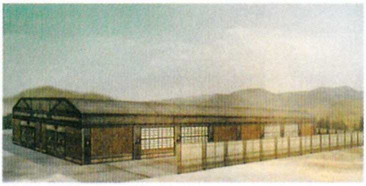


安吉尔的家 内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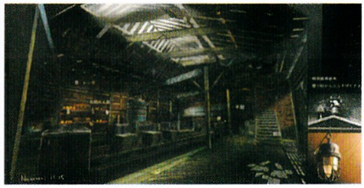


在这里能见到安吉尔的母亲极力隐藏的有关秘密储藏库的记载。

工厂 外观



工厂 内部



工厂 办公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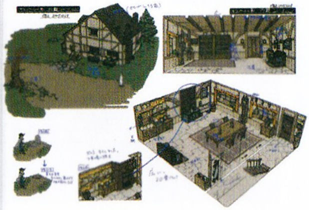


工厂 2楼



⬆在游戏中无法自由步行的工厂2楼部分。囤积在这里的大量巴诺那果汁给人印象很深。

杰涅西斯的家



⬆杰涅西斯的家和安吉尔的家似乎有着相同的屋内设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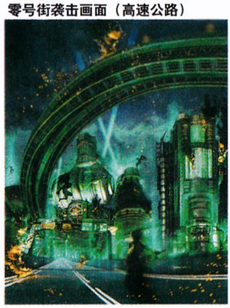
米德加

神罗大厦 外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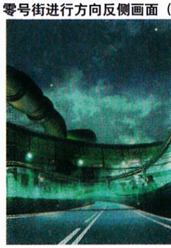


零号街 高速公路

零号街袭击画面（高速公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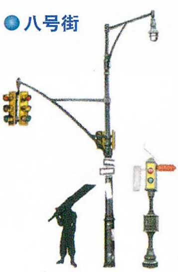
零号街进行方向反侧画面（外壁）



※零号街内建筑（大厦）林立，高速公路穿行于黑暗中及其内部的画面。
※从高速公路下方冒起魔晃之光。

⬆为前往受到杰涅西斯军袭击的地点——神罗大厦而到访零号街高速公路的场景画面彩稿。

八号街





五号街贫民区



⬆五号街贫民区市场图，周边情况一览无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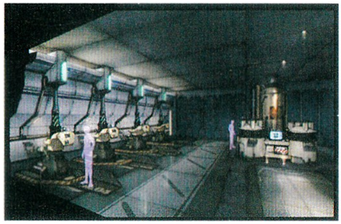
神罗大厦 入口大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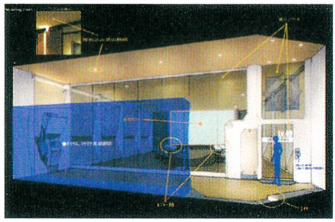


⬆2楼的右手边深处还画出了在《最终幻想Ⅶ》中可利用到的商店入口。

魔石室



简报室



魔石生成装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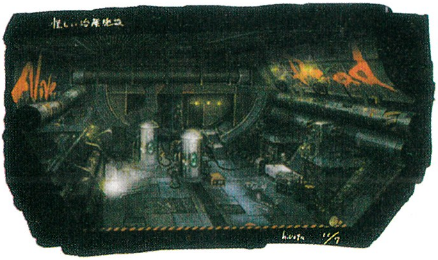
⬅设置在魔石室内、将魔晃石生成魔石的装置设定图。

战士司令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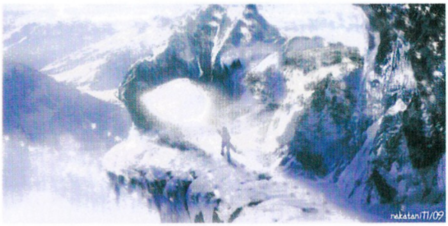


钢盘内部 神秘设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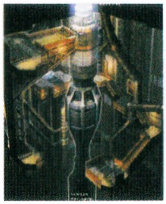
⬆位于五号街钢盘内部霍兰达的设施。构造及设备的配置和实际的成品有少许差异。

莫迪奥溪谷



魔晃实验开采设施





⬅⬆ 建于莫迪奥溪谷的魔晃开采设施的外观和内观。内观中央有用于开采的巨大转轴。



莫迪奥海姆 全景



公共浴池



废屋 1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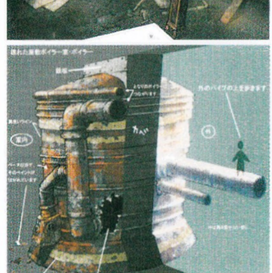




⬆ 用作酒馆时的张贴画、在游戏中能用来获取信息的电话等全部详细地描绘了出来。

废屋 2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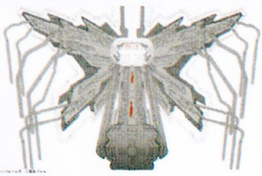




尼布尔海姆～尼布尔平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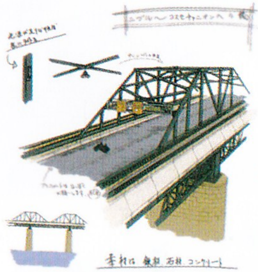
杰诺瓦室 底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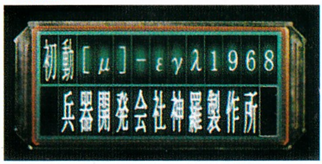
⬆与萨菲罗斯战斗的地点的设定图。不过第一次战斗将在和现在不同的地点进行。

尼布尔平原～通往星降峡谷的桥



⬅除描绘了桥的外观之外，对用于建造的素材也作了精心指示。

钢盘



⬆记载了尼布尔魔晄炉开始运作的年号的钢盘。在游戏中与萨菲罗斯对战时能看到。

贡戛加

贡戛加村 全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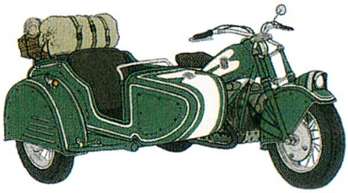
墓地



房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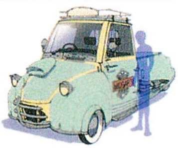
跨斗式摩托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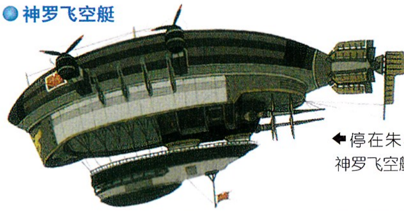
神罗pA—86式



神罗sA—37式自动三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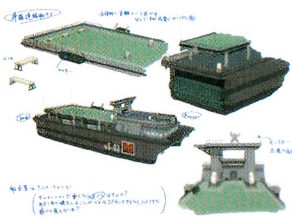


神罗飞空艇



←停在朱农机场的神罗飞空艇图案。

输送船



↑在西丝内的内心影像及「M3—2—2输送船を夺回せよ！」中登场的船的设定图。

卖花小推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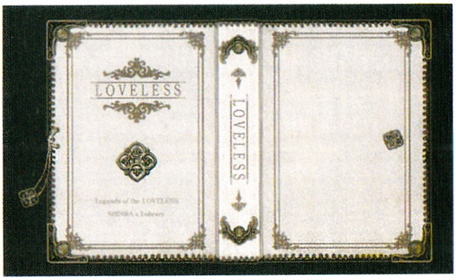


←由扎克斯制造的3种卖花小推车。除右下方的小推车以外，另外2种都必须通过特定的分支剧情才能看到。

叙事诗LOVELESS

←↓下图为书的封面，左图是与杰涅西斯决斗后被风吹来的一页。





读编往来
READERS & EDITORS

栏目主持：YULA

通信地址
邮编：730020
兰州市邮政局东岗99号信箱
《游小说》读者服务部（收）
Email：g-novel@vip.163.com

官方博客：http://blog.levelup.cn/members/g_novel/

月度记事

1.寒假快乐！拿到这辑《游小说》的时候，想必大家都已经开始美美地欢度长假了吧！而做完这期杂志，小编们也终于可以暂时返乡享受清闲孝敬爹娘了～于是就面临着一个坐交通工具回家的问题，于是就忍不住想要哀嚎：机票好昂贵，而且不打折！

2.上期刚抱怨完这边不够冷，谁知没过两天气温就骤然下降，冻得编辑部的怕冷族一边搓手跺脚一边大喊“冷死了！！！”，恨不得立刻回家去冬眠。不过这个地方的气候的确是很善变的，这不，阴冷昏暗的日子没持续几天，又见灿烂阳光普照大地，最奇特的是还把办公室潜藏的蟑螂窝激活了，结果最近编辑部常常出现众人操起废书扫帚苍蝇拍追打小强的作战画面……

3.这期结束以后子云MM就要抛弃几位同仁寻找新生活去了，而且本月适逢她过生日，因此大家特地为她举行了一个小型庆祝+欢送会，还吃到了老大暗星买来的美味生日蛋糕。此刻千言万语都融为一句：不要忘了我们一起奋斗的时光！

相聚离开 都有时候
——子云的临别感言



说实话，不太会写“感言”之类的东西。只是这期《游小说》之后我就要离开，和各位读者告别了。到《游小说》的这段时间里，感觉一切都是匆忙的，匆忙的时间，匆忙的工作，匆忙的我。身边的那些朋友，仿佛也是一群匆匆忙忙，来了又去，聚了又散的人们……不知道自己现在心里到底是一种什么感觉，惜别、留恋、恐惧、憧憬、茫然，也许是这些所有的感觉掺杂在一起的感觉吧。

客套话还是要说的。感谢各位读者，感谢各位编辑。在《游小说》这一年里，我更加了解我自己，也比以前成长了不少，这些都是托大家的福。谢谢……现在我能说的，只有这个。希望在某一天，还能和大家见面。

暗星：唔，准奏卿家告老还乡，但记得每隔几个星期就寄点好吃的回来……不开玩笑了，一路走好，以后的日子也要过得快快乐乐，你的名字会永远镌刻在《游小说》的纪念碑上的。

YULA：死女人！臭女人！无情的家伙！你走了，以后谁跟我聊天，谁陪我去逛街买衣服！虽然知道你不爱逛街……好吧我泪奔去了～

夜蓝：子云，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啊（握拳）！你怎么半路下船了？

清雨：俺来之后，在咱们部门接触最多的就是你了——虽然被欺负最多的是……（此处作消音处理）。俺舍不得你走啊！谢谢这段时间以来的帮助，祝你的未来更精彩！（众：原来这两个人有奸情……子云：去死！）

《游小说》第9期读者调查结果

一.您对本书的整体评价如何？
很满意：31%
满意：62%
一般：7%
不满意：0.5%

二.最喜欢的文章
第一名：奥丁领域
第二名：最终幻想Ⅷ
第三名：星之彼端的少女——《最终幻想Ⅶ外传》

三.最不喜欢的文章
第一名：圣剑一梦——《FATE/STAY NIGHT》同人
第二名：质量效应
第三名：战国BASARA2

编辑榜评

这次就直接拿大家最不喜欢的几篇文章说说吧。也许大家又要说我在为同人哭诉，但我还是不得不为此次这篇《圣剑一梦》深感惋惜。因为在统计的时候我们发现其实有很多读者对它的态度比起之前的作品有很大改观，不少人甚至将其选为最喜欢的文章。但现实是残酷的，原因我想除了部分读者对同人抱着本能抗拒见必杀之的情况以外，就是如某条意见所写“看似很有新意，但缺少深度，因而就像在看一部美国大片，看完后什么记忆也没留下”了吧，真的很遗憾。第二名的《质量效应》比起其他作品虽然冷门依旧，但近几期人气貌似有所回温，喜欢它的读者都表示故事情节其实挺耐看，希望再接再厉。《战国BASARA2》这篇则是好恶阵营分明，喜欢和不喜欢的票数一样多，但在占有率上可耻地败下阵来……对游戏有了解的读者普遍看法是故事太平淡，而私以为作者可能是想以阐述人物关系为目的，结果抛开了游戏本身的华丽，导致整部小说缺少了观赏性。下期就要结束了，祈祷安曾了能给我们一个稍微漂亮点的结局吧。

附读者评价选段

◇《忌火起草》小说写得不错，但后记那个尾巴留得实在让人郁闷，就像刚吃饱大餐然后跟你说后面还有甜点一样不爽……有可能的话请务必补完。

◇《FF8》的小说感觉就像是流程攻略，虽然很长，但没有新意……可能是作者对游戏的理解不同吧。

◇《战国BASARA2》本身是很好，但在听了那么多DRAMA之后已经完全不知道这小说的结局或者说走向到底是什么了……要我把那么多冲突的事件当成平行世界吗？CAPCOM你能不能老老实实编个故事出来照应下全局啊！？不过这好像就不是老卡的作风了……

互动空间 <杂志关联篇>

（武汉·章君）对于《格兰蒂亚》这个经典游戏想说的实在太多了！记得初中时在PS上玩着日文原版，虽然不懂剧情，但还是被游戏那个恢宏的世界观和精美的人设所吸引！后来在高中又玩英文版，拿着词典认真地看剧情，虽说英文不能表现出日文的那种意境，但还是被其剧情吸引了。上了大学以后终于看到了中文版！尽管我这时日语基础已经不错，但还是忍不住把中文版又通了一遍！我现在是学游戏设计的，所以我知道，一个当时不是很出名的公司做出这样一款游戏要付出多大的努力，是多么的用心！所以游戏制作公司也让我相当感动！最后也感谢《游小说》能刊登这个经典游戏的官方小说，让更多的人能更好地领略《格兰蒂亚》的剧情！！

感谢CCTV感谢MTV感谢游戏制作公司GAME ARTS感谢小说作者细江ひろみ感谢老大是你让我翻译这部小说感谢我的老师是你们教了我日语感谢我的爸爸妈妈是你们送我去上大学啊还有编辑部的同事们啊啊我在说什么好累哦……咳咳！

—_—|||||

（深圳·曾启文）希望不要太多感觉上是同类型的故事出现，《无瑕传说》同《奥丁领域》看完又让人混淆了……都是那种幻想中世纪感觉又是魔法又是英雄又是……好乱啊～多元化一点啦～另类一点的都可以啊，像之前的《逆转裁判》感觉不错啊！就是不要太长篇了，追着看太累了。

（桂林·文博）强烈建议小编能多多刊登一些不同题材、不同背景、不同类型的游戏小说。为什么我总是觉得登得比较多的总是那些幻想冒险的题材、架空世界的背景、RPG类型的游戏小说？其实小编们可以刊登一些范围更广泛的小说，比如侦探类、恐怖类、惊悚类、校园类、纯情类、战略类、策略类、经营类、养成类、体育类、益智类……

感谢二位的来信，不然我还以为是自己有偏见……也曾经偶然跟子云讨论过这个问题，得出一个无奈的结论：萝卜白菜是永远无法调和的矛盾！

嗯，选材方面貌似确实是个问题……放心好了，我们以后一定会注意这一点的。比如说某一期就会采取BL＋GL＋百合＋正常向H文章的组合，带给大家截然不同的感受—_,—

（玉林·朱天石）什么！！里昂没有被淹死，又以漫画形式回到《游小说》吗？！没想到某人说的结局有待商议指的就是这个呀。哎？等等，本书不是《游小说》吗？要改成《漫小说》啦？难道会改成16开的大本吗？那海报不是……？那赠品不是……？那DVD—ROM不是……？那PSP不是……？那……（妄想中XD）

喂喂，就算前面那些能够实现，但跟PSP有什么关系？

……长见识了，这世上并不只是女人才那么能遐想。XD

（佛山·罗崇文）封面问题，其实这种问题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只是提的人多了，也便成了问题。男的不好，女的不可，那就选乱马好了；人类不好，动物不可，那就选乱马他（她？）爸好了；活的不好，死的不可，半死不活的除了丧尸外……就选某赶稿中的小编好了（桃心）

刚刚熬了一个通宵的某Y爬过～

说起来，你有期读编里许诺的怪兽封面好像还没兑现哦？

—_—b

互动空间 <读编交流篇>

（哈尔滨·刘童歌）建议每期小编寄语中的小编形象都各不相同，比如集体COS一下游戏人物什么的（是同一游戏哦！）。如集体COS《FF7》，暗星——萨菲罗斯，

小Y——艾莉丝，子云——蒂珐，夜蓝——曾，清雨吗……COS光头鲁德很不错……

没有克劳德……

没有扎克斯……

还真有我能COS的啊。= =

（成都·周骥）哈哈！我已经研究出你们的骗钱方法了！嘿嘿！读者调查表就是一个重要的道具，当你们晓得读者最喜欢的文章后就开始拖期数咯……《奥丁领域》就是最好的一个例子。如果你们不敢把我的留言放在读编往来中就证明我的结论是对的。哎！我太聪明了，我要呼吁广大读者把最喜欢的文章写成最不满意的文章。嘿嘿！你们没招了吧！不过送我个PSP还有的说哈。

又见“最后一句才是重点”星人。

这不是真相，大家千万不要相信！

乍眼一看，您这推理确实还挺让人信服的~

……

（南宁·沈丽娟）书签的质量太差了，一进洗衣机就变餐巾纸，所以希望以后的书签全部改用铁的好了，不但容易保存，更加深了其纪念价值。

其实这种情况并不算太糟糕……如果您像我一样洗衣服时忘了把兜里的餐巾纸拿出来，等到晾衣服时目睹那遍及每件衣服各个角落的壮观纸屑，真的会有一种想撕破衣服的冲动。在这里YULA用血淋淋的事实告诫大家：一定不要往兜里装餐巾纸！

同学，书签的纸再好也不是人民币用纸。改铁的……您不会是想测试洗衣机的耐磨损度吧？= =

（北京·张欢）第一次写这个调查表，也不知道能不能登上，如果登上了我让夜蓝请大家吃饭~~

YULA~~（召唤状）

好吧，在几位的支持和鼓励下，我就大胆地登了！

…………………

怨念街

◎做人不能XX到这个地步！

又见《FF》！疯狂呕吐ing！！做人不能**无聊**到这个地步！！《FF》是经典，可是各位没有审美疲劳吗？？如果没有，那各位还真不是一般的强！！！比小强还强！！本人代表周周一票支持贵刊的读者在这里做最强烈抗议！！我们想看新东西！！！不要再看到《FF》之类的看了又看的东西！！

——北京·刘琦

编辑回应：回头再看看这期的排行榜，也许您就能了解我们是多么难做人了OTZ

◎事不过三

万能的小编们啊，请可怜可怜我这个买了三本《游小说》第二辑的人吧。第一本，被万恶的同学（男的）借去观赏，待我发现时，那书已变作一把纸片，我的第一反应是以后再也不借给他书看。第二本，被我另一个同学（女的）借走。看完归还相安无事，可一个多月后神秘解体。在感叹同学内力深厚的同时开始怀疑书的质量。从奸商手中买回第三本高价书后，对其爱护备至，但最近惨遭我妹妹毒手，它竟然又・散・架・了！！我现在非常非常怀疑它的质量！！！

别误会，我没别的意思。我、我只想问问，还有没有《游小说》第二辑了？新货最好，样刊、九成新、八成新、一成新都无所谓！只要不缺页不散架有些小破损也成！！我出原价，不，双倍价买！！！闪烁着神之光辉的小编们啊，请实现我这个受苦受难的孩子的可怜愿望吧！

——青岛・于强

编辑回应：初期的部分杂志确实存在一点装订方面的问题，非常抱歉，在这里给大家说声对不起。不过还是不得不更抱歉地告诉您，前五辑杂志都已经没有存货了……实在非常非常对不起！

邮购信息

《游小说》读者服务部现提供邮购服务

目前杂志社有以下几期杂志可供邮购：

总第6辑、总第7辑、总第8辑、总第9辑、总第10辑、总第11辑　定价：9.80元

邮购地址：兰州市邮政局东岗99号信箱　　收款人：《游小说》读者服务部　　邮编：730020

请在汇款单上写清自己所要购买的期号和数量，并以工整字迹提供自己的详细地址，最好能留下联系电话。若汇款后超过一个月未收到杂志，请及时用电话或EMAIL与《游小说》读者服务部联系。

电话：0931-8674805 EMAIL：g-novel@vip.163.com

GAMER 游戏・人　游人小说征稿

2008年，《游戏・人》在游人小说方面将有大动作，欢迎大家将自己在游戏生活中的经历、见闻、幻想等等写下来，投稿给我们和所有的游戏人分享。作为国内最优秀的游戏文化类刊物，我们为老作者们提供最优越的稿酬待遇，为新手们提供最宽松的创作氛围和Email文章修改建议。每一份天赋都是靠辛劳来发掘和保持的，每一个作者都是从零开始写作的，欢迎新老作者加入新一年《游戏・人》的游人小说创作行列，在这个圈子里，我们为游戏人而写作。

投稿题材不限，与游戏人生活有关的故事和幻想作品均可，（回车体诗歌要是自认写得好也可以发来试试，呵呵）文章请以纯文本形式发送到：novel@vip.163.com

投稿须知：投稿人必须拥有所投稿的文章之完全著作权，该文章不能以任何形式预先在其他媒体（包括网络媒体）发表。

《游小说》Tot.9中奖名单



★PSP

上海 吕炯明

★ACG精美周边

常熟 龚瑞琪	武汉 徐亮发	吉林 荆 心
北京 王子钰	成都 汪鼎雄	上海 沈 伟
南京 刘 南	重庆 张 翔	昆明 杨 佳

（只要寄回调查表，就有机会赢得PSP大奖）

《游小说》Tot.11光盘介绍

电子书苑：《剑风传奇》相关文章

梦剧场：《星海传说4》预告片、《战场的女武神》预告片

PV地带：《战国BASARA2 英雄外传》主题曲

幻彩花园：《超级马里奥 银河》、《德雷克的宝藏》等近百张精选PC、PSP壁纸，《鬼武者2》设定图

游音盒：《光环3》原声碟+其他游戏音乐

《游小说》栏目征稿启示

《游小说》现有部分栏目向玩家敞开，欢迎大家踊跃投稿，一起来建设这首本游戏剧情小说专门志。而我们会为各位奉上优厚的稿酬供您购入更多游戏，然后等待各位继续投来大作。

①时光回廊：经典游戏的剧情小说，无论机种或游戏类型，只要文笔足够优秀便可，字数30000之内为佳，如特别优秀者可酌情提高字数上限。建议先将文章大纲及一两千字正文发Email至g—novel@vip.163.com，待收到我们的回复确认后再继续动笔，以免浪费您的宝贵时间。

②同人馆：各种游戏的同人小说，只要写得好，从《俄罗斯方块》到《最终幻想》我们都来者不拒，从搞笑到悲情也没有任何限制。字数应控制在2000～10000之内，短小精悍者优先采用。

③剧情赏析：最新游戏或经典游戏的剧情概括，依故事复杂程度，字数应控制在4000～10000之内，要求将剧情中最精彩的部分都表现出来。

④游戏议会：对游戏剧情的评价赏析文章，游戏新老不限，字数要求在1500左右。

⑤名场面：对游戏中曾感动过你的情节的描写及评价，格式请参考书中对应栏目，字数要求在1500左右。

投稿须知

1.文责自负——投稿人必须拥有其所投稿件的完全著作权（版权），对于侵犯他人著作权及其他任何权利的内容，《游小说》不予承担任何责任。

2.独家版权——《游小说》采用并支付稿酬的稿件，作者授权且仅授权《游小说》以任何形式使用、编辑、修改此稿件，《游小说》不需另行征得作者同意和另行支付稿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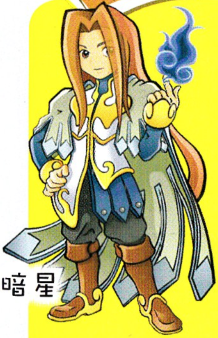
3.《游小说》目前只接受Email或其他网络方式投稿，在投稿反应期的30天内，作者不得再向其他刊物或媒体以任何方式一稿多投，如果造成《游小说》或其他刊物、媒体的损失，由投稿人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4.投稿邮箱：g-novel@vip.163.com

《游小说》第12辑
2月下旬全国上市！



小编寄语



★2007年过去了，轻松的说法是本人的历史又翻过了一页，泄气的说法就是咱又TMD老了一岁，正渐渐由大好青年向猥琐中年过渡……

■本人的2007年度汉字是“累”，突然间担负起多项职责着实令我压力不小。不过，临近年末时脱团这件事却令一年的疲劳一扫而光。如果说2006年是本人人生中最黑暗一年的话，那么2007年则是标准的转运年。2008已经到来，虔诚希望今年自己能够做的更好些吧，多多拜托了，天上的无数神佛……



近期心情标签：囧了又囧

※一进新年就有好几件不顺心的事，最OX的就是陪伴我两年多的电脑突然又抽风了，真的是“又”，结果回家无电脑可用时间长达一周，真是心如猫抓得想撞墙，绝望得曾一度很想跟人说“请叫我霉女”。朋友说干脆换一台吧，现在可有1T的硬盘啊，1T哦！说得人家心花怒放差点就要行动。好在后来问题总算解决了，1T的梦想……暂时继续当作梦想吧～

※日剧《蜂蜜与四叶草》把我雷到了，剧情大改不说，那个真山哪里有原作的一点点气质啊！坚决不承认！纤柔消瘦锁骨最美的理花姐姐怎么就找了身材粗壮的濑户朝香来演？山田成了大饼脸，TOMA版的竹本太不路人，且完全就是一受气包，看过以后更讨厌真山了……被无数人抨击不LOLI的阿久我倒是没啥大意见，其实成海璃子挺好的啊。至于森田……希望越小，失望越小，嗯嗯。



◆那么低的温度，那么强的风，有再明媚的阳光也没用啊。祝君安好。

◆好不容易攒下点钱，全换成航空柴油了……

◆上回刚提到鼠年是自己的本命年，恐怕会遇到什么变故，没想到这么快就应验了。健康是福，望大家注意身体。



▲春节：春节将至，祝各位读者春节好！

▲车票：有钱没钱，回家过年。目前编辑部内讨论最多的问题就是“买到票了吗”，经常能听到这样的对话——“我来回这一趟，一台PS3没了。”“我还好，也就是一台PSP吧。”



●关于生日

今年的生日实在是太幸福了，收到了意外的礼物，谢谢大家^_^还有一份礼物也很特别，某人画的兔子很可爱～

●关于离开

说起来，这是我最后一次写小编寄语了。做完这一辑，我就要回家乡了。离开家乡两年，也让爸妈担心了不少，想说一句：对不起。另外，也希望朋友们今年能找到好归宿，不管是事业还是感情。祝各位读者新春快乐，给大家拜年啦～



责任编辑：陈　欣
封面设计：张金涛



预告为暂定内容，不排除在出版时进行更改的可能.

《游小说》第12辑

2月下旬全国上市



鬼泣4
恶魔再临还是救世主现身？
华丽而血腥的战斗震撼开篇！



失落的奥德赛 永远的旅人
不一样的故事，不一样的精彩
如诗如歌，尽述千年之梦



战国BASARA2 酷炫与帮派
男儿的豪爽，男儿的浪漫
战国BASARA小说精彩落幕



质量效应 启示
惊心动魄的宇宙搏杀
令人震撼的结局登场



奥丁领域
王者的碰撞，兽的觉醒
特大篇幅诚意奉献

更多精彩，尽在《游小说》第12辑

ISBN 7-89481-126-4
9 787894 811264 >
本手册随盘附赠不能单独销售

ISBN 978-7-89481-126-4
游小说光盘定价：9.80元

警告
WARNING

本物品內容可能令人反感；不可將本物品派發、傳閱、出售、出租、交給或出借予年齡未滿18歲人士或將本物品向該等人士出示、播放或放映。

THIS ARTICLE CONTAINS MATERIAL WHICH MAY OFFEND AND MAY NOT BE DISTRIBUTED, CIRCULATED, SOLD, HIRED, GIVEN, LENT, SHOWN, PLAYED OR PROJECTED TO A PERSON UNDER THE AGE OF 18 YEARS.

WL01

神睡扫描

